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契丹语研究

A STUDY ON THE KHITAN LANGUAGE

— 孙伯君 聂鸿音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由于辽朝的书禁极严，甚至规定携带本国书籍出境的要判死刑，所以人们始终没有见到契丹字和汉字对照的字典，契丹文字的解读和契丹语的研究因此也困难重重，前者被公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字学史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能读通契丹大字或者契丹小字墓志中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子。这种现状迫使契丹语的研究不得不另辟蹊径。本书试图从宋元史籍中收集用汉字音译的契丹人名、地名、官名、宫卫名等对音材料，并通过文献记载以及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对比来确定其实际读音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辽代契丹语的音位系统，目的是为阿尔泰历史语言学研究 and 契丹文字的解读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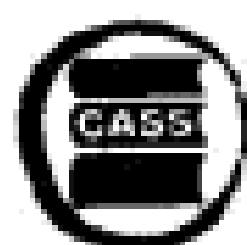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04-7209-4



9 787500 472094 >

定价：28.00元

契丹文字研究
PDG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H211.5
S902

契丹语研究

A STUDY ON THE KHITAN LANGUAGE

孙伯君 聂鸿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丹语研究 / 孙伯君, 聂鸿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04 - 7209 - 4

I. 契… II. ①孙…②聂… III. 契丹语 - 研究 IV. H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814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校 树
责任校对 修广平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DG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契丹语及其研究背景	(1)
一 契丹语词语的汇集和考证	(10)
二 契丹语的族属问题	(14)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标音原则	(21)
第三节 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	(36)
第二章 词语汇考	(44)
A	(44)
B	(51)
C	(54)
D	(58)
G	(62)
H	(65)
J	(72)
K	(73)
L	(75)
M	(78)
N	(83)
P	(91)
Q	(95)
S	(96)
T	(104)
W	(111)

2 契丹语研究

X	(116)
Y	(118)
Z	(123)
第三章 语音系统	(126)
第一节 辅音	(126)
第二节 元音	(131)
第三节 与契丹小字解读所得辅音系统的比较	(133)
第四章 契丹语词缀	(146)
一 后缀“堇” * -gin 或“隐” * -yin	(146)
二 后缀“本” * -bun	(156)
三 后缀“离” * -ri	(158)
第五章 契丹语的历史地位	(160)
附录	(167)
一 契丹语对音汉字索引	(167)
二 契丹语词语汇考索引	(209)
参考文献	(214)

第一章

导 论

这项研究试图从宋元史籍中收集用汉字音译的契丹词语，并通过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对比来确定其实际读音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辽代契丹语的音位系统和简单的语法规则，目的是为阿尔泰历史语言学研究 and 契丹文字的解读提供参考资料。

第一节 契丹语及其研究背景

契丹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始于东部鲜卑的宇文部，最初分布在古称松漠的地区，即今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西辽河）及老哈河流域。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契丹首领摆脱突厥的控制降唐，二十年后唐设立松漠都督府，正式把契丹纳入了版图。当时的契丹分为八部，据《辽史·地理志》载：

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五代会要·契丹》：

其八族长皆号曰大人，称刺史，内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

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被国人尊为天皇王，916年建元神册，建都西楼邑，国号大辽。辽朝先后与五代、北宋对峙，极盛时疆域东至海，西至金山和流沙，南至河北中部、山西北部，北至外兴安岭，设置五京六府，属国六十。辽共历九帝，即太祖耶律阿保机（916—926）、太宗耶律德光（927—947）、世宗耶律阮（947—951）、穆宗耶律璟（951—969）、景宗耶律贤（969—982）、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天祚帝耶律延禧（1101—1125），延祚200余年。辽保大四年（1124），天祚帝在应州（今山西应县）被金将娄室所俘，辽朝灭亡。同年，辽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部西去，1134年在起儿漫（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称帝，以八剌沙衮为都城，改元“康国”，史称西辽。西辽1211年被乃蛮王屈出律所灭，帝嗣遂绝。

契丹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在建国之初为了去俗朴、备礼文，威服海内，还先后创制了两种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创制于辽神册五年（920），是太祖阿保机命突吕不和鲁不古仿照俗体汉字（隶书）创制的，^①属于表意系统的文字，契丹小字是在大字颁行后不久由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创制的，^②属于表音系统的文字。契丹的语言和文字在当时可能流传很广，^③甚至在辽王朝覆灭后还由金朝的契丹人使用了一段时间，^④

① 《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神册]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卷75《耶律铎臻传》：“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卷76《耶律鲁不古传》：“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② 《辽史》卷64《皇子表》：“迭剌，字云独昆。……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③ 《辽史》有多处关于高丽遣使学契丹语的记载，如卷115《高丽国记》：“圣宗统和十三年十一月，[高丽]遣使册治为王，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卷13《圣宗本纪四》：“[统和十四年三月]庚戌，高丽复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

④ 《金史》卷4《熙宗纪》：“天眷元年（1138）九月乙未，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勃海同汉人。”据卷9《章宗纪》载，直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金朝国史院才罢专写契丹字者。

不过随后很快便消亡了，在元代修《辽史》时即已不传。^①《辽史》卷69《部族表》：

辽接五代，汉地远近，载诸简册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树艺五谷，衣服车马礼文，制度文为，土产品物，得其粗而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号，得其音而未得其字。历代踵讹，难于考索。

契丹语文重新得到世人的认识是19世纪末。当时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纷纷来到中国，他们与在华传教士和国内学者一道掀起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的浪潮，在此期间，学者们在辨别西夏、女真、契丹三种文字碑铭文献的过程中，也积极汇集遗存的契丹文碑铭资料，并展开了针对文字的考证和释读。^②1922年，埋藏着辽圣宗、兴宗和道宗及其皇后的辽庆陵被当地（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东北瓦林茫哈）土豪掘开，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汉名梅岭蕊）获知此事，赶赴当地，获得汉字和契丹字石碣各两方，并逐字摹录。据凯尔温记述：

此四石碣皆卧置于地上，别有一厚石，大与相侔，刻饰精美，覆于其上。下石之边置有古钱若干枚，俾与上层分隔，钱文为清宁、大康等年号。抄录既竣，仍将原碣置于原处而以土掩之。

凯尔温的摹本最初发表在1923年的《北京天主教会杂志》上，^③后来

① 据《湛然居士文集》卷8载，耶律楚材曾用契丹字翻译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在翻译之前曾跟西辽李世昌学习契丹文，曰：“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不揆狂斐，乃译是歌。”这大概是迄今发现的有关契丹字行用的最后记录。

② 此前，学界对契丹文并非一无所知。大家知道，女真文研究始于刘师陆，1829年刘师陆撰作《女直字碑考》，误认乾陵无字碑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的契丹小字为女真大字，因而误推《女真进士题名碑》为女真小字碑，揭开了国内研究女真文的序幕。在修正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块碑实为契丹小字碑，从而也重新了解到辽代曾经创制的契丹大、小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师陆《女直字碑考》也揭开了报道契丹文献的序幕。国外对契丹文献的报道也与国内类似，女真文献研究始于英国人伟烈（A. Wylie）《古代女真文石刻》（“On an Ancient Inscription in the Neuchih Languag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X VII, 1860），此文沿袭了刘师陆的错误，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归于女真文石刻，但毕竟是比较早地向西方学界报道了这块契丹小字碑。

③ L. Kervyn, “Le tombeau de l’empereur Tao-tsong (1101) — une découverte intéressante”, *Le Bulletin Cathorique de Pékin*, 118, 1923.

转刊于同年的《通报》。^①此后，契丹文宣懿皇后哀册也在辽庆陵出土，在当时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关契丹文献的搜集和研究也由此在国内外展开。

欧洲的契丹文研究比较侧重文献的报道，相对而言，日本和俄国学者对契丹文献和文字的研究要深入得多。19世纪初，日本在报道和汇集契丹碑铭文献上成绩突出，鸟居龙藏和岛田好等考古学家和东洋史学家纷纷奔赴辽庆陵遗址，探察和搜集第一手资料，使得契丹文研究在当时的日本学界热闹非凡。最早对契丹碑铭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羽田亨，他在1925年撰写了《契丹文字之新资料》，^②详尽介绍了契丹碑铭墓志的发现和早期的研究情况，梳理了史籍中有关契丹文字的记载，第一次明确指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所刻不是女真文，而是契丹文；同时还第一次指明《郎君行记》和《道宗哀册》上的契丹文字都是由表辅音与元音的原字组成的表音文字。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契丹文字研究的主流是利用碑铭解读的成果分析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日本村山七郎和长田夏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951年，村山七郎撰作《契丹字解读的方法》，^③尝试用语文学方法归纳契丹小字中的原字，拟定原字的音值。村山七郎的研究不是尽善尽美，如他事先假定契丹原字来自突厥文，从而用突厥文与契丹原字进行对比，这个假定后来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村山七郎毕竟将契丹小字的研究带入了实质性的音值分析，使契丹文的研究由此走向了科学发展的道路。长田夏树作《契丹文字解读的可能性——读村山七郎氏的论文》，^④引用史料反对村山七郎关于契丹原字来自突厥文的观点，他还循着音读的线索，归纳出契丹小字中共有327个原字，并有选择地对出现频率较高的原字进行了音值构拟，这项研究代表了那一时期日本学界对契丹小字考证的较高水平。此外，研究契丹文较有影响的日本学者还有山路广

① L. Kervyn, "Le tombeau de l'empereur Tao-tsong des Leao, et les premières inscriptions connues en écriture Kitan", *T'oung Pao*, Vol. 22, pp. 292—301. 1923.

② 羽田亨《契丹文字の新資料》，《史林》第10卷第1号，1925年。

③ 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の方法》，《言语研究》第17—18号，1951年。

④ 长田夏树《契丹文字解读の可能性——村山七郎氏の論文を讀みて》，《神戸外大論叢》第2卷第4号，1951年。

明、爱宕松男等。山路广明在契丹文方面的成绩见于油印本《契丹语研究》,① 书中对契丹大字的制字方法和契丹小字原字的分析都有独到的见解。爱宕松男撰有《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② 提出契丹文既不是模仿汉字,也不是模仿突厥字,而是一种独创的文字,并认定契丹语等同蒙古语。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研究契丹文较有成绩的是丰田五郎和西田龙雄。丰田五郎对契丹大、小字都有较为系统的研究,60年代即发表《契丹隶字考》,③ 对碑铭中出现的表示数目、年号、干支的契丹大字做了初步释读。1995年他还撰写了《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④ 考释了“太师”等官名,并根据契丹小字拟定了音值。研究契丹小字方面的文章有《契丹小字对四季的称呼》,⑤ 文中对契丹小字碑铭中出现的有关四季的词语做了系统考证。西田龙雄《契丹文字——及其新开展之解读》⑥ 是有关契丹、西夏、女真、傣傣等民族文字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文中列举了出土的契丹文碑铭,简单回顾了20世纪契丹大、小字的研究成果。此外他还撰写了《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⑦ 提出契丹小字原字是考虑契丹语和汉语的音韵组织而创制的。

俄国契丹小字的研究较为深入,20世纪60—70年代曾经掀起了一个解读契丹文的高潮,代表人物是鲁道夫和斯达里科夫、纳捷列耶夫等。鲁道夫在《契丹文字问题》一文中,⑧ 参照蒙古语推定了十几个契丹小字的

① 参见于宝林《略论〈契丹语研究〉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爱宕松男《契丹 kitai 文字解读のについて》,《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7号,1956年。

③ 丰田五郎《契丹隶字考——女真文字の源流》,《东洋学报》第46卷第1号,1963年。

④ 丰田五郎著,肖爱民译《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载《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出版社,1995年。

⑤ 丰田五郎《契丹小字对四季的称呼》,《民族语文》1998年第1期。

⑥ 西田龙雄《契丹文字——その解读の新展开》(上、下),《言语》卷10第1号、第3号,1981年。

⑦ 西田龙雄著,沈力译《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民族语文》1992年第2期。

⑧ Л. Н. Рудов: “Проблемы кидан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I, 1963.

音值，揭开了俄国这一时期用语言学方法分析契丹小字的序幕。其后，斯达里科夫、纳捷列耶夫等撰作《契丹文字解读的初步报告》，^①总结了俄国这一时期契丹文研究的成果。进入80年代以后，以阿拉波夫、库兹缅科夫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力求深入探讨契丹语的词汇和语法系统，^②标志着俄国契丹语言研究新思路的开始。

国内较早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是柳翼谋，他在1923年发表了《契丹大小字考》，^③不仅通过史籍的记载考证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而且还收集了很多有关契丹文字的资料，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国内首位刊布契丹碑铭拓片的学者是卞鸿儒，他在1931年看到庆陵出土哀册后，撰写了《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④文中刊布了《宣懿皇后哀册》的拓片。此后国内遂掀起了契丹文研究的热潮，概有刘振鹭撰《辽圣宗永庆陵被掘纪略》，^⑤记载辽庆陵契丹文哀册发掘的最初情况；周肇祥撰《辽庆陵出土文字》，^⑥通过史籍记载考证了庆陵的情况；厉鼎燧作《热河契丹国书碑考》，^⑦首次对《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中的契丹文字做了实质性的考释；王静如撰《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⑧对道宗和宣懿两种哀册上的契丹字进行了释读；罗福成《辽宣懿

① В. С. Стариков, В. М. Наделеяев等: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 дешифровке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Всесоюз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АН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64.*

② 例如 М. В. Арапов, “Лексика и морфология текстов малого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Забутые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Дешифровк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Э. Кузьмен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в маньчжурском и диалектная база старо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8. Э. Кузьменков, “Киданьский язык”, *Монгольские языки-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языки-Японский язык-Корейский язык*,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1997. 另外还可参考 В. С. Стариков, “Прозайческие и стихотворные тексты малого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 XI—XIII”, *Забутые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Дешифровк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М. А. Probst, “Словарь киданьской лексики XI—XII вв.”, *Древние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а: Этн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③ 柳翼谋《契丹大小字考》，《史地学报》第2卷第6期，1923年。

④ 卞鸿儒《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东北丛刊》第14期，1931年，收入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卷6。

⑤ 刘振鹭《辽圣宗永庆陵被掘纪略》，《艺林月刊》第32期，1932年。

⑥ 周肇祥《辽庆陵出土文字》，《艺林月刊》第32期，1932年。

⑦ 厉鼎燧《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32年。

⑧ 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

皇后哀册释文》，^①对宣懿哀册部分契丹字做了简单的释读。其中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可以说为契丹字碑铭的释读提供了轨范。1934年，金毓黻所编的《辽陵石刻集录》由奉天图书馆刊行，书中不仅收录了当时发现的契丹文碑铭拓片和抄件，而且汇集了国内外有关契丹文碑铭考释的文章，既是早期契丹文献资料汇编，又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契丹文研究的丰硕成果，被誉为这一时期契丹文研究的一个总结。

国内对契丹大字碑铭的研究始于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②此文虽误指《故太师铭石记》为贗品，却正确地指出其上文字与庆陵哀册上的“契丹小字”不同，而且参照女真文释出了契丹大字“年”。此后的1951年，《萧孝忠墓志》在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上面的文字不同于庆陵哀册契丹文墓志，它的面世又一次为史籍有关辽朝曾经创制另外一种契丹文字的记载提供了实证，也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庆陵哀册和西孤山墓志何为大字、何为小字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明确界定了契丹大字和小字的区别，即西孤山《萧孝忠墓志》上的文字为契丹大字，大字一字多音节，是表意文字；而庆陵哀册上的文字是契丹小字，小字是表音的音素—音节文字。由此，阎万章于1957年撰《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③对其中的年号和数字进行了解读，从而掀开了契丹大字考释的新的一页。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契丹大字《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相继出土，丰富了研究资料。刘凤翥、阎万章等发表了系列文章，对碑铭做了初步考证，考释出一批契丹语词，而且最近刘凤翥等还对所释契丹大字的音值进行了初步拟构。^④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科学研究走上正轨，有关契丹大、小字的探讨全面展开，研究内容涉及契丹小字原字的分析、对陆续出土的大、小字碑铭进行考证和释读等。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① 罗福成《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期，1933年。

② 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1942年。

③ 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④ 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17期，2004年；刘凤翥《最近二十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新11期，2001年。

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组成“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一批风头正劲的学者如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等汇集在一起，合力攻关，尝试破解契丹文之谜。人们首先从《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入手，比照与契丹字对译的汉文部分的人名、地名，解析出了一批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之后，刘凤翥、于宝林发表了《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①探索从汉语借词入手解读契丹小字墓志中有关职官的语词，拓宽了契丹小字解读的范围。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契丹小字的解读方法也有了大的突破，这种方法可概括为：利用一个契丹小字音译几个发音相同或相近汉字的现象解读契丹小字，利用归纳词干、以已知求未知的方法解读契丹小字。^②循着这些方法，学者们逐渐把中国的契丹文研究引向了深入。“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成果汇集成《契丹小字研究》，于1985年出版。^③此书不仅重新公布了契丹小字发现以来出土的全部资料，而且对契丹小字研究的轨迹、方法和成果都做了全面的总结，构拟了140多个原字的音值，解读出300多条词语，堪称契丹文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独领风骚的学者是刘凤翥，几乎近二十年新发现的所有契丹文碑铭的考证和释读都有他的一份贡献。除此之外，刘先生还特别注意契丹小字研究方法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的总结，撰有《契丹小字解读再探》、^④《契丹小字解读四探》^⑤和《契丹小字解读五探》等。^⑥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开始的这几年，国内契丹贵族墓地屡见挖掘，又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契丹大、小字墓志，极大地丰富了契丹文献资料。契丹文字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些墓志的刊布和解读而展

^① 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创刊号。

^② 参看刘凤翥、于宝林、郭晓丹《解读契丹小字的两个方法》，《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③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④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⑤ 《契丹小字解读四探》，第35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1992年。

^⑥ 《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995年第2期。

开。^①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是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释读问题》，^②这部书不仅对几十年来契丹小字的研究做了系统的总结，汇集了《契丹小字研究》未及收录的新出契丹小字墓志，而且深入探讨了契丹小字原字的拟音，是近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现存契丹小字文献可分为金、石两种。石刻主要是哀册、墓志和碑铭，金文主要为符牌、钱币和印章等。哀册有《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道宗皇帝哀册》、《宣懿皇后哀册》、《皇太叔祖哀册文》；墓志有《萧令公墓志》、《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耶律迪烈墓志铭》、《耶律智先墓志铭》、《耶律奴墓志铭》、《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墓志铭》、《韩迪烈墓志铭》、《许王墓志》、《泽州刺史墓志》、《故耶律氏铭石》、《海棠山出土契丹小字墓志铭》、《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萧仲恭墓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等；金铭有开城出土铜镜、宝坻镜、完颜通铜镜、寿昌钱，此外还有玉盏盖底铭文等。

契丹大字文献也可分为金、石两种。石刻主要是墓志、碑刻，金文主要为符牌、钱币和印章等。墓志包括《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故太师铭石记》、《萧孝忠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耶律祺墓志》、《永宁郡公主墓志》、《耶律昌允墓志》、《应历碑》等；碑刻有《静安寺碑》、《辽太祖墓碑》、《辽上京残石》两块、《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建昌县出土石棺》等；金文有白塔子铜镜、辽上京出土银币、阿城出土铜牌、巴林右旗铜牌、翁牛特旗出土铜印等。

^① 主要文章有：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刘凤翥《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的解读》（中国民族古文字会第5次学术讨论会宣读，1994年）；吕振奎、袁海波《辽宁阜新海棠山发现契丹小字造像碑》（《考古》1992年第8期）；吕振奎《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补释》（《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陈乃雄、杨杰《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铭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王未想《契丹小字〈泽州刺史墓志〉残石考释》（《民族语文》1999年第2期）；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赵志伟、包瑞军《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3期）；郑晓光《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2期）；唐彩兰、刘凤翥、康立君《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刘凤翥《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17期，2004年），等等。

^②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年。

一 契丹语词语的汇集和考证

契丹语词语的汇集和考证始于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中的《辽史语解》即全面汇集了《辽史》中用汉字音译的契丹语词，共十卷，分列君名、宫卫、部族、地理、职官、人名、名物等，并尝试用当时的索伦语推求每一项词义，遇到索伦语解不通的，也兼用蒙古语、满洲语释之。在前边的“提要”中纪昀等有一段编纂说明，指明了此项工作的内容和主旨，曰：

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厘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旨，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厘然有当于心，而恍然于旧史之误也。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于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

尽管清人校改“三史”的工作遭到了现代史学界的猛烈抨击，但这些抨击仅仅是因为改动后的词语失去了旧史的原貌，事实上若从语文学角度考虑，我们可以认为，由于负责详校《辽史语解》的德灵额等颇晓蒙古语和满语，所以其中对一部分契丹语词的解释还是可信的，如卷1“哈屯”释为：“蒙古语王妃之称，卷三十二作可敦，皇后称”；卷2“鄂尔多”释为：“满洲语亭也，卷三十一作斡鲁朵”等等。不过，尽管校注者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契丹语去世已远，其汉字记音又很难捉摸，好多语词用索

伦、蒙古、满洲等语言根本无法索解，于是作者不免滥相比附，导致这本书的实际价值不高。如卷3“伊实，唐古特语智慧也，卷一作乙室。”“乙室”为契丹官名，此处用藏语 *yeshes* “智慧”相比附，显然不确；再如卷10“孟古，蒙古语银也，卷三十一作女古。”把“女古”与蒙古语相联系，解释为“银”，而《辽史·国语解》明确说：“女古，金也。”《辽史》卷31《营卫志》亦曰：“女古斡鲁朵，圣宗置。是为兴圣宫。金曰女古。”^①

类似的著作还有陈士元的《诸史夷语解义》，此书从历代史籍中纂辑汉字音写少数民族词语，其中也包括从《辽史》中摘录的契丹语官名、地名及常用词语130余则。不过由于陈士元并未对这些词语做任何甄别和考证，使得其中混杂了很多汉语词。

20世纪初，随着契丹大、小字碑铭的不断出土，日本东洋史学界遂掀起了研究契丹语文的高潮，首先对契丹语进行系统考索的是白鸟库吉，他先在1898年汇集了中原史籍中有关契丹文字的记载，向世人勾画了契丹文创制的过程和推行使用的情况，^②然后又于1909—1912年间撰写了《东胡民族考》，^③对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古代东胡民族语言进行了全面研究，其中有关契丹语部分，汇集了史籍中记载的大部分契丹语常用词凡108则，并用蒙古、女真、达斡尔及通古斯诸语言与这些词语做了详细的比对，考证出了大部分词语的具体词义。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检验，可以说其中的大部分考证是站得住脚的，而且白鸟库吉的研究上溯鲜卑，下及蒙古、女真、满语，充分发挥其熟悉东洋学的优势，使得这本书从论证到方法都堪称典范。不过，此书对汉文史籍的征引很不规范，不仅对史书原文缺少核对，而且点读错误很多；另外，其考证尽管旁征博引，尤其罗列了很多通古斯语材料，但也并非每一条考释都站得住脚。

较早留意契丹语并对其进行研究的欧洲学者是伯希和。早在1909年，伯希和就在《中国书目注释》中提醒人们注意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和武

① 契丹语“阿鲁敦”*aldun*，汉意也为“金”，与鲜卑语“阿六敦”(*altun*)、蒙古语 *altan* 相当，但这是一个突厥语借词，而“女古”则是契丹本族语。参看第二章“阿鲁敦”条。

② 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第9编第11号，1898年。

③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原连载于《史学杂志》第21—24编，1909—1912年，又收录在《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珪的《燕北杂记》，^①认为其中保存的契丹节日名称及其汉字译音和译义对理解至今任何文献都没有记载的这种语言具有一定价值。此后伯希和借助复原《蒙古秘史》所获得的古蒙古语和欧洲学者有关索伦语、达斡尔语的调查成果，开始了对契丹语的探索，并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了其研究结论。接着，欧美的东方学者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契丹语考释的论文，如韩百诗的《契丹文字破译初探》、^②门格斯的《通古斯与辽》、^③福赫伯的《契丹语考》、^④等等。这些论文都对相关史料中记载的契丹语人名、官称和其他语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证，并试图从阿尔泰语系古代、现代的各种语言中找寻其同源线索，以期论证每一个契丹语词的读音、意义以及契丹语的系属。

韩百诗的《契丹文字破译初探》发表于1953年，此文写作的主旨虽然是想通过寻找一条解读契丹大字的途径来破译契丹语，但也涉及了一些词语的考证，尤其是较早指出了《辽史》及《岁时广记》等记载的几个契丹语词与蒙古语的对应形式。戴密微在此文编后的附记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它从语言学方面证明了契丹字不是独创的，而是在汉字的启示下创造的。这个初探只是研究了少数几个字，指出了在语言分类上属于阿尔泰语系，但文字却是表意文字的契丹语的破译工作的困难性。”

门格斯的《通古斯与辽》发表于1969年，文章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魏特夫和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⑤作者在对《辽史》中所记载的契丹人名、部族、官称和常用词语进行仔细分析后，借助通古斯语确定了大部分词语的语源。此文发表后在欧洲东方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

① Paul Pelliot, *Notes de bibliographie chinoise*, 1909.

② 韩百诗 (Louis Hambis) 《契丹文字破译初探》，原载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 1953, 董果良译文载《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③ K. H. Menges, "Tungusen und Liao", *Abh.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38, I, 1969.

④ Herbert Franke, "Bemerkungen zu den Sprachlichen Verhältnissen in Liao-Reich",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 1969. 黄振华译文题为《契丹语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言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五集，1985年。

⑤ Karl A. 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1949.

响，福赫伯称其为“最近几年讨论契丹语言的一篇最令人感兴趣的文章”，“他以渊博的阿尔泰语（尤其是通古斯语）知识，找出了契丹语中那些出自通古斯的成分。”不过，门格斯对某些词语的考证只从音近的角度出发，显得过于牵强，如“女古”，《辽史·国语解》解释曰：“女古，金也。”《辽史》卷31《营卫志》亦曰：“女古斡鲁朵，圣宗置。是为兴圣宫。金曰女古。”门格斯却拿意义毫不相干的蒙古语 *noyuyan* “绿色”或满语 *niowanggiyan* “绿”相比对。另外，门格斯还经常把一个词割裂开来，如解释“掠胡奥”，认为前一部分“掠胡”相当于蒙古语 *ulayan* 或满语 *fulgiyan*，意为“红”，后一部分则相当于契丹主持拜奥礼的“奥姑”，而“奥姑”通常被认为是汉语借词。

门格斯的文章同时引发了欧洲学界关于契丹语的热烈讨论，同年，福赫伯撰写了《契丹语考》，此文几项内容有三项都是关于契丹词语考证的，不仅就门格斯所考证的契丹语词做了重新梳理，还回顾了此前有关契丹语的研究概况。尽管其考证内容也存在待商榷之处，但所指出的问题大部分是可取的。此外，福赫伯文章中还有一项讨论了鲜卑语的族属问题，认为门格斯通过几个词就说鲜卑语与蒙古语相近，“那便完全靠不住”。

20世纪国内关于契丹词语汇集与考证方面较为重要的文章有贾敬颜的《契丹文》，^①此文在认定大多数契丹语词语都可以从蒙古语或者与蒙古语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的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中得到解释的前提下，对五十来个契丹词做了考证，其中关于契丹语“拖古烈”相当于蒙古语“土忽勒”，意为“牛犊”，契丹语“阿点”相当于女真语“哈的”，意为“贵”等考证都堪称的论。不过可惜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文章行文过于简略，所下结论缺乏必要的论证，对史籍中某些记载的理解也显得过于直接，缺少仔细的分析。如“阿鲁敦”，《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根据这项记载，贾敬颜即径认为“阿鲁敦”与蒙古语之 *aldar*（阿勒答儿）相当，意为“名声”之“声”、“名誉”之“誉”。事实上，只要与鲜卑语“阿六敦”、突厥语 *altin* 或 *altun*、蒙古语 *altan* 稍加比较，就会很容易建立契丹语“阿鲁敦”与这

^① 贾敬颜《契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第85—108页，1982年。

些意为“金”的词语的对等关系。

此外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一文也较有影响,^①此文前一部分主要是对契丹小字的分析,后一部分是对契丹小字解读方法的一点检讨意见,其中涉及了一些契丹词语的考证,作者主旨在于说明,无论是解读契丹小字还是考证契丹语词义,都不仅要考虑契丹部落联盟中吸收并融合的其他部族的语言,如靺鞨和突厥,同时还要把契丹语与其苗裔达斡尔语联系起来。文中用达斡尔语 hari“令回、叫回去”与契丹语“匣列”(辽言复来也)相比对,很有见地。

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成果非《契丹小字研究》莫属,^②尽管此书大部分内容为契丹小字出土资料的汇集以及对契丹小字研究的轨迹、方法和成果的总结,而且所解读的契丹小字也非常有限,但它同时构拟了140多个原字的音值,索解了300多条词语,其中包括汉语借词和契丹语固有词,所以也堪称一部汇考契丹词语的力作。

二 契丹语的族属问题

国内外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确定契丹语的族属主要根据汉文史料,同时借助考察史籍中所记载的契丹语词与阿尔泰语系各语族语言的同源关系。概括起来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鲜卑语为契丹语的祖语,契丹语具有蒙古语性质或属于蒙古语族;二是认为契丹语属于蒙古语与通古斯语的混合语;三是认为契丹语属于突厥语族;四是认为契丹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

关于契丹的族属,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基本清晰,多倾向认为契丹是鲜卑的遗裔。如《唐书》卷219《契丹传》云:

契丹本东胡种,其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比能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黄水之南,黄龙之北,得鲜卑之故地,故以为鲜卑之遗种。

^①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五代史》卷72《契丹传》亦云：

契丹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或曰与库莫奚同类异种，其居曰乌罗个没里，没里者，河也。是为潢水之南，黄龙之北，得鲜卑之故地，故以为鲜卑遗种。

《辽史》卷37《地理志一·序》：

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陁屏右，辽河暨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当元魏时，有地数百里。至唐，大贺氏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之区。地方二千余里。

匈奴、鲜卑、奚、契丹等都属东胡，契丹的历史实际是鲜卑、匈奴等北方民族历史的延续。根据上述记载，学界很早就确定契丹与鲜卑在族属上有渊源关系，认为鲜卑语是契丹语的祖语。关于鲜卑语的系属，伯希和在《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一文中认定鲜卑语属于蒙古语族，曰：^①

然则来自辽水之吐谷浑，所操之语言，究属何种语言耶？巴克、沙畹、弗兰克诸氏，皆以为属东胡语（Tongous）；劳费则以为属蒙古语。夫欲知吐谷浑之语言为何种语言，须先知鲜卑为何种种族，第中国史书，关于鲜卑之记载，不甚详晰，此问题不易解决也。但余以为仍以属蒙古语系之说为是。昔之鲜卑，即唐宋时之室韦；室韦部落有名蒙瓦者，似即十二世纪上半叶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之古名。

持契丹语具有蒙古语性质或属于蒙古语族观点的学者比较多。早在14世纪，拉施特在《史集》中就提出契丹族与蒙古族有渊源关系的假说。^②

^① Pelliot, "Notes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 *T'oung Pao* 20, 1921. 冯承钧译文《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

^② 据 J. Klaproth,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p. 159, Paris, 1826.

后来，豪沃思在《中国北方的比邻民族——哈喇契丹》一书中也提出此观点。^① 1920年，伯希和在《亚洲学报》上发表《关于库蛮》，提出“这些辽人或契丹人所操的语言，虽然颞音很重，可是与蒙古语很有关联”的著名论断。^② 接着，李盖提撰作《契丹及其语言》，也较早推断了契丹语具有蒙古语的性质。^③ 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则通过对一些词语的考证，认识到契丹语“是一种确实很古老的语言，因为根据汉字写音，可知它仍保存着词首的塞唇音，与古蒙古语接近，有唇化趋势。从某些汉字写音的单词看，这种唇化趋势有来自通古斯语的影响。”门格斯《通古斯与辽》在史籍中所记载的契丹语中找到了一些与通古斯语的同源成分，但仍然认为契丹语属于古代南蒙古语；爱宕松男《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也认定契丹语等同蒙古语。^④ 贾敬颜《契丹文》认定大多数契丹语词语都可以从蒙古语或者与蒙古语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的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中找到语源。

与此不同，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则主张契丹语为蒙古和通古斯的混合语。古今中外学者一般认定达斡尔和索伦两个民族为契丹的遗裔，而据《黑龙江外纪》卷6载：“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听之既熟，觉其中皆杂汉语。”白鸟库吉首先用女真语、满语中的数词与索伦语进行对比，用蒙古语数词与达斡尔语比较，验证了索伦语与通古斯语族、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族的同源关系，从而推断契丹语是一种在蒙古语基础上杂入许多通古斯语元素的混合语。^⑤

学界也有人认为契丹语属于突厥语族，其主要根据是许多契丹语词与突厥语音近。

众所周知，契丹在降唐之前曾经臣服于突厥，后来，回鹘汗国建立，契丹又纳贡于回鹘，《唐书》卷219《契丹传》载：

① Howorth, “The Northern Frontagers of China, Part III: The Kara Khitai”,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 (2), 1876.

② Paul Pelliot, “A Propos des Komans”, *Journal asiatique*, ser. 11, 15, 1920. 冯承钧译《库蛮》，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③ Louis Ligeti, “A Kitai népés nyelv”, *Magyar Nyelv*, 23, 1927.

④ 爱宕松男《契丹 kitai 文字解读のについて》，《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7号，1956年。

⑤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303—320页。

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

辽后族述律氏（后称萧氏）的先世即回鹘人，据《辽史》卷71《后妃列传》：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里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怒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遥辇氏为阿札割只。

正是由于契丹民族的上述历史和渊源，使得契丹语中夹杂很多借自北方其他民族语的成分，尤其是早期官名大多借自突厥语。建国初期，契丹官制延续先世奇首、遥辇时期的制度，所用官名大多以所谓的本国语命名，后来兼采唐制，官名又借用汉语。

此外，有些汉文史籍也有契丹本于突厥的记载，《旧唐书》卷199《契丹传》曰：

臣本突厥，好与奚斗，不利则遁，保青山及鲜卑山。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及太祖为迭刺部夷离董，讨奚部，其长朮里偏险而垒，攻莫能下，命曷鲁持一笥往谕之。既入，为所执。乃说奚曰：“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

据此，学界遂有契丹语属于突厥语族的说法。卜弼德在《汉—阿尔泰学之二》、《拓跋魏的语言》中主要考释了史籍中所记载的拓跋语，认为拓跋语属于突厥语族。^① 尽管卜弼德没有进一步论证契丹语是否属于突厥语族，但鉴于学界一般认为契丹源于鲜卑，我们认为卜弼德的观点可归入这

^① Peter A. Boodberg, "Sino-Altaica II", Alvin P. Cohen ed.,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Th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I, No. 2, 1936.

一类。

根据史籍中女真语的记载以及与满语的比对，还有些学者认为契丹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主此观点，在其名作《亚洲史图表》中，克拉普洛特把十几个契丹语词语与满语和通古斯其他语言相对照，得出契丹语属于通古斯语的结论。^①继之，肖特在《契丹及哈喇契丹考》中也搜集了三十余则契丹词语，并与满语、通古斯语、蒙古语以及汉语做了比较，推定契丹语与女真、满语有密切关系。^②此外，清朝曾根据索伦语核准《辽史·国语解》中的契丹语词，说明当时人也认为契丹语与属于通古斯语族的索伦语较为接近。

在上述诸说中，认为契丹语属于突厥语族的观点最先受到学界的质疑。事实上，《辽史》中所谓“率以国语为之称号”的那些与突厥语很像的官名本非契丹语固有词，多为突厥语借词。王民信在《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一文中曾就契丹语官名做过统计和研究，综合考证之后，认为这些官名为契丹所固有者，实在寥寥无几。^③

关于契丹人与其西邻突厥及回鹘的接触，契丹官名与突厥语、回鹘语之间的渊源关系，此前中西方学界多有论述，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中根据中外学者的考证有如下陈述：^④

在契丹人的官衔中，许多（夷离董、于越、惕隐、夷离毕、贤、阿札割只、挾林）都与突厥—回鹘语有密切关系。在第六七世纪由东突厥，在第八九世纪由他们的近亲回鹘控制了现在蒙古的大部分。这些年代契丹人再次扮演了次要角色，他们向建都于鄂尔浑河两岸的新的草原帝国的统治者顶礼膜拜。甚至在公元840年这个帝国崩溃之后，回鹘的影响也继续存在。在契丹联盟之内，唯有皇族迭刺部比很可能来源于回鹘的乙室部高贵。在契丹放牧故地生活了四代的强大的

① Klaproth,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Paris, p. 159. 1826.

② Schott, "Kitai und Karakitai,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Ost-und Innerasiens",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Nr. 1: 3—20, 1880.

③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师学报》第4卷第1、2期，1961年。

④ K. A. 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总论”部分有唐统天等译文，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述律家族（后来的萧氏）的祖先，早被肯定地描述为回鹘人。回鹘人教契丹人种瓜；他们也可能促进了骆驼的使用，导致了契丹“小字”的创制；在所有的非辽民族中，只有回鹘的商人在辽帝国的上京有特设的居住区。

曾经撰文涉及契丹官名与突厥语之间渊源的国内外学者很多，较有影响的有夏德、^①科瓦列夫斯基、^②拉德洛夫、^③贝利、^④缪勒、^⑤伯希和、^⑥白鸟库吉、岑仲勉、韩儒林、王民信、杨志玖和杨富学等，综合前人的看法，史籍中所载借自突厥语的契丹官名有下面几个：^⑦

于越 * üyö，与回鹘语 Ügä 或 Ögä 相当，意为“尊敬的、贤明的”；^⑧阿札割只 * aja göji，或疑契丹“阿札割只”借自突厥 ajači；^⑨达刺干 * dargan，为突厥语职官名“达干”的借词，《阙特勤碑》南面第一行突厥文 tarqan（达干），在突厥、回鹘中，它是一种统领兵马的武官；可敦（河董）* qadun，突厥语“皇后”称“可敦”或“可贺敦”，契丹语“可敦”当借自突厥语“可敦”；梅里（梅李）* muiri，回鹘有梅里官名，从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先世为回鹘人，且世代为梅里可知。“梅里”很可能就是回鹘官称“密六”（媚禄、密禄）* biruq 的假借，其原意为“国王侍从、相”。^⑩回鹘语“梅录”与契丹语“梅里”同源于突厥；挞马 * tama，白鸟

① F. 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In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St. Peterburg, 1899.

② O. Kovalevskij,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Kazan. 1844.

③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St. Peterburg, 1897.

④ H. W. Bailey,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⑤ F. W. K. 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1915.

⑥ P.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 *Tuong Pao* 27: 12—56, 1930.

⑦ 详细的考据意见，见本书“词语汇考”部分。

⑧ 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⑨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第1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⑩ 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库吉和杨志玖均认为辽代的挾马是蒙古兴起时探马赤的最近语源。^① 伯希和《玄奘记传中之二突厥字》则进一步考证蒙古语“探马赤”即相当于突厥语官号“答摩支”、契丹语官名“挾马”；^② 夷离堇* *irgin*，借自突厥官名“俟斤”，突厥语“俟斤”又源自匈奴“奥鞬”，而《南齐书》称北魏有官号“俟勤”，其职“比尚书”，^③ 也借自突厥官名“俟斤”；阿鲁敦（阿庐朵里）* *aldun*，突厥语“金”为 *altin* 或 *altun*，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altun*，金，黄金”，正与“阿鲁敦”相当，^④ “阿鲁敦”音同鲜卑语“阿六敦”，《北齐书·斛律金传》：“斛律金，字阿六敦”。^⑤

可见，契丹语中的突厥语成分应该是借用的，而不是固有的。

契丹语属于通古斯语族的观点也引起学者的不断商榷。不可否认，契丹语中有很多词与女真语、满语甚至那乃语、鄂温克语有同源关系，但由于女真人曾经长期处于契丹的统治之下，两个民族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我们很难肯定这些关系词之间究竟是借源还是同源。事实上在金朝建立初期，不仅礼制“因辽旧俗”，^⑥ 而且许多官名直接承自辽朝。《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

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

《辽史》中的许多职官名称大多可在《金史》中找到，有些被金因袭作为职官名，有些保留在女真语中。如：

秃里* *turi*：借自契丹语“挾林”* *tarim*，金朝职掌为“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辽朝为“镇抚边民”；乌鲁古（斡鲁古、讹鲁古）* *ulgu/olgu*：借自契丹语“乌鲁古”* *ulgu*，职掌为“牧圉之官”，汉意为“孳息、牲

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史学杂志》第24编第1号，1913；杨志玖《辽金的挾马与元代的探马赤》，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文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 伯希和《中亚问题九注》之四《玄奘记传中之二突厥字》，*T'oung Pao* 1928—1929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中亚史地丛考》第127—128页。

③ 《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85页，1972年。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130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

⑤ 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⑥ 《金史》卷35《礼志八》。

口”；闸刺 *jala: 借自契丹语“札刺”（只刺里）*jala, 汉意为“行人、通事”；札失哈 *jas'ha: 借自契丹语“闸撒狄” *jasaq, 取掌为“掌官耳老辈”，汉意为“法度”。契丹语“闸撒狄”又与蒙古语 *jas* 同源，意为“法度”、“政治”。满语 *jasak* “札萨克”为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① 此外，还有“挞马”、“移离董”等。

认为契丹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学者未能甄别契丹语中被女真语借用的官名，仅根据史籍所记载的契丹语与女真语、满语相近就得出契丹语的系属是满—通古斯语族，其结论当然值得商榷。

伯希和等所主张的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的观点早已为西方汉学家和国内契丹语学者所接受，从根本上说，白鸟库吉认为契丹语为蒙古和通古斯的混合语的观点也可归入这一类。近年来随着契丹大、小字解读的深入，人们对契丹语语音情况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国内的契丹语文学者也越来越倾向认为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是达斡尔语的祖语。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标音原则

在此前的研究中，对契丹词语的考证方法已经基本定型，简单说来就是：先到汉文古籍里把用汉文音译的契丹词语拣选出来，然后到周边的各种语言中去寻找与汉文译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据以确定契丹词语的读音和意义。这种方法本身无可非议，但在具体应用时则往往会遇到麻烦。首先我们知道，汉文古籍记载的有些契丹词语在音译的同时还提示了意义，例如武珪《燕北杂记》：“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节、送节、哭节，辽人呼为赛离捨。”原注：“‘赛离’是月，‘捨’是好。”“赛离”，《辽史》又作“赛咿呢”，^② 以“赛离”和“赛咿呢”的读音结合“月”的词义，人们就可以认定这个词相当于蒙古语的 *sar* “月”，从而把它拟定为 **seri*。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得不到这样理想的素材——汉文古籍常常只给出非常模糊的词义提示，甚至连模糊的提示也没有，这样，人们只靠读音去寻找对应词就非常困难。然而麻烦还不仅在此。人们在面对用汉字音译的契丹

① 见《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札撒”条，作者亦邻真。

② 《辽史》卷53《礼志六》：“五月重五日……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呢’。‘讨’，五；‘赛咿呢’，月也。”

词语时，如何确定当时的汉字读音也是个不可回避的难题。这种现实不仅为契丹语词的考证设置了重重困难，同时也使人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望而却步。到目前为止，契丹语研究可以说仍然停留于对个别词义的推求上。

如所周知，最近30年来，契丹文墓志的大量出土使人们看到了解读这种文字的可能性，可是具体的工作却是步履维艰，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契丹文字所记录的语言还缺乏了解，以致我们的解读成果往往和古书中对契丹语的记载不尽相符。迄今解读契丹文最重要的著作是《契丹小字研究》^①，此书设想了一套解读契丹小字的方法，其基点概括说来就是，首先参照相关的汉文铭文，假定其中的“固有名词”（专有名词）会被借入契丹语，再假定这些借词在契丹语里的读音和汉语相同，再假定用来拼写汉语借词的那几个契丹原字分别代表了汉语一个音节里的一个或几个音素，于是就得出了契丹原字的读音。举例来说，契丹铭文里有用十二个原字两两拼成的六个音节，其中前三个音节的声母同写作一个原字，后三个音节的声母同写作另外一个原字，于是研究者找到了具有相同语音特征的汉语官名“检校国子祭酒”。他们假定契丹文的那些字是汉语“检校国子祭酒”的音译，因而就把相关的契丹字标音为 k-em k-iau k-uei ts-ī ts-i ts-iou。最初人们正是利用这种方法使契丹小字解读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构拟了140多个原字的音值，解读出300多条词语，使人们对契丹语的音节构成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但坦率地说，这实在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这样做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直接把前人为《广韵》或《中原音韵》构拟的汉字读音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作为相应契丹字的读音，实际所拟出的只是汉字的读法，而非真正的契丹语音节。我们知道，发生学和类型学都不相同的两种语言间如果发生音译（包括借词），那么其实际读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是完全等值的，只不过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而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在借用外语词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音是本民族语言里没有的，这时我们所构拟出的契丹语音面貌必须与阿尔泰语尤其是蒙古语相近，而不能是汉语的翻版。

此外，契丹小字中还有一些字是专门用于表示汉语借词的，这些字混在一起，使由此得出的契丹语音节体系极为庞杂。换句话说，根据解读的

^①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契丹小字归纳契丹语语音系统还需要仔细甄别其所代表的语音究竟是契丹语还是汉语。

根据宋元史籍中的对音汉字复原契丹语音系统，确立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标音原则至为重要。事实上，就契丹语资料来说，并非像想象的那样缺乏，此前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辽史》中保留的一批用汉字标音的契丹人名、地名、官卫名等，这批资料可以认为是关于契丹语的写音材料。利用这些语音线索，借助我们所归纳的语音对应规律和同时代的汉语音韵材料，原则上可以尝试复原这些词语的契丹语形式。我们姑且把这种研究方法名之为音韵分析法。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1. 搜集《辽史》及宋元其他史籍中用汉字译音的契丹人名、地名、官名、官卫名和其他词语，借助其中关于人物地望及史事的记录，甄别、剔除契丹以外民族的名词，尽量保证所选词语代表的是真正的契丹语音。

2. 对所搜集的契丹语词进行会注。主要利用史籍及“华夷译语”中有关阿尔泰各种古代语言的记载，借助现代蒙古语语料和前人的考证成果，推求契丹语词义。

3. 对所选词语的全部对音汉字作音韵学分析，声母按照它们的发音部位归类，韵母按其等呼归类。拟音主要依照《广韵》，参证《中原音韵》，并考虑《蒙古字韵》、《元朝秘史》的对音进行调整，归纳出汉语译音字和契丹语的对应规律，在此基础上得出契丹语语音的辅音与元音系统、音节搭配规律等等。

借助译音汉字复原契丹语，确立对音原则同样非常重要，它是确保所构拟出的契丹语语音面貌与阿尔泰语尤其是蒙古语相近而非汉语的翻版的关键。

一方面，我们可以参照以《广韵》和《中原音韵》为代表的汉语韵书为汉字标音，然后根据古代汉字音复原契丹语音；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参照与之相关的阿尔泰语系古代和现代语言，调整汉字标音系统，以期符合阿尔泰语系的语音系统和规律。这与前人借助《元朝秘史》等蒙汉对音文献复原古代蒙古语的道理一样。喻世长曾概括蒙汉对音的研究要从两个方面下工夫，实际也在说明根据《元朝秘史》表音汉字复原蒙古语所奉行的准则：^①

^① 喻世长《〈蒙古秘史〉中圆唇元音的汉字表示法》，《中国语言学报》1984年第2期。

一方面以现代蒙古语各方言口语为依据，以蒙古语族语言为参考，既取其词义，又取其读音，构拟13世纪即《秘史》撰写时代的蒙古语，并把构拟的结果和《秘史》的表音汉字的读音相对照。另一方面是运用汉语音韵学的知识，把《秘史》表音所使用的全部汉字，包括异形同价的，按照《蒙古字韵》、《中原音韵》一类韵书的语音系统，用音素符号标出汉字表音本译写时代即元明之际的汉语发音，并把这种读音与所构拟的13世纪蒙古语相对照。两方面工作的结合才是肯定前人已有的正确成果和解决目前尚存在的疑难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这两方面的工作好比修地下铁路，从两个入口同时向中间的目的地掘进，到掘通时，口径自相吻合才算成功，证明双方的掘进都没有误差。

喻先生在此强调的无疑是蒙汉对音研究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所谓时间性，是指标注表音汉字的字音必须根据同时代的古代韵书，而不能用汉语的现代音；所谓空间性，是指根据汉字音复原的蒙古语音必须与同时代或现代蒙古语相对应，换句话说，复原的语词必须符合蒙古语本身的特点。蒙古文字所体现的古代蒙古语的元音和辅音远不像汉语那么丰富，我们当然也应该为契丹语相应地构拟一套简单的系统。当前根据汉语译音词解析契丹原字的构拟方案中屡屡出现汉语式的 f-、ŋ-、ts-、ts'-、y-等声母，还有 tʃ-、tʂ-两组声母的对立，以及大量的后响二合元音甚至三合元音，这些东西在古蒙古语和契丹语里都是不应该存在的。^①

遵循复原古蒙古语的思路，我们也必须首先明确，汉语和契丹语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译音汉字所表述的契丹语音不会像音标标注那样准确。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在对译音汉字做严格的音韵学分析后，我们利用《蒙古字韵》、《元朝秘史》这样经典的同语系外族译音资料做推定音位系统的参照。《蒙古字韵》成书于元代，是用元代至元六年（1269）颁布的八思巴字译写北方汉语的一部韵书，收八思巴字818个，被译写的汉字共9118个，声母按三十六字母排列，韵母按一东、二庚、三阳、四支、五鱼、六佳、七真、八寒、九先、十萧、十一尤、十二覃、十三侵、十四歌、十五麻顺序排列。此书是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元代北方汉语的不可

^① 聂鸿音《〈契丹小字释读问题〉读后》，《书品》2004年第6期。

多得的写音材料，对考订元代汉语语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与《蒙古字韵》相反，《元朝秘史》用汉语译写蒙古语，其译音非常缜密，甚至汉语里不存在的蒙古语特有音都用特殊的手段标注了出来，从而增加了表音的精确度。^①这使得《元朝秘史》不仅在蒙古史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同时也是复原古代蒙古语和研究近代汉语时可资利用的一部难得的写音材料。当然，与《元朝秘史》相比，我们所处理的契丹语汉字对音材料要复杂得多，这不仅由于这些对音材料没有像《元朝秘史》那样采用特别的方法仔细区别与汉语不同的发音，而且由于这些材料较为零碎，对音出自不同人之手，译写一个音没有固定的汉字。总之，我们在利用这些对音汉字复原契丹语音时必须分外仔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以来，《元朝秘史》成为治蒙古帝国史和早期蒙古语的学者的首选，已经形成了专门的“秘史学”。由于《元朝秘史》用563个汉字标音拼写而成，利用《元朝秘史》研究蒙古史和蒙古语都绕不开对音汉字的研究。所以，关于音译汉字转写规则的讨论及利用汉字复原蒙古文《元朝秘史》的工作很早就展开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前人利用对音汉字构拟乃至复原蒙古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西方，海涅什在30年代出版了拉丁音写本《元朝秘史》，号称开创了一种新的译写模式的伯希和音写本亦于1949年发表，^②接着，李盖提也提出了自己的转写意见。^③日本对《元朝秘史》音译汉字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做得也比较充分。1946年服部四郎又出版了《元朝秘史蒙古语标音汉字的研究》。^④作者在汉语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此书发挥其长处，首先对标音汉字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其次详细地讨论了转写规则，最后给出了每一个蒙古语词汇的转写形式。1984—1986年，小泽重男的《〈元朝秘史〉全释》及《〈元朝秘史〉全释续考》陆续出版，内容涉及《元朝秘史》日

① 如《元朝秘史》用汉语来母字左上角加个小“舌”字来表示汉语没有的蒙古语舌尖颤音，用汉语晓母字左上角加个小“中”字表示汉语没有蒙古语小舌塞音，用在相应的汉字下面加个缩小的“卜、惕、思、失、勒、舌儿、克、黑”等表示汉语没有的辅音韵尾 b、d、s、š、l、r、g、γ 等。

② P. Pelliot,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Restitution du texte mongol et traduction française des chapitres I à VI*, Paris, 1949.

③ Louis Ligeti,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1.

④ 服部四郎《〈元朝秘史〉の蒙古語を表はす漢字の研究》，东京：文求堂株式会社，1946年。

译、汉字音译原文、原文拉丁转写、畏吾体蒙古文复原、八思巴蒙古文复原等，可谓《元朝秘史》的集大成之作。^① 2001年，栗林均与内蒙古大学的确精扎布合作完成了新转写本《元朝秘史蒙古语词汇、词尾索引》，^② 在前人转写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此外，随着近古汉语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元朝秘史》音写本形成时代的汉字音更加清楚，这为完善《元朝秘史》的汉字转写也提供了保证。

契丹语与蒙古语具有类型学和发生学的关系，语音系统比较相像，《元朝秘史》适合用来作为复原《辽史》对音汉字的语音参考。前人复原《元朝秘史》的成果和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归纳史籍中对音汉字和契丹语之间的转写规则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除了考虑到对音文献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以外，根据对音汉字复原古代少数民族语言还需要注意其中的“方向性”。所谓“方向性”，就是要明确地建立“谁译谁”的概念。两种语言的声韵系统不可能完全一致，彼此间的音译总是会出现参差错落的现象，如一音对多字、一字对多音等等。我们在研究对音时，如果不注意从相反的方向探寻这些参差现象的本原，那就可能陷于迷惑而难以解脱。例如近古北方汉语的“夫人”一词传入蒙古，出于文字写法上的关系，在蒙语中读*udʒin或*hudʒin，这个读音后来又从北方传回中原，由于当时北方汉语里没有ʒ声母，只好近似地写作“兀真”或“旭真”，^③ 后来满语又直接承自蒙古语，北方汉语又近似地音译为“福晋”。假如我们忽略了译音的方向性，仅仅看到了汉—蒙对音，那么就恐怕要误认为古代蒙古语的ʒ都读ʦ了。同样，倘若我们仅仅看到了蒙—汉对音，也许就会得出汉语的“真”曾读ʒin的错误结论。

此外，为了解读契丹小字，学者们从契丹碑铭文献中搜求了一批汉语译音词，借助这些译音词的读音，解析并构拟了一些契丹小字原字的音

①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上、中、下），东京：风间书房，1984—1986年。

② 栗林均、确精扎布编：《〈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语全单语·语尾索引》第170、612页，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丛书第4号，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2001年。

③ “兀真”多见于《元朝秘史》，如第130节有“河额伦·兀真”，“兀真”旁译为“妇名，夫人”；第110节有“孛^孛儿帖·兀真”，总译为“孛^孛儿帖夫人”；第177节有“忽札兀^兀儿·兀真”，总译为“人名”等。“兀真”，《史集》又作fūjin或būjin；《元史》卷106有“伯要兀真皇后”，作“兀真”；卷114《后妃传》有“太祖光献翼圣皇后，名孛儿台旭真弘吉刺氏，特薛禅之女也”，又作“旭真”。参考乌兰《〈元朝秘史〉“兀真”考释》，《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

值。这种方法传统上称为“译音对勘法”，山路广明在《契丹语的研究》、《契丹制字的研究》中首先用于解析契丹小字，^①接着，苏联的沙夫库诺夫也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了少量汉语译音词。^②197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的几位学者写成了《契丹小字研究》，^③又采用这种方法系统地比定汉语译音词的音值，构拟了131个契丹原字的大致读音。也许是限于篇幅，《契丹小字研究》未能深入考察有关的汉语方言，而且从音系学角度来看，作者具体的拟音方法也还存在个别问题。比如书中第81页有以下例子：

	切韵系统	宋代音拟音	中原音韵
皇	yuaŋ	yuaŋ	xuaŋ
太	t'ai	t'ai	t'ai

从音理上讲，如果有一个前元音位于两个发音部位靠后的音的中间，这个前元音的发音部位就会因同化作用而逐渐后移，最终变成后元音；如果有一个后元音位于两个发音部位靠前的音的中间，这个后元音的发音部位也会因同化作用而逐渐前移，最终变成前元音。可是，《契丹小字研究》中“皇”、“太”两个字的拟音方向却恰恰相反。 $*yuaŋ > xuaŋ$ 或者 $*t'ai > t'ai$ 这样的演化完全可能，而这里的 $*xuaŋ > yuaŋ$ 或者 $*t'ai > t'ai$ 则很难令人信服。我们相信，如果能够利用有关材料，推导出汉语译音词所涉及的契丹语声韵系统，并建立汉语与契丹语的译音对应规则，这部书的语文学价值就会更高。同时，我们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契丹语的音韵系统及其在蒙古语族中所处的历史地位，而且对甄别契丹小字所代表的真正的语音体系也会有所助益。

1. 契丹语的 *r 和 *l

古代对音文献中，汉语来母字往往同时与少数民族语言中的 r、l 两个辅音形成对应，遇到这种情况，传统的做法是参照阿尔泰系语言中的相应词语，通过语言比较的方法来决定转写方式。

① 山路广明《契丹语の研究》，油印本，1951年；《契丹制字研究》，东京，1956年。

② Э. В. Шавку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сшифровке малой кидань-чжурчжэн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Эпиграфика востока*, 1963.

③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首先，根据与阿尔泰语系其他古代语言的对比考察，契丹语有舌尖颤音应该是肯定的。《元朝秘史》用汉语来母字表示蒙古语音节开头的边音**l*，用在左上角加个小“舌”字的来母字表示音节开头的舌尖颤音**r*，如《元朝秘史》第169节“鸣诘列^舌论”旁注“说”，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下）拟音为 *ügülerün*；又如“古^舌儿坚”，旁译“送”，《元朝秘史全释》（下）拟音为 *kürgen*，等等。^① 而《辽史》等史籍则混用汉语来母字表示契丹语的舌尖颤音和边音。

其次，蒙古语和满语的 *r* 很少出现在词首，契丹语当不例外。拟音时，凡是来母字出现在词首的，其契丹语音节开头辅音一律拟音为**l*，如《辽史》卷45《百官志一》：“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林牙”中的“林”出现在词首，拟音为**limya*；《辽史·国语解》：“令稳，官名。”“令稳”元代作“领忽”，《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本纪译证》：“领昆为乞歹官名，因地与乞歹邻，故用其称号，蒙兀语讹为领忽。”“令稳”拟音为**lingün*；苏颂《魏公集》曰：“北人以百骑飞放，谓之罗草。”“罗草”拟音为**laso*。

汉语来母字出现在词中、词末时，所表示的契丹语音节开头辅音一般对照蒙古语、女真语音节情形区分**r*、**l*，如《辽史》“札刺”（金代女真语“闸刺”、明代女真语“召刺埋”）意为“行人、通事”，与满语 *jala* “媒人”相当，据此，“札刺”拟音为**jala*；《契丹国志·岁时杂记》：“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朋下马跪奉胜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北呼此节为‘淘里化’。汉人译云：‘淘里’是‘兔’，‘化’是‘射’。”^② “淘里”与蒙古语 *taulai* 相当，意为“兔”，据此，“淘里”拟音为**töli*；《燕北杂记》：“契丹呼种田为提烈。”“提烈”与蒙古语 *tariya* 相当，意为“农田”，据此，“提烈”拟音为**tiriye*。

《元朝秘史》表示作为闭音节尾音的舌尖颤音**-r*，用在日母字“儿”的左上角加一小“舌”字的办法，如《元朝秘史》第166节有“^中合不^舌儿”，旁译为“春”，现代蒙古语作 *qabur*；而表示作为闭音节尾音的边音**-l*，用在前一汉字右下角加一小“勒”的办法，如《元朝秘史》第159

①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下），东京：风间书房，1986年。

② 又见《辽史》卷53《礼志六》：“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为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俗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

节有“只_勒荅”，旁译为“晚”，现代蒙古语作 *jilda*。由于汉字的局限，《辽史》等史籍不仅没有区分闭音节尾音 *r 和 *l，而且对于 *l 和 *r 是作为末音节开头辅音还是作为闭音节尾音都不加分别，只笼统地用来母字“刺、鲁、离、里”或日母字“儿、耳”表示。拟音时我们一方面对照突厥语、蒙古语、女真语音节情形区分 *r-、*l- 与 *-l、*-r，一方面对比史籍中某词的不同译法酌情拟定。如《辽史》卷 73《耶律曷鲁传》：“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阿鲁敦”与突厥语 *altin* 或 *altun*、鲜卑语“阿六敦”、蒙古语 *altan* 等相当，意为“金”，据此，我们把“阿鲁敦”拟定为 *aldun；《辽史》官名“达刺干”源自突厥语 *tarqan*，与蒙古语“答刺罕”相当，我们据以拟定为 *dargan；《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腊月，国主带甲戎装，应番汉臣诸司使已上并戎装。五更三点坐朝，动乐饮酒罢，各等第赐御甲、羊马。北呼为‘杪离时’。汉人译云：‘杪离’是战，‘时’是时，是战时也。”“杪离”《辽史》作“杪伍俛”，对照突厥语 *čarik* “斗战”，再对比“杪离”或译为“杪伍俛”，我们把契丹语“杪离”（杪伍俛）拟定为 *čayūri；武珪《燕北杂记》：“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节、送节、哭节，辽人呼为赛离捨。”原注：“‘赛离’是月，‘捨’是好。”“赛离”，《辽史》又作“赛咿呢”，对比“赛离”和“赛咿呢”，再证以蒙古语 *sar*，我们把契丹语拟定为 *seri。

2. 塞音

汉语的全浊辅音在辽金时期已发生清化，塞音表现为不送气和送气的对立，而从阿尔泰语系的古代女真语、蒙古语的语音规律看，塞音一般表现为清浊的对立，共有四对：双唇音 *b、*p；^① 舌面前音 *t、*d；舌根音 *k、*g；小舌音 *q、*γ。^②

就对音规律看，古代对音文献一般用汉语的不送气音与阿尔泰语的浊

① 金代女真语清塞音 *p- 到明代演化为 *f-，如《金史》保活里 *bohōli（侏儒）>《女真译语》弗和罗（短）>满语 *foholon* “侏儒”；《金史·国语解》“蒲阳温曰幼子”，满语为“费扬武” *fiyanggū*，等等。唇齿音 *f 的产生被认为是破坏了唇音清浊的对立，同时也破坏了女真语塞音清浊对立的严整性。

② 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1983年；李基文《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原文载《汉城大学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7》，1958，黄有福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2集，1983年。

音相对应，用汉语的送气音与阿尔泰语的清音相对应。如《金史》卷68有蒲阳温 *puyangyun，《金史·国语解》谓“蒲阳温曰幼子”，满语为“费扬武”fiyanggū，汉语与金代女真语呈 *ph: *p 对应；《金史·国语解》：“答不也，耘田者”，满语动词“耘籽、拔草”为 dabgimbi，“答”《中原音韵》属 *t 声母，汉语与金代女真语呈 *t: *d 对应；《金史》卷14有陀满胡土门，“陀满”即《女真译语》“土满”，满语 tumen，意为“万”，汉语与金代女真语呈 *th: *t 对应；《金史》卷68有完颜骨赧，《金史·国语解》：“骨赧，季也”，满语 gūna (gūnan)，意为“三岁牛、刚”，汉语与金代女真语呈 *k: *g 对应；《金史》卷67有留可，女真语意为“砺石”，满语为 leke，汉语与女真语呈 *kh: *k 对应。

《元朝秘史》155节“必荅讷”，旁译“咱的”，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下）拟定为 *bidan-u，汉语与蒙古语呈 *p: *b、*t: *d 对应；《元朝秘史》155节“塔塔^舌仑”，旁译“种的”，《元朝秘史全释》（下）拟定为 *Tatar-un，汉语与蒙古语呈 *th: *t 对应；《元朝秘史》155节“兀格突^舌儿”，旁译“言语里”，《元朝秘史全释》（下）拟定为 *üge-dür，汉语与蒙古语呈 *k: *g、*t: *d 对应。当然也有少量例外，《元朝秘史》155节“古^舌列干”，旁译为“女婿”，《元朝秘史全释》（下）拟定为 *küregen，汉语与蒙古语呈 *k: *k 对应，等等。

根据《元朝秘史》和《金史》中汉语与蒙古语、女真语塞音的对应规律，我们在为《辽史》等史籍中的契丹语标音时，遇到汉语与契丹语构成下列对应应该认为比较合理：*p-: *b-、*ph-: *p-、*t-: *d-、*th-: *t-、*k-: *g-（*q-）、*kh-: *k-。如：《辽史》阿保机（安巴坚）与金代女真语“谕版” *amban、明代女真语“安班刺”、满语 amba 相当，意为“大”，契丹语拟音为 *abögi/*abögin 意为“大人”；《辽史》官名“达刺干”源自突厥、回鹘语 tarqan “统领兵马的武官”，与蒙古语“答刺罕”相当，契丹语拟音为 *dargan；《辽史》“拖古烈”与古蒙古语“土^中忽勒”（《华夷译语·鸟兽门》）、现代蒙古语 tugal 相当，意为“牛犊”，契丹语拟音为 *togule；王易《燕北录》：“沙袋，番呼‘郭不离’。”“郭不离”与蒙古语 güibür “链枷”相当，契丹语拟音为 *göbüri。

3. 部分见、晓、匣母字

古代对音文献中，汉语与阿尔泰语舌根音的对应规律一般表现为：用汉语溪（群）母字与舌根清塞音 *k 对音，用汉语见（群）母字与舌根浊

塞音 *g 对音，用汉语晓（匣）母字与舌根清擦音 *h 对音。见母字的例子如《北盟录》记载金代女真语“爱根” *aigen，意为“夫”，与满语 eigen 相当；晓（匣）母字的例子如金代女真语“奴仆”，《金史》对音为“阿合”，相当于满语 aha。但也有特别的情况，如宋元史籍有时混用见系与晓匣母字或单用晓（匣）母字与相当于满语 g-的女真语音节对译：《金史》卷2有人名“曷鲁”，卷63对音为“葛鲁”、卷54为“合鲁”，卷80为“豁鲁”，此词与满语 garu [qaru] 相应，意为“天鹅”；《金史》卷11有人名“撒里合”，卷84有“撒离喝”，与满语 saligan 相应，意为“主宰”。遇到这种对音情形，我们一般把见系及晓（匣）母字声母拟定为小舌音 *q，即“曷鲁”拟音为 *qaru，“撒里合”拟音为 *saliqa，“只鲁欢”拟音为 *jilqon。^① 这种处理方法本于蒙汉对音文献。由于元代北方汉语系统里没有小舌音位，《元朝秘史》遇到蒙古语的小舌音往往用晓（匣）母字或见系字对音，如蒙古语 qoyar-i，《元朝秘史》169节对音为“^中豁牙^舌里”，旁译“两个行”；qubilai 对音为“忽必烈”。反之，元代译写汉语晓母一二等字也用 q，如“翰林”译为 qanlim；“河”译为 qo；“皇”译为 qong；“欢”译为 qon 等。蒙文碑刻中也常见用 k 译写晓母三四等字的例子，如“许”译为 ko；“县”译为 kan 等。^②

根据上述对音惯例，为契丹语拟音时，汉语晓（匣）母字所对应的契丹辅音我们一般拟定为 *h，而确认与蒙古语 q 相当的晓（匣）母字则拟定为 *q。如《契丹国志·岁时杂记》：“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北呼为‘鹞里时’，汉人译云：‘鹞里’是‘偷’，‘时’是‘时’。”“鹞里”与女真语“虎刺孩” *hulahai 中的“虎刺”相当，意为“盗贼”，《女真译语·人事门》：“虎刺孩捏儿麻，贼人”（“捏儿麻”汉意为“人”），满语“贼”为 hūlha，“鹞里”与蒙古语“^中忽刺海”中的“^中忽刺”相当，火源洁《华夷译语·人物门》：“贼，^中忽刺海”，《元朝秘史》第131节“^中忽刺^中孩”旁译“贼”，因之，我们把“鹞里”拟定为 *hūli；又：“八月八日，国主杀白犬于寝帐前七步，埋其头，露其嘴。后七日移寝帐于埋狗头上。北呼此节为‘捏褐妳’。汉人译云：‘捏褐’是狗，‘妳’是头。”“捏褐”与《元朝秘史》“那^中孩，狗”、现代蒙古语

① 孙伯君《金代女真语》第48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② 参看《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736—73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nohai、达斡尔语 nogw “狗”相当，拟定为 *neha。《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昏”与蒙古语 qoni、金代女真语“火唵” *honan 相当，意为“羊”，拟定为 *qun；《辽史》卷71《后妃传》：“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臙俚蹇’，尊称曰‘耨斡么’，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可敦” *qadun 与突厥语“可敦”或“可贺敦”（《新唐书》、《旧唐书》）、古蒙古语“^中合敦”（《华夷译语·人物门》）相当，拟定为 *qadun。

4. 疑、影母字

《中原音韵》疑母字大部分与影云以合流，如“鱼”、“语”、“遇”、“玉”等，只有小部分自成一韵，如江阳韵的“昂”，萧豪韵的“虐”等。对此，杨耐思的解释是：“‘疑’母字小韵不跟‘影云以’小韵对立的，可能保存 *ŋ 声母，跟‘影云以’对立的，应该说，肯定会保存 *ŋ 声母。”^①此外，《中原音韵》有些小韵疑母字与娘母字混并，如“啮”、“臬”与“捏”、“碾”等混并，反映当时已经发生了 ŋi > ni 的演化。由于宋元时期疑母字正处于向现代音的演变过程中，有些在《中原音韵》中与其他声类混并，特别是并入零声母的字，其本音在宋元史籍与契丹、女真语的对音中还有所保留，因此，我们在为疑母字拟音时比《中原音韵》要相对保守些，拟定为 *ŋ-声母。宋元史籍女真语对音汉字中出现的疑母字有“昂”、“吾”、“兀”、“皓”、“银”、“颜”、“讹”、“牙”、“瓦”等，由于 ŋ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一般不作为音节开头的辅音出现，所以凡是疑母字在词首，我们根据《女真译语》以及满语或拟为 *n、*y，或拟为 *∅，如《金史》银术可“珠也” > 《女真译语》宁住黑“珠” > 满语 ničuhe “珍珠”，“银术可”拟定为 *ninjuko；元明戏曲“牙不” > 《女真译语》牙步“走” > 满语 yabu “走”，“牙不”拟定为 *yabu；而疑母字在词中、词尾时，如果其所代表的女真语辅音与满语 *g 相应，一般拟为 *ɣ，如《金史·国语解》“兀颜曰朱”，“兀颜”与《女真译语》“兀里彦”和满语 ulgiyan 相当，意为“猪”，等等。

这个拟音原则也适用于影母字。当影母字出现在词中、词尾时，所表

^①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示的女真语辅音与满语 *g 相应，我们也认为影母字表示的是女真语 *g 的弱化音 *γ，如《金史》猛安“千夫长”，相当于《女真译语》“皿干”和满语 minggan，意为“千”，“猛安”拟为 *meŋγan；《金史·国语解》“蒲阳温，幼子”，相当于满语 fiyanggū “小儿子”，“蒲阳温”拟为 *puyaŋγun。

《元朝秘史》疑、影母字与蒙古语的对应规律是：疑母字、影母字出现在词首，一般拟定为 y 或零声母音节，而出现在词中、词尾，一般拟定为 γ 或 ’，如《元朝秘史》156 节“阿余周”，旁译“怕着”，《元朝秘史全释》（下）拟定为 *ayuču；同节“牙兀”，旁译为“甚么”，《元朝秘史全释》（下）拟定为 *ya’u，等等。

因之，我们在为契丹语拟音时，凡是疑母字出现在词首，一般拟定为 *y 或零声母音节，如余靖所作《北语诗》有“微臣雅鲁（拜舞）祝苦统（福佑）”句，原注：“雅鲁，拜舞也。”“雅鲁”与达斡尔语 yeber “起劲”相关，拟定为 *yalu。而疑母字在词中、词尾，参照蒙古语或阿尔泰其他语言拟定为 *γ-。如《辽史》卷 53《礼志》：“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帐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侏回’。‘炒伍侏’，战也。”“炒伍侏”与突厥语 čarik、女真语“赤瓦” *čiya “打杀、敲杀”等相当，拟定为 *čayūri；《辽史》33《营卫志下》：“稍瓦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稍瓦石烈，‘稍瓦’，鹰坊也，居辽水东，掌罗捕飞鸟。”“稍瓦”与女真语“申科岸，海青”（《女真译语·鸟兽门》）、古蒙古语“海青，升豁儿”（《华夷译语·鸟兽门》）、现代蒙古语 sibayu “鸟、禽”相当，拟定为 *šöya。

影母字出现在词首，同样一般拟定为 *y 或零声母音节，如《辽史》“拽刺”拟定为 *yela；《辽史·国语解》：“窝笃盃，孳息也。”“斡笃盃”与金代女真语“斡鲁古”（乌鲁古、讹鲁古）*ulgu “牧圉之官”、满语 ulga “牲口”、蒙古语 aduyun “牲口、马匹”相当，拟定为 oduyon；《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7 引宋绶《上契丹风俗》曰：“蕃语山为‘讷都’，水为‘乌’。”契丹语“乌”与蒙古语 usu 相当，意为“水”，拟定为 *u；而影母字在词中、词末也拟定为 *γ。如：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惕隐司，掌宗室。”“惕隐”与古蒙古语“帖^忒里温”，“头”（《华夷译语·身体门》）、现代蒙古语 terigün “首”相当，拟定为 *tiyin；王易《燕北录》：“赤娘子者，蕃语多呼谓之‘掠胡奥’。”“掠胡奥”与蒙古语 ničügün “赤

裸的”、满语 *niohušun* “赤身的、裸体的”相当，拟定为 **löhüyö*，等等。

5. 精系字与契丹语擦音 *s

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碑铭《张应瑞先茔碑》、《竹温台神道碑》、《云南王藏经碑》、《忻都神道碑》等在为借自汉语的地名、官名标音时，往往用擦音 *s 译写汉语精系字，如：“藏” *sink*，“匠” *sank*，“紫”、“资”、“集” *si*，“赠” *sink*，“左” *soo*，“总” *sonk*，“参” *sam*，“钱” *san*，“齐” *si*，“秦” *sin*，“青、清” *sink*，“全” *soin* 等等。^①《女真译语》为精系汉语借词标音的情况与之类似，汉语“骡子”借到女真语变为“老撒”（《女真译语·鸟兽门》）；“总兵”借为女真语，对音是“素温必因”，就如同“麦子”满语借为 *maise*。阿尔泰语系蒙古语、女真语舌尖前音音位只有 *s，而没有 *ts、*tsh 等，宋元史籍契丹语对音汉字精系基本只有心、邪母字，而当时邪母字当已清化为 *s-。基于上述语音规律，我们把“草”、“操”等汉语清母字也拟定为 *s-，如苏颂《魏公集》：“北人以百骑飞放，谓之罗草。终日才获兔数枚，颇有媿色，顾谓余曰：道次小围不足观，常时千人已上为大围，则所获甚多，其乐无涯也。”“罗草”拟音为 **laso*；《新五代史·汉高祖纪》：“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临决，指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刺，无大故勿弃之。’”原注：“世俗谓勇猛为‘操刺’，录其本语。”“操刺”与蒙古语 *sür* “庄重、勇猛、威严”相当，拟音为 **sora*。

6. 侵寻、监咸、廉纤韵字

《中原音韵》有真文、寒山、先天与侵寻、监咸、廉纤两组韵的对立，但有一部分 *m 尾字已并入 *n 尾，如侵寻韵“品”、“寝”已入真文韵，监咸韵“凡”、“泛”等已入寒山韵，由此学界一般认为元代北方汉语官话中仍然存在 *m 韵尾，但 *-m 与 *-n 已经开始混并，这种混并基于“首尾异化”作用首先发生在唇音声母字中。《元朝秘史》混用寒山和监咸韵字与相同的蒙古语音节对音，反映这种混并已经扩散到了唇音声母以外的字，例如蒙古语静动词过去时后缀 **qsan*，《元朝秘史》一般译写为“黑散”，但有时也写作“黑三”。^②明代《女真译语》有用 *m 尾汉字与相当于满语 m 尾的音节相对的，如意为“收”的女真语词，对音汉字为“贪

①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74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同上书，第742页。

孙昧”，满语 tomsombi；“冷”，对音汉字为“深温”，会同馆《译语》“寒”对音汉字为“失木兀”，满语“冷清”为 simeli；也有用单个汉字“木”与相当于满语韵尾的 m 相对的，如“善”，对音汉字为“嫩木和”，会同馆《译语》为“那木活”，满语为 nomhon。由此可见，明代 *m 与 *n 尾汉字已发生较《中原音韵》进一步的混并。由此可知，汉语官话辅音韵尾 *-m、*-n 的混并在《中原音韵》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就完成了，《元朝秘史》、《女真译语》、《西番译语》等正好见证了混并的过程。宋元史籍女真语对音汉字有监咸韵的“堪”、“三”、“俺”、“谮”，廉纤韵的“玷”、“粘”，侵寻韵的“林”等，其中意为“大”的女真语词对音汉字为“谮版”，满语为 amba；“痣”对音为“三合”，满语为 samha。因之，我们认为宋元时代监咸、廉纤、侵寻韵汉字大多仍然读为 *-m，至少唇音声母以外的汉字是这样。由此，凡《中原音韵》中这三韵汉字对应的契丹语音节我们一般拟定为 *-m 尾。如《辽史·国语解》：“阿点夷离的，阿点，贵称。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称。”“阿点”与女真语“哈的” *hadi “贵”（《女真译语》）相当，拟定为 *adim；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其东北则有挾领相公，掌黑水等边事。”原注：“胡人呼‘挾’字如‘吞’字，入声，‘领’音近‘廩’。”“挾林”，“挾领”在《辽史》中又对音为“挾凛”、“挾览”、“阅览”等，与金代女真语“秃里” *turi “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明代女真语“秃鲁” *turu “察看”、满语 turambi “澄清”等相当，契丹语“挾林”拟定为 *tarim。

到 20 世纪末为止，语言学和文献学考据涉及的契丹词语已达 375 条，^① 中原史籍里的这类资料基本已被搜罗殆尽。可是毋庸讳言，目前我们掌握的契丹词语大多是含义不甚明确的汉文音译，真正有确切词义可考的还不及一半，而且在这一半有确切词义可考的语料中，能与蒙古语族语言形成同源对应关系的又是少数。显然，要据以研究契丹语的语音结构甚至其在蒙古语族中的地位，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要勉为其难，在这个艰辛的领域再进行一次探索，乃是由于我们希望这次探索的成果能够成为学界今后解读契丹文字的参照。当然，就目前所发现的有限的文献材料而言，期望人们对契丹语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南

^① 据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中列举的词语。如果把史书中记载的契丹语人名也算进去，那么数量还会更多。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5曾记载过无名氏撰作的“契丹译语”一部，名为《辨鳩录》，曰：“《辨鳩录》一卷，不著名氏，契丹译语也，凡八篇。”目前发现这部双语对译词典的希望非常渺茫，这使得人们对解读全部契丹文字从而罗列出—个相对完整的契丹语词汇表的企盼变成水中月、镜中花。

第三节 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

魏晋南北朝以来，生活在幽燕大地上的汉族—直与北方少数民族处于杂居、融合状态，而自从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后晋皇帝石敬瑭把今河北和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幽燕之地更是长期处于契丹、女真、蒙古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中，除了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外，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这种融合既涉及风俗方面，也涉及语言方面。事实上在辽金与宋朝对峙时期，无论是契丹、女真还是汉族人自己，都对幽燕—带的汉族另眼相看，以至这一群体被冠以特别的名称——“汉儿”或“汉人”，其中“汉儿”与“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体相对，“汉人”则与“南人”，即南宋的汉人相对。

“汉人”或“汉儿”在辽朝前期并不专指辽朝境内的汉人，如《辽史》卷74《韩延徽传》：

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卷73《耶律曷鲁传》：

及太祖为迭刺部夷离董，讨奚部，其长朮里逼险而垒，攻莫能下，命曷鲁持一笥往谕之。既入，为所执。乃说奚曰：“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国也。我夷离董于奚岂有輟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董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董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

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朮里感其言，乃降。

大约始于辽中叶，即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之后，“汉人”和“汉儿”开始用来指称辽统治下的幽燕一带的汉族。根据史实仔细分别，“汉人”一般是契丹人对这一群体的称呼，与“宋人”指称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相对；而“汉儿”则是北宋人对这一群体的称呼。《辽史》卷4《太宗纪下》：

[会同三年十二月] 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

卷19《兴宗纪二》：

[重熙十年冬十月] 辛卯，以皇子胡卢斡里生，北宰相、驸马撒八宁迎上至其第宴饮，上命卫士与汉人角觝为乐。

《契丹国志》卷11记载，宋人马扩奉命到辽境，“过白沟，有汉儿刘宗吉者，私出见扩，许开涿州门以献”。另据北宋路振《乘轺录》（《宋朝事实类苑》卷77），他在统和二十六年（1008）出使辽朝，途经燕京，听说：

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

此为燕京汉人以“汉儿”自称。由于长期处于契丹的统治之下，即使在宋金联手灭辽后，回归的燕山以北的汉人仍被视为异己，《三朝北盟会编》卷23“宣和七年十二月八日”：

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官给钱米以贍之。……时我军所请皆腐余，亦怨，道路相逢，我军骂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耶？吾诛汝矣！”汉儿闻之惧。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

[韩]世忠曰：“金人固难敌，若苗傅但有少许汉儿，何足畏者？”

秉承北宋和辽朝、南宋与金朝对峙时期，无论是南宋人还是女真人，其眼中的“汉儿”或“汉人”都是指燕云一带的汉族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载，宋绍兴十三年（1143），陈康伯出使金朝，“有李愈少卿者来迓客，自言汉儿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①《金史》的记载更能说明问题，卷97《贺扬庭传》：

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有时燕云一带的汉族人又被女真人径称为“燕人”，《金史》卷8《世宗本纪》：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曾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当然，随着金朝南侵，“汉人”、“汉儿”所指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元代，“汉人”所指范围扩展至汴、洛一带金朝后期治下的汉族。正如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8所言：

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人、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②

^① 相关的记载还有《宋会要辑稿》·兵九之十三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宗诏云：“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应诸国人能归顺本朝，其官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别。”

^② 关于“汉人”、“汉儿”的详细论述，参见陈述《汉儿汉子说》，《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刘浦江《说“汉人”》，《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与辽金元称燕云及其周围的北方汉族人为“汉儿”、“汉人”相应，这一带人所说的语言被称为“汉儿言语”。朝鲜高丽时期以来流行的汉语会话读本《老乞大》等即把汉语称为“汉儿言语”。《老乞大》对话如：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我汉儿人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少汉儿言语省的。你谁根底学文书来？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①

朝鲜申叔舟《洪武正韵译训》（1455）曰：

燕都为万国会同之地，而其往返道途之远，所尝与周旋讲明者又为不少，以至殊方异域之使，释老卒伍之微，莫不与之相接，以尽正俗异同之变。

明示朝鲜所传“汉儿言语”的时音即所谓“俗音”为“燕都”之音。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曾经就《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做过简单的论述：

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世之泥古非今不达时变者，呼吸之间动引《广韵》为证，宁甘受鸩舌之谓而不悔，亦不思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不尔只依《广韵》呼吸。

又曰：

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鼓舞歌颂治世之音，始自太保刘公、牧庵姚公、疎斋卢公辈自成一家，今之所编得非其意乎？彼之沉约不忍弱者私意也。且一方之语，虽渠之南朝

^① 参看崔世珍的谚文译本《老乞大谚解》（1670），奎章阁丛书第九，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30年。

亦不可行况四海乎？生当混一之盛时，耻为亡国搬戏之呼吸，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实天下之公论也。

周德清这里所谓“都会之所”的“通济之言”及“中原之音”，当指辽金元时期承袭下来的流行于大都周围燕云一带的“汉儿言语”，即后人所谓的北方官话。而且根据周德清的论述，当时“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那么，承自辽代的元修《辽史》中契丹人名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就理应是“中原之音”。^①

^① 关于《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基础还有不同的称呼，有“近代官话”、“元代国语”、“中州音”、“大都音”、“中原之音”等，称呼不同，表明的观点也不同。归纳起来概有“大都音”、“河洛音”与“中原之音”说。王力、宁继福等主张“大都音”说，王力《汉语语音史》：“周德清《中原音韵》应该代表大都（今北京）的语音系统。周氏虽是江西高安人，但是他在大都居住久，而且是搞戏剧的，他的《中原音韵》必然是根据大都音的。元曲用韵与《中原音韵》完全一致，足以证明《中原音韵》是大都音。”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根据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守中原之音。”认为“天下都会之所”当指大都，而“中原之音”也当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话。宁继福还着重比较了《中原音韵》和现代北京话四声的调型，从声调结构上说明《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是14世纪的北京话。陆志韦《释中原音韵》反对“大都音”说，认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但到底其语音基础是什么，陆志韦没有明确说明。主张《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为“河洛音”的有李新魁。在《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及《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中，李新魁对《中原音韵》的声韵调与洛阳音和北京音做了较为详细的比较，指出《中原音韵》的某些字音与现代北京音或其他北方方音不合，却与洛阳音相合，由此他认为《中原音韵》所根据的当是河洛一带的中州音，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话。陈新雄也主此说，他在《中原音韵概要》中陈述道：“《中原音韵》是为北曲押韵而作的韵书，所以它的语音基础也就是北曲的语音基础。……北曲所用的韵既然是‘自然之音’，当然就是实际的语音了。……至于这一实际语音系统是以什么地方为标准，恐怕也就是共宗的‘中原之音’了。”而关于“中原之音”的“中原”具体所指，陈新雄在注释中又具体为“河南一带的北方官话区域”。杨耐思在《中原音韵音系》中主张《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为“中原之音”，他首先从“中原”一词入手考察“中原之音”的性质，指出“元代人称中原，除原有的传统概念外，又扩大了某些地域的范围，今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以及辽宁省的一些地区都属于中原地域”。而“汴、洛、中山正是在当时的中原范围之内。”然后他得出结论：“‘中原之音’是当时的中原地域通行的一种共同语音。在当时作为元朝京城的大都，并且又是属于中原地域范围内的一个大都会，毫无疑问是通行‘中原之音’的。倒不必肯定‘中原之音’非得就是以大都音为基础的。因为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这里有个‘中原之音’溯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

由于文献记述不足，我们对辽金时期幽燕及东北地区的古汉语知之甚少。辽代留给我们的字书只有两部，一部是释行均的《龙龕手鏡》，另一部是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龙龕手鏡》的价值在于它广泛收录了唐代以来写本经卷中的俗体字，而书中的反切体系则全盘因袭《切韵》一派韵书，缺乏幽燕方言特色。《续一切经音义》的目的在于解释佛典专名，体例全仿玄应和慧琳的《音义》，其反切注音只可看成唐代佛经的读音规范，而不能引作辽代北方口语的证据。仅有的两部辽代字书都无法使用，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更为直接的音系佐证，从中推导出契丹人掌握的汉字读音的详情。

音韵学在金代曾获得空前的发展，当时编定的韵书可谓蔚为大观。金朝无论是统治地域还是制度风俗都与契丹一脉相承，其音韵学的空前繁荣无疑也是上承辽代下启元代。尽管金代韵书反映幽燕一带古汉语口语的程度还不得而知，但成书于元代的《中原音韵》反映的是元代大都附近的北方汉语口语则是较为确定的，因此我们不妨把《中原音韵》与记录契丹语的表音汉字联系起来考察。

为了对中古幽燕地区的汉语口语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下面简要叙述一下《中原音韵》及其研究情况和它所代表的北方汉语的语音特点：

周德清《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曲韵韵书，所依据的是13、14世纪北方汉语官话的语音系统。^①全书共分两部分，一为“韵谱”，作者把五六千字分隶于十九个韵类：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二为“正语作词起例”，是关于韵谱编制体例及审音原则的说明，内容涉及北曲体例、音律、创作及演唱技巧、语言规范等。《中原音韵》声韵分类系根据当时北方活语言，与《切韵》一系韵书迥异。清代朴学重视古音，科举又奉“平水韵”为圭臬，因此《中原音韵》长期未受重视。20世纪以后，学者开始用现代语言学观点和方法看待并研究此书，钱玄同率先把《中原音韵》音系作为一个新分期归入汉语语音史，指出《中原音韵》为近代汉语语音史上最重要的一部韵

^① 关于《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学界观点还不够统一。称其所代表语音为近代汉语官话，是汉语史的一般习惯。

书。此后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① 日本学者也对《中原音韵》做了细致的研究，研究者主要有石山福治、服部四郎、藤堂明保和平山久雄等。^②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系统与《切韵》和普通话相比有如下特点：

(一) 声母方面：共有 21 个^③：*p、ph、m、f、v、t、th、n、l、ts、tsh、s、tʃ、tʃh、ʃ、ʒ、k、kh、ŋ、x、∅。

1. 浊音清化。即中古的全浊音字在《中原音韵》里普遍地与清音字混并，并且上声的全浊音字一律变为去声，与去声的全浊、全清音字混并。

2. 轻唇音非敷奉三类合并为一类。

3. 微母字仍独立自成声母，与影、云（喻三）有小韵对立。

4. 中古影、云、以三类已合并，其中影母字只隶于“平声阴”，云、以母字只隶于“平声阳”。

5. 中古疑母字大部分与影、云、以合流，还有一些字与娘母混并，只有江阳、萧豪韵的个别字自成小韵，还保存 *ŋ 声母。

6. 中古音知（彻、澄）、章（昌、船、书、常）、庄（初、崇、生）三组字已经合并。此外，庄组字有一部分与精组字混并。

7. 日母字自成一类，即戎类，陆志韦曾说明其性质是介乎软音和硬音之间。

(二) 韵母方面：共有 46 类：^④*uŋ、iuŋ、aŋ、iaŋ、uaŋ、i、i、ei、

① 概有白滌洲《北音入声演变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31 年；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第 2 分，1932 年；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 年；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 31 期，1946 年；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 年；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陈新雄《中原音韵概要》，学海出版社，1976 年；薛凤生《中原音韵音位系统》，鲁国尧、侍建国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年；论文集《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② 石山福治《考订中原音韵》，东洋文库，1925 年；服部四郎和藤堂明保《中原音韵の研究》（校本编），东京江南书院，1958 年；平山久雄《中原音韵入派三声の音韵史的背景》，《东洋文化》58，1977 年。

③ 根据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陈新雄《中原音韵概要》拟定。

④ 根据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拟定。

uei、u、iu、ai、iai、uai、ən、iən、uən、iuən、an、ian、uan、on、ien、iuən、au、iau、ieu、o、io、uo、a、ia、ua、ie、iue、əŋ、iəŋ、uəŋ、iuəŋ、əu、iəu、əm、iəm、am、iam、iem。

1. 中古一、二等开口韵字一般已经合并，只有喉牙音字一、二等对立，反映了二等喉牙音字孳生颚介音的雏形。

2. 支思韵已经独立为一个新的韵部。即中古汉语止摄的支、脂、之诸韵开口呼与照、精等组声母以及日母字相拼时，已变成支思韵。

3. 鱼模韵分为两类，一类源自中古遇摄一等和唇音三等，一类来自遇摄三等。杨耐思根据北方戏曲用韵 *y 不叶 *u 而叶 *i 以及鱼模与尤侯不混的情况，认为鱼模 *iu 类的 *u 元音可能比较靠前。

4. 桓欢韵与寒山合口韵有别，即“完”、“官”、“慢”、“患”、“惯”等字仍与“岍”、“关”、“幔”、“缓”、“贯”等字不同。

5. 歌戈韵除喉牙音字外，其他不再有开合口的对立。

6. 韵尾 *-m 还没有与 *-n 混并，只是唇音字的 *-m 韵尾由于“首尾异化”的作用，已率先并入 *-n。

7. 关于 13、14 世纪汉语官话是否存在 *-p、*-t、*-k 韵尾，即《中原音韵》时代有无入声的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主张呼吸言语之间有人声，周德清“入派三声”完全是出于适应曲子押韵的需要。其根据是尽管周德清把人声字收于阴声韵，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去声，但却不与这三声的字并在一起，而是“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人声之别”^①。杨耐思进一步论证《中原音韵》入声的性质，认为是一种像河北赞皇、元氏一样舒化了的人声。赵荫棠、王力、宁继福、薛凤生等则主张《中原音韵》时已没有人声，周德清的“入派三声”即“入变三声”，至于所谓“呼吸言语之间还有人声之别”，则可能指邻近方言或读书音而言。前人对《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为宋元史籍中的对音汉字进行标音的重要基础之一。

^① 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

第二章

词语汇考

下面逐一解释宋元史籍中所见的汉译契丹词语。词语按汉字译音的音序排列，不止一种音译的取其一为首，其他异译放在括号中附在后面。汉字音译词语后面给出的是契丹语构拟形式和汉义，下面依次出具原典出处、前人考据情况和我们的意见。

A

阿保机（安巴坚、阿保谨）* abögi/abögin：汉意为“大人”。

《辽史》卷1：“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小字斝里只。”《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作：“安巴坚”。欧阳修《归田录》卷2：“契丹阿保机，当唐末五代时最盛。开平中，屡遣使聘梁，梁亦遣人报聘。今世传（一有学字）李琪《金门集》有《赐契丹诏》乃为阿布机，当时书诏不应有误，而自五代以来，见于他书者皆为阿保机，虽今契丹之人，自谓之阿保机，亦不应有失。又有赵志忠者，本华人也，自幼陷虏，为人明敏，在虏中举进士，至显官。既而脱身归国，能述虏中君臣世次、山川风物甚详，又云：‘阿保机，虏人实谓之阿保谨。’未（一作莫）知孰是（一作也字）。此圣人所以慎于传疑也。”

按“阿保”当与女真语“谥版”* amban 同源，汉意为“大”。《金史》卷1有“谥版勃极烈”，卷55释“谥版”为“尊大之称”，曰：“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故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谥版勃极烈居守。谥版，尊大之称也。”“谥版”又作“安班”、“昂八”，《女真译语·通用门》：“安班刺，大。”会同本《女直译语·通用门》：“大，昂八。”满语“大”为 amba，清语记作“安巴”或“昂邦”。《钦定金史语解》卷3：

“安巴，大也。”又卷6：“安班贝勒，安班，大臣也；贝勒，管理众人之称。卷二作谥版勃极烈。”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大曰昂邦。”《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辽史语解》即认为“阿保”同满语 *amba*，意为“大”，卷1“君名”曰：“安巴坚，满洲语安巴，大也。坚，理也。卷一作阿保机，太祖字。”

“阿保”汉意为“大”，^①也可由辽太祖的汉名“亿”来佐证。众所周知，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所取汉名、汉字或所改汉姓往往与其本名意义相关，如《金史》卷99《徒单镒传》：“徒单镒，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女真语“按出”，汉意为“金”，《金史·国语解》记作“按春”，曰：“金曰按春。”《女真译语·珍宝门》：“安春温，金。”满语为 *al čuka*，而汉字“镒”古代为金的重量单位，《孟子·公孙丑下》：“於宋，餽七十镒而受。”赵岐注：“古者以一镒为一金，一镒是为二十四两也。”《国语·晋语二》：“黄金四十镒。”韦昭注：“二十两为镒。”“按出”（金）与“镒”意义相关。女真语“兀颜”意为“猪”，《女真译语·鸟兽门》：“兀里彦，猪”，满语“猪”为 *ulgiyan*，女真人姓“兀颜”者改汉姓为“朱”，即取“猪”字谐音与汉姓比附而成。

“阿保机”或“阿保谨”的“机”**gi*或“谨”**gin*与蒙古语词缀 *či*或 *čin*、鄂伦春语词缀 *-tʃən/tʃin* 等语法意义相当，可接于动词、形容词之后，表示具有某类性质或从事某项活动之人。《辽史》中表示这一词缀有时还用“堇”、“坚”、“蹇”、“袞”和“盥”等译音汉字。^②由此我们认为“阿保机”一词的含义为“大人”。

又，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阿保机”等为满语“大样、壮大”之 *ambaki* 的对音。^③

阿点（阿敌音）*adim：汉意为“贵”。

《辽史·国语解》：“阿点夷离的，阿点，贵称。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称。”《辽史》卷29有人名阿敌音。

① 关于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意义，学界有各种说法，杨富学认同饶宗颐“保机”与回鹘语 *bögü* 有关的说法，认为“保机”音同“牟羽可汗”的“牟羽”，即为 *bögü* (*qayan*) 的音译，意为“圣明”（《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② 参看孙伯君《契丹语词缀 **-gin/-yin* 及其他》，《民族语文》2005年第2期。

③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二）阿保机”，《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45页。

按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根据《辽史》的解释，认为“阿庐朵里”和“阿点”是“阿鲁敦”一词的转讹或省略形式，相当于满语 *elden*，意为“光、光彩、圣德之光”。^① 我们认为契丹语“阿点”与“阿鲁敦”并非一词，“阿点”与女真语“哈的”**hadi* 同源，《女真译语·人事门》：“哈的，贵。”参考“阿鲁敦”条。

阿古蜡（何骨臆）*agula：汉意为“题认天子”。

王易《燕北录》：“行柴册之礼……每帐前有契丹大人一员，各自入帐列阿古蜡（汉语题认天子也），若题认得戎主者，先赐牛羊驼马各一千。”

《辽史拾遗》卷15：“《燕北录》曰：清宁四年戊戌岁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离鞞甸，往西北乌二百七十余里，地名永兴甸，行柴册之礼。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围内宿泊。于二日先于契丹宫内选择九人与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赐戎主所赐衣服一套令结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许别人觉知。于当夜子时，与戎主共十人相离，出小禁围，入大禁围内，分投各一帐。每帐各有蜡烛一条，椅子一只，并无一人。于三日辰时，每帐前有契丹官僚一员，各自入帐列何骨臆（汉语题认天子也）。若题认得戎主者，宣赐牛羊驼马各一千。当日宋国大王（戎主亲弟）于第八帐内题认得戎主，番仪须得言道我不是的皇帝，其宋国大王却言道你的是皇帝，如此往来，番语三遍，戎主方始言道是便是。”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曰：“我认为‘何骨’二字是‘可汗’（*kagan, khaghan*）的复数 *khaghat* 的对音，‘臆’一字为‘题认’义。蒙古语‘视、认、观察’为 *khara-*（*khu*）……又满洲语 *karun* 为‘瞭望’（*Grube. p. 129. b*）、女真语‘哈刺安’为‘哨探’（*Grube. p. 92. b*）。”可备一说。^②

阿鞞 *alin：汉意为“收”。

《辽史》卷31《营卫志》：“国阿鞞鞞鲁朵，太宗置。收国曰‘国阿鞞’，是为永兴宫。初名孤稳鞞鲁朵。”《辽史·国语解》：“国阿鞞，收国也。”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四）阿鲁敦、阿庐朵里、阿点”，《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46页。

^②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三八）何骨臆”，《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67页。

按契丹语“阿鞞”与女真语“阿里不”和“阿里白”中的“阿里”相当，“阿里不”意为“令呈献”，“阿里白”意为“令呈献了”，《金史·国语解》：“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① 满语与汉语一样，也有“施受同辞”现象，即 *alimbi* 既表示“接受”，又表示“举、呈献”，契丹语“阿鞞”相当于满语 *alimbi* 的 *ali*。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即认为“阿鞞”与满语 *alin* 相当，曰：“契丹语‘国阿鞞’是此 *gurun* 的音译，意为‘国’。满洲语 *alimbi* 为‘取’，‘国阿鞞’的‘国’是汉语或 *gurun* 的略译。阿鞞为 *alin* (*alimbi* 的名词) 的对音。”^②

阿鲁敦（阿庐朵里）* *aldun*，汉意为“金”，突厥语借词。

《辽史·国语解》：“阿庐朵里，一名阿鲁敦，贵显名。辽于越官兼此者，惟曷鲁耳。”《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又卷13有人名阿鲁敦。

《辽史》卷45《百官志》：“大于越府。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辽国尊官，犹南面之有三公。太祖以遥辇氏于越受禅。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鲁、屋质、仁先，谓之三于越。”关于“于越”的来源，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曰：“于越的来源不详。或许系契丹古制，首被授予于越者为耶律释鲁。《辽史》六十四‘皇子表’：‘释鲁，字述澜，玄祖第三子（太祖伯父）。重熙中追封为隋国王，官职‘于越’。骈肋人力，贤而有智。先遥辇可汗时岁贡于突厥，至释鲁为于越，始免。教民种树桑麻。年五十七，为子滑国所杀。’”杨富学则根据“于越”官名常见于9—10世纪的于阆语、回鹘语文献中，认为契丹语“于越”借自回鹘，原作 *ügä* 或 *ögä*，意为

① 《金史》卷94有人名夹谷阿里不（阿里补），卷65阿里保，卷80完颜阿离补（阿鲁补、阿卢补），卷68阿鲁不，卷68完颜阿鲁补（阿卢补），卷6完颜阿里白。“阿里不”与满语 *alibumbi* 相当，是动词 *alimbi* 的使令式，汉意为“令呈献、令授与、令使供献”。《钦定金史语解》卷9：“阿里布，呈递也。”完成式为“阿里白”，《金史·国语解》：“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阿里白”对音照例为 **alibuhi*，动词词根形式为“阿里”，**bu* 表示命令，而 **hi* 与金代碑文中表示过去完成的 **hi* 相当，意即“已经令其呈献”。《满洲源流考》卷18：“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布，满洲语令其呈献也。”

②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四二）国阿鞞”，《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69页。

“尊敬的”、“贤明的”。^① 而根据《辽史》卷64《皇子表》的记载，所谓“遥辇可汗时岁贡于突厥，至释鲁为于越，始免。”释鲁的“于越”一职也应为突厥所封，因此，契丹、回鹘“于越”借自突厥语也是自然的。“阿鲁敦于越”是辽代三“于越”之一，其他为普通“于越”和“神于越”。《辽史》卷76《耶律鲁不古传》：“天祚中，拜于越。”《辽史》卷29《天祚皇帝本纪》：“（保大四年正月）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既然“于越”借自突厥，“阿鲁敦”亦当如此。突厥语“金”为 *altin* 或 *altun*，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altun*，金，黄金。”正与“阿鲁敦”相当，“阿鲁敦”音同蒙古语 *altan*，汉意为“金”，清人已主此观点，《钦定辽史语解》卷5：“阿勒坦，蒙古语金也。卷六十六作阿鲁敦。”“阿鲁敦”音同鲜卑语“阿六敦”，《北齐书·斛律金传》：“斛律金，字阿六敦。”

关于契丹语“阿鲁敦”还有其他的解释，如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阿点”是“阿鲁敦”的省略，“阿鲁敦”与满语 *elden* “光、光彩、圣德之光”相当，蒙古语与之相应的词为 *erdeni* “宝石、宝物、贵重”以及 *erdem* “才能、功德、卓绝”。^② 贾敬颜《契丹文》认为：“此‘阿庐朵里’或‘阿鲁敦’，即蒙古语之 *aldar*（阿勒答儿），意为名声之声、名誉之誉。”^③ 似不确。参看“女古”、“阿点”诸条。

阿鲁盃（阿鲁斡、阿鲁隐）* *alyon*：官名，汉意为“辅祐”。

《辽史》卷31《营卫志上》：“阿鲁盃斡鲁朵，天祚皇帝置。是为永昌宫，辅祐曰阿鲁盃。”此词又见作石烈、瓦里名，天祚帝永昌宫下一瓦里名“阿鲁斡”。《辽史》卷75有人名耶律图鲁窘，字阿鲁隐。

汉字“隐”与“盃”、“温”、“稳”音近，同是影母字，“盃”**uan* 为山摄，“隐”**ɣən* 与“温”、“稳”**uən* 为臻摄。《辽史》中“温”与

^① 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H. W. Bailey,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p. 91; F. W. K. Müller, “Zwei Pfahl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1915.

^②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四）阿鲁敦、阿庐朵里、阿点”，《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46页。

^③ 贾敬颜《契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第85—10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2年。

“隐”、“稳”往往形成同音异译，如：《辽史》卷73“耶律曷鲁，字控温，一字洪隐”，“温”与“隐”所对应的当为同一音节。如辽代官制里的“详稳”借自突厥“相温”*sangun/sängün*，突厥语“相温”又为汉语“将军”的音译。此外，《辽史》“详稳”同“辛亥”，《辽史·百官志》“敞稳”，《辽史·国语解》谓“亦作常袞”。因此，“阿鲁隐”即“阿鲁盥”，“阿鲁盥”在《辽史》为营卫名，意义是“辅祐”。

按“阿鲁盥”与《金史》“阿里喜”**alhi*“士卒之副从”同源。《金史》卷44《兵制》：“（女真族）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南宋张棣《金图经》：“又有一贴军曰阿里喜，如遇正军病，即以贴军代行。”张棣《正隆事迹》：“是年秋八月，委户部尚书梁球先计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军，不限丁而尽役之，修长者为正军，矮弱者为阿里喜，共得二十四万，以一阿里喜副一正军，两为一数，类为一十二万。”“阿里喜”又作“伊勒喜”，《中兴小记》：“壮者为正军，弱者为伊勒喜，一正军以二伊勒喜副之，类为一十二万。”“阿里喜”亦见于元明戏曲，《长命缕》第四出风检才曲：“高高的雁儿呀呀，快快的犬儿花花，阿里喜人马都撒八。”关于“阿里喜”，三上次男曾专门做过考证，认为当与《清文总汇》的*ilhi*相当，为“序、副、少”的音译，^①可从。按“阿里喜”清语记作“伊勒希”，《满洲源流考》卷18：“伊勒希，满洲语副也，旧作阿里喜。”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也认为契丹语“阿鲁盥”与女真语“阿里喜”音声接近。^②

阿思（耦思、斡奢）as/os*：**汉意为“宽广”。

用为人名、官名、阏撒名及石烈、瓦里名。《辽史》卷96有耶律阿思（阿厮、撒班），卷31有阏撒名“斡奢得里”。《辽史》卷31《营卫志》：“阿思斡鲁朵，道宗置，是为太和宫。宽大曰‘阿思’。”道宗太和宫下有一石烈和一瓦里名“阿厮”。

^① 参看《金代女真研究》第三章第四节“谋克以下的部队组织——‘蒲里衍、正军、阿里喜’”。

^②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五）阿鲁盥”，《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47页。

厉鹗《辽史拾遗》卷23《国语解》：“陈士元《诸史夷语》曰：阿思者，华言宽大也。阿思，一作阿斯，又作阿厮。鹗案：此条史作阿斯，宽大，误作实大。”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阿思”是通古斯语 agdi, ägdi 的转讹形式 addi、öddi 的音译，意为“多”或“大”。^①今按“阿思”*as 契丹语意为“宽广”，与“阿保”*abo “大”不同。傅乐焕《辽史丛考》曾考证“阿思”即《辽史》地名“藕思淀”中的“藕思”，或作“偶思”，“藕思淀”即“广平淀”。清代学者也曾考证“阿思”意为“宽的、宽广的”，与蒙古语 ayuu 相当，《钦定辽史国语解》卷2：“阿果鄂尔多，蒙古语阿果，宽也；鄂尔多，亭也。卷三十一作阿思斡鲁朵。”

阿息保（阿思钵）*asibö：汉意为“以力助人”。

《金史》卷2有人名阿息保，为辽使；卷45有完颜阿思钵。

《金史·国语解》：“以力助人曰阿息保。”依女真语语法，“阿息保”当由词根“阿息”与使动态词缀“保（不）”构成。此词与满语 aisilabu 相当，是动词 aisilambi 的使动态，汉意为“使帮助，使辅助”，清代记作“爱实拉布”，《满洲源流考》卷18：“以力助人曰爱实拉布，满洲语令扶助也。原文作阿息保”。

阿札割只*aja göji：汉意未详。

《辽史·国语解》：“阿札割只，官名。位在枢密使下，盖墩官也。”又：“辽《排班图》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阿札割只，皆墩官也。”

《辽史》卷45：“阿札割只，所掌未详。遥辇故官，后并枢密院。”辽太祖淳钦皇后之父月梳曾任是职，《辽史》卷67《外戚表》：“阿札割只月梳。”或疑契丹“阿札割只”借自突厥 ajači。^②

阿主*ajü：汉意为“父祖”。

《辽史·国语解》：“阿主，父祖称。”《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伐越兀及乌古、六奚、比沙狨诸部，克之。国人号阿主沙里。”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六）阿思”，《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47页。

^②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第1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契丹语“阿主”与达斡尔语“父”义的 ača、突厥语“父祖”义的 äčü 语形最相似。^① 贾敬颜《契丹文》：“‘父祖称’的‘阿主’，可与蒙古语的 eje（额者）或 ejen（额毡），即主人、长者相比附。”^②

B

拜洗（拜石）* bayisi：汉意为“受赐、谢恩”。

《辽史拾遗》卷24《国语解补》：“《中山诗话》曰：余靖两使契丹，虏情益亲，能胡语，作胡语诗。虏主曰：‘卿能道我，为卿饮。’靖举曰：‘夜筵设罢（侈盛）臣拜洗（受赐），^③ 两朝厥荷（通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鲁（拜舞）祝苦统（福佑），^④ 圣寿铁摆（嵩高）俱可忒（无极）。’虏主大笑，遂为酬觞。”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余尚书北语诗”：“余靖尚书使契丹，为北语诗，契丹爱之。再往，益亲。余诗云：‘夜筵设罢（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干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国主举大杯，谓余曰：‘能道此，余为卿饮。’复举之，国主大笑，遂为酬觞。”

《辽史》卷4有人名萧拜石。

按“拜洗”当与女真语动词“伯亦沙埋”* boyišamai 同源，意为“谢恩”，《女真译语·通用门》：“伯亦沙埋恩，谢恩”；满语为 baili jafambi “报恩、谢恩”。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即主此说，认为“拜洗”与女真语“伯亦沙埋恩”——“谢恩”、满语 bailoga-awūki 或 bailawga “谢礼”中的词根“伯亦沙”或 baila-相当，契丹语“拜洗”译为“受赐”是译者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七）阿主”，《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48页。

② 贾敬颜《契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第85—10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 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引余靖《北语诗》作“夜宴设筵臣拜洗”，原注：“拜洗，受赐也。”

④ 苦统，原作“若统”，据蒙古语 kutug “福”改。

的杜撰，实际意为“感谢”、“谢恩”。^①

暴里 *böri: 恶人名，汉意为“鬼”。

《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太祖七年]五月甲寅，奏擒刺葛、涅里袞阿钵于榆河……时大军久出，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孳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委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因更刺葛名暴里。”《辽史·国语解》：“暴里，恶人名也。”

按契丹人对姓名尤为重视，辽代赐名制除了给屡建战功的人赐国姓、赐好名之外，还给叛乱的人赐恶名或指斥其姓名以泄愤，《辽史》卷22《道宗本纪》：“（咸雍七年十二月）丁巳，汉人行宫都部署李仲禧、北院宣徽使刘霁、枢密副使王观、都承旨杨兴工各赐国姓。”卷74《耶律隆运传》：“耶律隆运，本姓韩，名德让，西南面招讨使匡嗣之子也。统和十九年，赐名德昌；二十二年，赐姓耶律；二十八年复赐名隆运。”《国语解》：“乌鲁古、阿里只，太祖及述律后受誣譖降时所乘二马名也，因赐誣譖夫妇以为名。”卷28：“遣耶律张家奴等六人齎书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壬子，张家奴等还，阿骨打复书，亦斥名谕之使降。”这种制度在唐代武则天朝一度也很流行，《辽史》卷64：“倍，小字图欲，唐明宗赐姓东丹，名慕华，改赐姓李，名赞华。”卷63：“武后怒，诏将军曹仁师等二十八将击之，更号万荣为‘万斩’，尽忠为‘尽灭’。”金代和清代也多有承袭。清雍正四年（1726），胤禛命康熙第八子允禩改名为“阿其那”，意思是“驮着你的罪行吧”。^②从辽代的这种风俗可知，有人认为“暴里”借自突厥语 bars，汉意为“虎”，^③显然不确。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暴里”为蒙古语 burughu “不正、虚伪”的转讹，与满语 balai “滥、胡乱、妄、放肆”同语源，^④其考证已经接近问题实质。《燕北杂记》曰：“戎主别有鼓十六面，发更时播动，至二点住，三更时再播，呼为倍其不离鼓，是惊鬼。”既然“倍其不离”意为“惊鬼”之鼓，那么“不离” *buri 义当为“鬼”。“暴里” *böri 与“不离”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一五）拜洗”，《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54页。

② 商鸿逵等《清史满语辞典》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 《汉语外来词词典》第38页：“暴里：契丹 < 突厥：bars（虎）。”

④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八）暴里”，《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49页。

音近，由此推之，“暴里”*böri 意为“鬼”。“暴里”*böri 又与蒙古语 buy “魔鬼”以及满语 bucheli “鬼魂”同源。

倍其不离 * beki böri: 汉意为“惊鬼”。

《辽史拾遗》卷24《国语解补》：“《燕北杂记》曰：戎主别有鼓十六面，发更时播动，至二点住，三更时再播，呼为倍其不离鼓，是惊鬼。”按史载“倍其不离”为“惊鬼之鼓”，其中“倍其”*beki 语义未详；“不离”*böri 义当为“鬼”，与蒙古语 buy “魔鬼”以及满语 bucheli “鬼魂”同源。

参看上文“暴里”条。

必里迟离（匹里）* biričiri: 汉意为“虎日”。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重九》：“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北呼此节为‘必里迟离’，汉人译云：‘九月九日也。’”《辽史》卷53《礼志六》：“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卷65有人名萧匹里。

《钦定辽史国语解》卷10考释“必里迟离”与满语“博罗哩乌楚哩”相当，意为“秋时”，曰：“博罗哩乌楚哩，满洲语博罗哩，秋也；乌楚哩，时际也。卷五十三作‘必里迟离’。”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则认为“必里迟离”意为“虎日”，曰：“契丹语‘必里迟离’的‘必里迟’是 bars 的对音，意为‘虎’，……而‘必里迟离’的‘离’为‘捏离’的略译，意为‘日’。因九月九日射虎，所以呼此日为虎日。”^①综合考察，白鸟库吉的考证似较可信。

鬣靛 * bindü: 汉意为“铁爪”，一种刑具。

王易《燕北录》：“铁爪，番呼‘鬣靛’，以熟铁打作八片，虚合成，用柳木作柄，约长三尺，两头铁裹，打数不过七十。”按此为契丹人行刑时所用的器物，俗称“铁骨朵”。白鸟库吉从《辽史拾遗》记作“发靛”，并认为应是“靛发”的误倒，与通古斯语族中鄂伦春语 tukpa “爪”等语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二一）必里迟离”，《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56页。

形类似。^①

C

操刺（插刺、查刺、辞刺、茶刺）*sora：汉意为“勇猛”。

《新五代史·汉高祖纪》：“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临决，指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刺，无大故勿弃之。’”原注：“世俗谓勇猛为‘操刺’，录其本语。”《辽史拾遗补》卷5：“《十七史商榷》曰：《五代史·汉高祖纪》：耶律德光指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刺，今人以雄猛为插刺，操刺当即此意。”又《辽史》卷28有人名萧辞刺，卷28有萧查刺，卷72有茶刺。

按契丹语“操刺”似与蒙古语 *sür* 相当，意为“威严、威风、勇猛”，阿拉善方言“威武”为 *sür sülde*。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曰：“蒙古书面语 *sür* 意为‘庄重、雄大、华丽、势力、勇猛、威严’……契丹语的操刺与这些词的语根相同。”^②

茶扎刺（茶赤刺）*čačara：汉意为“凉棚、帐房”。

《辽史》卷25《道宗纪》：大安十年夏四月丙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奏讨茶扎刺捷。”卷30又作“茶赤刺”。

按“茶扎刺”，即《金史》卷91“钞赤邻”。元明戏曲作“擦摺儿”，《雍熙乐府》卷七哨遍大打围套：“将牧林即快拴，擦摺儿连忙答。”《词林摘艳》卷三：“将母麟疾快拴，擦者儿连忙打。”女真“钞赤邻”与《女真译语·宫室门》“扎赤里，帐房”相当，满语为 *čačari*，清语记作“察察里”，《钦定金史语解》卷5：“察察里，凉棚也。”《钦定辽史国语解》卷3：“察察哩，满洲语凉棚也。”按此词为阿尔泰语共有词，《元朝秘史》“察赤^舌儿”旁译为“帐子”。《华夷译语·宫室门》：“茶赤儿，帐房。”蒙古语作 *čačar*, *čačir* “布凉棚”。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七十四）发覲”，《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88页。

^②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六十六）操刺·插刺”，《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82页。

朝定 *čödin: 汉意为“朋友”。

杨伯岳《臆乘》：“朝定：契丹主闻唐庄宗为乱兵所害，哭曰：‘我朝定死也。’虏言‘朝定’，犹华言‘朋友’也。”^①《资治通鉴》卷275：“契丹主（阿保机）闻庄宗为乱兵所害，痛哭曰：‘我朝定儿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哭不已。虏言‘朝定’，犹华言朋友也。”《契丹国志》卷1：“（天赞六年）七月，唐遣姚坤如契丹告哀。太祖闻之恸哭曰：‘我朝定儿也（朝定犹华言朋友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

按福赫伯《契丹语考》鉴于史籍所记契丹语“朝定”与蒙古语、女真语“朋友”义的 *nökör*、“捏苦鲁”均不相合，认为此词暂不能解释。贾敬颜则认为“朝定”借自汉语“朝廷”，《契丹文》曰：“所谓朋友之意的‘朝定’，实是汉语‘朝廷’的借词，盖阿保机与晋王李克用约为兄弟（详王国维撰《蒙古札记》安答一条），故以晋王代表朝廷，自认庄宗为己之子，故又视之为朝廷之儿。”白鸟库吉主张此词为通古斯语族中有“朋友、从仆者”义的 *žē*、*žási* 等词的对音，同时考证通古斯诸语的 *žē* 与《南齐书》卷59“河南”条所记“虏名奴婢为贄，一谓之贄虏”之“贄”相当，而契丹语“朝定”源于匈奴语“贄”。^②

炒离（炒伍侏）*čayūri: 汉意为“战斗、打”。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腊月，国主带甲戎装，应番汉臣诸司使已上并戎装。五更三点坐朝，动乐饮酒罢，各等第赐御甲、羊马。北呼为‘炒离时’。汉人译云：‘炒离’是战，‘时’是时，是战时也。”《辽史》卷53《礼志》：“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戌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帐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侏时’。‘炒伍侏’，战也。”《国语解》：“炒伍侏时，战名也。”

关于契丹语“炒伍侏”，学界有很多解释，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认为与蒙古语 *ča'ur 相当，意为“侵袭”，曰：“‘炒伍侏’或‘炒（伍）离’可以复原为 *čawur，而 *čawur 在古蒙古语作 *ča'ur，比如《蒙古秘史》里就有这个词，其意为袭击和侵袭。”贾敬颜《契丹文》则认为

① 见《说郛》卷21引。

②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八十二）朝廷”，《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92页。

与蒙古语 soor 相当，意为“引斗”，曰：“‘炒伍倆’或‘炒离’自系蒙古语之 soor（梭斡儿、莎斡儿、速斡儿），即‘引斗’，是引来战斗或格斗的意思。”按贾先生所论 soor 中的 s-在蒙古语只能与 ts-构成通转，而不能与 č-构成通转，故其说不可从。白鸟库吉认为契丹语“炒伍倆”与突厥语 čärik 相当，意为“斗战”，其考证线索是《唐书》卷 225《安禄山传》的一段记载：“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覲。居突厥中，祷于于轧鞞山，虏所谓讨战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欲尽杀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轧鞞山。小孤，随母嫁虏将安延偃。开元初偃携以归国，与将军安道买亡子偕来，得依其家，故道买子安节厚德，偃约两家子为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禄山。”白鸟库吉因此线索，认为“轧鞞”音 *čatlek，而突厥语 čärik 正是“斗战”义，契丹语“炒伍倆”当与突厥语“轧鞞”同，意为“战斗”。

韩百诗和白鸟库吉的考证都颇具启发性，今按契丹语“炒伍倆”或“炒（伍）离” *čayüri 与“楚古” čügü 词根相同，意义同为“打”。《辽史·国语解》：“楚古，官名。掌北面讯囚者。”而根据考证，契丹语“楚古”又与女真语“赤瓦不刺海” *čiyaburahai 同源，元明戏曲常借“赤瓦不刺海”为骂人该死之词，意为“该杀的”，其女真语词根为“赤瓦” *čiya，意为“打杀、敲杀”。明代女真语“战”为“琐里都蛮古”，与契丹语同源，《女真译语·人事门》：“琐里都蛮古，战。”由此可见，契丹语“炒伍倆”或“炒离”，意为“战斗”，系由词根“楚古” *čügü > *čüyü，加词缀 *ri 构成，其基本义为“打”。参见“楚古”条。

赤寔得本 *čišidebün：汉意为“孝”。

《辽史》卷 31《营卫志》：“孝文皇太弟敦睦宫，谓之赤寔得本斡鲁朵，孝曰‘赤寔得本’。”《国语解》：“得失得本，孝也。”

按此词来源未详，且“赤”与“得”未知孰是。

楚古 čügü：汉意为“打”，用作官名，“掌北面讯囚者”。

《辽史》卷 61 有人名楚古。《国语解》：“楚古，官名。掌北面讯囚者。”

按此词与女真语“赤瓦不刺海” *čiyaburahai 同源，女真词根为“赤瓦” *čiya。元明戏曲常借为骂人该死之词，《虎头牌》三折：“才打到三

十，赤瓦不刺海，你也忒官不威爪牙威。再打者。”《丽春堂》二折：“则你那赤瓦不刺强嘴，兀自说兵机。”“赤瓦不刺海”即《三朝北盟会编》中的女真语“窪勃辣孩”，意为“敲杀”，《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三”：“其（女真）言语则谓好为‘感’，或为‘赛痕’，谓不好为‘辣撒’，谓酒为‘勃苏’，谓拉杀为‘蒙山不屈花不辣’，谓敲杀为‘蒙霜特姑’，又曰‘窪勃辣孩’，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为‘爱根’。”^①女真语“赤瓦不刺海”（赤瓦不刺、洼勃辣孩）*čiyaburahai，汉意为“打杀、敲杀”，与满语 wabuha 相应，《满洲源流考》卷18：“斡布哈，满洲语令其杀之也。”《女真译语·人事门》：“都古昧，打”，“都古”更与契丹语“楚古”音近。

尽管金代“赤瓦”非官名，但其词义与辽官名“楚古”相当，《辽史·国语解》释“楚古”为“掌北面讯囚者”，则“楚古”的“讯”义与“赤瓦”的“打”义相当。“赤瓦”的“瓦”与“楚古”的“古”对音相同，犹“古”与“盂”对音相同。这里契丹语、女真语辅音本不是g，而是较g为弱的γ。由于宋元北方汉语系统里没有与阿尔泰语相应的γ，所以对译时一般借用汉语疑、影母字。《辽史·百官志》“敞稳”，《国语解》“亦作常衮”；“令稳”，《元朝秘史》作“领昆”或“领忽”；“详稳”实同“辛衮”等，道理同此。

又，《南齐书》卷57《魏虏传》曾记载了一批鲜卑语词语，其中有“杀人者为‘契害真’”，曰：

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杖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

契丹语“楚古”亦同于上述鲜卑语“契害真”的“契害”。

^① 具体考证参看孙伯君《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3期。

D

笄 [却] *da: 汉意为“日食”。

钱易《南部新书》：“（卢文进）尝云：陷契丹中，屡入绝塞。正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灿然。问蕃人，云所谓笄却日也。以此为常。顷之乃明，方午也。”陆游《南唐书·卢文进传》：“其陷契丹，尝猎于郊。遇昼晦如夜，星纬灿然，大骇。偶得一胡人问之，曰：‘此谓之笄日，何足异？顷自当复。’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

于宝林谓“笄”[却]意为日食。^①按此词语源不详。

达刺干 *dargan: 官名，突厥语借词。

《辽史》卷45《百官志一》：“麻普，本名达刺干，会同元年改。”卷10有人名挾刺干，卷70有达刺干。

按此词为突厥官名“达干”的借词，《阙特勤碑》南面第一行突厥文作 tarqan，在突厥、回鹘人中，“达干”是一种统领兵马的武官。于宝林认为：“契丹借用时，意义有所改变，后又为蒙古语所转借。”^②蒙古语作“答刺罕”，在《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亦邻真解释为：“蒙、元特权封号，源于突厥语，意为‘自在’。元太祖封授于已有功者为答刺罕，许九次犯罪不罚，自由选择牧地，战争俘获及猎获物尽为已有，并给予某些礼仪优惠。此号可世袭，享有特权，免除一般封臣赋役义务。元代，某些蒙古、色目权贵得此封号。”《钦定辽史语解》卷5：“达尔罕，蒙古语凡有勤劳免其差役之谓，卷四作达刺干。”现代蒙古语 darhan 仍有“神圣的”、“荣誉的”等多种词义。

又，羽田亨认为“达干”是汉语“达官”一词音转。^③

大摆 *dabayi: 汉意为“岭”。

《辽史》卷16《圣宗纪》载，开泰八年六月癸卯“弛大摆山猿岭采木之禁。”

①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1998年。

② 同上书，第274—275页。

③ 羽田亨《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75年，第331页。

按契丹语“大摆”与现代蒙古语 *dabay-a* “岭”相当，《华夷译语·地理门》：“岭，荅巴安。”《钦定辽史国语解》卷4：“达巴，蒙古语岭也。卷十六作大摆，山名。”

戴* *dayi*：汉意为“烧”。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小春》曰：“十月内，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一时堆垛，国主与押番臣寮望木叶山（葬太祖处）奠酒拜，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奏木叶山神，云‘寄库’。北呼此时为‘戴辣’。汉人译云：‘戴’是烧，‘辣’是甲。”《辽史》卷53《礼志》：“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

《钦定辽史国语解》卷10：“达勒噶喀，烧也。卷五十三作戴辣。”按此词语源不详。福赫伯《契丹语考》认为可以与满语 *leli* 相比定，据《五体清文鉴》“军器门”，*leli* 的意思是“护甲”。

敌烈 [麻都]* *diliye madu*：职掌礼仪。

《辽史》卷45《百官志》：“敌烈麻都司，掌礼仪。”卷49《礼志》：“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辽史》卷6有人名敌烈，卷6耶律敌烈，卷113萧敌烈，卷82耶律滌鲁（敌鲁），卷74耶律敌刺，卷15耶律滌冽，卷17萧迪烈，卷66耶律的烈，卷93耶律低烈，卷113耶律牒蜡，卷1耶律迭刺。

《辽史·国语解》：“麻都不，县官之佐。”又：“麻普，即麻都不，县官之副也，初名达刺干。”据此，契丹语“敌烈”似为“礼”意。《钦定辽史国语解》曾用蒙古语 *degere* “上、上面”释契丹语“敌烈”，卷2：“德呼，蒙古语上也。卷四六作敌烈。”门格斯在《通古斯与辽》中考证“敌烈”意为“种田”；福赫伯《契丹语考》则认为“敌烈”即“迪烈德”、“迪烈得”，所有这些词都是 *dilet* 或 *delet* 的异译，相当于拉施特所提到的塔塔儿族 *Nereit* 或伯希和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读作的 *Tarāt*。

夺里本* *dölibün*：汉意为“讨平”。

《辽史》卷31《营卫志》：“夺里本斡鲁朵，穆宗置。是为延昌宫。讨平曰‘夺里本’。”《国语解》：“夺里本，讨平也。”

《钦定辽史国语解》：“岱拉哈鄂尔多，满洲语岱拉哈，已讨之谓；鄂

尔多，亭也。卷三十一作夺里本斡鲁朵。”按契丹语“夺里本”与女真语“道里昧”、“夺离刺”同源，词根均为“道里”或“夺离”**döli*，意为“抢”，《女真译语·人事门》：“道里昧，抢。”《金史》卷3《太宗本纪》：“戊子，以铁勒部长夺离刺不从其兄夔里本叛，赐马十一、豕百、钱五百万。”满语 *dailabumbi* 意为“使征讨”。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认为“夺里本”与蒙古语 *da'uli* 同源，曰：“《辽史》中所说的夺里本，被豪沃思拼写为 *tolepin*，释为‘平息’；而克拉普洛特则将它拼写为 *daolibin*，释为‘胜负未分的战役’；白鸟库吉把它拼为 *tolipen*，释为‘讨伐’；《辽史》将夺里本释为‘讨平’。在我看来，似应把这个词复原为 **dolibun*，但其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音色并不太强。古蒙古语中有 *da'uli*，比如在《蒙古秘史》第134节就出现过这个词，意为‘抢劫’或‘掠夺’。在比《蒙古秘史》更早而约于1225年勒立的《成吉思汗碑》上，这个词可能读作 *dauli*，意为‘作战’。在波普整理出版的穆卡迪马特·阿拉达布的《十四世纪蒙古—突厥语辞典》以及梅柳兰斯基整理出版的伊本·穆亨纳的辞典中，均有一个过去时的 *dūlaba*，当然应当把它读作 *dōliba*，而且我们可以认为，《辽史》中的夺里本是这个词的现在时，*-bun* 相当于蒙古语的 *mui* 和满洲语的 *-mbi*。”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夺里本”中的“夺里”与蒙古语 *daila-khu* “讨伐”、*dain* “兵”、满语 *dailambi* “讨平”中的词根 *daila* 相当，是 *daila* 之上加动词语尾“本”构成。^①

白鸟库吉的解释较切实。《金史》有很多词末音节用汉字“不”、“布”、“卜”、“补”或“保”等对音的人名，根据对其汉意的考察，可知金代女真语用 **bu/bo* 表示动词使动态，如：

“斡里不”（斡离不、吾里不、吾里补、斡鲁不、斡鲁补、斡卢补、斡里保、斡鲁保、斡卢保）**olibu/*olibo*，^②《金史·国语解》：“吾里补，蓄积之名。”“吾里补”**olibu*，词根为“吾里”，与《女真译语·人事门》“留，兀里昧”、满语 *welimbi* “留下”对应；“吾里补”为“吾里”的使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一〇）夺里本”，《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50页。

② 人名检索参考小野川秀美编《金史语汇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校印，1986年；崔文印编《金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以下每条词语所罗列人名的汉字对音，可能是《金史》中女真人的同名异译，也可能是异名同译。

动态，与满语 *welibu* 相当，意为“使留下”。

“阿里不”（阿离补、阿里保、阿鲁不、阿鲁补、阿鲁保、阿卢补）* *alibu/alibo*，为“阿里”的使动态，与满语动词 *alibumbi* 相当，意为“令呈献、令授与、使供献”，《金史·国语解》：“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以物与人”即“呈递”。

“乌达补”（乌答补、兀答补、吾都补、吾靛补、吾都不）* *udabu/udubu*，为词根“乌达”（满语 *udambi*）的使动态，与满语 *udabu* 相当，汉意为“令买、使令买”。

“回里不”（回离保、劬里保、劬里钵）* *huiribu/huiribo*，^① 为词根“回里”（满语 *horimbi*）的使动态，与满语动词 *horibumbi* 相当，意为“使拴住、使围困”。

“阿息保”（阿思钵）* *asibö*，《金史·国语解》：“以力助人曰阿息保。”“阿息保”与满语动词 *aisilabu* 相当，是词根“阿息”（满语 *aisilambi*）的使动态，汉意为“使帮助，使辅助”。

“移刺补”（乙刺补、移刺保、移刺本、乙里补）* *ilabu/ilabo/ilabun*，为动词“移刺”（满语 *ilimbi*）的使动态，与《女真译语·人事门》“一立本，立”和满语 *ilibumbi* 相当，汉意为“使起立、使站起”。

“达吉不”（达及保、达纪保）* *dagibu/dagibo*，为动词“达吉”（满语 *deji*）的使动态，与满语 *dejibumbi* 相当，汉意为“使出群超众”。

“迪古不”（迪古补、狄故保）* *digubu/digubo*，为动词“迪古”（满语 *dahūmbi*）的使动态，与满语动词 *dahūbumbi* 相当，汉意为“使恢复”。

契丹语“夺里本”中的“本”* *bün* 应是与女真语表示使动态的 **bu* 相当的词缀，而“夺里”与女真语“道里昧”同源，意为“抢”，“夺里本”的含意为“使征讨”，相当于满语 *dailabumbi* “使征讨”。

夺里懒 * *döliran*：汉意为“讨平”。

《辽史》卷71：“天祚皇后萧氏，小字夺里懒。”《辽史》卷31《营卫志》：“夺里本斡鲁朵，穆宗置。是为延昌宫。讨平曰‘夺里本’。”《国语

^① 汉字“回”和“劬”《中原音韵》同属齐微韵，《中原音韵音系》拟音为 **xuei*、**xei*，方龄贵《元朝秘史通检》（中华书局，1986年）中把“齐微韵”“委”和“畏”对应的蒙古语拟音为 **u*、**ui*，我们认为作为满一通古斯古语的金代女真语，其复元音应该不是很发达，**u* 后的元音 **i* 当是 **r*、**l* 影响所致。

解》：“夺里本，讨平也。”

按“夺里懒”与“夺里本”词根相同，基本词义亦当为“讨平”。契丹语“本”*bun为使动态词缀，“夺里本”实际意为“使讨平”。“懒”也应为契丹语表示某种动词语态的词缀。“夺里懒”又与女真语“夺离刺”同源，《金史》卷3《太宗本纪》：“戊子，以铁勒部长夺离刺不从其兄夔里本叛，赐马十一、豕百、钱五百万。”此“夺离刺”之“夺离”即明代女真语“道里”，意为“抢”，《女真译语·人事门》：“道里昧，抢”，满语dailabumbi，意为“使征讨”。女真语“刺”*ra为表示现在终止形词缀，表示现在这样做或将来这样做，屡见于明代《女真译语》，如《女真译语·人事门》：“秃鲁哈刺，视、览”；“忽的刺，唱”；“肥希刺，怒、恼”；“瓦都刺，杀”等。^①由此我们或可推测契丹语“懒”也是一个表示时间的词缀。

堕瑰*dögü：汉意为“门”。

《辽史》卷33《营卫志下》：“天赞二年，有东扒里厮胡损者，恃险坚壁于箭山以拒命，擲揄曰：‘大军何能为，我当饮堕瑰门下矣！’太祖灭之，……置堕瑰部，因堕瑰门之语为名，遂号六部奚。”《国语解》：“堕瑰，门名。辽有堕瑰部。”《辽史拾遗》卷23：“《诸史夷语》曰：奚酋胡损门名堕瑰，太祖灭奚，因其门名，置为堕瑰部。”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堕瑰”与女真语“都哈”、满语duka相当，意为“门”。此说极是，《女真译语·宫室门》：“都哈，门。”

G

干勤（感勤）*gankin：汉意为“厚重”。

阮阅《诗话总龟》载余靖诗：“两朝阙荷（意‘通好’）情干勤”，原注：“干勤，厚重也。”^②刘攽《中山诗话》作“感勤”。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余尚书北语诗”作“干勒”，注为“厚重”，曰：“余靖尚书使契丹，为北语诗，契丹爱之。再往，益亲。余诗云：‘夜筵设罢（侈盛

^① 参看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229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录此诗作“斡勤”，叶隆礼《契丹国志》作“干勒”，疑误。

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干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国主举大杯,谓余曰:“能道此,余为卿饮。”复举之,国主大笑,遂为酬觞。”《辽史》卷11有人名干勤哥。

白鸟库吉认为当作“感勒”,同蒙古语 *kündü* 等,意为“重要”。《东胡民族考》曰:“‘感勒’与蒙古语 *kündü* ‘重、重要、尊重’, Balagansk 语、Tunkinsk 语 *khünde* ‘重’, 达斡尔语 *khundu*、雅库特语 *kündü* ‘贵重’相当。《中山诗话》中‘感勤’为‘感勒’的误写,‘干勒’为 *khundu*, *kündü* 的转讹。”并进一步解释说,其中 *l*、*d* 互相融通,在音韵上决不是什么希罕事。^①

按契丹语“感勤”当与金代女真语“兀者”**uǰe* 同源,意为“重”,《女真译语·人事门》:“兀者,重。”两者区别在于女真语“兀者”的词首辅音已经弱化。“兀者”相当于满语 *ujen*, 清代记作“乌珍、乌金”,《钦定金史语解》:“乌珍,重也。”《清史满语辞典》:“乌珍,……汉意为重,郑,庄重。封谥名。奕赓《佳梦轩丛著·封谥翻清》:‘郑亲王曰乌珍。’例如和硕郑亲王之郑字,满语即称乌珍。”

葛儿罕(阔儿罕、菊儿汗、古儿汗) *gürqan: 汉意为“普遍、统辖之汗”。

《辽史》卷30《天祚帝纪》:“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国语解》:“葛儿罕,漠北君王称。”《元史·曷思麦里传》:“初为西辽阔儿罕近侍。”《圣武亲征录》:“曲出律可汗仅以数人脱走,奔契丹主菊儿可汗。”

《元史译文证补》的《太祖本纪译证》:“议立札木哈为古儿汗。”原注:“蒙古语‘古儿’,‘普’也,犹云统辖之汗。西辽之古儿汗义同。”蒙元史籍记作“局儿罕”、“古儿罕”、“菊儿罕”,《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亦邻真解释:“意为‘众部之主’、‘全体之君’。蒙古高原各部以此称西辽皇帝。乃蛮、克烈首领或亦用此称号。金泰和元年(1201),蒙古高原十一部结盟反对克烈部汪罕及蒙古部长铁木真(成吉思汗),共推札木合为盟主,号局儿罕。”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一六)感勒·斡勒”,《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54页。

孤稳（吾展）* gūyǒn/γūgin：汉意为“玉”。

《辽史》卷31《营卫志》：“孤稳斡鲁朵，承天太后置。是为崇德宫。玉曰‘孤稳’。”《国语解》：“孤稳，玉也。”

王鼎《焚椒录》曰：“懿德皇后萧氏，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以观音目之，因小字观音。清宁元年，册为皇后，宫中语曰：孤稳压帕女古鞞菩萨，唤作耕磨干，盖以玉饰首，以金饰足，以观音作皇后也。”按所谓“孤稳压帕”正与“以玉饰首”暗合；而契丹语“女古”为“金”，“女古鞞”亦与“以金饰足”相应。契丹语“孤稳”与女真语“古温”、满语“沽”gu相当，意为“玉”，《女真译语·珍宝门》：“古温，玉。”《钦定辽史国语解》卷2：“沽衣鄂尔多，满洲语玉亭也。卷三十一作孤稳斡鲁朵。”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满洲语与达斡尔语gu为‘玉’，女真语‘古温’与之相应。契丹语的‘孤稳’与此等言语同，而与女真语‘古温’语形最相似。”^①贾敬颜《契丹文》：“‘孤稳’，玉也。又作‘古稳’。女真语玉曰‘古温’，满语guioi言玉之贵者——‘璵’。”

此外，契丹语“孤稳斡鲁朵”汉名为“崇德宫”，也可从侧面证明“孤稳”为“玉”，中国古来以玉喻德，《礼记·曲礼下》：“君无故，玉不去身。”孔颖达疏：“玉，谓佩也。君子于玉比德，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说文》：“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辽史》卷91：“耶律玦，字吾展。”“吾展”音近“孤稳”，^②汉意为“玉”，也可从耶律玦的名与字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来考察。玦为开缺口的玉环，《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注曰：“玦，玉玦，示以当决断，矢示以御难。”

郭不离* göbüri：汉意为“沙袋”。

王易《燕北录》：“沙袋，番呼‘郭不离’。以牛皮夹缝，如鞋底，内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五三）孤稳”，《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74页。

^② 汉字“展”为知母山摄三等字，拟音为*ʈien，《辽史》中往往有知（澄）母字与见母字形成同音异译的情况，如澄母字“直”*ɕiək与见母字“根”*kən同译契丹语一个音节，《辽史》卷64“裹古直，字岩母根”。

盛沙半升，柄以柳木作胎，亦用牛皮裹，约长二尺，打数不过五百。”

《辽史拾遗》卷15：“《燕北录》曰：沙袋（番语郭离）以牛皮夹缝如鞋底，内盛沙半升，柄以木作，胎亦用牛皮裹，约长二尺。”

按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据《辽史拾遗》把“郭不离”记为“郭离”，并考释“郭离”与蒙古语 *khair* 相当，意为“沙砾”，^① 显然不确。与之相比，福赫伯认为“郭不离”与蒙语 *güibür*（链枷）一词有亲缘关系，此说可从。

H

汗（呵）* *qan/qo*：汉意为“王”。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后有一主，号曰乃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喏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莫知所之。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

白鸟库吉在《东胡民族考》中考证契丹语“呵”与鲜卑语意为君长的“可寒”、突厥语称君王的“可汗”、女真语谓皇帝的“罕安”、蒙古语称君主的 *Khakan* 或 *kaan*、满语呼皇帝的 *Han* 相当，是为皇帝的尊称。曰：“契丹语亦有呵之称号，《契丹国志》记契丹国之古传说云：‘后有一主号曰乃呵……复有一主号曰喏呵……次复有一主号曰昼里昏呵。’即其征也。就此三名末尾所同附之呵字观之，当非王名之语尾，而为彼国之称号，可察知也。因思此呵字亦与夫余、高句丽之加字为同语，即汗（*Kan*）字之省去 *n* 音之对音也。可汗之名通常为帝王之称号，亦有时用为尊神祇之敬称者，《资治通鉴·魏纪》载景元二年拓跋可汗毛条注引：‘宋白曰，虏呼天为可汗’；又《隋书·高丽传》云：‘俗多淫祠，祀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即其征也。今突厥种之 *Altai-Turk* 人有以可汗（*Kaan*）之尊奉神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三九）郭离”，《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67页。

灵者，例如称 *Kaan kudai* 之类是也。”^①

白鸟库吉的考释论证充分，论据翔实，可从。

喝只 *höji: 汉意疑为“柴”。

《辽史·皇子表》：辽太祖平诸弟之乱，“至擘只、喝只二河。”

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按《纪》太祖二年（误，应为‘七’）年四月作培只河、柴河。”则“柴”与“喝只”相当。于宝林依“陶隈思没里”为“土河”例，疑“喝只”为契丹语，“柴”为汉语，“喝只”即为“柴”意，^② 其说可从。

曷主（合住、昌朮、昌主、曷朮）*qajü: 汉意为“铁”。

《辽史》卷60《食货志》：“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朮部者多铁，曷朮，国语铁也。”卷33《营卫志下》：“曷朮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曷朮石烈，‘曷朮’，铁也。以冶于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辽史》卷6有人名曷主，卷14有耶律合住，卷22有耶律合朮，卷86有耶律合住（耶律昌朮、昌主），卷93有合朮。

按契丹语“曷朮”与突厥语“迦沙”同源，意为“铁”。《唐书》卷217下《回鹘传》：“有金铁锡，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考证“曷朮”与达斡尔语 *kasō* 相当：“达斡尔语 *kasō* 为铁，正与契丹语‘曷朮’同语。”

纥真 *hüjin: 汉意为“三十”。

唐《元和郡县图志》卷14：“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

伯希和认为契丹语“纥真”与蒙古语 *γučin* “三十”有关联，^③《华夷译语·数目门》：“三十，^中忽真。”

“纥真”又与女真语“兀室”（或作“谷神、固新”）**γučin* 同源，《三朝北盟会编》引苗耀《神麓记》：“兀室与国同姓完颜，母娠三十个月而生，名曰兀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引苗耀《神麓记》：“固

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慕容氏考”之“（二）可汗”，收录在《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120—126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参考方壮猷译本《东胡民族考》第64—72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② 《契丹古代史论稿》，第284页。

③ *T'oung Pao*, 26, 1929, pp. 251—252.

新母娠三十个月而生，名曰固新，乃三十也。”^①《金史·完颜希尹列传》卷73：“完颜希尹，本名谷神，欢都之子也。”“兀室”即明代女真语“古申”，《女真译语·数目门》：“古申，三十。”满语“三十”为 *gūsin*，清代记作“古神、古新”。

贺跋支 *hōböci：汉意为“如执衣、防阁、看房人”。

沈括《梦溪笔谈》卷25：“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钱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似小木罌，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豚子而肥。”北宋《续墨客挥犀》所收刁约出使契丹后戏作的契丹语与汉语交杂诗内有“看房贺跋支”句，自注：“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刁奉使北语诗”：“刁约使契丹，为北语诗云：‘押燕移离毕（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看房贺跋支（贺跋支，如执衣防阁）。钱行三匹裂（匹裂，似小木罌，以木为之，加黄漆）。密赐十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谷粱，嗜肉。北朝为珍膳。味如豕肉而脆）。’”

“贺跋支”，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考证为“司衣服的役人”：“契丹语的‘贺跋支’的‘贺跋’与上述 *khubtsa*、*khubsa* 语形最类似，意为‘衣服的事’；而‘贺跋支’的‘支’为蒙古语的 *nomina agentis* 中的 *či* 的对音，‘贺跋支’的原音与 *khubtsači* 相近，为‘司衣服的役人’。”我们认为“贺跋”与蒙古语 *oboohoi* 相应，意为“茅屋、窝棚、寒舍”。《元朝秘史》及《史集》、《元史》的对音显示，13、14世纪蒙古语的辅音 *h* 与零声母是可以互通的自由音变，关于这一点，亦邻真已

^① 苗耀《神鹿记》把完颜希尹名三十解释为“母娠三十个月而生”，纯属无稽之谈。众所周知，北方阿尔泰民族都有以出生时父母或祖父母的年龄命名的习惯，《金史》中女真人还有名为完颜八十，夹谷九十的。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总结元代蒙古人的命名规律：“（蒙古语）元人以本国语命名，或取颜色，如察罕者，白也……或取数目，如儿别者，四也（亦作掇里班），塔本者，五也，只儿瓦歹者，六也，朵罗者，七也，乃蛮者，八也，也孙者，九也，哈儿班答者，十也，忽陈者，三十也（亦作忽嗔），乃颜者，八十也（亦作乃燕），明安者，千也，秃满者，万也。”满族也延续了这个传统，名为四十、五十、八十的俯拾皆是，《清语人名译汉》载有“乌云珠，九十”、“尼音珠，六十”、“得喜，四十”、“扎崑珠，八十”等。

有详细论述。^① 今按，蒙古语“敖包”若加上词首 h 辅音，则与“贺跋”的汉字近古音极为相近。“贺跋支”的“支”相当于《华夷译语》“阿都兀赤”（牧马人）、“必阁赤”（吏）中的“赤”，正如白鸟库吉所言，与蒙古语助词 *či* 相当，意为“……人”，“贺跋支”即“看房子的人”。现代蒙古语“守门人”为 *egüdügči*。

《南齐书》卷 57《魏虏传》记载的一批鲜卑词语中有“守门人为‘可薄真’”，契丹语“贺跋支”当源于鲜卑语“可薄真”。

胡笃（胡覩、鹞突）* *hudu*：汉意为“与人同受福”。

《辽史》卷 31《营卫志上》“算斡鲁朵”下有抹里名“鹞突”。《辽史》卷 89 有人名胡笃、卷 101 有萧胡笃、卷 114 萧胡覩。

《钦定辽史语解》卷 2：“呼图克，蒙古语福也。卷三十一作鹞突。”按契丹语“胡笃”与女真语“忽都”同源。《金史·国语解》：“与人同受福曰忽都。”《女真译语·人事门》：“忽秃儿，福。”《女直译语·通用门》：“洪福，安班刺忽秃儿。”女真语“忽都”* *hudu* 当由“福”的词根加同动助动词 * *du* 构成，^② 汉意为“同享福”。《金史》卷 120 有人名裴满忽土（忽覩），卷 132 仆散忽土，卷 18 完颜忽土（胡土），卷 71 陀满忽土（忽吐），卷 111 乌林答胡土，卷 10 粘割胡土，卷 68 胡土。《钦定金史语解》卷 9 把女真人名“忽土（胡土）”解释为“鬼”，不确。此词亦为阿尔泰语共有词，蒙古语“福、禄”为 *hutug*，《满洲源流考》卷 18：“与人同受福曰呼图克，蒙古语福也。”满语 *hūhuri* 为“福”，满族

①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秘史》上有许多 h 辅音开头的字，如 *hači*（仇、恩）、*halaqa*（手掌）……这些以 h 开头的词，今天都成为零声母开头的元音了。当时，这些词首 h 辅音便与零声母相互成为自由音变；此处是 h 辅音开头，彼处却是词首零声母。《秘史》汉字音写者们的读法同百年前成书时并不完全一致。成吉思汗的先人 AAMBAQAI，在《秘史》音写中作‘俺巴孩’，但在《元史》中却是‘咸补海’，《史集》也作 *hambaqāi*，所以这个人名应读 *hambaqai*。成吉思汗的母亲 AOIKALON，《秘史》作‘诃额仑’（*höhelün*），是 h 辅音开头的，但《元史》、《圣武亲征录》都作‘月伦’，《史集》也作 *Aūālūn*。这就是说，这个人名读音原来是以零声母开头的。如果同《木合迪麻·阿刺答卜辞书》等资料进行比较，《秘史》中以零声母开头的词，在那些资料中有不少是用的词首 h 辅音。”

② 金光平、金启琮归纳碑铭文献及《女真译语》所见女真语同动助动词有 * *du* 和 * *du-ru*，用 * *du* 的如“大金得胜陀颂碑”24 行 * *xuwə ən budu* “诸君勉之”，《女真译语·人事门》“瓦都拉” * *wadura* “一齐杀”，《女真译语·通用门》“亦宣都” * *i sun du* “互相”等（《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 221 页）。

人有名为“瑚图礼”，奕赓《清语人名译汉》释义即“福”。参见“苦统”条。

胡笃堇（胡突堇、胡都堇、胡独堇、胡覩袞）* hüdugin/hüdügön：汉意为“有福的人”。

《辽史》卷82 萧常哥、卷87 萧孝穆、卷88 耶律盆奴、卷92 萧夺刺父撒抹、卷92 耶律独擲、卷96 挞不也、卷114 萧迭里得字胡独堇、卷95 耶律弘古字胡笃堇、卷111 耶律合鲁字胡都堇、卷93 萧迂鲁、卷113 萧革字胡突堇、卷110 耶律乙辛字胡覩袞。

按契丹语“胡突堇”为词根“胡突”* hudu 与表示“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词缀“堇”* gin 构成，汉意为“有福的人。”参看上文“胡笃”条。

鹞里（鹞吕、胡里）* hūli：汉意为“偷”。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治盗”：“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北呼为‘鹞里时’，汉人译云：‘鹞里’是‘偷’，‘时’是‘时’。”《燕北杂记》记此事作“鹞吕”。《辽史》卷113 有人名萧胡里。

按契丹语“鹞里”与蒙古语“^中忽刺海”中的“^中忽刺”相当，火源洁《华夷译语·人物门》：“贼，^中忽刺海”，《元朝秘史》第131节“^中忽刺^中孩”旁译“贼”，《钦定元史国语解》卷2：“呼拉干齐，捕盗人也。卷四十三作忽刺罕赤，军校名。”

“鹞里”还与女真语“虎刺孩”* hulahai 中的“虎刺”相当，意为“盗贼”，^①《女真译语·人事门》：“虎刺孩捏儿麻，贼人”（“捏儿麻”汉意为“人”），会同馆《女直译语·人物门》：“贼人，忽鲁哈捏麻”。满语“贼”为 hūlha。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即认为契丹语“鹞里”是蒙古书面语 khu-

^① “虎刺孩”多见于元明戏曲，元阙名撰《阙阅舞射柳捶丸记》第三折阻字云：“看了这虎刺孩，武艺委实高强，俺两个夹着马跑了罢。”阙名撰《宋大将岳飞精忠》“楔子”粘罕云：“这虎刺孩说大言。”铁罕云：“这伙虎刺孩好英雄也，杀的我碎屁儿直流。”又三折兀术云：“好岳飞，好岳飞，这虎刺孩是利害。”阙名《八大王开诏救英雄》第二折土金宿白：“我则道杨六儿那虎刺孩他赶将来。”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释“虎刺孩”为蒙古语“强盗”，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第12—14页也认为元明戏曲中的“虎刺孩”本蒙古语。而根据出现“虎刺孩”一词的上述曲目多是关于宋、金之间战争的情况，此词当为女真语词。具体考证参看孙伯君《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3期。

laghai “窃盗、掠夺”、满洲语 hūlha “盗贼”、女真语“虎刺孩捏儿麻，贼人”中的“虎刺孩”等词语的对音。^①

虎斯* hūsi: 汉意为“有力”。

《辽史》卷113《耶律朗传》：“朗，字欧新，季父房古只之孙。性轻佻，多力，人呼为‘虎斯’。”《国语解》：“虎斯，有力称。《纪》言‘虎思’，义同。”

按契丹语“虎斯”与蒙古语 hūčū “力量、劲头”相当，女真语“忽孙，力”（《女真译语·身体门》）、满语 hūsun “力量、力气”与之同源。《钦定辽史国语解》卷2：“呼逊鄂尔多，满洲语，呼逊，力也；鄂尔多，亭也。卷三十一作虎思斡鲁朵。”卷10：“呼逊，满洲语力也。卷一百十三作虎斯。”贾敬颜《契丹文》：“‘虎斯斡鲁朵’之‘虎斯’，又作‘虎思’，即满语的 hus (un)，言勇健有力之‘力’，《耶律朗传》：‘性轻佻多力，人呼为虎斯。’此与《语解》谓‘虎思’为‘有力称’同义。”白鸟库吉认为契丹语“虎斯”可以溯源到《隋书·契丹传》“室韦”条所载之“乞引”，谓：“北室韦部落渠帅曰乞引莫贺咄。莫贺咄为 baghatur 之对音，已如上述；是乞引必为形容此尊号之嘉言矣。今通古斯语族中那乃语谓‘力’曰 kusún、kūsū，鄂伦春语曰 kusun，女真语曰‘忽孙’，满洲语曰 hūsun；又蒙古语族中之东蒙古语谓‘力’曰 khučun……又突厥语族中之回鹘语谓‘力’曰 küč……因思室韦之乞引 (Kot-in) 是蒙古语 khučun, khučün 之对音。”^②

化(桦)* qa: 汉意为“射”。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朋下马跪奉胜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北呼此节为‘淘里化’。汉人译云：‘淘里’是‘兔’，‘化’是‘射’。”《燕北杂记》同。“化”，《辽史》作“桦”，卷53《礼志六》：“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为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五二) 鹘里”，《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74页。

^②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失韦(室韦)”之“乞引”，收录在《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22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译文参考了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下编第47—48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

胜朋马上饮之。国俗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国语解》：“陶里桦，上巳日射兔之节名。”

韩百诗认为“化”相当于古蒙古语词根*qa，意为“射”，《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曰：“意为‘射’的houa又相当于意也为‘射’的标准蒙古语的词根qarbu-，而在作修饰语时qarbu-写为qabutul，其意为‘善射的’，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有时就冠以qabutu。还可以认为，比词形qabutu更古的词形当为由词根*qa-和后缀-bu合成的*qabu，标准蒙古语不用*qa这个词根，但卡尔梅克语却有与*qa-的词形相似和意义相同的词根χaχⁿ-，因此houa相当于古蒙古语的词根*qa-（射）。”贾敬颜认为“化”古读*qa，与《蒙古秘史》表示“射箭”义的词根*harb-相当，《契丹文》曰：“‘桦’（或‘化’）之古读必是qa，本义为拔箭而射，有卡尔玛克语（即卫喇特语）的ha作证。《秘史》26、79、91、116、128、184、208、244各节凡涉及‘射’或‘射箭’的各种形态时，其词根无不以harb(u)（‘合儿不’或‘合儿璞’）、harb(i)（合儿必）表示之。”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也认为“桦”当是蒙古语kharba或那乃语harpé等词的略译，意为“射”。

画里 *qöri: 汉意为“二十”。

《辽史》卷4有人名耶律画里，卷7有画里，卷21有耶律划里。《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①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其中“昼”疑即“画”字形讹。

按“画里”与蒙古语qori、女真语“倭林”、满语honin相当，意为“二十”。《女真译语·数目门》：“倭林，二十。”《钦定辽史国语解》即认为“画里”同蒙古语qori，卷9曰：“和哩，蒙古语二十数也。”韩百诗也主此观点，《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曰：“契丹语称‘二十’为‘画里’，而蒙古语则称‘二十’为qori(n)，但是契丹复合字把‘二十’写作‘丁’，它可能是汉字‘可’的简化……汉字‘画里’的发音与*qari相似，而蒙古语的qori(n)可能是因*qari的第一个音节外唇化而造成的。”

^① “昼”疑为“画”字形讹。参看下文“画里”条。

昏* qun: 汉意为“羊”。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① 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

按契丹语“昏”与蒙古语 qoni、女真语“火唵”* honan 相当，汉意为“羊”。《金史》卷2：“羊城，国言曰火唵。”《金史》卷24《地理志上》“抚州”注：“北羊城，国言曰火唵榷场。”《女真译语·鸟兽门》：“和你，羊。”《女直译语·鸟兽门》：“羊，贺泥。”满语“羊”为 honin，《满洲源流考》卷18：“和宁，满洲语羊也。”韩百诗谓：“‘未’（羊）这个词，汉字写音为‘昏’，相当于蒙古语的 qoni (n)。”

J

监母* gam: 汉意为“遗留”。

《辽史》卷31《营卫志》：“监母斡鲁朵，景宗置。是为彰愍宫。遗留曰‘监母’。”《国语解》：“监母，遗留也。”

按《钦定辽史语解》认为“监母”同满语“嘉们”，意为“驿站”，卷2曰：“嘉们鄂尔多，满洲语嘉们，驿站也；鄂尔多，亭也。卷三十一作监母斡鲁朵。”贾敬颜主张“监母”可与突厥语 kem、蒙古语 kem 相比较，意为“缺少”或“有限”，《契丹文》曰：“意为‘遗留’的‘监母’似为突厥语的 kem，此言‘少’、‘缺少’，可与蒙古语的 kem（客木）相比较，此言‘限制’、‘有限’之‘限’。”门格斯认为“监母”与通古斯语有“取”义的词根 ga 有关。

厥何* göhö: 汉意为“通好”。

北宋刘攽《中山诗话》记载余靖戏作汉语与契丹语交杂诗，中有“两朝厥荷情感勤”句，原注：“厥荷，通好也。”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余尚书北语诗”曰：“两朝厥荷（通好也）情干勒（厚重也）。”

按此词语源未详。

^① “昼”疑为“画”字形讹。参看下文“画里”条。

K

可敦（河董）* qadun: 汉意为“皇后”，借自突厥语。

《辽史》卷71《后妃传》：“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臙俚塞’，尊称曰‘耨斡么’，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卷37《地理志》：“河董城本回鹘可敦城，语讹为河董城。”《国语解》：“可敦，突厥皇后之称。”

关于突厥语“皇后”称“可敦”或“可贺敦”，汉文史籍屡有记载，《北史》卷99《突厥传》曰：“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旧唐书》卷194《突厥传》曰：“始毕可汗咄吉者，启民可汗子也。隋大业中嗣位，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妻号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新唐书》卷215《突厥传》曰：“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按契丹语“可敦”当借自突厥语“可敦”。古蒙古语“皇后”也借自突厥，记音为“下敦”、“^中合敦”或“哈敦”，《至元译语·人事门》：“下敦，娘子。”《华夷译语·人物门》：“^中合敦，娘子。”《卢龙塞略》卷19“译部”之“伦类门”：“官家娘子曰哈敦。”今蒙古语作 haton。《钦定辽史语解》卷1解释说：“哈屯，蒙古语王妃之称，卷三十二作‘可敦’，皇后称。”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进一步认为《唐书·突厥传》之“可敦”正系突厥语 katun 之对音，《旧唐书》之“可贺敦”、《魏书》之“恪尊”、《南齐书》之“可孙”，皆其转音也。^①

可忒* köti: 汉意为“无极”。

北宋刘攽《中山诗话》记载余靖戏作汉语与契丹语交杂诗，中有“圣寿铁摆俱可忒”句，原注：“可忒，无极也。”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

^① 参考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吐谷浑氏”之“恪尊”，收录在《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134—140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余尚书北语诗”曰：“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

按此词语源已不可详考。女真语“高”为“忒革”（《女真译语·通用门》），或许“可忒”契丹语原应作“忒可”^{*}tikö，余靖为考虑诗歌押韵而故意颠倒为文。

苦统^{*}kutun：汉意为“福佑”。

《中山诗话》曰：“余靖两使契丹，虏情益亲，能胡语，作胡语诗。虏主曰：‘卿能道我，为卿饮。’靖举曰：‘夜筵设罢（侈盛）臣拜洗（受赐），两朝厥荷（通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鲁（拜舞）祝若统（福佑），圣寿铁摆（嵩高）俱可忒（无极）。’虏主大笑，遂为醕觞。”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余尚书北语诗”也作“若统”，注为“福佑”，曰：“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契丹语“若统”为“苦统”误写，而“苦统”为蒙古语 khutuk 或满洲语 hūhuri 的对音。此说甚是。契丹语“苦统”与“胡笃”同为“福佑”，正与金代女真语“忽都”同源，《金史·国语解》：“与人同受福曰忽都。”明代女真语“福”为“忽土儿”（《女真译语·人事门》）。《金史》卷24《地理志上》“抚州”注曰：“有麻达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为胡土白山。”《金史》卷35《礼志》：“即麻达葛山也，章宗生于此。世宗爱此山势衍气清，故命章宗名之。后更名胡土白山，建庙。”又《金史》卷9《章宗本纪》载，章宗生时，世宗欢甚，语显宗曰：“祖宗积庆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①今按，此“胡土白山”义当为“福地”，女真语“地方”为“卜阿以”（《女真译语·地理门》），“卜阿以”与“白”音近。胡土白山的命名当源自世宗“社稷之福”的感叹。^②参见“胡笃”条。

坤不刺（坤不克、坤不刻）^{*}kon bura：汉意为“魂风”。

王易《燕北录》曰：“如见旋风时，便合眼，用拳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声，汉语魂风也，以禳厌之。”《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旋风”：“契丹人见旋风，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声。”《燕北杂记》记此词为“坤不刻”。《辽史拾遗》引作

^① 满语“福地”为 hutori ba，清代记作“呼图哩巴”，《钦定金史语解》卷3：“呼图哩巴，福地也，卷十作胡土白，山名。”

^② 参看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坤不刺”，卷24曰：“《燕北录》曰：戎主及契丹臣庶每闻霹雳声，各相钩中指，口作喫雀声，以为禳厌。戎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见旋风时，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声，汉语魂风也，以为禳厌。又《契丹国志》曰：契丹人见旋风，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刺七声。”

贾敬颜《契丹文》考证“坤不刺”相当于蒙古语 keibolhu，意为“风起”，曰：“‘坤’即蒙古语之 kei（克），谓‘风’也。而‘不刻’或‘不克’，必然是所谓‘鬼’了，但蒙古语无考。如‘坤不刺’反而是正确的，那么，必系蒙古语的 keibolhu（克孛落），译‘风做’，犹言起风也。”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坤”意为“魂”，满洲语的 ganio（怪异）与契丹语“坤”语形最相似；“不刺”则为突厥语 boran、buran 之讹，相当于察合台语 buragan “旋风、暴风”等词的略译，而韩语中 param “风”与契丹语“不刺”同源。^①

按契丹语“暴里” *böri 与“不离”音近，汉意同为“鬼”，与蒙古语 buy “魔鬼”以及满语 bucheli “鬼魂”同源。而鉴于“鬼”与“魂”意义相关，契丹语“魂”亦当为 *böri 或 *bura，由此，我们认为契丹语“坤不刺”之“不刺”义即“魂”。参看“暴里”与“倍其不离”两条。

L

辣 *la: 汉意为“甲”。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记“小春”曰：“十月内，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一时堆垛，国主与押番臣寮望木叶山（葬太祖处）奠酒拜，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奏木叶山神，云‘寄库’。北呼此时为‘戴辣’。汉人译云：‘戴’是‘烧’，‘辣’是‘甲’。”《辽史》卷53《礼志》：“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

按契丹语“戴辣”之“辣” *la 与蒙古语“甲，^中忽牙^黑”（《华夷译语·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之“不刺、不克”和“坤”，《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50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器用门》)、女真语“兀称因,甲”(《女真译语·器用门》)均不相合,福赫伯《契丹语考》认为“戴辣”之“辣”可比定为满语 *leli*, 据《五体清文鉴》“军器门”, *leli* 的意思是“护甲”。

林牙(林迓)* *limya*: 掌文翰, 相当于“翰林”。

江休复《嘉祐杂志》:“北使林迓者,由翰林学士。契丹家翰林学士名目而已。”《辽史》卷45《百官志一》:“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卷30《天祚皇帝四》:“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陞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

按“林牙”,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一卷中认为“林牙”的“林”是“翰林”之“林”,“牙”为“衙门”的“衙”;门格斯则认为“林牙”相当于突厥语 *alymγá*。

令稳(领昆、令公)* *lingün*: 令公(官名)。

《辽史》卷33《营卫志下》:“太祖更诸部夷离堇为令稳,统和中,又改节度使。”卷31《营卫志上》“国阿鞬鞞鲁朵”下有闾撒名“僧隐令公”。《国语解》:“令稳,官名。”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稿》:“《元史译文证补》写作‘领昆’,见该书《太祖本纪译证》:‘领昆为乞歹官名,因地与乞歹邻,故用其称号,蒙兀语讹为领忽(原注:案《辽史·百官志》:小部族详稳司之下有令稳,盖即领昆)。’”贾敬颜《契丹文》认为“令稳”等于“令公”。

菱珍思* *lö jens*: 汉意为“熊虎”。

王易《燕北录》:“诸番兵以‘菱珍思’为号,汉语‘龙虎’二字也。”本或作“菱珂忍”。《辽史拾遗》卷24《国语解补》:“《燕北录》曰:凡兵马应是汉兵,多以得胜及必胜二字为号,诸番兵以菱珍思三字为号,汉语熊虎二字也。”

白鸟库吉认为“菱”同女真语“勒付”,意为“熊”;“珍思”同通古斯语 *duše*, 意为“虎”,《东胡民族考》曰:“满洲语 *lefu* 为‘熊’,女真语‘勒付’与之相应,契丹语‘菱珍思’的‘菱’为此言的略译。满洲语 *tasha* 为‘虎’,那乃语为 *taskha*, 鄂温克语为 *dūše*, 鄂伦春语为 *duse*、*duša*, 契丹语的‘珍思’与 *duše* 发音类似,为通古斯语的对音。”贾敬颜则考证“菱珍思”与蒙古语“龙、虎”相当,《契丹文》曰:“‘菱’,即

蒙古语之 *lau*，即‘龙’的写音；而‘珍思’的‘珍’当属‘珀’的误讹，则蒙古语的 *bars*（巴儿思），为‘虎’。”

今按白鸟库吉对契丹语“珍思”的解释较为切合，“珍思”对照汉字音可转写为 **jens*，与鄂伦春语 *dase*、鄂温克语 *dūse* 音近。而“菱”应为汉语“龙”的对音。

掠胡奥 **löhüyö*：汉意为“赤娘子”。

王易《燕北录》：“赤娘子者，蕃语多呼谓之‘掠胡奥’。”《辽史拾遗》卷15：“《燕北录》曰：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相传是阴山七骑所得潢河中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其形木雕彩装，当时于木叶山庙内安置。每一新戎主行柴册礼时取来作仪注，第三日送归本庙。”

白鸟库吉认为契丹语“掠胡”之“掠”为蒙古语 *ulan* 之略译，意为“赤娘子”之“赤”；“掠胡”之“胡”当为“娘子”之义，与长城附近蒙古语 *kuk* “姑娘”相当。^①

门格斯《通古斯与辽》释“掠胡奥”前一部分“掠胡”相当于蒙古语 *ulayan* 或满语 *fulgiyan*，意为“红”，后一部分相当于契丹主持拜奥礼的“奥姑”。福赫伯则认为“掠胡奥”与蒙古语 *ničügün* “赤裸的”、满语 *niohušun* “赤身的、裸体的”等词相当，《契丹语考》曰：“‘赤’固然有‘红’的含义，也有‘肉色的、赤裸的’含义。汉学家最先考虑的也许就是后一种含义。满语 *niohušun* 就是‘光身’的意思（据道尔弗函告，此词蒙古语作 *ničügün*，《蒙古秘史》作 *nišuhun*）。”

比较而言，上述各家的观点中，福赫伯的意见与史籍记载较为切合。

罗草 **laso*：汉意为“小围”。

《辽史拾遗》卷24《国语解补》引苏颂《魏公集》曰：“北人以百骑飞放，谓之罗草。终日才获兔数枚，颇有媿色，顾谓余曰：‘道次小围不足观，常时千人已上为大围，则所获甚多，其乐无涯也。’”

按此词语源不详。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之“六〇掠胡”，载《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78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M

麻都不（麻普、马步）* *madubu*：职掌为“县官之佐”。

《辽史》卷45《百官志》：“麻普。本名达刺干，会同元年改。”又：“某石烈麻普，亦曰马步，本名石烈达刺干。”《国语解》：“麻都不，县官之佐。”又：“麻普，即麻都不，县官之副也，初名达刺干。”

按《辽史·国语解》：“敌烈麻都，掌礼官。”《辽史》卷49《礼志》：“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辽史》卷45《百官志》：“敌烈麻都司，掌礼仪。”契丹语“敌烈”似为“礼”意，则“麻都”当为“执掌”或“副佑”义。

梅里（梅李）* *muiiri*：贵戚官名，借自突厥语，汉意为“宰相，传令官”。

《新五代史·晋出帝纪》：“契丹使梅李来。”《辽史》卷3《太宗本纪》：“己巳，遣郎君的烈古、梅里迭烈使晋。”卷4《太宗本纪》：“甲申，梅里喘引来归。”卷62《刑法志》：“梅里狗丹使酒杀人而逃，会永宁节出首，特赦其罪。”《国语解》：“梅里，贵戚官名。”此官位列掌管皇族军政的“舍利司”，官阶在契丹官名“舍利”之下，《辽史》卷45《百官志》：“舍利司，掌皇族之军政。舍利详稳。舍利都监。舍利将军。舍利小将军。舍利。梅里。”

按回鹘有梅里官名，从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先世为回鹘人，且世代为梅里可知。《辽史》卷37《地理志》：“仪坤州，启圣军，节度。本契丹右大部地。应天皇后建州。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辽史》卷71《后妃列传》：“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里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愬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遥辇氏为阿札割只。”此外，《册府元龟》也有明确的记载，卷980《外臣通好》曰：“贞元六年春，回鹘忠贞可汗为其弟所杀而篡立，国人杀篡者，立忠贞之子为可汗，乃遣达北勒‘梅录’将军告忠贞可汗之哀于我，且请册新军也。”杨富学认为：“梅里很可能就是回鹘官称密六/媚禄/密禄（*Biruq*）的假借，其原意为‘国王侍从’、

‘相’。”^①回鹘语“梅录”与契丹语“梅里”同源于突厥。

契丹语“梅里”源自突厥语 *buiruq*，意为“宰相、传令官”。岑仲勉《突厥文阙特勤碑注释》云：“梅录 (*bujuruq*)，于阆文 *biruki*，*kāšrari* 作 *bīruq*，此云 *chamberlain* 或 *officer* 也（同上引文）。清之梅勒章京，应溯源于此。”^②《汉语外来词词典》解释“梅里”**meiri* 源自突厥语 *buiruq*，汉意为“宰相，传令官”，曰：“梅里（宰相、传令官）契丹 < 突厥 *buiruq*。”^③

弥里 *miri：汉意为“乡”。

《辽史》卷46《百官志》：“某弥里。弥里，乡也。”卷1有人名弥里。

白鸟库吉认为“弥里”与“抹里”同，与满语 *mukun* 相当，《东胡民族考》曰：“女真语谋克及索伦语墨由克，都与满洲语 *mukūn* 同语……与契丹语抹里、弥里语形酷似，满洲语的 *mukūn*、女真语的谋克、索伦语的墨由克亦属同源。”按此说待商榷。参看“抹里”条。

弥里马特本 *miri matibūn：官名。

《辽史·国语解》：“弥里马特本，官名，后升辛袞。”卷45《百官志》：“夷离堇。本名弥里马特本，改辛袞，会同元年升。”

按此词语源不详。

糜到斯袅 *mi daws niyö：汉意为“大盐泊”。

《武经总要》卷16《北蕃地理》曰：“辽人呼大盐泊为‘糜到斯袅’。”

《辽史》卷41《地理志》“丰州，天德军，节度使。秦为上郡北境，汉为五原郡。地磧鹵，少田畴……有大盐冻、九十九泉、没越冻、古口、青塚——即王昭君墓。”

福赫伯《契丹语考》认为契丹语“糜到斯袅”的“到斯”就是蒙古语 *dabusun*（盐），即后期女真语“盐，答卜孙”，满语 *dabsun*；“糜”可能是异族语词，其含义为“大”；而“袅”的意思则是“水”、“泊”，并相当于女真语“尼要”、满语 *niyo*。按此说极是。

① 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卷16“突厥文碑注释”，中华书局，1958年。

③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第2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蒙古语“盐”为 dabs、《女真译语·衣食门》“答卜孙，盐”、满语“盐” dabsun，契丹语“到斯”与之音近，意义相当。“裛”* niyo 意为“泊、泐或水泡子”，相当于女真语“尼要”* niyo “泐”，蒙古语 na'ur “湖”，达斡尔语 naur “水塘（泡子）”。^①《金史》卷24《地理志》“宝山”注：“有狗泐，国言曰押恩尼要。”“狗”，《女真译语·鸟兽门》：“引答洪，犬”，会同馆《女直译语·鸟兽门》：“犬，因达忽”，满语 indahūn i niyo 为“狗泡子”，《满洲源流考》卷18：“音达琿，满洲语狗也，尼约，水甸也。旧作押恩尼要。”蒙古语 na'ur，《元朝秘史》第53节记作“纳活儿”，旁译“海子”；《华夷译语·地理门》：“湖，恼兀儿。”《卢龙塞略》卷19“译部”之“地理门”：“湖曰纳兀儿。”只是契丹“糜”似为“大”义，语源不详。

抹鹞（么忽）* mohu：汉意为“族长”。

《辽史》卷45《百官志》“某瓦里”下设“抹鹞”。《国语解》：“抹鹞，瓦里司之官。”

按《金史》“谋克”当承自辽代“抹鹞”、“么忽”。据《金史》记载，“么忽”一职承自辽，《金史》卷55《百官志》：“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金承自辽的“么忽”、“习尼昆”都是“详稳”下的官职，而《辽史·国语解》：“思奴古，官与敞史相近。”卷45《百官志》“四帐都详稳司，掌四帐军马之事”下设有“将军，本名敞史”。既然辽代“思奴古”实同将军，“么忽”的职掌也应与之相近，都是行兵之官，与金代“谋克”职掌相应。《金史》卷44《兵制》：“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三朝北盟会编》卷3作“毛毛可”，疑衍一“毛”字：“其官则以九曜二十八宿为号，曰‘谙版孛极烈’（大官人），‘孛极烈’（官人）。其职曰‘忒母’（万户），‘萌眼’（千户），‘毛毛可’（百人长），‘蒲里偃’，牌子头，孛极烈者，纠官也，犹中国总管云。”《金史·国语解》：“谋克，百夫长也。”留存的女真文官印作“*mo 木黑”或“*mo 木吉”。^②

① 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第94页，民族出版社，1982年。

② 见贾敬颜《女真文官印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金代猛安谋克制度一直是《金史》研究的重点，对谋克制度的由来向有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此制度由来已久，正如王可宾所言：“从女真社会的历史来看，谋克一词在《金史》中虽最早见之于世祖之时，但其由来必甚久远，沿用的历史也甚长久。”^①

“么忽”、“抹鹞”与“谋克”音近，“谋克”在金代兵制中为百夫长，职掌也相近。《金史》卷55《百官志》：“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谋克”女真语意为“族、乡、族长”，满语为 mukūn，记作“穆昆”，《满洲源流考》卷18：“穆昆，族长也，旧作谋克。”根据王可宾研究，“女真人的谋克村寨，是兵民合一的基层组织。是以《金史·兵志》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备焉。’《三朝北盟会编》也说：‘缓则射猎，急则出战。’因而，谋克一词便逐渐成了既是女真社会的基层组织及其长官的名称，也是武装力量基层组织及其长官的名称。”^②

抹里（墨离、末里）*mōri：汉意为“马”，管理群牧的官府。

《辽史·国语解》：“抹里，官府名。”卷46《百官志二》有“墨离军详稳司”。卷28有人名耶律末里。

《金史》卷44《兵志》曰：“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女真语“抹”又作“末邻”、“抹邻”、“牧林”、“母麟”，意为“马”。《金史》卷2有“末邻乡”：“与乌古论部兵沿土温水过末邻乡。”此“末邻乡”为毛怜女真始居之地，位于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支水穆棱河。《明实录·太宗实录》卷61作“麦兰河”，其上有永乐四年（1406）麦兰河女真野人头目朝贡马匹的记载。元代关汉卿《邓夫人苦痛哭存孝》第一折：“抹邻不会骑。”元阙名撰《阙阅舞射柳捶丸记》第三折：“我骑一匹撒因的抹邻。”《八大王开诏救忠臣》剧头折净白：“自家土金宿是也，若论在下为人，不好行走，则骑抹邻。”《雍熙乐府》卷七哨遍大打围套：“将牧林即快拴，擦摺儿连忙答。”《女真译语·鸟兽门》：“母林，马”，满语“马”为 morin，《满洲源流考》卷13：“摩琳，满洲语

① 王可宾《辽代女真官制考略》，《史学集刊》1990年第4期。

② 同上。

马也。”承自辽的金代牧所“抹”(*mor)，与《辽史》“抹里”、“墨离”、“末里”相当，既然是牧所，金又承自辽，契丹语“抹里”当与女真语“末邻”*morin 同源，意为“马”。

清代学者亦认为契丹语“抹里”与蒙古语 mori 相当，《钦定辽史语解》卷2：“摩哩，蒙古语马也。卷三十一作抹里。”《至元译语·鞍马门》：“木里，马”；《元朝秘史》：“马，秣^𠵹骠”；《卢龙塞略》卷20译部下“兽畜类”：“马自喜峰关入者曰抹邻，自山海关入者曰莫林，而北虏曰抹力，译字异而音稍转也。”

此外，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抹里”与“弥里”语形酷似，因此，与满洲语的 mukûn、女真语的谋克、索伦语的墨由克亦属同源。今按，“抹里”与“弥里”只是音近，史籍并未见载其词义有多少关联。

莫弗纥（莫弗贺、莫贺弗）*moboho：汉意为“部落酋长”，借自突厥语。

《魏书·契丹传》：“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人内附。”《隋书·契丹传》：“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辽史·世表》录此事，更之为“莫弗贺”。《辽史·国语解》：“莫弗纥，诸部酋长称，又云莫弗贺。”

按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此“莫贺弗”为“勇健之义”，与杜佑《通典》卷197《突厥传》中“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亦呼为英贺弗”之突厥语“英贺弗”相当，“英贺弗”为“莫贺弗”之误。“莫贺弗”之“莫贺”为词根，与蒙古语 bǎxö、böxö “强健”等词音义相当，“弗”*put 为语尾，与突厥官名“吐屯发”、“俟利发”之“发”相当。^①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稿》第297页：“据史载，尚有室韦、乌洛侯、奚等用是称。突厥也有此称谓，《通典·边防门·突厥》：‘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亦呼为英（莫）贺弗。’韩儒林先生认为，契丹室韦是源，突厥是借，借用中词义曾发生变化。”韩儒林的考证见于《突厥官号考释》，原文曰：“乌洛侯、室韦、契丹、奚为我国东北部族，皆有‘莫贺弗’一号，他处部族则未之见。然则此号盖本为东北室韦、契丹集团所固有，而突厥

^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失韦（室韦）”之“莫贺咄·莫贺弗”，收录在《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18—232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参考方壮猷译本《东胡民族考》下编第44—46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

借用之，用以名其勇健之人也？”^① 根据其他官名的借用情况，我们认为“莫贺弗”当借自突厥，而不是相反。

没里 *möri: 汉意为“河”。

《新五代史·契丹传》：“其居袅罗箇没里。没里者，河也。”《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本其风物，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没里，复名陶隈思没里，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马孟山，东北流，华言所谓土河是也。曰袅罗箇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所谓潢河是也。”

按契丹语“没里” *möri 意为“河”，与古蒙古语“木^舌连” *moren、现代蒙古语 morō 相当，《华夷译语·地理门》：“河，木^舌连”，东乡语作 Moran。“没里”还与女真语 *bira 同源，《金史》卷24《地理志上》沈州邑楼县注：“有范河、清河，国名叩隈必刺。”《辽东行部志》：“丙子，次鼻里合土千户营，鼻里合土，汉语范河也。”“鼻里”，即“必刺”。《女真译语·地理门》：“必阿，河。”《女直译语·地理门》：“河，必刺。”满语“河”作 bira。

N

捺钵 *nabo: 汉意为“行营”。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北人谓住坐处为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辽史》卷31《营卫志上》：“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猎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卷32《营卫志中》：“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按辽代四时捺钵制，金元清亦沿行不衰。“捺钵”女真语有时记为“刺钵”，《大金国志·熙宗纪》：“皇统三年七月，（金国）主谕尚书省，

^①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原刊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1期，又见《穹庐集》第355—3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刺钵。”“刺钵”下注曰：“刺钵者，契丹语所在之意。”《金史·章宗纪》云：“泰和二年五月壬戌，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凉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费人力。其藩篱不急之处，用围幕可也。”“捺钵”元代又作“纳钵”、“纳宝”等，解作“车驾行幸宿顿之所”，元周伯琦《近光集》之《扈从诗前序》云：“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也。国语曰纳钵者，犹汉言宿顿所也。”杨允孚《滦京杂咏》：“纳宝营盘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川龙虎台。”自注曰：“龙虎台，纳宝地也。凡车驾行幸宿顿之所，谓之纳宝，又名纳钵。”

关于契丹“捺钵”的语义，白鸟库吉认为“捺”与蒙古语 *nutuk*、*nütük* 相当，意为“营盘”，而“钵”相当于女真语“卜阿以”、满语 *ba*，意为“处、地方”，《东胡民族考》曰：“蒙古语谓游牧人之野营或住所为 *nutuk*，《元朝秘史》原文之嫩秃黑，意译作营盘。又 *Tunkinsk* 语谓村落曰 *nutuk*，*Seleginsk* 语谓村落曰 *nutük*。又据《蒙语类解》，知蒙语称故乡曰 *nu-t'uk*，则契丹语捺钵之‘捺’，刺钵之‘刺’，当即上述 *nutuk*、*nutük* 之对音……满洲语谓处所曰 *ba*，女真语谓地方曰卜阿以，谓地面曰卜阿朵，朝鲜语谓处所曰 *pa*，日本语谓处所曰 *ba*，捺钵之‘钵’或即此等处所之语之对音。”方龄贵也认为“捺钵”与意为“营盘”的蒙古语“奴都”或“嫩秃黑”相关，《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弩杜花迟”条曰：“按捺钵为行营或行宫之意……关于此语和奴都或嫩秃黑的关系，前举《元史·百官志》之文最为重要。志载经正监的职掌是‘掌营盘纳钵及标拨投下草地，有词讼则治之。’其主要官吏太卿、太监、少监并由奴都赤来担任，是纳钵和奴都赤直接有关的最有力的证据。”^①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根据史书记载，肯定契丹语“捺钵”意为“行营”、“行帐”、“营盘”，即辽帝出行时居止之帐幕，而对于白鸟库吉的考证，则认为“牵连太远，恐为治语言学者所不取也”。贾敬颜《契丹文》则认为契丹语“捺”与女真语“纳”、满语 *na* 相当，意为“地”；“钵”与女真语“卜戈”、满语 *boo* 相当，意为“房屋”，曰：“‘纳钵’之所以称‘行营’、

^① 参看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之“弩杜花迟”条，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行在’、‘行帐’，称‘营盘’，关键在‘行’之一字，言其不固定而随时移动，随时著地而单立帐幕。此‘捺’或‘纳’、‘南’以及由n变l之‘刺’，无疑相当于上述‘耨斡么’的‘耨斡’，也便女真语的‘纳’而满语的na；此‘钵’或‘跋’、‘宝’、‘坡’，又无疑为女真语名‘房’的‘卜戈’而满语名‘房屋’、居室的boo。”

今按，白鸟库吉和方龄贵的考证较为切实。契丹语“捺钵”的“捺”与《元朝秘史》“嫩秃黑”，旁译为“营盘”相当，而“嫩秃黑”即蒙古语nutuk，意为游牧人野营之住所。“钵”与女真语“地方”同源，《女真译语·地理门》：“卜阿以，地方。”“卜阿以”与“钵”音近。

纳葛里 *nagöri: 汉意为“居室”。

《金史》卷1：“猷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卷66《宗室列传》：“猷祖徙居海姑水纳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

按“纳葛里”与蒙古语ene ger“这个房子”相当，《钦定金史语解》卷4：“额讷格尔，蒙古语犹言此室也，卷六十六作纳葛里，村名。”

妳 (耐、迺) *nai: 汉意为“正、头、首、一”。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记“正旦”习俗云：“正月一日，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拳大，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点，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帐外，如得双数，当夜动蕃乐，饮宴；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巫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斗，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本帐人第七日方出，乃禳度之法。北呼此谓之‘妳捏离’，汉人译云：‘妳’是‘丁’，‘捏离’是‘日’。”《辽史》卷53《礼志六》：“国语谓正旦为‘迺捏咿呢’。‘迺’，‘正’也；‘捏咿呢’，‘旦’也。”《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中秋”：“八月八日，国主杀白犬于寝帐前七步，埋其头，露其嘴。后七日移寝帐于埋狗头上。北呼此节为‘捏裼妳’。汉人译云：‘捏裼’是‘狗’，‘妳’是‘头’。”《辽史》卷53《礼志六》作“捏裼耐”，《国语解》：“捏裼耐，犬首也。”

又《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后有一主，号曰乃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

复有一主，号曰啗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莫知所之。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

按契丹语“妳”（耐、迺）*nai 意为“头”，与蒙古语 niken 相当。主张此观点的学者很多，如贾敬颜《契丹文》曰：“‘捏啞呢’即日月之‘日’、日期之‘日’，则‘迺’必是第一之‘一’，首一之‘一’，而《礼志》解作新正之‘正’。此必蒙古语之 niken（你刊），即一、二之‘一’……‘捏褐’，犬也，‘耐’，首也。可见所谓‘头’，所谓‘首’，并是为首、第一之意。”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也认为“迺呵”之“迺”与“捏褐耐”的“耐”同为“头首”之义，曰：“而‘迺呵’之‘迺’与‘耐’同语，为‘头首’之义，‘迺呵’即‘头汗’义。”参看“捏褐”条。

讷都* nudu: 汉意为“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曰：“蕃语山为‘讷都’，水为‘乌’。”此“讷都”《契丹国志》引作“胡都”，卷22“四京本末”曰：“上京临潢府，乃大部落之地。离来州数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沧溟，与天同碧，穷极目力，不知所际。有讷都乌河。番语‘山’为‘胡都’，水为‘乌’。其东北三十里，即‘长泊’也。”

按此词语源不详。福赫伯《契丹语考》认为“讷都”为“阿都”之讹，两者草书十分相近，而“阿都”即相当于女真语“阿邻”，意为“山”。其说过于迂曲。

袅* niyö: 汉意为“湖、水泊、海子”。

《武经总要》卷16《北蕃地理》曰：“辽人呼大盐泊为‘糜到斯袅’。”

福赫伯《契丹语考》认为契丹语“糜到斯袅”的“袅”意为“水”、“泊”，并相当于女真语“尼要”、满语 niyo。按此说极是。契丹语“袅”*niyö，与女真语“尼要”*niyo、蒙古语 na'ur、达斡尔语 naur、满语 niyo 同源。参看“糜到斯袅”条。

捏骨地* negüdi: 汉意为“跪”。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跪拜”作“捏骨地”：“男女拜皆

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按契丹语“捏骨地”与女真语“灭骨地”或“灭苦鲁”同源，洪皓《松漠纪闻》曰：“彼言灭骨地者，即跪也。”《女真译语·人事门》：“灭苦鲁，跪。”此与满语动词 *niyakūrambi* 相当，意为“下跪”；明代慎懋赏《四夷广记》“女真国”：“跪，捏骨地”，梅膺祚《长命缕》：“把酥，把酥！捏骨地，捏骨地！”记音与《松漠纪闻》相近。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满语 *niyakūrambi* 与女真语“灭苦鲁”原来相同，只是女真语 *m 满语转讹为 n（相似的例子还有满语 *niyehe*，女真语作“灭黑”），它们都源自契丹语“捏骨地”。

捏褐 *neha：汉意为“狗”。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中秋”：“八月八日，国主杀白犬于寝帐前七步，埋其头，露其嘴。后七日移寝帐于埋狗头上。北呼此节为‘捏褐妳’。汉人译云：‘捏褐’是‘狗’，‘妳’是‘头’。”《辽史》卷53《礼志六》“捏褐妳”作“捏褐耐”，《国语解》：“捏褐耐，犬首也。”《辽史》卷15有人名涅合，卷24有涅葛。

按契丹语“捏褐”与蒙古语 *nohai* 相当。《元朝秘史》第66节“那^中孩”，旁译为“狗”，《华夷译语·鸟兽门》：“那孩，狗。”《至元译语·走兽门》：“狗，讷和。”《卢龙塞略》卷二十“译语”之“译下”兽畜类第二：“狗曰奴孩。”《唐李靖阴山破虏》头折：“大小番兵听吾将令，人人英勇，个个争先，哈刺赤招展起云月皂雕旗，秃鲁赤摆列着朱纓画戟，努未赤悬带着宝剑雕弓，速木赤笑燃金凤箭，温都赤齐列着晃眼枪刀，速胡赤肩担着宣花钺斧，石保赤高拿着铁爪苍鹰，奴海赤双牵着金铃细犬。”方龄贵释曰：“奴海，蒙古语训‘狗’，奴海赤训管狗的人。”^① 达斡尔语“狗” *nogw* 也与契丹语“捏褐”相当。女真语“狗”为“引答洪” **indahun*（《女真译语·鸟兽门》），满语 *indahūn*，也与契丹语同源。参看“妳”条。

捏离（捏哱哱、涅里）*neri：汉意为“日”。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正旦”云：“正月一日，国主以糯米

^①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奴海赤”条，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拳大，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点，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帐外，如得双数，当夜动蕃乐，饮宴；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巫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斗，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本帐人第七日方出，乃禳度之法。北呼此谓之‘妳捏离’，汉人译云：‘妳’是‘丁’，‘捏离’是‘日’。”《辽史》卷53《礼志六》：“国语谓正旦为‘迺捏咿呢’。‘迺’，‘正’也；‘捏咿呢’，‘旦’也。”《国语解》：“迺捏咿呢，正月朔旦也。”《辽史》卷30有耶律淳者，世号为北辽，淳小字涅里。卷33《营卫志下》：“乌古涅刺部，亦曰涅离部。”

按契丹语“涅里”音近古蒙古语 *naran，《华夷译语·天文门》：“日，纳^舌阑”；现代蒙古语 nar。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曰：“意为‘日’的单词，在契丹语为捏离（nie-li）或捏咿呢（nie-yi-eul），它相当于腭化了的蒙古语 naran。”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语的‘捏咿呢’为蒙古语 nara ‘日’的对音。”

“捏离”或“涅里”同 nara，也可从耶律淳的名与字之间的意义关联获得佐证，“淳”通“焯”，意为“光明、美好”，《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韦昭注：“淳，大也；耀，明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火部》“焯”下曰：“下文云‘敦大’，则‘焯耀’自当训明。”耶律淳小字“涅里”，“涅里”意为“太阳”，与“焯”意义相关。参看“妳”条。

耨斡么 *na omo：汉意为“地母”。

《辽史》卷71《后妃传》：“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臙俚蹇’，尊称曰‘耨斡么’，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国语解》：“耨斡，后土称。”又：“耨斡么，么，亦作改。”

按契丹语“耨”相当于女真语“纳”，意为“地”，满语 na “地方”，《女真译语·地理门》：“纳，地。”契丹语“斡么”与女真语“厄宁”、满语 emu 相当，意为“母”，《女真译语·人物门》：“厄宁，母。”《辽史·国语解》割裂了词义。

上述观点有古今学者的支持，如《钦定辽史国语解》：“纳额默，满洲语，纳，地也；额默，母也。卷七十一作耨斡么，后尊称。”贾敬颜《契丹文》：“关于‘耨斡么’，解‘耨斡’为后土，以皇后配后土而尊之若

‘母’，不禁使人想起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所以有地皇后之号，来于‘青牛姬，曾避路’的童谣，而谚语正谓地祇为青牛姬。后土即地神或土神，地祇也是地神，既然‘耨斡’与土地一词有关，那么，它只能是女真语称土地的‘纳’，而满语称地方、处所、所在的 na。‘么’，又必即蒙古语尊称老婆婆、老妇人的 emege ‘额蔑格’；‘改’，不过是蒙古语名词的所有格——gai 或 hai 罢了。‘耨么改’，犹言有土地者，在土地上，也还是表示‘后土’、‘地祇’乃至‘地皇后’的契丹语。”

此外，福赫伯在《契丹语考》中也曾对“耨斡么”做过一番考证，但一说“耨斡”相当于满语“妹子” non，一说相当于蒙古语 načiyai 或 etügen “地母”，在音合与义合之间权衡不能决定。

女古（袅罗箇、袅里曷）* nürgü/ nürga：汉意为“金”。

《辽史》卷31《营卫志》：“女古斡鲁朵，圣宗置。是为兴圣宫。金曰女古。”《国语解》：“女古，金也。”王鼎《焚椒录》：“懿德皇后萧氏，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以观音目之，因小字观音。清宁元年，册为皇后，宫中语曰：孤稳压帕女古鞞菩萨，唤作耕斡麽，盖以玉饰首，以金饰足，以观音作皇后也。”《新五代史·契丹传》：“其居袅罗箇没里。没里者，河也。”《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本其风物，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没里，复名陶隈思没里，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马孟山，东北流，华言所谓土河是也。曰袅罗箇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所谓潢河是也。”《辽史》卷1有人名女古，卷94有萧女古，卷100有耶律女古，卷12有人名袅里曷。

如前所述，契丹语“阿鲁敦（阿庐朵里）” * aldun，汉意为“金”，与鲜卑语“阿六敦”、蒙古语 altan 相当。由于《辽史》中对“阿鲁敦”的解释比较含混，只释为“贵显名”或“盛名”，因此导致学界对“阿鲁敦”的词义众说纷纭。如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阿点”是“阿鲁敦”的省略，“阿鲁敦”与满语 elden “光、光彩、圣德之光”相当，蒙古语与之相应的词为 erdeni “宝石、宝物、贵重”以及 erdem “才能、功德、卓绝”。贾敬颜《契丹文》认为：“此‘阿庐朵里’或‘阿鲁敦’，即蒙古语之 aldar（‘阿勒答儿’），意为名声之声、名誉之誉。”《钦定辽史语解》则认为契丹语“阿鲁敦”即蒙古语“阿勒坦”，意为“金”，卷5：“阿勒坦，蒙古语金也。卷六十六作阿鲁敦。”而“女古”与蒙古语 meng-

gu 相当，意为“银”，《钦定辽史语解》卷3：“孟古，蒙古语银也，卷二十一作女古。”

我们认为契丹语“阿鲁敦”借自突厥语，用于官名。而“女古”才是本族语，两词词义均为“金”。

宋元时期经常用“女”字译写阿尔泰语 **jur*，如：“朱先”是女真人本民族的自称，汉文史籍中常对译为“女真”，又作“朱里真”、“虑真”、“诸申”等，《大金国志·金国初兴本末》：“金国本名朱里真，番语舌音讹为女真，或曰虑真，避契丹兴宗名，又曰女直，肃慎氏遗种，渤海之别族也。”^① 女真人的自称还原为金代女真语为 **jursin*，^② 这个拟音与作为族名“女真”的通行转写 *Jurchen* 很相近。用“女”译写 **jur* 可以认为省略了音节末 *-r 音，这种情况在宋元史籍的对音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如《圣武亲征录》的“拔都”，《元朝秘史》作“把阿秃儿”。此类译例经常被汉语音韵学界用作说明当时“儿化”音已经产生的例证。因此，我们推定“女”为“袅罗”的省译，“女古”即“袅罗箇”或“袅里曷”的异译，所对译的契丹语形式可拟为 **nürgü/nürga*。

契丹语“女古”，《辽史》明确记载意为“金”，“袅罗箇”当与之同义，“袅罗箇没里”汉语名为“潢河”，可认为是“袅罗箇”意为“金”的极好注脚。

①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上），第2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 宋元史籍中汉语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对音情况告诉我们，当时的女真人、蒙古人对汉语的“先”、“真”、“人”等字的读音区别是不甚分明的。如蒙古语日母字借词，汉字音写时有时用庄母字对音；蒙文碑铭中译写日母字有时与禅、崇、山母字同用一个蒙文字母。元代蒙古语称呼有身份的妇女为“兀真”或“旭真”，“兀真”或“旭真”为汉语借词，是蒙古语对汉语“夫人”一词的音译。元代回鹘式蒙文文献中作 *wosin*，是汉语“夫人”的标准音译，《史集》又作 *fujin* 或 *bujin*；满语承自蒙古语，汉字记音为“福晋”。按一般规律，古蒙古语用 *č*、*j* 译写汉语庄、章母字，汉语“汝州”在回鹘式蒙文《西宁王忻都神道碑》中对音作 *soočio* 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汉语“站”借自蒙古语 *jam* 也可提供反证，像《元朝秘史》用汉字“真”音写汉语借词“人”这样的例子还是比较特殊的，其正例是用同部位的擦音 *s* 译写汉语禅、日母字。回鹘式蒙文碑铭中为汉语日母和禅、崇、山母字译音词标音同用一个字母，如：1362年《西宁王忻都神道碑》“直省舍人”的标音为 *ji sing sa sin*、“太夫人”标音为 *tai wo sin*、“汝州”标音作 *soočio*、“资善大夫”标音为 *si san tai wo*、“中顺大夫”标音为 *jong soin tai wo*、“礼部尚书”标音为 *libo-iin* [属格] *čang so* 等。这样，我们可以把上述回鹘式蒙文对汉语译音词的标音归纳如下：“人” *sin*，“汝” *soo*，“舍” *sa*，“善” *san*，“顺” *soin*，“书” *so* 等，所以蒙古文献中汉字“先”、“真”所表示的女真语音节应是 **sin*。

关于契丹语“袅罗箇”的词义前人也多有考释，如福赫伯《契丹语考》据史籍记载也曾把“女古”与“袅罗箇”联系起来，认为很可能是同一河流乃至同一个词两种译名，但他接着把“袅罗箇”与满语 niohon “豆绿”相比定，因此解释这条河原名“兰河”或“绿河”，令人难以苟同；此外，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袅罗箇”为蒙古语 saragha 的对音，意为“微黄色”。

参看“阿鲁敦”条。

P

皮室（比室）* biši: 御帐亲军，汉意为“金刚”。

《辽史》卷35《兵卫制》“御帐亲军”：“太宗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合骑五十万，国威壮矣。”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又有左右等五比室（比音牌亦音栻比之比），契丹调金刚为比室，取其坚利之名也。”

《辽史拾遗》卷13：“鹞按比室即皮室，御帐亲军。”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此词原为“坚固”义，与蒙古语族中意为“坚固”的 bökhö 或 бүkhü 同源。^①

貔狸（毗狸）* pili: 一种状类老鼠而稍大的动物。

沈括《梦溪笔谈》卷25：“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餧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似小木罌，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豚子而脆。”此诗亦见载于北宋彭乘《续墨客挥犀》续集卷8。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刁奉使北语诗”：“刁约使契丹，为北语诗云：‘押燕移离毕（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看房贺跋支（贺跋支，如执政防阁）。餧行三匹裂（匹裂，似小木罌，以木为之，加黄漆）。密赐十貔狸（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谷粱，嗜肉。北朝为珍膳。味如豚肉而肥）。’”王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之“二二 比室·皮室”，载《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56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辟之《澠水燕谈录》云：“契丹国产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尝。尝以羊乳饲之。”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北令邦》云：“浮休《使辽录》亦谓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脔，置之食物之鼎，则立糜烂，是以爱重。陆氏《旧闻》云：‘状类大鼠，极肥腴，甚畏日，为隙光所射辄死。’”

《辽史拾遗》卷24《国语解补》：“《画墁录》曰：虏岁使正旦生辰驰至京，见毕，密赐大使一千五百两，副使一千三百两，中金也。南使至北虏帐前，见毕，亦密赐羊羴十枚，毗黎邦十头。毗黎邦，大鼠也，契丹上供物。善糜物，如猪猫。若以一脔置十斤肉鼎，即时糜烂，臣下不敢畜，惟以赐南使。绍圣初，备员北使，亦蒙此赐。余得之，即纵诸田。馆伴大骇，亟求不见，乃曰：奈何以此纵之？唯上意礼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国岁课其方，更无租徭，唯此采捕十数以拟上供，一则以待南使也，如帐前问之，某等皆被责。今已四散收捕，因辞以不杀无用，自尔直至还界，无日不嗟惜之。《齐东野语》曰：《澠水燕谈》载契丹国产大鼠，曰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王之膳。陆氏旧闻云：状类大鼠，极肥，甚畏日，为隙光所射辄死，亦竹骠獾狸之类耳。近世乃不闻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日下旧闻考》卷151推测为黄鼠。

按这种被契丹人视为珍膳的动物究属现代何等物种已不可详考。

匹裂 * pile: 一种盛酒器，似小木罍，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

沈括《梦溪笔谈》卷25载刁约使契丹所作北语诗有“饯行三匹裂”句，原注：“匹裂，似小木罍，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刁奉使北语诗”中“饯行三匹裂”注曰：“匹裂，似小木罍，以木为之，加黄漆。”

按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契丹语“匹裂”为通古斯语中那乃语 pelé 的对音，意为“器皿”。

时 * po: 汉意为“时”。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中和”：“二月一日，大族姓萧者，并请耶律姓者于本家筵席。北节为‘辖里时’，汉人译云：‘辖里’是‘请’，‘时’是‘时’。”又《岁时杂记》“三伏”：“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并请萧姓者，亦名‘瞎里时’。”《辽史·国语解》：“怛里时，怛读

作狎，回读作颇。二月一日也。六月十八日宴国舅族，亦曰 怛里回。”又《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腊月”：“腊月，国主带甲戎装，应番汉臣诸司使已上并戎装，五更三点坐朝，动乐饮酒罢，各等第赐御甲、羊马。北呼为‘杪离回’，汉人译云‘杪离’是‘战’，‘回’是‘时’。是‘战时’也。”《辽史拾遗》卷24：“《燕北杂记》曰：‘腊月戎装饮酒，呼为杪离回，杪离是战，回是时。’”

按契丹语“回”，意为“时”，相当于明代女真语“伏湾” *fon，《女真译语·时令门》：“伏湾朵，时”，金代到明代女真语曾发生 $p > f$ 的演化，fon 在金代女真语中应为 *pon，正与契丹语“回” *po 相应。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即认为“回”与满语 fon “时”、女真语“伏湾朵”相当；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亦认为“回”与蒙古语 hon、满语 fon 相当，意为“年”、“时”，曰：“被释为‘时’的回，可以复原为 *po，它与标准蒙古语的 on 相当，而 on 就是古蒙古语的意为‘年’的 *hon；再往古追溯，则是阿尔泰语系的 *pon，因为我们见到满洲语里有 fon，奥尔查语里有 pon。”

此外，关于“杪离回”学界还有不同的解释，如：沈汇认为“回”意为“季节”，相当于达斡尔语 porgon 中 por 的音译，因而进一步认为“怛里回”意为“回门节”，^① 贾敬颜《契丹文》认为“回”表示的是动作的完成式：“‘回’自是蒙古语表示动作的 bol（勃勒），又做、作为、成了，俗语‘中不中’的‘中’……‘回’是表示动作的完成式，不是死板的时间的‘时’字。”

蒲阿 *puya：汉意为“山鸡”。

《金史》卷112《移刺蒲阿传》：“移刺蒲阿本契丹人，少从军，以劳自千户迁都统。”《国语解》：“蒲阿，山鸡。”

按蒲阿 *puya 当为契丹语，意为“山鸡”，与女真语“兀鲁兀马”同源。女真语“山鸡”同“野鸡”，《女真译语·鸟兽门》：“兀鲁兀马，野鸡”，会同馆《女直译语·鸟兽门》：“野鸡，兀鲁麻。”满语“山鸡”

^①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至于《辽史》所记之‘怛里回’……契丹人这种礼俗，实际是母系氏族社会对偶婚的一种遗俗，一如父系社会汉人女儿出嫁之有‘回门’之仪。《辽史》所云‘怛里’，请也。是元人数典忘祖的妄说。所谓‘怛里’，即是前文的‘复来’，‘回’之义，故怛里回即是‘回门节’。”

ulhūma, 清代记作“乌勒呼玛”,《满洲源流考》卷18:“乌勒呼玛,山鸡也,满洲语义相合。”

蒲古(铺姑、蒲姑、普古)*pugu: 汉意为“摔跤人”。

《辽史》卷87《耶律蒲古传》:“耶律蒲古,字提隐,太祖弟苏之四世孙。以武勇称。”卷7有人名铺姑,卷11有蒲姑,卷66有耶律普古。

按契丹语“蒲古”与元代蒙古语“孛可”、现代蒙古语 bəh, 满语“布库”相当,意为“摔跤手、力士”,《元史·世祖十四》:“至元三十年二月丁酉,回回孛可马合谋沙等献大珠,邀价数万锭。帝曰:‘珠何为?当留是钱以贖贫者。’”其中“孛可”即摔跤人。清代摔跤被称为“布库之戏”,梁章钜《归田琐记》:“或问何为布库之戏?余谓布库是国语,译语则谓之撩脚(跤)。”满语此“布库”借自蒙古语“孛可”。①《钦定辽史语解》卷6:“布库,满洲语善扑人也,卷六十六作蒲古。”

蒲速盃(蒲速宛、蒲速斡、普速完)*pusuγon/pusuγo: 汉意为“繁衍、兴旺”。

《辽史》卷31《营卫志》:“蒲速盃斡鲁朵,应天皇太后置。兴隆曰‘蒲速盃’。是为长宁宫。”《国语解》:“蒲速盃,义与‘耶鲁盃’同……‘耶鲁盃’,兴旺也。”《辽史》卷100有人名耶律棠古,字蒲速盃;卷30有耶律普速完。

按契丹语“蒲速盃”与满语 fusen “凡物孳生的多”、fuseke “孳生、繁衍”相当,满族有人名“富森”,《清语人名译汉》解意为“孳生的”。依照金代到明代女真语 p > f 的演化规律,金代女真语“孳生”应为 pus-en。《钦定辽史语解》即认为契丹语“蒲速盃”同满语“富僧额” fuseke, 卷2曰:“富僧额鄂尔多,满洲语富僧额,孳生也;鄂尔多,亭也。”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也认为“蒲速盃”与 fusen 同语,曰:“满洲语‘孳、生子女渐多、牲畜等物孳生渐多之孳生’为 fusembi, ‘凡物孳生的多’为 fusen (《清文总汇》卷12、卷16), 契丹语‘蒲速盃’与 fusen 同语。”

又《金史》卷44《兵志》:“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世宗置所七,曰特

① 参看金启琮《中国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第221页。

满、忒满（在抚州）、斡靛只、蒲速椀、瓯里本、合鲁椀、耶卢椀。”其中“蒲速椀”注：“蒲速椀本斡靛只之地，大定七年分其地置之。承安三年改为板底因乌鲁古。”《金史》卷24《地理志下》：“蒲速斡群牧。本斡靛只地，大定七年分置。”从《金史》的记载可知，金代“蒲速椀”系仍辽旧名，当承自《辽史》“蒲速盭”。根据《辽史·国语解》，“蒲速盭”汉意为“兴旺”，女真语“蒲速椀（蒲速斡）” *pusuyon 应为契丹语借词，意为“兴旺、兴隆”。

Q

契丹（契达、乞塔、奚丹、沁丹、契达儿、赤塔）* kidan：汉意为“镔铁”。

作为族称“契丹”，最早见于元魏，《新唐书》卷219《契丹传》曰：“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丹。”关于契丹族称的由来，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于宝林《契丹古代史稿》等都有翔实的考述。^①

“契丹”一词究属何义，一直以来，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于宝林《契丹古代史稿》第306页曾罗列了学者们对“契丹”一词的考证意见，颇为详细，转录如下：

（契丹）民族名、国名。为民族自称。《新唐书·契丹传》：“至元魏，自号曰契丹。”是词最早见于《魏书》，其本意尚不可确知。学界多年研究，有诸种说法：1. “杀害”或“切断”意（德人晓特《契丹与哈喇契丹考》）；2. “刀剑”意（日人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3. “领地”意，“契”意参见“奇首”，“丹”即“斯坦”（方壮猷《契丹民族考》）；4. “镔铁”意（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5. “寒冷”意（俄人达思今《契丹文字试读》）；6. “奚东”意（郑英德《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7. “大中”意（即实《契丹国号解》）；8. 与“森林”相关意（陈述《契丹政治史稿》）；9. “类

^① 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

似奚人”意（日人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10. “力量”意（王弘力《契丹小字中的契丹》）；11. “东方太阳神”意（王禹浪《契丹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不一而足。

按屠寄《蒙兀儿史记》“世纪”注云：“寄按契丹为镔铁，新罗为金，蒙兀为银，皆取坚刚之义，三朝递嬗，故有国之号，亦相仿效也。”此“镔铁”说最早本于《金太祖实录》，《辽史拾遗》引《金太祖实录》曰：“太祖先为完颜部人，以辽天庆五年建国。曰：‘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唯金一色，最为珍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据此，冯家昇主张“契丹”当为“镔铁”义，似可从。

S

撒八 *saba: 汉意为“迅速”。

《辽史》卷72有人名撒八（撒把），卷81萧撒八，卷29耶律撒八。卷99耶律挾不也，小字撒班，卷86耶律颇的，小字撒版。“撒班”、“撒版”、“撒八”同。《金史·国语解》：“撒八，迅速之义。”

根据女真语，契丹语“撒八”意为“迅速”。元明戏曲中有“撒八”一词，《长命缕》剧四出风检才曲：“高高的雁儿呀呀，快快的犬儿花花，阿里喜人马都撒八。”按“撒八”对音照例为*saba，满语里表示“迅速”义的*saba已为hūdun所取代，hūdun应是蒙古语借词，试比较蒙古语hurdan（达尔罕），达斡尔语hordun，土族语gurdan，东乡语gudun。^①虽然如此，满语里仍有痕迹表明“撒八”曾为“迅速”义，如：sabarambi，汉意为“抛撒”。《满洲源流考》卷18谓“撒八”为蒙古语器皿，曲解了“撒八”之义。方龄贵认为“撒八”应当是一个蒙古语词，意为“忠勇可恃”，但所举蒙古语例证如sabag-a（抽棍儿、关系、相干）等大多与“撒八”音义不甚相合。^②元明戏曲《长命缕》“阿里喜”，意为“士卒之副

^① 本文蒙古语族语言的例证采自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迅速”一词见此书第390页。

^② 见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第183—184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从”，据此，“阿里喜人马都撒八”可译为“由弱军充当的正军之副从阿里喜动作都很迅速”。

撒刺 *sara: 酒樽名。

《辽史》卷73《耶律斜涅赤传》：“耶律斜涅赤，字撒刺，六院部舍利裹古直之族。始字铎盃，早隶太祖幕下，尝有疾，赐樽酒饮而愈，辽言樽酒曰‘撒刺’，故诏易字焉。”《国语解》：“撒刺，酒樽名。”卷7有人名撒刺，卷65耶律撒刺，卷99耶律撒刺，卷95耶律撒懒。

按白鸟库吉认为“撒刺”为蒙古语čara“用金银打做的有脚无盖的鼎镬”、满语čara“金银锡打做的有脚而无盖的盆子”等对音，并与《金史》卷49《食货志》所载女真语“杓栏”（酒税名）同源。^①可从。

赛离（赛咿呢、撒刺）*seri: 汉意为“月”。

武珪《燕北杂记》：“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节、送节、哭节，辽人呼为赛离捨。”原注：“‘赛离’是月，‘捨’是好。”《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中元”：“七月十三日夜，国主离行宫，向西三十里卓帐宿。先于彼处造酒食，至十四日，应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动蕃乐，设宴至暮，国主却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随行军兵大喊三声，谓之‘送节’。此节为‘赛离捨’，汉人译云‘赛离’是‘月’，‘捨’是‘好’，谓‘月好’也。”《辽史》卷53《礼志六》作“赛咿呢奢”，曰：“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翌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早味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国语谓之‘赛咿呢奢’。‘奢’好也。”又：“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呢’。讨，五；赛咿呢，月也。”

按契丹语“赛离（赛咿呢）”*seri 同于蒙古语 sara，《华夷译语·天文门》：“月，撒^舌刺”，汉意为“月”。前辈学者早就指出过这一点，《钦定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之“六四撒刺”，载《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79—280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辽史语解》卷4：“萨喇，蒙古语月也。卷十九作撒刺，水名。”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曰：“sai-li（赛离）意为‘月’。这个词相当于腭化了的蒙古语 sara 和卡尔梅克语 sar。”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以“赛啞呢”或“赛离”为蒙古语 sara 之转音。

扫稳脱朵* soyon todo：职掌为“分掌诸富”，汉意为“忠诚地管理牛马”。

《辽史》未见“扫稳脱朵”，根据《金史》，辽朝当有此一职。《金史》卷55《百官志》：“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同卷“群牧所下”：“又设扫稳脱朵，分掌诸富，所谓牛马群子也。”

辽代和金代“脱朵”、“彖多”* tondo，与明代女真语“团朵”相当，汉意为“忠诚、公正”，《女真译语·人事门》：“团朵，忠”，满语“公正、忠直”为 tondo，清代记作“抻多”，《钦定金史语解》卷12：“抻多，忠也。”此外，事实证明女真人汉名与族名在语义上是有关联的，《金史》徒丹按出，汉名镒，女真语“按出”意为“金”，而汉字“镒”古代为金的重量单位。抹撚彖多，汉名为“尽忠”，汉名即为其女真族名的意译，也可从侧面证明承自辽的金代官名“脱朵”意为“忠诚”。

稍瓦（杓窠）* šöya：汉意为“海东青”。

《辽史》33《营卫志下》：“稍瓦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稍瓦石烈，‘稍瓦’，鹰坊也，居辽水东，掌罗捕飞鸟。”“稍瓦”又作“杓窠”，《辽史》卷57《仪卫志三》：“杓窠印。杓窠，鸷鸟之总名。以为印纽，取疾速之义。行军诏赐将帅用之。道宗赐耶律仁先鹰纽印即此。”《国语解》：“杓窠印：杓窠，鸷鸟总称，以为印纽，取疾速之义。凡调发军马则用之，与金鱼符、银牌略同。”《辽史》卷15有人名稍瓦。

清代学者认为“杓窠”与满语“双宽”相当，意为“海青”；而“稍瓦”则同蒙古语 sibau，意为“禽鸟”。《钦定辽史语解》卷10：“双宽，满洲语海青也。卷十三作杓窠。”又《钦定辽史语解》卷10：“实保，蒙古语禽鸟也。卷三十三作稍瓦。”贾敬颜也主张“稍瓦（杓窠）”与蒙古语 sibau 相当，《契丹文》曰：“‘杓窠，鸷鸟总称’（《语解》），《营卫志》作‘稍瓦，鹰坊也’，关键的字是‘鹰’，此必《蒙古秘史》及洪武本《华夷译语》称鹰隼的 sibau（‘失鸨’、又写作‘释鸨’、‘失保’等）。”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则认为“杓窠”或“稍瓦”为蒙古语书面语 *šibaghun* “鸟”的对音。

按契丹语“稍瓦（杓窠）” * *šöya* 实指“海东青”，这是一种类似鹰的鸷鸟，飞翔迅速，能飞捕比它重量大几倍的天鹅。据《草木子》卷4记载：“海东青，鹞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契丹、女真甚至蒙古人均视海东青为珍禽，除了它极迅猛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捕获天鹅后可以获得珍珠，辽东生女真地的珍珠大如弹子，小如梧桐子，藏于珠蚌内，天鹅以蚌为食，将珠藏于喙内，海东青捕得天鹅，人们即可从其喙中获取珍珠。辽代观海东青捕鹅也是契丹贵族去春捺钵的重要活动。由于海东青原产于女真沿海地，辽代统治者遂强迫女真人贡献海东青，且索要无厌，曾一度成为女真人反辽的导火索。《金史》卷2《太祖本纪》：“初，辽每岁遣使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道出境内，使者贪纵，征索无艺，公私厌苦之。康宗尝以不遣阿疎为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节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为言，终至于灭辽然后已。”由于契丹、女真、蒙古人对海东青极为喜爱，辽金元三代都设有鹰坊，专管海东青的放养。正如《辽史》所载，辽代的鹰坊设在“稍瓦部”，“居辽水东，掌罗捕飞鸟。”金代的鹰坊则设在中央，由提点官进行管理，《金史》卷56《百官志》：“鹰坊：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调养鹰鹞‘海东青’之类。”

“海东青”女真语为“申科岸” * *šenkan*，《女真译语·鸟兽门》：“申科岸，海青”。古蒙古语为“升豁儿” * *šenqor*，《华夷译语·鸟兽门》：“海青，升豁儿”；《蒙古秘史》第63节“升^中豁儿”旁译“海青”，现代蒙古语 *sibayu* “鸟、禽”。契丹语“稍瓦（杓窠）” * *šuya/šuga* 和古蒙古语“升豁儿”都来自女真语“申科岸”。

奢（捨） * *še*：汉意为“好”。

武珪《燕北杂记》：“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节、送节、哭节，辽人呼为赛离捨。”原注：“‘赛离’是月，‘捨’是好。”《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中元”：“此节为‘赛离捨’，汉人译云，‘赛离’是‘月’，‘捨’是‘好’，谓‘月好’也。”《辽史》卷53《礼志六》作“奢”，曰：“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翌

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早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国语谓之‘赛咿呢奢’。‘奢’，好也。”《国语解》：“赛咿呢奢，日辰之好也。”

关于契丹语奢（捨）*še，前辈学者多有考证，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曰：“chö（奢）古时读为šia，当为蒙古语 sayin 和卡尔梅克语的 sän，而 sayin 和 sän 都意为‘好’。由 s 转化为 š 是反常的，但这一定是契丹语的特有现象。”贾敬颜《契丹文》则曰：“有些词为蒙古语、女真语与满语所共有。如：《礼志六》言迎送两节国语谓之‘赛咿呢奢’，‘奢’，‘好’也。《燕北杂记》‘奢’作‘捨’。洪皓《松漠纪闻》：‘赛痕’，好也。《女真译语》‘好’为‘赛因’，满语 sain 作‘吉’、‘美’、‘贤’三解。蒙古语 sayin（撒因）即为‘好’义，也是‘奢’的意思。”

按契丹语“奢”（捨）*še 同女真语“塞痕”或“散亦”、“臧”，意为“好”。《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三：“其言语则谓好为‘感’，或为‘塞痕’，谓不好谓‘辣撒’。”《松漠纪闻》正卷：“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赛痕’则留（好也），‘辣辣’则退（不好也）。”《北风扬沙录》：“谓好为‘臧’，谓不好‘辣撒’。”《金史·国语解》作“散亦”：“散亦孛奇，男子。”金代女真语“赛痕”，又相当于《女真译语·通用门》“赛因，好”，满语“好”为 sain，清代满语记作“赛音”或“山音”。《柳边纪略》：“随行出遇老于途，必鞠躬垂手而问曰赛音。”《宁古塔纪略》：“好曰山音。”则契丹语“奢”（捨）*še 还与蒙古语 sain “好、良、善”同源。《华夷译语·通用门》：“好，撒因。”

契丹语“奢”（捨）*še 与女真语、蒙古语的区别只在于韵尾-n 的有无，白鸟库吉曾就此做过精辟的论述，曰：“通古斯语及蒙古语的末尾 n 音附着与否是无机的……如 nada 与 nadan 同为‘七’，sara 与 saran 同为‘月’即是此类。蒙古语的 sain 末尾 n 省略，正与契丹语‘捨、奢’同语形。”^①

射*še：汉意为“请”。

《辽史·国语解》：“射，请也。”《辽史》有射粮军，即请粮军。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之“三七捨·奢”，载《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65—266页，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按此词语源不详。

舍利（沙里、赦例）*šari/šeri：相当于“郎君”，经常作使节。

《五代会要》卷30 渤海“大舍利乞乞仲象”下注曰：“大姓，舍利官，乞乞仲象，名也。”《资治通鉴》后唐纪“长兴三年”条：“初，契丹舍利苻刺与惕隐皆为赵德钧所擒。”胡三省注曰：“舍利、惕隐，皆契丹管军头目之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兴国四年七月甲申引江休复《杂志》云：“太宗自并幸幽，乘敌无备……于越时为舍利郎君。契丹国中，亲近无职事者呼为舍利郎君。”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其宗室为横帐，庶姓为遥辇。其未有官者呼舍利，犹中国之呼郎君也。”《辽史·国语解》：“契丹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乃给官名曰舍利。”又：“后遂为诸帐官，以郎君系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舍利”曰：“契丹富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舍利”又作“沙里”，《辽史·国语解》：“沙里，郎君也。”又作“赦例”，王鞏《甲申杂记》曰：“大辽谓天使为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按关于辽朝“舍利”的职掌和意义，陈述先生曾撰写专文《契丹舍利横帐考释》，^①认为“舍利”有“宗室”之义，其主要旁证是《三朝北盟会编》卷3的一段话：“（女真）其宗室皆谓之郎君。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同时也认为“舍利”其汉意为“郎君”。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认为“沙里”为一种闲官，相当于汉制“员外郎”，曰：“从上面语解的解释，凡契丹豪民欲任官者，可以财产‘捐官’，此捐官即称为‘舍利’，与汉制的‘员外郎’相同。舍利是闲官，表示自己是‘官’人，与一般的人不相同。语解复谓‘以郎君系之’，即表示舍利称为郎君，并非像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那样称呼耶律逊宁（即休哥）为‘舍利郎君’（疑郎君是舍利的注脚），事实上，辽史官志中亦无‘舍利郎君’的称呼。是以，舍利、沙里（seli或sari）、郎君是指同一个名词。”王先生的考证极是。

又《辽史拾遗补》卷5：“《通雅》曰，中人帽曰爪拉，徐文长曰，辽主名查拉，或服是帽，转为爪拉，近有高丽王帽，京师呼为爪拉。”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根据《通雅》的记载，认为契丹语“舍利”与“爪

^① 陈述《契丹舍利横帐考释》，载《燕京学报》新八期，2000年。

拉”、“查拉”为同语，意为“头巾”，即帽名。戴此帽的人是有特权的官儿，称“舍利”。此说有待商榷。

设罗（设逻）*šelö：汉意为“侈盛”。

余靖《北语诗》“夜宴设逻臣拜洗”句，原注：“设逻，侈盛也。”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余尚书北语诗”作“设罢”，云：“夜筵设罢（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

江少虞《契丹事实类苑》亦作“没逻”，“设罢”与“没逻”疑误。

按契丹语“设罗”同女真语“扎鲁哈”*jaluha*，意为“盈、多”，《女真译语·通用门》谓“扎鲁哈，盈”，满语*zhalu*意为“满、盈”。

省事*šinši：汉意为“莲实、藕”。

《清异录》：“北戎莲实状长少味，出藕颇佳。然止三孔，用汉语转译其名，曰省事三。”

契丹语“省事三”与女真语“孰鞞”**šuliyen*中的“孰”**šu*同源，意为“莲”。《金史·国语解》：“孰鞞，莲也。”《金史》卷59有人名完颜孰鞞。女真语“孰鞞”的“鞞”实为汉语“莲”的异写，女真语“孰鞞”与满语*šu* (*ilha*)“莲(花)”相当。

失刺孙*šilasün：汉意为“豹”。

《热河志》卷95：“沈括《梦溪笔谈》曰豹东胡呼失刺孙，今舍利孙与豹本为二类，沈氏殆因舍利孙一名土豹而讹耳。”按此词似来自突厥语*sylysyn*。^①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失刺孙”与蒙古语*šilüšün*、满语*silun*有关联。

十里鼻*šilibi：汉意为“奴婢”。

武珪《燕北杂记》：“北界汉儿多为契丹凌辱，骂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

按此词语源未详。

实里薛袞*šili segön：汉意为“祭服之冠”。

《辽史》卷56《仪卫志》：“朝服：皇帝服实里薛袞冠，络缝红袍，垂饰犀玉带错，络缝鞞，谓之国服袞冕。”《国语解》：“实里薛袞，祭服之

^① 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第236页，民族出版社，1990年。

冠，行拜山礼则服之。”

按契丹语“实里薛衮”的词根“实里”同“习撚”，意为“孝服”，与达斡尔语 *xinige* “孝服”相当。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即曾考证契丹语“习撚”同达斡尔语 *xinige* “孝服”。参看“习撚”条。

世烛 *šijü: 汉语“侍中”的音译。

《辽史》卷45《百官志》：“某宫侍中，太宗会同元年置，亦曰世烛。”《国语解》：“世烛，遥辇帐侍中之官。”

按辽代官名“世烛”为汉语“侍中”的音译，王民信即持此观点，《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曰：“世烛，本系汉语的‘侍中’，‘夷离堇’乃突厥语的‘俟斤’。”从“世烛，遥辇帐侍中之官”还可推想辽代“世烛”之官借自突厥。

思奴古（斯奴古）*singü: 职掌为“掌本纛差役等事”，汉意为“将军”。

《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会同二年）五月乙巳，禁南京鬻牝羊出境。思奴古多里等坐盗官物，籍其家。”《国语解》：“思奴古，官与敞史相近。”又《辽史》卷78《萧思温传》有人名思奴古。

据《辽史》卷45《百官志》载，辽代“四帐都详稳司，掌四帐军马之事”下设有“将军，本名敞史。”辽代“思奴古”实同将军。《辽史》卷78《萧思温传》的庖人斯奴古，卷7《穆宗本纪》记作“辛古”：“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年三十九。”卷8《景宗本纪上》亦记作“辛古”：“保宁五年十一月辛亥朔，始获应历逆党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诛之。”“辛古”音同“辛衮”，《辽史·国语解》：“石烈辛衮，石烈官之长。”辽代“思奴古”金代承为“习尼昆”，《金史》卷55《百官志》：“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金史》卷57《百官志三》“诸纛”下有“么忽一员，从八品，掌二详稳。司吏三人。习尼昆，掌本纛差役等事。撻马，随从也。咩纛、唐古纛、移刺纛、木典纛、骨典纛、失鲁纛并依此置。”又《金史》卷57《百官志三》“诸移离堇司”下设“移离堇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司吏，女直一人，汉人一人。习尼昆，掌本纛差役等事。撻马”。

辽代官制里的“详稳”借自突厥 *sangun/sāngün* “相温”，突厥语“相温”又为汉语“将军”的音译。王民信谓：“‘详稳’的来源，我以为即是‘辛亥’的同名异译。”“详稳司既然是战斗单位，故详稳司的详稳都是武官，与都监、将军、小将军的性质同。”^① 而从音理上分析，“辛亥”**singün* 又同“辛古”**singü* 或“思奴古”**singü*。据《中原音韵》，“将军”近古北方汉语可拟音为 **tsiang-giun*，与“思奴古”音近。如此，无论从职掌还是从音理上，都可认为“思奴古”是汉语“将军”的契丹语音译。

算（属珊）*soyan/*šošan：汉意为“心腹、亲”。

《辽史》卷31《营卫志》：“算斡鲁朵，太祖置。国语心腹曰‘算’，宫曰‘斡鲁朵’。是为弘义宫。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其斡鲁朵在临潢府，陵寝在祖州东南二十里。”“算”又作“属珊”，《辽史》卷35《兵卫志中》：“辽太祖宗室盛强，分迭刺部为二，宫卫内虚，经营四方，未遑鳩集。皇后述律氏居守之际，摘番汉精锐为属珊军；太宗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合骑五十万，国威壮矣。”《国语解》：“属珊：应天皇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

按《辽史》作者“属珊，盖比珊瑚之宝”的解释显系望文生义，辽代“属珊军”当为亲军，和金代所设“合扎亲军”相当，《金史》卷44《兵志》：“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军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里侍卫亲军司以统之。”契丹语“算”（属珊）义当为“亲”，亦即《营卫志》所言“心腹”。^②

T

挞林（挞凜、挞览、闕览、駝宁）*tarim：汉意为“察看、镇抚”。

辽代官职，职掌为“镇抚边民”，又写作“挞领”、“闕林”、“秃

^①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师学报》第4卷第1、2期，1961年。

^② 贾敬颜《契丹文》中认为契丹语“算”与蒙古语 *soonghu* 相当，曰：“‘算’可用蒙古语的 *soonghu*（莎汪忽），即拣选之意。”

里”等，《辽史·国语解》：“挾林，官名。后二室韦部改为仆射，又名司空。”《辽史》卷4《太宗纪》：会同元年，以“二室韦闾林为仆射。”《辽史》卷85有人名萧挾凜（挾览、闾览、驼宁），卷71兴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挾里。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其东北则有挾领相公，掌黑水等边事。”原注：“胡人呼‘挾’字如‘吞’字入声，‘领’音近‘廩’。”

按照余靖的语音描述，“挾领”即“秃廩”*turim，此官职与“秃里”当为同一官职。金代官职也有“秃里”，据《金史》记载承自辽代，《金史》卷55《百官志》：“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关于“秃里”在金代的职掌，《金史·国语解》解释为“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金史》卷55《百官志》：“秃里一员，从七品，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按“秃里”的女真语本意为“察看”，《女真译语·人事门》作“秃鲁”*turu：“秃鲁哈刺，视、览”，《女真译语·通用门》：“秃鲁哈刺团下孙，看守”。满语的相应形式为turambi，意为“澄清”。

挾马*tama：职位为随从，汉意为“扈从、随从”。

《辽史》卷1《太祖纪》：“（阿保机）关弓三百斤，为挾马狨沙里。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卷8《景宗纪》：“（保宁三年九月），又以潜邸给使者为挾马部，置官主之。”《国语解》：“挾马狨沙里。挾马，人从也；沙里，郎君也。管率众人之官。后有只称挾马者。”又“挾马，扈从之官”。

据《金史》，金代“挾马”一职承自辽代，卷55《百官志》：“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详稳”和“么忽”等是“挾马”的上级机构，金代“详稳”和“么忽”都承袭辽朝原有的官制，因此金朝“挾马”也应承自辽代“挾马”。关于“挾马”的职掌，《金史》卷57《百官志三》“诸纛”下解释为“挾马，随从也。”正与《辽史》所谓“挾马，扈从之官”切合。

伯希和、白鸟库吉和杨志玖均认为辽代的挾马是蒙古初期探马赤的

最近语源。^①伯希和进一步认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答摩支”是“探马赤”的最早形式：“此答摩支似属人名，实为官号，观其名尾之支či可以证之。考其对音，或作 tapmači，或作 tamači，则昔有 tamači 官号，未经古突厥语文件所著录，然为十三世纪蒙古时代之载籍证其有之，此名在蒙古时代乃指一种特别骑兵队伍……tamačīn 或 tamači，出于 tama，后一字亦在十三世纪蒙古语中言之。除余前此所引诸例外，此字应亦为《辽史》卷一一六契丹语名挞马（tama）之对音，《辽史》名扈从之官曰挞马。”

讨* taw：汉意为“五”。

武珪《燕北杂记》：“五月五日午时，采艾摘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辽主著之。南北臣僚各赐艾衣三事。渤海厨子进艾膏，辽称此节为讨赛离。”《辽史》卷53《礼志六》：“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呢’。讨，五；赛咿呢，月也。”

按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曰：“‘五’这个数，蒙古语谓 tabun，达斡尔语谓 tūan，卡尔梅克语谓 tawn，可见它们是一个词。”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语的‘讨’，是以上（蒙古语）tabu，（达斡尔语）tūwan 的转讹。”《钦定辽史语解》卷4：“塔布，蒙古语五数也。卷四十六作塌母，城名。”

淘里（陶里）* töli：汉意为“兔”。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上巳”：“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朋下马，跪奉胜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北呼此节为‘淘里化’。汉人译云‘淘里’是‘兔’，‘化’是‘射’。”《辽史》卷53《礼志六》：“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为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

^①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6, pp. 202—265, 1929. 冯承钧译《中亚史地丛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载《史学杂志》第24编第1号，1913年；杨志玖《辽金的挞马与元代的探马赤》，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文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俗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国语解》：“陶里桦，上巳日射兔之节名。”

按契丹语“淘里”（陶里）同蒙古语 taulai “兔”，《钦定辽史语解》卷10：“陶拉噶尔布噶，射兔之谓。卷五十三作陶里桦。”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曰：“t'ao-li 等于蒙古语的也意为兔的 taulai, taulai 古音为 *tawlai, 而 *tawlai 则来自更古的 *tablai。”

陶隈思 *töyüs: 汉意为“土”。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本其风物，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没里，复名陶隈思没里，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马孟山，东北流，华言所谓土河是也。”

按此词语源不详。

特满 *timön: 汉意为“万”。

《辽史》卷31《营卫志》“阿鲁盃斡鲁朵”下有“抹里八：曰蒲速盃，曰移辇，曰斡笃盃，曰特满，曰谋鲁盃，曰移典，曰悦，曰勃特本。”卷46《百官志》有“特满军详稳司”。

按《辽史》“特满”在《金史》中承作“特满”、“陀满”或“驼门”，《金史》卷44《兵志》：“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世宗置所七，曰特满、忒满（在抚州）、斡靛只、蒲速椀、瓯里本、合鲁椀、耶卢椀。”卷65《谢库德传》：“申乃因、丑阿皆陀满部人。”卷2：“（辽主）自将七十万至驼门。”卷63有人名陀满讹里也，卷71有陀满忽土（陀满忽吐），卷86陀满撒曷辇，卷122陀满斜烈，卷123陀满胡土门，卷98驼满九住，卷89驼满蒲马，卷87驼满回海。《三朝北盟会编》卷3作“陀慢”。《金史》卷1：“统门水温迪痕部。”卷3：“戊申，命以徒门水以西，浑曈、星显、倮蠡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

金代“陀满”与明代女真语“土满、秃墨”相当，意为“万”，《女真译语·数目门》：“土满，万。”《女直译语·数目门》：“一万，额木秃墨。”满语“万”作 tumen，清语记作“图们、土墨”，《满洲源流考》卷18：“图们，万户，满洲语万也。”《宁古塔纪略》：“万曰土墨。”《钦定金史语解》卷3：“图们，万数也。”《金史》“徒门水”即清代之“图们

河”，今“图们江”。此外，亦赓《佳梦轩丛著·封谥翻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广略贝勒褚英，赐号阿尔哈图土们，译言‘广略’。”阿尔哈图，满文为 *argatu*，意为“谋略”，“土们”即 *tumen* “万”，译为“广”。

在蒙古语、突厥语、回鹘语这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中，“万”一词均与女真语“陀满”**tumon* 音近，如记录蒙古语的明初《华夷译语·数目门》有“万，土绵”，记录11世纪突厥语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突厥语大词典》有“*tümän* 万”，明代记录回鹘语的《高昌译语·数目门》有“万，土蛮**tümän*”等。^①

臧俚蹇（特里典）tirigin***：汉意为“掌管土地的人”。

《辽史》卷71《后妃传》：“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臧俚蹇’，尊称曰‘耨斡么’，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太祖称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嫔曰皇后。等以徽称，加以美号，质于隋、唐，文于故俗。后族惟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国事。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按“臧俚”音近“提烈”，汉意为“种田”，引申为“掌管土地”，“蹇”音同“董”，为名词构词成分，“臧俚蹇”即为“掌管土地的人”。“臧俚蹇”同蒙古语“塔里牙赤”，意为“种田人”。

又，《辽史》卷101有“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特里典”与“臧俚蹇”音近，“典”**tien* 为端母字，“蹇”，《广韵》其偃切，群母三等字。《辽史》、《金史》中汉语端（定）母字往往与见（群）母字同译契丹语、女真语一个音节，如“敌”、“迪”（定母四等）与“纮”、“纪”（见母三等）形成同音异译。《辽史·天祚皇帝纪》中“萧敌里”，《金史·太祖纪》作“萧纮里”；《金史·移刺窝斡传》之“迪斡”，《金史·徒单思忠传》作“纮碗”，《辽史·天祚皇帝纪》之“纮而毕”，《部族表》作“纪而毕”，即《辽史·圣宗纪》之“迪离毕”。对于《辽史》与《金史》中出现的“纮”和“纮”，学界一般认为“纮”是契丹字，“纮”为汉字，

^① 《华夷译语》，《涵芬楼秘笈》第四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胡振华、黄润华整理《高昌馆杂字》，民族出版社，1984年。

它们的读音基本一致，读如汉字“军”*kiuən（见母三等字）。^①端（定）母字与见（群）母字形成同音异译的条件总的来看是汉语有i介音的三、四等字。由此我们可认为“特里典”与“臙俚蹇”音近，汉意亦为“掌管土地的人”。^②

提烈*tiriye：汉意为“种田”。

《燕北杂记》谓“契丹呼种田为提烈”。

按契丹语“提烈”，同蒙古语tariya，意为“农田”。

惕隐（提隐、惕里已、梯里已）*tiyin/tirigi：典族属官，汉意为“头领”。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曰：“惕隐，若司宗之类。”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惕隐司，掌宗室。”《辽史》卷45《百官志一》：“大惕隐司。太祖置，掌皇族之政教。”又：“惕隐，亦曰惕里已。”又：“惕隐，亦曰梯里已。”卷45《百官志一》：“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卷46《百官志二》：“某部司徒，本名惕隐。”《国语解》：“惕隐，典族属官，即宗正职也。”《辽史》卷87《耶律蒲古传》：“耶律蒲古，字提隐，太祖弟苏之四世孙。”

按关于“惕隐司”的职掌，王民信根据《辽史》总结：“约而言之，皆系‘敦睦、纠率宗属、钦奉王命’之事，亦即是‘典族属’的中正职。”^③而关于“惕隐”的语义，《钦定辽史语解》有非常恰当的解释，即认为同蒙古语“特里袞”，卷5曰：“特里袞，蒙古语为首之谓，卷一作惕隐。”“特里袞”古蒙古语记作“帖^舌里温”，意为“头”。《华夷译语·身体门》：“帖^舌里温，头”；《至元译语·身体门》：“忒娄温，头”；《元朝秘史》第35节：“帖^舌里兀”，旁译“头”；《蒙古秘史》第96节“帖^舌里温”，旁译“源”。方龄贵曾根据以上记载，考证元明戏曲中的“铁里温”意为“首”，转意为“头领”：“铁里温或铁力温为蒙古语terigün的对音，

① 阎万章《论辽金元史中的“纒”与“紉”》，载《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②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契丹语“臙俚蹇”为通古斯语意为“老姬”的atirkan的对音；贾敬颜《契丹文》则主张“臙俚蹇”与蒙古语terigun相当，意为“第一的”、“学者的”、“长者”。

③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师学报》第4卷第1、2期，1961年。

义训为‘首’，并由此转为头领、源头之意。”^①

铁摆 *tebayi: 汉意为“嵩高”。

余靖所作《北语诗》有“圣寿铁摆俱可忒”句，原注：“铁摆，嵩高也。”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余尚书北语诗”有“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句。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满洲语谓高而突出的山峰为čob，契丹语的‘铁摆’即是它的对音。”如所周知，由女真语到满语曾发生ti >či的演化，可推论满语čob的古代形式是以辅音*t开头的，白鸟库吉的结论可从。

秃忽思 *tuhus: 汉意为“凉”。

《元史》卷180有人名耶律希亮，字秃忽思。此人姓耶律，为契丹族。据《耶律希亮传》载，因生于凉楼，故名曰秃忽思，“秃忽思”同蒙古语“图苏”，意为“凉”。李若农《和林诗并注》“图苏河畔凉楼地”，注曰：“图苏，蒙古语凉也。耶律希亮生于凉楼，故名曰秃忽思，汉语凉也。亮、凉对音字，秃思、图苏同音。”^②

秃鲁堇 *türügin: 汉意为“察看之人”。

《辽史》卷99有人名萧速撒，字秃鲁堇。

按“秃鲁堇”为词根“秃鲁”与表示“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名词构词成分“堇”*gin构成，“秃鲁”本义为“察看”，“秃鲁堇”则为“察看的人”，转意为“镇抚之人”。参看“挾林”条。

拖古烈 *togule: 汉意为“牛犊”。

《辽史·国语解》：“拖古烈，地名。”

辽上京的“兔儿山”，《蒙古游牧记》考订为内蒙古札鲁特右翼的图儿山。^③按契丹语“拖古烈”意为“牛犊”，前辈学者早有此观点，如《钦定辽史语解》卷：“图古勒，蒙古语牛犊也，卷二十二作拖古烈，地名。”贾敬颜《胡峤陷辽记疏证》：“吐儿山，又作兔儿山，即犊儿山之讹。或作

①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第40页“铁里温”条。

② 李若农《和林诗并注》，附于《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光绪丁酉年（1897）鄒郑学庐刊行。

③ 参看张修桂、赖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犊山。契丹语曰‘拖古烈’（拖古烈，牛犊也）。”又贾敬颜《契丹文》：“沈括《使辽图抄》乃作犊儿山，相当于用作地名的拖古烈，《秘史》《译语》无不谓‘犊’、‘犊儿’为‘土忽勒’。”蒙古语“牛犊”tugal，《华夷译语·鸟兽门》：“犊，土^中忽勒。”

W

斡笃盃（窝笃盃、斡突盃）* oduyon：汉意为“孳息”。

《辽史》卷31《营卫志》：“窝笃盃斡鲁朵，兴宗置，是为延庆宫。孳息曰‘窝笃盃’。”又天祚皇帝所置永昌宫下“抹里八”其一为“斡笃盃”。卷33《营卫志下》有“斡突盃乌古部”。《国语解》：“窝笃盃，孳息也。”

《金史》卷24《地理志上》“群牧十二处”：“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改为斡靛只群牧。”按金朝“斡独椀”承自《辽史》“窝笃盃”、“斡笃盃”、“斡突盃”，福赫伯《契丹语考》即根据女真语“孳息”与“牲口”同词，认为“斡突盃”与蒙古语“牲口”义的 aduyun 相当，曰：“既然金代表示‘孳息’与‘牲口’使用同一个词（满语为 ulha，古代女真语为‘乌鲁古’），那对契丹语词‘斡突盃’也可作同样的解释：此词既有‘孳息’的含义，也有‘牲口’的含义。这样一来，所谓‘斡突盃乌古’，就是‘从事畜牧的乌古’，‘斡突盃’（* oduwan）也许就是蒙古语的 aduyun（牲口、马匹）。既然契丹是操使一种古代南蒙语，当然古代南蒙语的 * oduwan 是与蒙语 aduyun 相当的。”^① 据《资治通鉴》卷266引赵志忠《虏廷杂记》云：“凡立王，则众部酋长皆会议，其有德行功业者立之，或灾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则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诸酋长会众部别选一名为王。”契丹、女真是游牧民族，家畜的孳盛，甚至是决定部落首领能否做共同国主的依据。“斡笃盃”一职的设置正是辽金重视群牧的反映。

^① Herbert Franke, “Bemerkungen zu den Sprachlichen Verhältnissen in Liao-Reich”,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 1960. 黄振华译文题为《契丹语考》，载《民族语言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1985年。

斡里保（斡里本）* ölibö/ölibün：辽金牧所，汉意为“使留下”。

《辽史》中未见“斡里保”，根据《金史》，当有此牧所。《金史》卷44《兵志》：“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金史·国语解》：“吾里补，蓄积之名。”《金史》卷74有人名完颜斡里不（斡离不、斡鲁补、讹鲁补），卷15斡里卜，卷70斡离本，卷93完颜斡鲁补，卷48斡鲁补，卷87仆散斡鲁补，卷132纳合斡鲁补，卷132斡卢保，卷77讹鲁补，卷44徒单吾里补，卷81夹谷吾里补，卷82乌延吾里补，卷93完颜吾里补，卷15奥屯吾里不。《金史》中“斡里不”同辽代“斡里保（本）”。

按女真语“斡里不”，由词根“斡里”加表示使动态的词缀“不”构成，意为“使留下”，相当于满语welibumbi“斡里”与《女真译语·人事门》“兀里昧，留”相当。清代满语记作“沃哩布”，《满洲源流考》卷18：“沃哩布，蓄积之名。满洲语存留也，旧解近似，原文作吾里补。”《日下旧闻考》卷4：“沃哩布，满洲语使留也，旧作斡离不。”满族人也有以“沃哩布”为名的，《清语人名译汉》：“倭里布，使之存留。”由此，女真语“斡里保（本）”* olibo/olibun与契丹语同源，意为“蓄积”。

斡鲁朵（斡里朵、斡耳朵、窝鲁朵）* ordo：汉意为“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

《辽史·营卫志》有“算斡鲁朵”、“国阿鞬斡鲁朵”等，《萧图玉传》有“窝鲁朵城”，《天祚帝纪》有“虎思斡耳朵”城。《国语解》：“斡鲁朵，宫帐名。”《辽史》卷27有人名耶律斡里朵。

按《金史·国语解》：“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金史》卷90有人名移刺斡里朵，卷19完颜讹里朵，卷59完颜讹鲁朵。“斡里朵”承自辽，且沿用于元代，作“斡耳朵”，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①契丹语“斡里朵”又与满语ordo相当，意为“帝王之宫、亭子”。《日下旧闻考》卷30：“鄂尔多，满洲语宫也，旧作斡尔朵。”《钦定金史语解》卷1：“鄂尔多，亭也。卷十九作讹里朵，睿宗名。”

^① [日] 箭内互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

乌**u*: 汉意为“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曰：“蕃语山为‘讷都’，水为‘乌’。”《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曰：上京临潢府，乃大部落之地。离来州数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沧溟，与天同碧，穷极目力，不知所际。有讷都乌河。番语“山”为“胡都”，水为“乌”。其东北三十里，即“长泊”也。

按福赫伯认为《契丹国志》所谓“乌”很有可能是“袅”之误，“袅”即古女真语**niyo*，其意为“水”。^①白鸟库吉则认为契丹语“乌”意为“水”，当是蒙古语*usu*、*usun*和达斡尔语*óso*、*ózo*等形式的略译。^②按我们比较倾向白鸟库吉的说法，契丹语“乌”与现代蒙古语*usun*、达斡尔语*os*同源，意为“水”，古蒙古语记作“沃速”或“兀孙”，《至元译语·地理门》：“沃速，水”；《华夷译语·地理门》：“兀孙，水”。此外，福赫伯在其文章中还假设如果《契丹国志》的说法成立，那么对契丹语“乌”与蒙古语*usun*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做如下剖析：“蒙古语的*usun*（水）一词后缀*-sun*，是表示集合体的意义，例如*qulu-sun*（芦苇）、*ele-sün*（草）、*šigü-sün*（粮食）等。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分离出一个蒙语词根**u-*（水）。”

喁**uγa*: 汉意为“猪”。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后有一主，号曰乃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喁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莫知所之。”

按契丹语“喁”与女真语“乌延（兀颜）”**ulyian*同源，意为“猪”。《金史》中有很多女真人姓为“乌延（兀颜）”，如《金史》卷82有乌延五十六，卷12有兀颜抄合等。女真姓“兀颜”，本义为“猪”，《金史·国语解》“姓氏”曰：“兀颜曰朱”，即女真姓“兀颜”改汉姓为“朱”，

① Herbert Franke: “Bemerkungen zu den Sprachlichen Verhältnissen in Liao-Reich”,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 1960. 黄振华译文题为《契丹语考》，载《民族语言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1985年。

②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90页。

“朱”当为“猪”之谐音，《女真译语·鸟兽门》：“兀里彦，猪。”满语“猪”为 ulgiyan。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认为契丹语“嗚”与蒙古语意为“猪”的 yaqai 相当；白鸟库吉也认为“嗚”当为长城附近蒙古语 khakhai、达斡尔语 gákha、gúgha 的略译，意为“猪”，因此王经常戴猪头、披猪皮的缘故，遂得此名。^①

乌鲁古（窝笃盃）*ulgu：职掌“牧圉之官”，汉意为“孳息、牲口”。

《辽史·国语解》：“乌鲁古、阿里只，太祖及述律后受誣譴降时二马名也，因赐誣譴夫妇以为名。”

此“乌鲁古”，王民信认为相当于《金史》“乌鲁古”：“可知辽朝的乌鲁古（即乌鲁国）亦是掌‘牧圉’之事……是以，疑太祖赐大誣譴名乌鲁古之称呼是官名，非马名。”^②按“乌鲁古”屡见于《金史》，《金史·国语解》：“乌鲁古，牧圉之官。”卷57《百官三》：“诸群牧所，又国言谓‘乌鲁古’。”“乌鲁古”又作“斡鲁古”、“讹鲁古”，《金史》卷71有人名完颜斡鲁古（斡里古），卷88有唐括斡鲁古（讹鲁古），卷91有温迪罕斡鲁古。

金朝卫所“乌鲁古”承自辽，又作“欧里本”。《金史》卷44《兵志》：“世宗置所七，曰特满、忒满、斡覩只、蒲速椀、欧里本、合鲁椀、耶卢椀。”“欧里本”注曰：“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鲁古者言滋息也。”^③“乌鲁古”一词与满语 ulga 或 ulha 相当，汉意为“牲口”，金代放牧的地方及管理牧所的官员称“乌鲁古”，即取其牧养“牲口”义。“乌鲁古”为阿尔泰语共有词，蒙古语“孳生”为“乌拉古”，《满洲源流考》卷18：“乌拉古，蒙古语滋长也。旧作乌鲁古，今改正。解云牧圉之官，盖取牧养蕃息之义。”

根据辽金史的记载和上述考证，“乌鲁古”与“窝笃盃”同为契丹语“孳息”一词的对音，这在音理上也讲得通。首先“鲁”与“笃”属于叠韵字，声母发音部位也相同；其次“古”对音又为“盃”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汉字“古”所表示的契丹语辅音本不是 *g，而是较 *g 为弱的小舌音*

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63页。

②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师学报》第4卷第1、2期，1961年。

③ 金承安三年改定的“乌鲜乌鲁古”，“乌鲜”应与《女真译语·方隅门》：“斡失，上”相当，即为“上乌鲁古”，与“板底因乌鲁古”即“南乌鲁古”相呼应。参见“蒲速盃”条。

γ。由于宋元北方汉语系统里没有与阿尔泰语相应的小舌音位，对译*q只能兼用邻近的舌根音见系字或晓（匣）母字，对译*γ一般用汉语疑、影母字。《金史》中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国语解》“兀颜曰朱”，“兀颜”与《女真译语》“兀里彦”和满语 ulgiyan “猪”相当；《金史》“猛安，千夫长”，相当于《女真译语》“皿干”和满语 minggan “千”；《国语解》“蒲阳温，幼子”，相当于满语 fiyanggū “小儿子”。根据《女真译语》和满语以及《中原音韵》疑母大多演变为γ和零声母来综合推断，疑、影母字所表示的当是女真语*g的弱化音*γ，因此我们把《金史》“兀颜”拟为*ulyen，“猛安”拟为*muγan，“蒲阳温”拟为*puyayun。《辽史》此处“古”与“盥”异译的对音情况与《金史》相同。此外，《辽史·百官志》“敞稳”，《国语解》“亦作常袞”；“令稳”，《元朝秘史》作“领昆”或“领忽”；“详稳”，实同“辛袞”等道理同此。二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一样，由于单词的辅音韵尾-n在构词中经常被替换掉，韵尾-n因此很容易脱落。如《金史·国语解》：“金曰按春（ančun）”，会同馆《女真译语·珍宝门》：“金曰按出（anču）”；女真语“大”为“谙版（amban）”，又作“昂八（amba）”，《金史·国语解》：“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会同馆《女真译语·人物门》：“大人，昂八捏麻。”满语“大”也有两读，amban或amba。

由此可以推断，契丹语“乌鲁古”与“窝笃盥”实为一词，与女真语“乌鲁古”、“斡独椀*oduγon”同源，意为“牲口”、“孳息”。

乌者（兀者）*üje：辽金牧所，汉意为“重要”。

《辽史》卷20《兴宗本纪》有人名乌者，“太尉乌者薨，诏配享圣宗庙。”《辽史》官制中未见“乌者”一职，根据《金史》，当有此职，《金史》卷44《兵志》：“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踵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金史》卷121《忠义传》：“温迪罕蒲覩，为兀者群牧使。”《金史》卷7有人名徒单乌者，卷9完颜乌者，卷78石抹乌者，卷87仆散乌者。

按契丹语“乌者”同女真语“兀者”，意为“重”，《女真译语·人事门》：“兀者，重。”“乌者”、“兀者”又与满语 ujen 相当，记作“乌珍、乌金”，《钦定金史语解》：“乌珍，重也。”奕赓《佳梦轩丛著·封谥翻

清》：“郑亲王曰乌珍。”由此，契丹语“乌者**uje*”与女真语“兀者（乌者）**uje*”同源，意为“重要”。

X

习撚sinin*：汉意为“孝服”。**

《辽史》卷21《道宗本纪》：“清宁夏五月戊子朔，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御制诗赋，仍命白为序。”此耶律白，《辽史》卷96《耶律良传》作耶律良，字习撚，小字苏。

沈汇考证契丹语“习撚”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曰：“在作者《契丹小字石刻撰人考》（未刊）一文中，曾据《兴宗哀册》的契丹文撰人耶律良，字习撚，《辽史》又记其姓名为耶律白一事，查出习撚一词仍保留在今达语中，写为 *xinige*，于义为孝服。今达族服孝穿白，与蒙族不同（蒙族服孝穿黑），这是因为在辽后期契丹人已改从汉俗，居丧服白（见《辽史礼志凶仪》）。孝服是一种凶服，出于语言的忌讳，后来改用它一词表达白义，于是习撚的白义遂晦。”^① 达斡尔语“孝服”为 *xinige*。此外，孝服为白色，而耶律白的汉名为“白”，名与字之间意义相关，也可从侧面证明契丹语“习撚”一词意为“孝服”。

辖里（忞里、瞎里、霞里）qari*：汉意为“回请”。**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中和”：“二月一日，大族姓萧者，并请耶律姓者于本家筵席。北节为‘辖里回’，汉人译云：‘辖里’是‘请’，‘回’是‘时’。”又《岁时杂记》“三伏”：“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并请萧姓者，亦名‘瞎里回’。”《辽史·国语解》：“忞里回，忞读作狎，回读作颇。二月一日也。六月十八日宴国舅族，亦曰忞里回。”《辽史》卷3有人名萧辖里，卷7有霞里。

《辽史拾遗》卷23：“《燕北杂记》曰，二月一日，番中萧姓者于本家筵席，番中呼此节为瞎里回，六月十八日耶律姓却请萧姓者，亦曰瞎里回。”按清代学者认为契丹语“辖里”，意为“请”，“辖里回”为“已

^①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请”。《钦定辽史语解》卷10曰：“扎拉巴，蒙古语已请之谓。卷五十三作怛里回。”贾敬颜《契丹文》也认为：“怛里或瞎里自系蒙古语之 gure (古列)，即宴请之‘请’。”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辖里”为通古斯那乃语 galigu-、galinda、galindü “请、乞、愿、求”中 gali-的对音。沈汇则独辟蹊径，认为“辖里”*qari 与当“复来”讲的“匣列”*qare 同，意为“回”，而“怛里回”为“回门节”，曰：“匣列，即今达语的 hari (令回、叫回去)，hari-bei (回去)，haro (报答、回敬)。至于《辽史》所记之‘怛里回’……契丹人这种礼俗，实际是母系氏族社会对偶婚的遗俗，一如父系社会汉人女儿出嫁之有‘回门’之仪。《辽史》所云‘怛里’，请也。是元人数典忘祖的妄说。所谓‘怛里’，即是前文的‘复来’，‘回’之义，故怛里回即是‘回门节’。”^①

综合以上观点，参证“回”古蒙古语为“^中合^舌里”（《华夷译语·人事门》），我们认为沈汇的观点值得借鉴，“辖里”与“匣列”读音相近，意为“回请”。参看“匣列”条。

匣列 *qare: 汉意为“复来”。

《辽史》卷74《韩延徽传》：“[韩延徽]居久之，慨然怀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已而与他将王緘有隙，惧及难，乃省亲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问所适，延徽曰：‘吾将复走契丹。’德明不以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见我必喜。’既至，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曰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

按契丹语“匣列”与蒙古语 hari 相当，《华夷译语·人事门》作“^中合^舌里”，意为“回”。贾敬颜即主此观点，《契丹文》曰：“（匣里）即蒙古语之 hari (合里)，言来回、回去之‘回’。”沈汇认为“匣里”与达斡尔语 hari 同，意为“令回、叫回去”。参看“辖里”条。

详稳 (常袞、敞稳、辛古) [官名] *siangyön/singön: 汉意为“将军”，借自突厥语。

《辽史·国语解》：“详稳，诸官府监治长官。”余靖《武溪集·契丹

^①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官仪》：“常衮司，掌（遥辇氏部族内）庶姓。”《辽史》卷45《百官志》：“大常衮，亦曰敞稳。”《国语解》：“常衮，官名。掌遥辇部族户籍等事。”又：“常隐（稳），诸帐下官。亦作常衮，盖字音相近也。”

按关于辽代“详稳”的职掌，王民信在《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中有详细论述，曰：“《辽史·百官志》中，有很多的‘详稳司’（约百余个），其职位的高低，随配属的机构而有所差异。其职掌则随配属机构的性质而不同，每一详稳司都设有详稳主持其事。以职位高低而言，最大的是北南两院的详稳司，最小的是牧坊、监等详稳司，以性质而言，有掌部族军马之政令（如南北院详稳司），有司宫帐宿卫（如禁军部详稳司），有司侍从（如近侍详稳司），有司坊监鸟兽（如监鸟详稳司），有司旗鼓走卒（如旗鼓拽刺详稳司），有司飞炮强弩（如炮首、弩手军详稳司），有专营某区域的军事事宜（如东北路军马详稳司），有专司陵庙事物（如《辽史》七十四韩知古子匡嗣传谓：‘应历十年，为太祖庙详稳’）。详稳司的编制大多是‘详稳’、‘都监’、‘将军’、‘小将军’等职衔，所以详稳是一标准的战斗单位，而坊监等详稳司亦不例外。故详稳司的详稳是武官，与‘都监’、‘将军’、‘小将军’的性质同。”

契丹语“详稳”借自突厥“相温”*sangun/sängün*，突厥语“相温”又为汉语“将军”的音译。贾敬颜《契丹文》：“敞稳[常衮]=将军。”“详稳”作为官名，又为金元两朝所沿用，《金史·国语解》：“详稳、移离董，本辽语，金人因之而稍异同焉。”《元朝秘史》对译为“想昆”、“桑昆”等。

Y

押番（押班）*aban：汉意为“大、大臣”。

《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小春”：“十月内，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一时推垛。国主与押番臣寮望木叶山（葬太祖处）奠酒拜，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奏木叶山神，云‘寄库’。北呼此时为‘戴辣’，汉人译云‘戴’是‘烧’，‘辣’是‘甲’。”《辽史》卷109《宦官列传》：“[王继恩]聪慧，通书及辽语。擢内谒者、内侍左厢押班。”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契丹语“押番”与女真语“安班”、满语 amban “大、大臣”等相当，可从。

雅鲁（耶鲁）*yalu：汉意为“拜舞”。

余靖所作《北语诗》有“微臣雅鲁（拜舞）祝苦统（福佑）”句，原注：“雅鲁，拜舞也。”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余尚书北语诗”误作“稚鲁”，云“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

《辽史》卷31有瓦里名“耶鲁”、石烈名“耶鲁”。“雅鲁”、“耶鲁”同。

按达斡尔语 yeber，意为“起劲”，与契丹语“雅鲁”或有关联。

宴答*anda：汉意为“朋友”。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神册]三年七月，皇都既成，燕群臣以落之。曷鲁是日得疾薨，年四十七。既葬，赐名其阡宴答，山曰于越峪，诏立石纪功。”

契丹语“宴答”与蒙古语 anda “结拜兄弟”同源，又与女真语“按答海”、满语 anda 同源。《金史》卷93有人名唐括安答海（按答海），卷73有完颜按答海（安达海），《国语解》：“按答海，客之通称。”《女真译语·人物门》：“岸答孩捏儿麻，宾客。”（女真语“人”为“捏儿麻”）满语 andaha，意为“宾客、友人”，清代记作“安答”或“按塔哈”，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彼此称呼曰安答。”《满洲源流考》卷18：“按塔哈，客之通称，满洲语义相合，旧作按答海。”《日下旧闻考》卷151：“按塔哈，满洲语客也。”《钦定金史语解》卷9：“谳达，伙伴也。”

曜辣*yaula：汉意为“圭”。

《嘉祐杂志》：“契丹谓圭为曜辣。”

按此词不可解。

耶鲁盃（耶鲁绾、耶鲁斡）*yerüyön：汉意为“兴盛”。

《辽史》卷31《营卫志》：“耶鲁盃斡鲁朵，世宗置。兴盛曰耶鲁盃。是为积庆宫。”《国语解》：“耶鲁盃，兴旺也。”《辽史》卷112有耶律涅鲁古，小字耶鲁绾；卷72辽顺宗小字耶鲁斡。

按《金史》“耶卢椀”承自辽代“耶鲁盃”，《金史》卷44《兵志》：“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世宗置所七，曰特满、忒满、斡靛只、蒲速椀、欧里本、合鲁椀、耶卢椀。”“耶卢

椀”注：“在武平县、临潢、泰州之境。”因之，金牧所“耶卢椀”**yerüyön*同辽宫卫“耶鲁盃”（耶鲁馆、耶鲁斡）**yerüyön*，契丹语本义为“兴盛”。《钦定辽史语解》卷2：“伊囉斡鄂尔多，蒙古语伊囉斡，吉兆也；鄂尔多，亭也。卷三十一耶鲁盃斡鲁朵，又作榆鲁盃，并改。”

拽刺（曳刺、曳落河）*yela：汉意为“壮士、健儿、走卒”。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曳落河”注：“蕃人健儿为曳落河”；《新唐书》卷217《回鹘传》“同罗”条：“安禄山反，劫其兵用之，号曳落河者也。曳落河者，犹言健儿云。”《通鉴·唐玄宗纪》天宝十载：“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宋余靖《武溪集》卷17《契丹官仪》：“巡警者，呼曳刺（音割），遂部分各有首领及判官等。”《辽史》卷46《百官志二》“拽刺军详稳司”条：“走卒谓之拽刺。”《辽史》卷49《礼志一》：“仆臣曰旗鼓拽刺。”《辽史·国语解》“算斡鲁朵”条：“算，腹心拽刺也，斡鲁朵，官也。”又：“拽刺，官名。军制有拽刺司，此则掌旗鼓者也。”《辽史》卷31《营卫志上》：“算斡鲁朵，太祖置。国语心腹曰算，官曰斡鲁朵。是为弘义官。以心腹之卫置。”

王国维《古剧角色考》曰：“又有表所扮之人之职业地位者，如曳刺。曳刺本契丹语，唐人谓之曳落河，《武林旧事》作‘爷老’，其所载官本杂剧，有三爷老大明乐，病爷老剑器二本，当即辽之曳刺也。元马致远《荐福碑杂剧》中，尚有曳刺为胥吏之名，此即《辽志》‘走卒谓之曳刺’之证。”陈述曾撰专文《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①对契丹语“拽刺”的本义、辽代拽刺军之起源、《新唐书》所谓“曳落河”之性质及嬗变、拽刺之职事及其类别都做了详细考证，认为“拽刺”的本义当为“健儿”。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拽刺”意为“健儿”，为蒙古语 *ere* “男子、勇健”之转讹，而“曳落河”则突厥语 *ärlik* “男子的力量、勇健”之对音。

夷离毕 *ilibi：官名，同参知政事。

沈括《梦溪笔谈》卷25：“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

^① 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1938年。

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似小木罌，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豚子而肥。”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刁奉使北语诗”有“押燕移离毕”句，原注曰“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辽史》卷1《太祖纪》：“留夷离毕直里姑总政务。”卷45《百官志一》：“夷离毕院，掌刑狱。”又“押行宫辇重夷离毕司，掌诸宫巡幸扈从辇重之事。”《国语解》：“夷离毕，即参知政事，后置夷离毕院以掌刑政。”

据《国语解》，契丹“夷离毕”相当于“参知政事”，掌“刑狱”，此官太祖时已设。其词义或与“刑罚”、“治罪”等有关。

夷离董（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俟斤）* *irgin/iryön*：借自突厥语，职掌“统军马大官”，汉意为“聚集起来的東西”。

《辽史》卷《圣宗纪》：“（统和三年（985）八月）戊子，故南院大王诸领已里婉妻萧氏奏夫死不能葬，诏有司助之。”又作“乙里婉”，《圣宗纪》：“（统和四年（986）六月）丙寅，以太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赐赵妃及于越迪鞞乙里婉。”此官名在《北大王墓志》中作“乙林免”，《北大王墓志》有“六年内加北大王，封为乙林免。”《耿知新墓志铭》亦作“迤俪免”，刘凤翥考证此官名为契丹语，汉意为“夫人”。^①契丹人名词尾“免”与“碗”等字属于同音异译。《辽史》中汉字“免”与“婉”往往与契丹语同一音节对音。《辽史》有官名“已里婉”。

按“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同“夷离董”。《辽史》卷45《百官志一》：“夷离董，本名弥里马特本。改辛亥，会同元年升。”《国语解》：“夷离董，统军马大官。”金代“移离董”源自辽代“夷离董”，金“移离董”当为“夷离董”的异译，其职掌系“分掌部族村寨事”，与辽代掌“军民之政”相类。^②《金史》卷57《百官志三》：“诸移离董司，移离董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国语解》：“诸移离董，部落虚砦之首领。详稳、移离董，本辽语，金人因之而稍异同焉。”

关于辽代“夷离董”，前人多有考证。《唐书》卷219《契丹传》：“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凡调发攻战，则

^① 参看刘凤翥《释契丹语“迤俪免”和“乙林免”》，《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②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师学报》第4卷第1、2期，1961年。

诸部毕会，猎则部得自行。”《辽史》卷63《世表一》：“契丹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而羸……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王民信据以认为“俟斤”即“移离董”之渊源，并进一步阐述：“今人岑氏突厥集史中，其附录有《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里有‘俟斤’的译名：Ergin, irgin, erkan ‘俟斤、颀斤、奥鞬’。‘俟斤’既作 Erkin, 或 irken, 二者皆系‘夷离董’之对音，奥鞬乃匈奴官名，据岑氏在同书中谓：‘后汉南匈奴有左奥鞬（永寿元年下），汉书西域传之奥鞬，余曾证其为后世之 urgenj, 然则奥鞬殆即匈奴之 Erkin 也。’若岑氏所证不误，契丹的夷离董实源于俟斤，更远可追溯至匈奴，换言之契丹因袭于突厥，突厥又承之匈奴是。”^①此外，《南齐书》称北魏有官号俟勤（即俟斤），其职“比尚书”。^②而突厥语 irkin, 《突厥语大词典》释曰：“任何聚集起来的東西都可用 irkin 表示。葛逻禄人称首领为 kol irkin, 也是来自这个词。意为‘智慧像湖水一样丰富的人’。”^③由此可知，辽金官名“移离董”、“夷离董”*irgin, 实源自突厥语 irkin, 职掌为“统军马大官”，本意为“聚集起来的東西”。

乙辛（意辛）*isin: 汉意为“聪明”。

《辽史》有耶律乙辛，《耶律奴墓志》有人名萧意辛。^④

按“乙辛”相当于元代人名“也先”，即蒙古语 esen, 意为“聪明”。

于越*üyö: 汉意为“尊敬的、贤明的”，借自突厥语。

《辽史》卷45《百官志》：“大于越府。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辽国尊官，犹南面之有三公。太祖以遥辇氏于越受禅。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鲁、屋质、仁先，谓之三于越。”卷64《皇子表》：“遥辇可汗时，岁贡于突厥，至释鲁为于越，始免。”卷29《天祚纪》：“（保大四年正月）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国语解》：“于越，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辽代“于越”分三种，“阿鲁敦于越”、普通“于越”和“神于越”。

①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师学报》第4卷第1、2期，1961年。

② 《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85页，中华书局，1972年。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116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

④ 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

王民信曾认为“于越”的来源不详，《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曰：“于越的来源不详。或许系契丹古制，首被授于越者为耶律释鲁。《辽史》六十四皇子表：释鲁，字述澜，玄祖第三子（太祖伯父）。重熙中追封为隋国王，官职‘于越’。骈助人力，贤而有智。先，遥辇可汗时，岁贡于突厥，至释鲁为于越，始免。教民种树桑麻。年五十七。为子滑国所杀。”^① 杨富学根据“于越”官名常见于9—10世纪的于阗语、回鹘语文献中，认为契丹语“于越”借自回鹘，原作 ügä 或 ögä，意为“尊敬的”、“贤明的”。^② 而根据《辽史》卷64《皇子表》的记载，释鲁的“于越”一职，也应为突厥所封，因此，契丹、回鹘“于越”借自突厥语也是自然的了。

与敦（与墩、预敦、预笃温）*idün，汉意为“班”。

《辽史》卷31有抹里名预笃温稍瓦直、预敦；有石烈名“与敦”；瓦里名“与墩”等。

按《金史》卷121有人名余覩，卷133耶律余覩（耶律余笃），卷16完颜益都，卷117徒单益都。“余覩”与满语 idu “班、班次”相当，《满洲源流考》卷18：“伊都，次第之通称。满洲语班次也。”《钦定金史语解》：“伊都，班也。”

Z

治夔离 *jiküli：汉意为“万岁”。

《燕北录》：“戎主太后嚏喷时，但是近位番汉臣僚等并齐道治夔离，汉语万岁也。”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契丹语“治夔离”中隐含有女真语“塞革，岁”、满语 se 等。按《金史》记载女真人有名为“夔里本”者，女真语“夔里本” *kuilibun 意为“使唬住、被唬住”，相当于满语 kūlibu，

①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师学报》第4卷第1、2期，1961年。

② 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H. W. Bailey,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p. 91; F. W. K. Müller, “Zwei Pfahl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1915.

为动词 kŭlimbi 的命令式，汉意为“令使之怕而静悄悄的、被唬住”，清代记作“库哩布”，《日下旧闻考》卷4：“库哩布，满洲语被唬住也，旧作夔里不。”满族人也有以此为名的，《清语人名译汉》：“科里布，涮。”

契丹语“治夔离”的“夔离”似与女真语“夔里本” *kuilibun 同源。

札刺（只刺里、闸腊）*jala：汉意为“行人、通事”。

《辽史》卷88《耶律资忠传》：“资忠，字沃衍，小字札刺，系出仲父房……初，高丽内属，取女直六部地以赐。至是，贡献不时至，诏资忠往问故。高丽无归地意。由是权贵数短于上，出为上京副留守……三年，再使高丽，留弗遣……九年，高丽上表谢罪，始送资忠还。”卷31《营卫志》“监母斡鲁朵”下“抹里十一”有“闸腊”，当与“札刺”同。《金史》卷84《耨盃温敦思忠传》：“及辽人议和，思忠与乌林达赞谋往来专对其间，号闸刺。闸刺者，汉语云行人也。”^①

按《金史》“闸刺”当源自辽代“札刺”或“只刺里”。冯家昇《辽史初校》：“（圣宗开泰九年）五月庚午，耶律资忠使高丽还，王询表请称藩纳贡，归所留王人只刺里，只刺里在高丽六年，忠节不屈，以为林牙。”傅乐焕《辽史丛考·辽史复文举例》“后记”据以上记载，认为“‘只刺里’为‘札刺’之异译，资忠小字也。可为本文增一例（王询表请称藩以下，当为资忠使高丽还一语之复出）。忆《金史》某人传云：‘札刺’，女真语行人之意。女真此语当又袭自契丹，故札刺或原非资忠字。”

考“闸刺”语义，当与《女真译语》“召刺埋”，意为“奏报”的名词形式相当，《女真译语·器用门》：“召刺埋委勒伯，奏事。”又《女真译语·人事门》：“委勒伯，事”，《女真译语·通用门》：“召刺埋拙厄林，

^① “行人”，使者的通称，即通事。《左传·襄公四年》：“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注：“行人，通使之官。”此外，“行人”还是古官名，掌朝觐聘问。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汉代为大鸿胪官，后改为大行令，明代设行人司，掌传旨、册封等事。洪皓《松漠纪闻》：“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原注：即译语官也，或以有官之人之为之），上下重轻，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贿，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银珠哥大王者（原注：银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战多贵显，而不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僧诵言欲申诉，逋者大恐，相率赂通事，祈缓之。通事曰：‘汝辈所负不费，今虽稍迁延，终不能免。苟能厚谢我，为汝致其死。’众皆欣然许诺。僧既陈牒，跪听命。通事潜易他纸，译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银珠笑，即书牒尾，称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牵拢官二十辈驱之出，僧莫测所以。扣之，则曰：‘塞痕，好也，状行矣。’须臾出郭，则逋者已先期积薪，拥僧于上，四面举火。号呼称冤不能脱，竟以焚死。”

奏报。”而作为两国交往的使者，“闸刺”又与满语 jala 相当，满语 jala 常用意为“媒人”，《钦定金史语解》卷6：“扎拉，媒人也。卷八十四作闸拉。”

闸撒狝 * jasaq: 职掌为“掌宫卫之辈”，汉意为“法度”。

《辽史》卷45《百官志》“某抹里。闸撒狝。”《国语解》：“闸撒狝，抹里司官，亦掌宫卫之辈者。”

根据《辽史》的上述记载，“闸撒狝”与金代的“札失哈” * jas'ha 职掌相同。《金史·国语解》“官称”：“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称。”《金史》“札失哈”当源自辽代官职“闸撒狝”或“闸撒”。而“闸撒狝”与蒙古语 jasaq 同源，意为“法度、政治”。《钦定辽史语解》卷2：“扎萨克，蒙古语政治也。卷三十一作闸撒。”贾敬颜《契丹文》：“‘狝’音 hue，疾走貌；‘闸撒’即 jasa（札撒）或 jasih（札撒黑），言治理，言法度，等等。元代名法律为‘札撒’或‘牙撒’，蒙古语 j、y 是互通的。”《元朝秘史》第153节有“札撒黑”，旁译“军法”；第197节有“札撒黑”，旁译“法度”。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札撒”条：“就字面说，应当是蒙古语 jasaq 的对音，训‘法令’，‘条法’。”满语 jasad “札萨克”为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札撒”条：“又译‘札撒黑’。蒙古语意为‘法度’。元太祖生前依蒙古习惯法颁布法律，称大札撒。《元史·太宗纪》：‘大札撒，华言大法令也。’元朝奉为祖宗大法。新帝即位，必隆重宣读。大札撒原文已佚，散见于《世界征服史》、《史集》、《埃及志》等书。”^① 满语 jasad “札萨克”为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由此可知，辽代“掌宫卫之辈”的官名“闸撒狝”其契丹语意为“法度”。

^① 见《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札撒”条，作者亦邻真。

第三章

语音系统

根据前面对宋元史籍中汉字译音契丹词语的复原，我们可以归纳出契丹语的语音系统。下面就这些语音出现的条件举例说明。例证中对于每一个词语只给出一个汉字译音形式和复原形式，关于这些词语的异译以及详细考证，请参看前面的“词语汇考”部分。

第一节 辅音

宋元史籍中反映出的契丹语辅音共 19 个，即：双唇音 *p、*b、*m，舌尖擦音 *s，舌尖塞音 *t、*d，舌尖鼻音 *n，舌尖边音 *l，颤音 *r，舌叶音 *č、*j、*š，舌根音 *k、*g、*h，小舌音 *q、*γ，半元音 *y、*w。下面就这些辅音出现的条件及对音规律举例说明。

双唇音：

宋元时期汉语的浊音清化已经完成，浊辅音 *b 已并入清辅音 t、th，双唇塞音系统已是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辽史》等史籍中唇音 p-、ph- 声母汉字与契丹语的对应一般表现为 ph-: *p-; p-: *b-。

*p: 一般用汉语滂母字和并母平声字对音，只出现在词首，例如：时 *po “时”、匹裂 *pile “似小木罌”、蒲速盃 *pusuγon “繁衍、兴旺”、蒲古 *pugu “摔跤人”。

*b: 一般用汉语帮母字和并母仄声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拜洗 *bayisi “受赐、谢恩”、倍其不离 *beki böri “惊鬼”、必里迟离 *biri öiri “虎日”、暴里 *böri “鬼”。出现在词中的例如：铁摆 *tebayi “嵩高”、郭不离 *göbüri “沙袋”、阿保机 *abögi “大人”、贺跋支 *höböči “执衣防阁、看房人”、阿息保 *asibö “以力助人”、押番 *

aban “大、大臣”。

*m: 用汉语明母字对音,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弥里 *miri “乡”、抹里 *möri “马”、没里 *möri “河”、梅里 *muri “宰相、传令官”。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耨斡么 *na omo “地母”、“特满” *timön “万”。出现在词末的例如: “监母” *gam “遗留”。

舌尖擦音:

与《蒙古秘史》一致,《辽史》往往采用心、邪母汉字与契丹语 *s 相对应。阿尔泰系语言与汉语不同, 舌尖前音只有擦音 s 而没有塞擦音 ts、tsh, 契丹语也不例外, 这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碑铭在为汉语借词标音时, 也有用擦音 s 译写汉语精系字的情况, 如: “藏” sink, “匠” sank 等。《女真译语》为精系汉语借词标音往往用擦音 s, 如汉语“骡子”借到女真语变为“老撒”(《女真译语·鸟兽门》), “总兵”借为女真语对音是“素温必因”, 这与汉语“麦子”借到满语为 maise 是一致的。

*s: 用汉语心、邪母字对音,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赛离 *seri “月”、“扫稳脱朵” *soyon todo “忠诚地管理牛马”、“习撚” *sinin “孝服”、操刺 *sora “勇猛”。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阿息保 *asibö “以力助人”、蒲速盍 *pusuylon “繁衍、兴旺”、虎斯 *hüsi “有力”、拜洗 *bayisi “受赐、谢恩”、阐撒狄 *jasaq “法度”。出现在词末的例如: 陶隈思 *töyüs “土”、萎珍思 *lö jens “熊虎”、秃忽思 *tuhus “凉”、阿思 *as “宽广”。

舌尖塞音:

如同双唇音一样, 中古汉语的浊辅音 *d 在宋元时期已并入清辅音 p、ph, 舌尖塞音系统已是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辽史》等史籍中唇音 t、th-声母汉字与契丹语的对应一般表现为 th-: *t-; t-: *d-。

*t: 一般用汉语透母字和定母平声字对音,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挞林 *tarim “察看、镇抚”、挞马 *tama “扈从、随从”、陶隈思 *töyüs “土”、淘里 *töli “兔”、讨 *taw “五”、特满 *timön “万”、臧俚蹇 *tirigin “掌管土地的人”、提烈 *tiriye “种田”、惕隐 *tiyin “头领”、秃鲁堇 *türügin “察看之人”、拖古烈 *togule “牛犊”。出现在词

中的例如：可忒 *kōti “无极”、苦统 *kutun “福佑”。

*d: 用汉语端母字和定母仄声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大摆 *dabayi “岭”、夺里本 *dōlibün “讨平”、堕瑰 *dōgū “门”、达刺干 darqan (官名)。出现在词中的例如：胡笃堇 *hūdūgin “有福的人”、斡笃盃 *oduyon “孳息”、宴答 *anda “朋友”、捏骨地 *negüdi “跪”、胡笃 *hudu “与人同受福”、斡鲁朵 *ordo “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阿点 *adim “贵”、契丹 *kidan “镔铁”、阿鲁敦 *aldun “金”、可敦 *qadun “皇后”。

舌尖鼻音、边音、颤音：

汉语有和契丹语 *n、*l 相当的音，却没有和契丹语 *r 相当的音，所以在对音中大都用来母字或个别日母字来替代，这在古阿尔泰语文献中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n: 用泥母汉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捺钵 nabo “行营”、妳 *nai “正、头、首、一”、耨斡么 *na omo “地母”、捏离 *neri “日”、捏古地 *negüdi “跪”、捏褐 *neha “狗”、袅 *niyö “湖、水泊、海子”、女古 *nürgü “金”。出现在词中的例如：习撚 *sinin “孝服”、省事 *šinši “莲实、藕”。另外，出现在词末的用阳声汉字对音，例如：昏 *qun “羊”、押番 *aban “大、大臣”、失刺孙 *šilasün “豹”、苦统 *kutun “福佑”、契丹 *qidan “镔铁”、朝定 *čödin “朋友”、阿鲁敦 *aldun “金”、可敦 *qadun “皇后”、阿辇 *alin “收”、夺里懒 *döliran “讨平”、挞林 *tarim “察看、镇抚”、秃鲁堇 *türügin “察看之人”、纥真 *hüjin “三十”、胡笃堇 *hūdūgin “有福的人”、孤稳 *güyon “玉”、详稳 *siangyön “将军”、令稳 *lingün “令公”、斡笃盃 *oduyon “孳息”。

*l: 用来母汉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出现在词首的例如：罗草 *laso “小围”、掠胡奥 *löhüyö “赤娘子”、菱珍思 *lö jens “熊虎”、林牙 *limya “翰林”、令稳 *lingün “令公”。出现在词中的例如：失刺孙 *šilasün “豹”、十里鼻 *šilibi “奴婢”、耶鲁盃 *yelüyon “兴盛”、札刺 *jala “行人、通事”、鹞里 *hüli “偷”、淘里 *töli “兔”、匹裂 *pile “一种盛酒器”、设罗 šelö “侈盛”、(国) 阿辇 * (gui) alin “收国”、阿鲁敦 *aldun “金”、阿鲁盃 *alyon “辅佑”。出现在词末的例如：拖古烈 *togule “牛犊”。

*r: 用来、日母字对音, 可以出现在词中、词末, 不出现在词首。出现在词中音节开头的对音一般用来母字, 例如: 秃鲁堇 *türügin “察看之人”、梯里已 tirigi “头领”、臧俚蹇 *tirigin “掌管土地的人”、操刺 *sora “勇猛”、茶扎刺 *čačara “凉棚、帐房”、画里 *qöri “二十”、暴里 *böri “鬼”、梅里 *muiiri “宰相、传令官”、抹里 *möri “马”、没里 *möri “河”、提烈 *tiriye “种田”、匣列 *qare “复来”、捏离 *neri “日、旦”、舍利 šari “郎君”、郭不离 *göburi “沙袋”、杪离 *čayüri “战斗、打”、赛离 *seri “月”。夺里懒 *döliran “讨平”、挾领 *tarim “察看、镇抚”。出现在词中音节末尾的对音既可以用日母字, 也可以用来母字, 例如: 葛儿罕 *gürqan “普遍、统辖之汗”、夷离堇 *irgin “统军马大官”、斡鲁朵 *ordo “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

舌叶音:

契丹语舌叶音的汉字对音兼用知、庄、章三组声母, 估计宋辽金时代北方汉语的照系二三等声母已经合为一组了。

*č: 用初、澄母汉字对音,^①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例如: 杪离 *čayüri “战斗、打”、楚古 *čügü “打”、朝定 *čödin “朋友”、茶扎刺 *čačara “凉棚、帐房”。

*j: 用庄、崇、章、澄母汉字对音,^②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阐撒狄 *jasaq “法度”、札刺 *jala “行人、通事”、治夔离 *jiküli “万岁”。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阿札割只 *aja göji “墩官”、贺跋支 *höböči “执衣防阁、看房人”、兀者 *üje “重要”、曷主 *qajü “铁”、阿主 *ajü “父祖”、世烛 *šijü “侍中”(汉语借词)、纥真 *hüjin “三十”。

*š: 用汉语船、书、生母字对音,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射 *še “请”、奢 *še “好”、舍利 *šari “郎君”、设罗 šelö “侈盛”、失刺孙 *šilasün “豹”、稍瓦 *šöya “海东青”。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皮室 *piši “金刚”。

舌根音:

如同双唇音一样, 中古汉语的浊辅音 *g 在宋元时期已并入清辅音 *

① 实际还应包括彻、崇、昌、船诸母字。

② 实际还应包括彻、船二母字。

k、*kh，舌根塞音系统已是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辽史》等史籍中舌根音 *k-、*kh- 声母汉字与契丹语的对应一般表现为 kh-；*k-；k-；*g-。

*k：用汉语溪母字和群母平声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可忒 *kōti “无极”、苦统 *kutun “福佑”。出现在词中的例如：治夔离 *jikūli “万岁”、倍其不离 *beki bōri “惊鬼”、干勤 *gankin “厚重”。

*g：用汉语见母字和群母仄声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监母 *gam “遗留”、干勤 *gankin “厚重”、葛儿罕 *gürqan “普遍、统辖之汗”、厥何 *gōhō “通好”、郭不离 *gōbūri “沙袋”。出现在词中的例如：阿古蜡 *agula “题认天子”、捏骨地 *negūdi “跪”、女古 *nūrgū “金”、“楚古” čügū “打”、阿保机 *abōgi “大人”、夷离堇 *irgin “统军马大官”、臧俚蹇 *tirigin “掌管土地的人”、胡笃堇 *hūdūgin “有福的人”、秃鲁堇 *tūrūgin “察看之人”、孤稳 *gūyōn “玉”、令稳 *lingūn “令公”（汉语借词）、拖古烈 *togule “牛犊”。

*h：用汉语晓、匣母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出现在词首的例如：喝只 *hōji “柴”、贺跋支 *hōbōči “执衣防阁”、纥真 *hūjin “三十”、鹘里 *hūli “偷”、虎斯 *hūsi “有力”。出现在词中的例如：掠胡奥 *lōhūyō “赤娘子”、抹鹘 *mohu “族长”、厥何 *gōhō “通好”、莫弗纥 *moboho “部落酋长”、秃忽思 *tuhus “凉”。

小舌音：

和蒙古语一样，契丹语也有一套小舌音，即清塞音 *q 和浊擦音 *ɣ。由于宋元北方汉语系统里没有这套音位，按照番汉对音的惯例，小舌音往往借用晓（匣）母字或见系字对音，如：蒙古语 qara，《元朝秘史》对音为“哈刺”；qoniči 对音为“火你赤”；qubilai 对音为“忽必烈”。反之，元代译写汉语晓母一二等字也用 q，如：“翰林”译为 qanlim；“河”译为 qo；“皇”译为 qong；“欢”译为 qon 等。蒙文碑刻中也常见用 k 译写晓母三四等字的例子，如：“学士”译为 kaosi；“许”译为 ko；“县”译为 kan 等。^① 与《女真译语》和满语的 g-音节相对应的女真语词，《金史》等宋

^① 参看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36—738页。

元史籍用汉语疑、影、以母字对音，说明女真语 *g 作为开头辅音与元音组成音节有弱化现象，这个弱化音当是与汉语 *ŋ 比较接近的舌根浊擦音 *ɣ。

*q: 用见、晓、匣母汉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出现在词首的例如：化 *qa “射”、昏 *qun “羊”、可敦 *qadun “皇后”（突厥语借词）、匣列 *qare “复来”、画里 *qöri “二十”、曷主 *qöjü “铁”。出现在词中的例如：葛儿罕 *gürqan “普遍、统辖之汗”。出现在词末的例如：阐撒狄 *jasaq “法度”。

*ɣ: 用疑、影、以母汉字对音，可以出现在词中，不出现在词首和词末。例如：炒伍侖 *čayüri “战斗、打”、稍瓦 *šöya “海东青”、蒲阿 *puya “山鸡”、蒲速盃 *pusuɣon “繁衍、兴旺”、掠胡奥 *löhüyö “赤娘子”、惕隐 *tiyin “头领”、阿鲁盃 *alyon “辅祐”、孤稳 *güyön “玉”、斡笃盃 *oduɣon “孳息”。

半元音:

*y: 用汉语影、以等零声母开口字对音。*y 在契丹语中比较少见：曜辣 *yaula “圭”、雅鲁 *yalu “拜舞”、拽刺 *yela “壮士、健儿、走卒”。

*w: 只出现在词中和词尾，是古代辅音 *b 的弱化形式：糜到斯袅 *mi daws niyö “大盐泊”、讨 *taw “五”。

契丹语辅音表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双唇音	舌尖音	舌叶音	舌根音	小舌音
		清	送气					
塞音	清	送气	p	t		k	q	
	浊	不送气	b	d		g		
擦音	清			s	ʃ	h		
	浊						ɣ	
塞擦音	清	送气			ç			
	浊	不送气			j			
鼻音	浊		m	n				
边音	浊			l				
颤音	浊			r				
半元音	浊		w		y			

第二节 元音

宋元史籍中反映出的契丹语元音共 5 个，即：a、e、i、o/ö、u/ü，其

中 o/ö、u/ü 分别是为使同一个词内的元音和谐而导致的同一个音的变体。下面就这些元音出现的条件举例说明。

a: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阿保机 abögi “大人”、阿点* adim “贵”、阿辇* alin “收”、阿鲁敦* aldun “金”、阿鲁盃* alyon “辅祐”、阿思* as “宽广”、阿息保* asibö “以力助人”、阿主* ajü “父祖”。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拜洗* bayisi “受赐、谢恩”、杪离* čayüri “战斗、打”、干勤* gankin “厚重”、葛儿罕* gürqan “普遍、统辖之汗”、曷主* qajü “铁”、监母* gam “遗留”、可敦* qadun “皇后”、纳葛里* nagöri “居室”、契丹* kidan “镔铁”、挾林* tarim “察看、镇抚”、讨* taw “五”、辖里* qari “回请”、阏撒狄* jasaq “法度”。出现在词末的例如: 阿古蜡* agula “题认天子”、操刺* sora “勇猛”、化* qa “射”、蒲阿* puya “山鸡”、稍瓦* šöya “海东青”、啁 uya “猪”。

e: 可以出现在词中、词末。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捏古地 negüdi “跪”、捏离* neri “日”、赛离* seri “月”、设罗* šelö “侈盛”、臧俚蹇* tirigin “掌管土地的人”、耶鲁盃* yerüyön “兴盛”。出现在词末的例如: 奢* še “好”、乌者* üje “重要”、匣列* qare “复来”。

i: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夷离堇 irgin “统军马大官”、乙辛* isin “聪明”、与敦* idün “班”。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阿点* adim “贵”、阿辇* alin “收”、阿息保* asibö “以力助人”、夺里本* dölibün “讨平”、干勤* gankin “厚重”、纥真* hüjin “三十”、胡笃堇* hüdugin “有福的人”、令稳* lingün “令公” (汉语借词)、袅* niyö “湖、水泊、海子”、匹裂* pile “一种盛酒器”、契丹* kidan “镔铁”、世烛* šijü “侍中”、挾林* tarim “察看、镇抚”、特满* timön “万”、臧俚蹇* tirigin “掌管土地的人”、惕隐* tiyin “头领”、习撚* sinin “孝服”。出现在词末的例如: 暴里* böri “鬼”、杪离* čayüri “战斗、打”、郭不离* göbüri “沙袋”、贺跋支* höböč “执衣防阁、看房人”、鹘里* hüli “偷”、画里* qöri “二十”、抹里* möri “马”、没里* möri “河”、纳葛里* nagöri “居室”、捏离* neri “日”、赛离* seri “月”、淘里* töli “兔”。

*o/ö: *o 与后元音相谐和,*ö 与前元音相谐和,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斡鲁朵* ordo “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斡笃盃* oduyon “孳息”、斡里保* ölibö “使留下”。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阿鲁盃* alyon “辅佑”、操刺* sora “勇猛”、抹鹘* mohu “族长”、蒲

速盃 *pusuγon “繁衍、兴旺”、拖古烈 *togule “牛犊”、阿保机 *abögi “大人”、暴里 *böri “鬼”、堕瑰 *dögü “门”、夺里本 *dölibün “讨平”、孤稳 *güyön “玉”、郭不离 *göbüri “沙袋”、贺跋支 *höböç i “执衣防阁、看房人”、画里 *qöri “二十”、抹里 *möri “马”、没里 *möri “河”、纳葛里 *nagöri “居室”、稍瓦 *šöya “海东青”、淘里 *töli “兔”、特满 *timön “万”、耶鲁盃 *yerüyön “兴盛”。出现在词末的例如：罗草 *laso “小围”、时 *po “时”、阿息保 *asibö “以力助人”、袅 *niyö “湖、水泊、海子”、设罗 *šelö “侈盛”。

*u/ü: *u 与后元音相谐和, *ü 与前元音相谐和, 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末。出现在词首的例如: 喙 uya “猪”、乌者 *üje “重要”。出现在词中的例如: 阿古蜡 *agula “题认天子”、阿鲁敦 *aldun “金”、昏 *qun “羊”、可敦 *qadun “皇后”、苦统 *kutun “福佑”、蒲阿 *puya “山鸡”、蒲速盃 *pusuγon “繁衍、兴旺”、秃忽思 *tuhus “凉”、拖古烈 *togule “牛犊”、杪离 *čayüri “战斗、打”、夺里本 *dölibün “讨平”、葛儿罕 *gürqan “普遍、统辖之汗”、孤稳 *güyön “玉”、纥真 *hüjin “三十”、胡笃堇 *hüdugin “有福的人”、鹘里 *hüli “偷”、秃鲁堇 *türugin “察看之人”、耶鲁盃 *yerüyön “兴盛”、与敦 *idün “班”、郭不离 *göbüri “沙袋”。出现在词末的例如: 抹鹘 *mohu “族长”、女古 *nürgü “金”、阿主 *ajü “父祖”、堕瑰 *dögü “门”、曷主 *qajü “铁”、世烛 šijü “侍中”。

第三节 与契丹小字解读所得辅音系统的比较

从第一节的分析可知, 宋元史籍记音汉字所反映的契丹语辅音共有 19 个, 即: 双唇音 *p、*b、*m, 舌尖擦音 *s, 舌尖塞音 *t、*d, 舌尖鼻音 *n, 舌尖边音 *l, 颤音 *r, 舌叶音 *č、*j、*š, 舌根音 *k、*g、*h, 小舌音 *q、*γ, 半元音 *y、*w。

大家知道, 契丹小字的解读是从分析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入手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民族在借用外语词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音是本民族语言里没有的, 这时人们就会想一些特殊的办法, 比如设计一些专门的字符表示这些音, 蒙古语、满语表示汉语、藏语借词都毫不例外地采用了这种办法。所以说, 根据解读的契丹小字归纳契丹语语音系统首先需要仔细甄别其所代表的语音究竟是契丹语还是汉语。而通过归纳对音汉字所获

得的契丹语语音系统，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实现这种甄别的可靠依据。

宋元史籍中的契丹语对音没有出现非、敷、奉等母字，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契丹语中没有唇齿音 *f-。不过契丹小字碑铭中却有两个契丹字常常用于表示汉语借词“副”或“奉”、“駉”等借词的声母。《契丹小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下面一些对音字例：

止→常用字，可用于表示下面一些汉语借词的声母：

帮系字→平（并母）

非系字→妃（敷母）、奉（奉母）

如：“平章政事”（《萧仲公墓志》22）、“元妃”（《故耶律氏铭石》12）、“奉圣州”（《故耶律氏铭石》8）

个→往往单独成音节，可用于为非系汉语借词“夫”、“父”等标音。

非系字→傅、夫、府（非母）；敷、副（敷母）；父、辅、駉（奉母）

如：“駉马”（《萧仲公墓志》5）、“副宫使”（《萧仲公墓志》8）、“金紫崇禄大夫”（《故耶律氏铭石》2）、“太傅领三省事”（《萧仲公墓志》23）、“辅国上将军”（《萧仲公墓志》8）、“开府仪同三司”（《萧仲公墓志》5）。

上述两个契丹小字中，前一字既可表示本族语，又可表示汉语借词中非系字“妃”、“奉”的声母，后一字则经常用于为汉语“夫”、“父”等字标音，碑铭中基本未见两字反用的情况，说明第二字个是为表示汉语借词中非系字的声母 *f-或音节 *fu 而创制的专用字。碑铭中混用止为汉语帮系字和非系字标音，说明契丹人的口语里无法分清汉语中的 *p-与 *f-，而我们根据对音汉字所整理的契丹语语音系统也没有出现这个唇齿音声类，因此，可以肯定契丹语没有辅音 f。

阿尔泰语中的唇齿音 f 产生得比较晚，女真语 *p > *f 的演化金代尚未发生，如：《金史》蒲卢浑 *pulhun “布囊” > 满语 fulhū “布囊”；《金史》蒲里演 “谋克之副” > 满语 feniye “群”、赫哲语 bolaci “辅助”；《金史》蒲带 *pudahi > 《女真译语》弗忒味 “送” > 满语 fudehe “已送”；《金史》蒲阳温 “幼子” *puyan̄yun > 满语 fiyanggū “小儿子”；《金史》蒲刺都（蒲刺笃、蒲刺覩） *puladu “目赤而盲” > 满语 fulata “烂眼边”；《金史》婆卢火 *polho “槌” > 满语 folho “槌儿”；《金史》仆里黑 *parha “将指” > 满语 ferhe “大拇指”；《金史》保活里 *bohōli “侏儒” > 《女真译语》弗和罗 “短” > 满语 foholon “侏儒”，这些情况说明，女真语辅音 *f-是在

元代以后产生的。^①

契丹语对音汉字中，齿头音只出现了心母字，基本没有精、清、从母字，^②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契丹语的齿头音只有 *s-，而没有 *ts-、*tsh-。契丹小字碑铭中表示汉语借词的齿头音共出现三个原字，我们先看看《契丹小字研究》所提供的对音字例：

𠬞→常用字，可用于表示下列汉语借词的声母：

精母→酒、将、宗、子、祖

清母→青、漆

从母→前

心母→西、仙、宣、三、修、小、相

如：“宣懿皇后”（《宣懿皇后哀册》1）、“圣宗皇帝”（《萧令公墓志》14）、“漆水县”（《故耶律氏铭石》2）、“小将军”（《萧仲公墓志》7）、“开府仪同三司”（《萧仲公墓志》5、《许王墓志》1）、“银青崇禄大夫”（《道宗哀册》2）、“检校国子祭酒”（《道宗哀册》2）等。

𠬞→常用于表示下列汉语借词的声母：

精母→祖、进、节、祭、济、左、宗、将、酒、紫、子

从母→静

如：“静江军节度使”（《许王墓志》11）、“左金卫上将”（《萧仲公墓志》20）、“金紫崇禄大夫”（《故耶律氏铭石》2）、“御院通进”（《道宗哀册》2）、“德祖皇帝”（《故耶律氏铭石》5）。

𠬞→音节字，可用于为汉语借词“司”、“刺”等标音。

如：“守司空”（《萧仲公墓志》5）、“开府仪同三司”（《萧仲公墓志》5、《许王墓志》1）、“刺史”（《许王墓志》48）。

上述三个契丹字中，第三个字显然是用于表示“司”、“刺”等汉语借词的音节字，姑置不论。前两个字较为常用的是第一个字，既可用于记录契丹本族语，又用于表示汉语借词，第二字适用范围比较窄，一般

① 详细论述参看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② 清母字只有很少的几个，如：“草”（采老切，效开一上皓清，*tsh声母萧豪韵*au上声）苏颂《魏公集》罗草，“以百骑飞放、小围”；“操”（七刀切，效开一平豪清，*tsh声母萧豪韵*au去声）《新五代史》操刺“勇猛”。参看附录二。

只用于表示汉语精母字的声母,^①而且从字形上看,第二字 𠬞 当是在第一字 𠬞 的基础上加两点创制而成。因之,我们可以推定第二字实际是专门为表示汉语借词中精母字的声母*ts-而创制的,契丹语并没有这类辅音。正因为契丹人口语里齿头音类只有一个*s-,所以他们才会经常把汉语的“酒”、“将”、“宗”、“子”、“祖”、“清”、“漆”等精、清母字与“西”、“仙”、“宣”、“三”、“修”、“小”、“相”等心母字的声母读混。

蒙古语中汉语齿头音借词的声母的表示法与契丹语一致。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碑铭《张应瑞先茔碑》、《竹温台神道碑》、《云南王藏经碑》、《忻都神道碑》等在为借自汉语的地名、官名标音时,往往统用擦音*s译写汉语精系字,如:“藏”sink,“匠”sank,“紫”、“资”、“集”si,“赠”sink,“左”soo,“总”sonk,“参”sam,“钱”san,“齐”si,“秦”sin,“青、清”sink,“全”soin等。^②现代蒙古文中表示汉语ts、tsh等辅音的字母是后来设计的。

女真语也如此。《女真译语》为精、清母汉语借词标音经常用心母字,如:“总兵”,《女真译语·人物门》对音为“素温必因”;女真文 𠬞 ,既用于表示汉语精母字“子”(瓦子)、从母字“皂”的声母,又可用于为“都司”的“司”等心母字标音。^③

契丹语对音汉字没有出现日母字,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契丹语中没有*z-这类音。不过契丹小字碑铭中却出现了一个契丹原字 𠬞 ,此字在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中用于表示汉语借词“仁”的声母,清格尔泰等在《契丹小字研究》中拟音为*z。^④此原字与 𠬞 只差一点,后者用于给审、

① 当时的北方汉语当已完成浊音清化,从母字“静”已读如精母字。

②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740页。

③ 金启琮《女真文辞典》第16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④ 参考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第81—108页“契丹原字音值构拟表第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此外,在此书第80页有关契丹原字的拟音说明中,作者有如下解释:“关于汉字标音和契丹原字音值构拟,均采用国际音标。其中,汉字中古音的拟音采用的是喻世长先生的意见,这是喻世长先生研究汉语音韵学的最新成果。另需说明的是:1.‘声、韵类’均取简称,如‘皇’,‘匣,唐合一’,即‘匣声母,唐韵合口一等字’;2.《中原音韵》声母分类依罗常培先生说,见《中原音韵声类考》。”

穿、禅、山等声类的汉语借词标音，如：契丹小字碑铭中有“守”、“少”、“书”、“圣”、“室”、“水”、“枢”、“署”、“尚”、“帅”、“山”、“省”等汉语借词，其声母都用此原字表示，清格尔泰等在《契丹小字研究》中把此字拟音为*ʃ。

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也沿袭了契丹语的传统，日母字也用正齿音表示，有时用庄母字，有时与禅、崇、山母字同用一个蒙文字母。如：元代蒙古语称呼有身份的妇女为“兀真”或“旭真”，“兀真”或“旭真”为汉语借词，是蒙古语对汉语“夫人”一词的音译。元代回鹘式蒙文文献中作 *wošin*，是汉语“夫人”的标准音译，《史集》又作 *fūjin* 或 *būjin*；满语承自蒙古语，汉字记音为“福晋”。^① 按一般规律，古蒙古语用塞音 *č*、*ʃ* 译写汉语庄、章母字，汉语“汝州”在回鹘式蒙文《西宁王忻都神道碑》中对音作 *soočio* 就是典型的例子，^② 此外，汉语“站”借自蒙古语 *jam* 也可提供反证，像《元朝秘史》用汉字“真”音写汉语借词“人”这样的例子还是比较特殊的，其正例是用同部位的擦音 *s* 译写汉语禅、日母字。回鹘式蒙文碑铭中为汉语日母和禅、崇、山母字译音词标音同用一个字母，如：1362年《西宁王忻都神道碑》“直省舍人”标音为 *ji sing sa sin*、“太夫人”标音为 *tai wo sin*、“汝州”标音作 *soočio*、“资善大夫”标音为 *si san tai wo*、“中顺大夫”标音为 *ʃong soin tai wo*、“礼部尚书”标音为 *libo-iin* [属格] *čang so* 等。^③ 这样，我们可以把上述回鹘式蒙文对汉语译音词的标音归纳如下：“人” *sin*、“汝” *soo*、“舍” *sa*、“善” *san*、“顺” *soin*、“书” *so* 等。

这一现象说明，在契丹、蒙古人听来，汉语日母字的读音与审、禅等母字或本族语言中的 *s* (*š*) 音最为接近，而禅母字在宋元史籍中是比较常见的对音字。如：《燕北杂记》十里鼻 **šilibi* “奴婢”，“十”《广韵》是执切，禅母深摄开口三等人声缉韵；《辽史》稍瓦（杓窠）**šöya* “海东青”，“杓”《广韵》市若切，禅母宕摄开口三等人声药韵。因此，我们可以得

① 乌兰：《〈元朝秘史〉“兀真”考释》，《蒙古史研究》第七辑，第198—201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参考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神道碑》，载《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627—69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 同上。

出结论，契丹人创制的原字𠂔只用于表示汉语借词“仁”的声母**z*，^①严格地说契丹语中并没有这个声母，换句话说，根据契丹小字总结契丹语音系统时，我们要排除这个声母。

契丹小字碑铭中的汉语借词出现了几个疑母字，如：“银”、“元”、“仪”、“御”、“吾”等，这些汉字的声母都用契丹小字𠂔表示，此字也用于为“圣”、“丞”、“廊”等汉字的韵尾标音，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拟音为**ŋ*。如：

《道宗哀册》第2行有“银青崇禄大夫”、《许王墓志》第3行有“银青”、《萧仲恭墓志》第21行有“银青光禄大夫”，其中“银”的声母即用此小字表示；

《故耶律氏铭石》第4行有“圣元皇帝”、第17行有“元妃”、《萧仲恭墓志》第18行有“元帅府”，其中“元”字声母用此小字表示；

《萧仲恭墓志》第21行有“仪同三司”、《许王墓志》第1行有“开府仪同三司”，其中“仪”的声母用此小字表示；

《道宗哀册》第2行有“御院通进”，其中“御”字声母用此小字表示；

《许王墓志》第12行有“金吾卫上将军”，其中“吾”字声母用此小字表示。

宋元史籍中契丹语对音汉字尽管出现了一些疑母字，如“呪”、“雅”、“牙”、“吾”、“伍”、“瓦”、“讹”等，而且这些字在词首、词中、词末的情况都有，如：“捏咿呪”（日）、“雅鲁”（拜舞）、“林牙”（翰林）、“吾展”（玉）、“炒伍俩”（战斗）、“稍瓦”（鹰坊）等，但由于**ŋ*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一般不充当音节开头辅音，所以通过对音文献复原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时，凡是疑母字作为对音汉字出现在词首，按惯例一般拟定为**y*或零声母音节，如《元朝秘史》156节“牙兀”，旁译为“甚么”，《元朝秘史全释》（下）拟定为**ya'u*；金代女真语“银朮可”，意为“珠”，相当于《女真译语》“宁住黑”、满语*ničuhe*，意为“珍珠”，“银朮可”拟定为**ninjuke*等。因之，我们在为契丹语拟音时，凡是疑母字出

^① 综合考察文献材料所显现的规律，我们曾经推定北宋前后的北方汉语日母字已经是一个正齿部位的浊擦音，其音值可拟测为**z*-，这个音发展到元代或许发生了进一步演化，如同八思巴文献和《中原音韵》所标示的那样。

现在词首，一般拟定为 *y 或零声母音节，如余靖所作《北语诗》有“微臣雅鲁（拜舞）祝苦统（福佑）”句，原注：“雅鲁，拜舞也。”“雅鲁”与达斡尔语 yeber “起劲”相关，拟定为 *yalu。《辽史》人名“讹都碗”，与营卫名“斡笃盃”（窝笃盃）、金代女真语“斡鲁古”（乌鲁古、讹鲁古）*ulgu “牧圉之官”、满语 ulga “牲口”、蒙古语 aduγun “牲口、马匹”等相当，原意为“孳息”，拟音为 *oduγon 等。

由于契丹小字没有完全被解读清楚，我们还不肯肯定凡是碑铭中小字 **𐰺** 出现在音节开头的都是汉语借词，但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知道，这个小字出现在音节开头时不太可能是契丹本族语，我们可以往汉语疑母字这个方向猜一猜。

综上所述，在此前解读的契丹小字中，**𐰺****𐰽****𐰾**三个原字是专门创制出来用于为汉语借词标音的，它们分别表示契丹语中没有而来自汉语借词的非系字 *f-、精系字 *ts- (*tsh-) 以及日母字 *z- 等，**𐰺** 位于词首时往往表示的是汉语借词 ŋ-。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契丹小字的解读成果显示，汉语借词的某一类声母往往用几个契丹原字表示，对这种现象学界并未给予专门的分析，只是笼统地归因于汉字音的相近和古今音的变化。通过仔细分析，对其原因我们大致可做如下推定：

首先，契丹小字创制有表示“皇帝”、“皇后”、“太后”等的专用字，这些字表示固定的音节，不能再拆分。

其次，为了书写简便，契丹小字中创制了很多独用的音节字，如：**𐰺**，用于为汉语借词“司”、“刺”等标音；**𐰽** 可用于为汉语借词“夫”、“父”等标音。此外，碑铭中还出现了一些合体字，如**𐰽**，在《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表示汉语借词“职方郎中”中的“方”，显然是**𐰽**与**𐰺**的合体字，前者往往用于表示汉语借词“平”的声母，后者则常表示汉语借词“王”。

再次，根据目前发现的契丹小字碑铭，我们基本倾向认为契丹小字是音节文字，原字类似日文字母，单独使用时其读音都有固定的辅音与元音组合，同时也可以作为基本辅音与其他韵母拼合。如：**𐰽**，单独使用时读音类似汉语借词“职”、“知”，同时又可作为声母与其他小字拼合，为汉语借词“郑”、“政”等标音；**𐰾**，单独使用时读音似汉语借词“察”，还

可与其他小字相拼，为汉语借词“长”、“敞”、“尚”等标音；𠂔，单独使用时读音似汉语借词“事”、“师”、“史”等，同时可与其他小字相拼。

根据学界对契丹小字的解读成果，我们把契丹语十九个辅音所对应的契丹小字总结如下：

1. 𠂔→*p

可用于表示帮、非系字汉语借词的声母，如：平（并母），“平章政事”（《萧仲公墓志》22）；妃（敷母）、奉（奉母），“元妃”（《故耶律氏铭石》12），“奉圣州”（《故耶律氏铭石》8）。

此原字也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见《契丹小字研究》第409—422页。

2. 𠂔→*b

可用于表示汉语帮母字“伯”、“保”、“骠”和并母字“部”、“仆”等的声母，如：“伯”（“开国伯”，《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保”（“守太保”，《许王墓志》第29行）、“骠”（“骠骑大将军”，《萧仲恭墓志》第19行）、“部”（“长宁宫副部署”，《许王墓志》第49行）、“仆”（“尚书右仆射”，《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

此原字又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429—438页。

3. 𠂔→*m

可用于表示汉语明母字借词“密”、“马”、“庙”、“门”的声母，又用于表示深摄字“金”的韵母，如：“密”（“枢密副使”，《许王墓志》第13行）、“马”（“兵马都监”，《故耶律氏铭石》第11行）、“庙”（“太庙”，《兴宗哀册》第32行）、“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许王墓志》第13行）、“金”（“金吾卫上将军”，《许王墓志》第12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245—254页。

4. 𠂔→*s

可用于表示汉语心母字借词“西”、“仙”、“宣”、“三”、“修”、“小”、“相”和精母字“酒”、“将”、“宗”、“子”、“祖”的声母，还可表示清母字“青”、“漆”，从母字“前”的声母，如：“宣”（“宣懿皇后”，《宣懿皇后哀册》第1行）、“三”（“开府仪同三司”，《萧仲公墓

志》第5行)、“小” (“小将军”，《萧仲公墓志》第7行)、“宗” (“圣宗皇帝”，《萧令公墓志》第14行)、“子” (“检校国子祭酒”，《道宗哀册》第2行)、“青” (“银青崇禄大夫”，《道宗哀册》第2行)、“漆” (“漆水县”，《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等等。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339—355页。

5. 令→*t

可用于表示汉语端母字借词“德”、透母字“通”、“太”的声母，如：“德” (“德祖皇帝”，《故耶律氏铭石》第5行)、“通” (“御院通进”，《道宗哀册》第2行)、“太” (“太师”，《故耶律氏铭石》第25行)。

此原字又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357—372页。

6. 谷→*d

可用于表示汉语端母字借词“点”、“德”和定母字“殿”、“大”、“特”等的声母，如：“点” (“殿前都点检”，《萧仲恭墓志》第20行)、“德” (“昭德军”，《许王墓志》第7行)、“殿” (“殿前都点检”，《萧仲恭墓志》第20行)、“特” (“特进”，《萧仲恭墓志》第21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381—387页。

7. 公→*n

可用于表示汉语泥母字借词“宁”、“内”的声母，又可用于表示山摄字“院”、“元”、“观”的韵母，如：“宁” (“宁王”，《萧令公墓志》第9行)、“院” (“知院都统”，《许王墓志》第24行)、“元” (“圣元皇帝”，《故耶律氏铭石》第4行)、“观” (“观察使”，《萧仲恭墓志》第8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373—381页。

8. 𠂇→*l

可用于表示汉语来母字借词“龙”、“陵”、“令”、“梁”、“郎”、“兰”、“留”、“禄”、“略”、“洛”、“礼”、“娄”等的声母，如：“陵”

(“唐乾陵”，《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2行)、“令” (“政事令”，《萧令公墓志》第6行)、“郎” (“侍郎”，《萧仲恭墓志》第7行)、“兰” (“兰陵郡王”，《萧仲恭墓志》第21行)、“留” (“中京留守”，《萧令公墓志》第11行)、“礼” (“礼部侍郎”，《萧仲恭墓志》第27行)，等等。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391—395页。

9. 𠂔 → *r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曾根据契丹小字碑铭中又化一词表示干支中的“午”，并参考“马”在蒙古语、女真语和满语中分别为 mori、“母林”和 morin，推定化的读音为 ri。^①

此原字在契丹语中的使用情况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333页。

10. 𠂔 → *ʃ

此原字与其他小字相拼，可为汉语借词“州” (章母开口三等平声尤韵)、“昭” (章母开口三等平声宵韵)、“陈” (澄母开口三等平声真韵)、“臣” (禅母开口三等平声真韵)、“郾” (禅母开口三等平声清韵)、“丞” (禅母开口三等平声蒸韵)、“尚” (禅母开口三等去声漾韵) 等标音，如：《兴宗哀册》第36行有“沈州刺史”、《萧令公墓志》第6行有“功臣”、《萧仲恭墓志》第5行有“陈留国王”、第22行有“郾王”、“左丞相”、第27行有“昭武大将军”、《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5行有“尚书职方郎中”等。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280—292页。

11. 𠂔 → *j

此原字与其他契丹小字相拼，可为汉语知母字借词“中”标音，如：“中” (“中书令”，《许王墓志》第7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263—264页。

12. 𠂔 → *ʃ

此原字一般可用于为汉语昌、书、禅、山等声类的借词标音，有

^①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第110页。

“守”、“少”、“书”、“圣”、“室”、“水”、“枢”、“署”、“尚”、“山”、“省”等借词，如：“守”（“守司空”，《萧仲恭墓志》第5行）、“少”（“少将军”，《许王墓志》第47行）、“书”（“中书令”，《许王墓志》第7行）、“圣”（“圣宗”，《道宗哀册》第13行）、“室”（“娄室大王”，《萧仲恭墓志》第16行）、“水”“枢”（“枢密院”，《许王墓志》第11行）、“署”（“副部署”，《许王墓志》第9行）、“尚”（“尚父混同郡王”，《许王墓志》第2行）、“山”（“梁山”，《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1行）、“师”（“太师”，《故耶律氏铭石》第5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174—185页。

13. 𠬞→*k

此字可用于表示汉语溪母字借词“开”的声母，如：“开”（“开府仪同三司”，《萧仲恭墓志》第5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402—404页。

14. 𠬞→*g

可用于表示汉语见母字借词“光”、“公”、“功”、“宫”、“京”、“景”、“经”、“江”、“监”、“检”、“圭”、“国”、“金”、“军”、“校”和群母字“郡”、“骑”等的声母，如：“公”（“相公”，《许王墓志》第46行）、“宫”（“副宫使”，《萧仲恭墓志》第8行）、“京”（“西京”，《萧仲恭墓志》第16行）、“江”（“静江军节度使”，《许王墓志》第11行）、“监”（“同监修国史”，《萧仲恭墓志》第23行）、“检”（“殿前都点检”，《萧仲恭墓志》第20行）、“国”（“陈留国王”，《萧仲恭墓志》第5行）、“郡”（“混同郡”，《故耶律氏铭石》第18行）、“骑”（“武骑尉”，《道宗哀册》第2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449—456页。

15. 𠬞→*h

此字可用于表示汉语匣母字“混”的声母，如：“混”（“尚父混同郡王”，《许王墓志》第2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

字研究》第267—272页。

16. 𠂔→*q

既可用于表示见系字借词“空”（溪母）、“开”（溪母）、“客”（溪母）、“期”（群母）的声母，又可用于表示晓母字借词“兴”、“徽”、“许”的声母，如：“空”（“守司空”，《萧仲恭墓志》第5行）、“开”（“开府仪同三司”，《萧仲恭墓志》第5行）、“期”（“黄应期”，《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5行）、“兴”（“兴宗”，《故耶律氏铭石》第8行）、“徽”（“宣徽院”，《萧仲恭墓志》第19行）、“许”（“许王”，《许王墓志》第2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表示契丹语音节的开头辅音，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459—471页。

17. 𠂔→*γ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曾推断《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1行第4字𠂔𠂔为“可汗”，意为“皇帝”，^①刘凤翥先生也把𠂔拟音为*γa，^②据此，我们做如上拟测。

此原字还可用于契丹语音节的开头，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194—196页。

18. 𠂔→*y

此字既可用于汉语喻母字“射”、“游”和于母字“宥”、“右”等声母的标音，又可用于端母字“德”和定母字“特”的韵母之标音，如：“射”（“尚书右仆射”，《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游”（“仙游殿”，《道宗哀册》第5行）、“宥”（“宥郡”，《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第5行）、“右”（“右丞”，《萧仲恭墓志》第21行）、“德”（“德祖皇帝”，《故耶律氏铭石》第5行）、“特”（“特进”，《萧仲恭墓志》第21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契丹语音节的开头，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164—169页。

19. 𠂔→*w

此字一般用于汉语微母字借词“文”、“武”等声母的标音，如：

①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第116页。

② 刘凤翥《最近二十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新11期，2001年。

“文”（“哀册文”，《道宗哀册》册盖）、“武”（“武骑尉”，《道宗哀册》第2行）。

此原字还可用于契丹语音节的开头，具体例证参考《契丹小字研究》第211—212页。

第四章

契丹语词缀

一 后缀“堇”*-gin 或“隐”*-yin

辽史和契丹语学者都曾注意到《辽史》中契丹人名构成的一种特别现象，即很多人的“字”其最后一字是“堇”、“坚”、“隐”、“衍”、“袞”、“昆”、“稳”、“宛”、“椀”、“盃”等，有些时候这些字中的某几个还共同表示一个人名词尾。例如：

胡独堇（胡突堇、胡笃堇、胡都堇）——《辽史》卷 82 萧常哥、卷 87 萧孝穆、卷 88 耶律盆奴、卷 92 萧夺刺父撒抹、卷 92 耶律独擲、卷 96 挾不也、卷 114 萧迭里得、卷 93 萧迂鲁、卷 113 萧革、卷 95 耶律弘古、卷 111 耶律合鲁。

夷不堇——卷 18 兴宗神圣孝章皇帝。

磨鲁堇——卷 92 耶律古昱。

秃鲁堇——卷 99 萧速撒。

拔里堇——卷 88 耶律瑶质。

德谨——卷 3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耶律德光。

岩母斤——卷 71 德祖宣简皇后萧氏。

耨斤——卷 71 圣宗钦哀皇后萧氏。

休坚——卷 95 耶律大悲奴、卷 103 萧韩家奴。

挾不衍——卷 87 孝友。

沃衍（兀衍）——卷 88 耶律资忠、卷 93 萧图玉。

特末衍——卷 99 耶律章奴。

安隐——卷 84 耶律沙。

弹隐——卷 92 萧普达。

团隐——卷 72 平王隆先。

韩隐——卷 83 耶律斜轸、卷 88 萧排押。

燕隐——卷 91 耶律仆里笃。

乙辛隐——卷 83 耶律学古、卷 81 耶律室鲁、卷 94 萧阿鲁带、卷 97 耶律斡特刺、卷 101 萧陶苏斡、卷 105 耶律铎鲁斡。

杨隐（阳隐）——卷 78 萧继先、卷 95 耶律马六、卷 90 耶律敌禄。

董隐——卷 99 耶律撒刺。

雄隐（洪隐、弘隐）——卷 85 萧塔列葛、卷 73 耶律曷鲁、卷 94 耶律化哥。

胜隐——卷 85 耶律题子。

明隐——卷 113 刘哥。

宁隐——卷 93 慈氏奴。

盈隐——卷 97 耶律喜孙。

盆讷隐——卷 88 耶律弘古。

特末隐——卷 96 萧德。

别勒隐——卷 88 拔刺。

敌隐——卷 91 耶律唐古。

奚隐（喜隐）——卷 72 章肃皇帝、卷 106 耶律官奴、卷 89 耶律庶成。

提隐——卷 87 耶律蒲古。

留隐——卷 72 晋王道隐、卷 81 欧里思、卷 83 乌不吕、卷 84 耶律抹只、卷 84 耶律海里、卷 87 萧蒲奴。

苏隐——卷 88 萧匹敌。

阿鲁隐——卷 75 耶律图鲁窘。

合鲁隐——卷 74 耶律敌刺、卷 81 萧合卓。

石鲁隐——卷 91 萧术哲。

嘲隐（周隐）——卷 91 耶律韩八、卷 87 撒八。

草隐——卷 92 萧乌野。

合术隐——卷 101 萧胡笃。

蒲奴隐——卷 82 耶律勃古哲。

稍隐——卷 82 萧阳阿。

遥隐——卷 82 磨鲁古。

胡覩袞——《辽史》卷 110 耶律乙辛。

涅鲁袞——卷 88 萧敌烈、卷 77 耶律挾烈。

粘袞——卷 86 耶律合住。

涅烈袞——卷79 女里、卷112 辖底。

铎袞——卷75 耶律铎臻弟突吕不、卷113 海思。

涅刺昆——卷75 耶律铎臻弟古、卷73 耶律海里。

辖刺干——卷73 耶律欲稳。

酬宛——《辽史》卷99 耶律石柳。

讹都椀——卷111 萧余里也、卷114 萧特烈。

蒲速宛——卷99 耶律棠古。

撒不椀——卷108 耶律敌鲁。

耶鲁绾——卷112 涅鲁古。

上述契丹人名词尾经常出现的对音字，按照《广韵》可分别标音如下：“堇”**kɿən*、“坚”**kien*、“隐”**ɿən*、“衍”**jɿən*、“袞”**kuən*、“昆”**kuən*、“稳”**uən*、“宛”**ɿwən*、“椀”**uan*、“绾”**wan*。这些对音汉字所表示的音节按韵类可归纳为三类：1. 元音*i*类，包括“堇”、“坚”，以“堇”为代表，所表示的契丹语词缀可拟定为**gin*；“隐”、“衍”，以“隐”为代表，所表示的契丹语词缀可拟定为**ɿin*；2. 元音*u*类，包括“袞”、“昆”，所表示的契丹语词缀可拟定为**gun*；“稳”所表示的契丹语词缀可拟定为**ɿun*；3. 元音*o*类，包括“宛”、“椀”、“盃”、“绾”等，以“盃”为代表，所表示的契丹语词缀可拟定为**ɿon*。

契丹人名构成的这种特别现象促使我们推想到这些字有可能表示共同的语法意义，而这个共同的语法形式所出现的条件如下：首先，契丹语词缀用**gin*还是**ɿin*，随其前词尾音素而定，其前音素是元音*-i*、*-u*或塞音，所接词缀为“堇”**gin*；其前音素是鼻辅音*-n*、*-ŋ*，塞音或元音*-i*、*-u*等，所接词缀为“隐”**ɿin*。契丹语辅音*ɿ*实为*g*的弱化形式，上述列举的契丹人名对音汉字显示，*g*弱化为*ɿ*的条件往往是其前所接音素为鼻辅音*-n*、*-ŋ*；^①其次，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普遍存在基于元音和谐的音变，契丹语当不例外。这种音变使得本来表示一种词缀的语法形式使用了声母、韵尾相同，元音相异的不同汉字，即**gin*或**ɿin*的音变形式分别为**gon*、**ɿon*

① 契丹人名所反映的*g*弱化为*ɿ*的规律与《辽史》和《元朝秘史》其他对音汉字所反映的规律有一致性。如：《辽史·百官志》“敞稳”，《辽史·国语解》“亦作常袞”；“令稳”，《元朝秘史》作“领昆”或“领忽”；《辽史》“详稳”，实同“辛袞”。“稳”**ɿun*实为“袞”**gun*的弱化形式。

或 *gun、*γun 等。

《辽史》和辽金碑铭文献中很多汉字记音材料中所出现的同音异译字，也向我们揭示了契丹语中存在基于元音和谐的音变。

1. 汉语影母字“温”*uən与“隐”*ɣən形成同音异译：《辽史》卷73“耶律曷鲁，字控温，一字洪隐”，“洪隐”即“控温”，“温”与“隐”同译一个音节。^①《辽史》中“袞”*gun与“堇”*gin也往往同译一个契丹语音节，如卷65“岩母堇”，卷68作“涅木袞”。《辽史》卷95“耶律弘古，字胡笃堇”，卷18又作“胡覩袞”。

2. “览”与“凜”形成同音异译。《辽史》卷85《萧挾凜传》之萧挾凜，字驼宁，卷10《圣宗纪》又作阅览。

3. 《辽史》中往往用汉字“免”和“婉”与契丹语同一音节对音：辽代有官名“已里婉”。《辽史》卷10《圣宗本纪一》：“[统和三年(985)八月]戊子，故南院大王谐领已里婉妻萧氏奏夫死不能葬，诏有司助之。”“已里婉”又作“乙里婉”，《辽史》卷11《圣宗本纪二》：“[统和四年(986)六月]丙寅，以太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赐赵妃及于越迪鞞乙里婉。”此官名在《北大王墓志》中作“乙林免”，《北大王墓志》有“六年内加北大王，封为乙林免。”乙林免，《耿知新墓志》亦作“迤俪免”。“免”与“碗”等字属于同音异译。

4. 《辽史》中“鲁”与“里”、“不”与“必”形成同音异译：《辽史》卷77有“何鲁不，字斜宁”，此人《辽史》卷8又记作“曷里必”。《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欧堇”，《辽史》卷33《营卫志下》作“瓠昆”。

根据《辽史》中上述汉字的对音材料可知，契丹语中存在音变现象。最终对这种音变起支配作用的是存在于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的元音和谐律。在满语各个方言中普遍存在这种音变，尤其是在阿尔喀方言和拉林方言中尤为突出。^②契丹语中存在的基于元音和谐的音变，客观上支持了我们关于构成契丹人名的词缀当为同一个语法形态 *gin/γin 的推想，*gin 或 *γin

① 汉语溪母字与匣母字往往对应同一契丹语音节，如“控”与“洪”形成同音异译，“控”与“洪”声母所对应的当为契丹语辅音 *q。

② 赵阿平、朝克《黑龙江现代满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列举了如下例证：满语 *ibtənəhə* “朽了”，阿勒楚喀方言读为 *əbtənəhə*；*umijələmbi* “系带子”，阿勒楚喀方言读为 *imijələmei*；*kəkəlimbi* “剥衣服”，阿勒楚喀方言读为 *kəkulimei*；*haluku* “厚棉裤”，拉林方言变读为 *huluku*；*əndəmbi* “乱搞、乱来”，拉林方言变读为 *ənduəmei* 等。

的音变形式分别为 *gon、*yon 或 *gun、*yun 等。换句话说，正是契丹语中存在的这种音变，使得本来表示一种词缀的语法形式使用了声母、韵尾相同，而元音相异的不同汉字。

契丹语 *gin/γin 等词缀史籍中曾记作“支”。与鲜卑语记作“真”、古蒙古语记作“赤”的词缀相当。表示“司……事务之人”。可与古汉语“……者”结构形成对应。契丹语 *gin/γin 等词缀在现代鄂伦春语作 -tʃən/-tʃin 等。

契丹与鲜卑在族属上有渊源关系当无疑义。匈奴、鲜卑、奚、契丹等都属东胡，契丹的历史实际是鲜卑、匈奴等北方民族历史的延续。关于这一点，《辽史》有明确的记载，《辽史》卷37《地理志·序》：“辽国其先日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陁屏右，辽河蜚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当元魏时，有地数百里。至唐，大贺氏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之区。地方二千余里。”鲜卑语与契丹语在语源上的继承关系亦于史有征。敦煌藏文写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伯希和藏文书卷编号 p. 1283）记载：“乌护（Ho-yo-vor）部落，胜兵六千人。其北境为契丹（Ge-tan）部落。契丹王者称可汗，其食物衣着与吐谷浑（Va-zha）同。其家畜大率有黄牛、绵羊、马。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与乌护人时战时和。”^①众所周知，吐谷浑人是鲜卑的遗裔，西晋时远徙青海，根据藏文写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的记载，吐谷浑语到唐代还能与契丹语相通。

既然契丹语与鲜卑语有渊源关系，我们就可以用史籍中有关鲜卑语的记载与契丹语进行比较。

《南齐书》卷57《魏虏传》曾记载了一批鲜卑语词语，曰：

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杖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

^① 参看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敦煌学辑刊》第二辑第16—22页，1981年。

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

白鸟库吉认为鲜卑语里的这些“真”为表示司事物或行之者的语尾，与蒙古语či 或čin 相当：^①

以上官名末尾所附之真字，非语尾而为别一语言，不难推知也。《康熙字典》虽云：“北魏呼官吏为真，如直真、乌矮真之类。”云云，是亦未可视为此真字之正确解释也。案蒙古语及突厥语表示司事物或行之者之时，即于其事物之语尾加以či 或 dji 一类之语辞。例如：蒙古语谓“羊”曰 honi，谓司羊者曰 honi-či；又突厥语谓旅行曰 jol，谓“旅行者”曰 jol-dji 之类是也。文法家称之为 *nominna agentis*（当事之称）。如《元史·兵志》中所举：蒙古语谓主鹰隼者曰“昔宝赤”，谓译史曰“怯里马赤”，谓典文史者曰“必闾赤”，谓典军者曰“兀刺赤”，谓主马者曰“莫伦赤”，谓牧骆驼者曰“帖麦赤”，谓牧羊者曰“火尔赤”，谓捕盗者曰“忽刺罕赤”，谓奏乐者曰“虎儿赤”，谓进酒者曰“宝儿赤”，谓主服御者曰“速儿古赤”，谓主酒者曰“答刺赤”，谓主膳者曰“博儿赤”，谓主潼者曰“却刺赤”，谓司闾者曰“八刺哈赤”，谓户郎曰“五典赤”。此等官役名末尾所附之“赤”字，即 *nominna agentis*，可以拓跋语之“真”当之；蒙古语作či 或čin。例如：蒙古语谓租税曰 *tatari*，谓主税官曰 *tatari-čin* 即是也。拓跋语之“真”，即此čin 之对音也。

伯希和在 1915 年也曾就鲜卑语词缀“真”与蒙古语词缀“赤”做过比对：^②

当时魏国统治中国北方，我们在《南齐书》里面看见有译写的几个鲜卑名称，这些名称虽然用-čin（真）煞尾，而不用-či（赤）煞尾，魏国字汇好像是突厥式，而不是蒙古式，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详

①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 157—159 页，商务印书馆，1934 年。

②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编第 48 页注释八，商务印书馆，1962 年。

细研究。

沈括《梦溪笔谈》曾记载北宋刁约出使契丹后戏作的一首契丹语与汉语交杂诗，其中有“看房贺跋支”句，原注：“贺跋支，如执衣防阁。”诗文如下：^①

押燕移离毕（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看房贺跋支（贺跋支，如执衣防阁），钱行三匹裂（匹裂，似小木罌，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密赐十貔狸（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豚子而肥）。

这首契丹语与汉语交杂诗广为古今中外学者征引。其中“贺跋支”一词，由于史籍对其意义的记载非常模糊，给后人理解和探讨词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学界因此对此词的语源考证分歧很大。但不管分歧有多大，关于“贺跋支”之“支”相当于蒙古语“赤”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关于“贺跋支”的考证，可以说是学界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他认为“贺跋”相当于蒙古语 *khubtsa*、*khubsa*，意为“衣服的事”；而“支”为蒙古语中 *či* 的对音，“贺跋支”与 *khubtsači* 相近，意为“司衣服的役人”。^②

事实上，“贺跋”与蒙古语 *oboohoi* 相应，意为“茅屋、窝棚、寒舍”。《元朝秘史》及《史集》、《元史》的对音显示，13、14 世纪蒙古语的辅音 *h* 与零声母是可以互通的自由音变。而蒙古语“敖包”加上词首 *h* 辅音与“贺跋”的汉字近古音就极为相近了。“贺跋支”的“支”与《华夷译语》中“阿都兀赤（牧马人）”，“必阁赤（吏）”中的“赤”相当，正如白鸟库吉所言，与蒙古语助词 *či* 相当，意为“……者”，“贺跋支”即“看房子的人”。

契丹语“贺跋支”即《南齐书》卷 57《魏虏传》所记载的鲜卑语之“可薄真”，意为“守门人”。

契丹语 **gin*/*γin* 等与鲜卑语“真”、“贺跋支”的“支”相当，表示

① 沈括《梦溪笔谈》，新世纪万有文库刘尚荣校点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

②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 157—158 页，商务印书馆，1934 年。

“司……事务的人”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首先，史籍中汉字记音材料显示，代表阿尔泰语辅音 *g* 及其弱化音 *ɣ* 的汉字与代表辅音 *ɕ* 的汉字之间能够形成语音对应。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失韦考”考证“燕支水”时曾论及匈奴语之“焉支”不读 *yen-çi*，而读 *yen-ki*：^①

匈奴语之焉支不读 *yen-çi*，而读 *yen-ki*；据《汉书匈奴传》王先谦补注“焉耆山”条引沈钦韩曰：“耆与支同；《元和志》：甘州删丹县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县南五十里。”此可为焉耆山即焉支山；而焉耆为西域之一国，《汉书西域传》云：“焉耆国王治圆渠城。”《汉书》补注引钱大昕曰：“员渠，即焉耆。”此可证焉耆焉支非读 *yen-çi*，而当读 *yen-ki* 也。……蒙古语谓胭脂曰 *öngö*，或 *üngü* 之对音，可断言也。

史籍中匈奴之“焉耆山”又作“焉支山”，说明在与阿尔泰语系语言对音时，古汉语止摄章母三等字“支”与止摄群母三等字“耆”往往形成同音异译。

《广韵》同为臻摄三等的庄母字“真”与从母字“秦”、禅母字“臣”往往形成同音异译。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东胡考”曾求证史籍中所载之“乌侯秦水”（《魏志·鲜卑传》）即“讹纥臣水”（《隋书·契丹传》）、“吐护真河”（《旧唐书·安禄山传》），曰：“依上例考之，则《隋书》之‘讹纥臣水’，《唐书》之‘吐护真河’及‘吐护真水’，《契丹国志》之‘陶猥思河’，皆为同名之异译甚明也。”^②

按一般规律，古蒙古语用舌叶塞音 *ɕ* 或 *ʃ* 译写古汉语照母字，汉语“汝州”在蒙文《西宁王忻都神道碑》中对音作 *soo čio* 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汉语“站”借自蒙古语 *jam* 也可提供反证。用汉语庄母字“真”与蒙古语 *čin* 对应古已有之，如伯希和曾考证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记之

①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34—35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② 同上书，第41页。

“纥真” *ghutčīn, 相当于蒙古语的“三十”:^①

卷14“云中县”下云:“纥真山在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虏”者,唐代以前南人呼北魏人之称,唐时以名吐谷浑,并常以之名吐蕃。案纥真之“纥(ghur)”,在唐代初年于迴纥(Ouigours)(Uighur)译名中用之,“真”字在同一时代常用以译写čīn之音,则“纥真”在原则上代表ghutčīn,ghurčīn之对音,或因类似,代表ghučīn之音,顾此ghučīn即为蒙古字,此言“三十”,而突厥语中之三十,则为otuz也。准是观之,纥真山在唐时即作三十(里)山之解矣。此种成绩,不特应为蒙古语言史所当注意,且于古代操此语言诸部落方位之考订,亦不无关系云。

蒙古语“三十”,《华夷译语·数目门》对音为“^中忽嗔”,按规律可拟音为*ghučīn。按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14所谓“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其中“虏语”显然指的是契丹语。“纥真”与女真语“兀室”(或作“谷神、固新”)*γučīn相当,《三朝北盟会编》引苗耀《神麓记》云:“兀室与国同姓完颜,母娠三十个月而生,名曰兀室。”明代女真语作“古申”,《女真译语·数目门》:“古申,三十。”“纥真”,明代《读史方輿纪要》作“纥干”,《大清一统志》作“纥干”。关于“纥干”,有人认为是“纥干”之误。以上例证说明汉字“真”可与“嗔”、“干”、“神”、“新”等形成同音异译。

蒙汉对译文献中,汉语精母字、日母字和崇母字,常常都用蒙古语s标音。如:sasin,是汉语“舍人”的对音;sim为天干中“壬”的对音;soo čio为汉语“汝州”的对音;kaosi,是汉语“学士”的对音等。^②而汉语日母字、晓母字与疑母字在古蒙古语译写中也有互用现象。如汉语“夫人”,《元史》译写作“旭真”;《元朝秘史》译写为“兀真”;《史集》作fūjin或būjin。其中“旭”与“兀”同译汉语“夫”,“夫”音写为“兀”,

^① 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之八《唐代之—蒙古字》,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编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②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713—74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显然是由于古蒙古语没有 f 声母，蒙古人在音感上往往把汉语疑母字“兀”与读得较清的“夫”相混所致。而汉语晓母字“旭”与疑母字“兀”同译汉语“夫”，显然说明蒙古人的音感上晓母字又与疑母字读音相近。

汉语与女真语对音中也有汉语疑母字与见母字形成同音异译的例子，如《三朝北盟会编》中女真人“兀室”，《金史》又作“谷神”* gučin，《神麓记》作“固新”* gusin，相当于《女真译语》“古申”、满语 gūsin，汉意为“三十”。

以上例子说明，在汉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对译中，汉语照系字、精系字往往与见系字、晓母字、日母字和疑母字相混同，条件一般限于古汉语三等字。换句话说，史籍中与阿尔泰语系各个语族语词对音中，对译 gi 及其弱化音 γi 与 či，或 gin、γin 与 čin 所使用的对音汉字往往是一样的。

《辽史》中还有几个契丹人名，其词尾用“真”、“軫”字，如卷 71 肃祖昭烈皇后萧氏小字卓真、卷 79 耶律贤适字阿古真、卷 113 萧翰字寒真、卷 74 萧痕笃字兀里軫、卷 75 耶律覲烈字兀里軫。恐怕其中“真”、“軫”等词缀与“堇”* gin、“隐”* γin 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也相同。

蒙古语词缀 či 或 čin、鄂伦春语词缀 -tʃən / -tʃin 等，可接在名词、动词词根后构成名词，表示从事某种职业或活动的人。蒙古语的例子通过白鸟库吉的考证已知，不再赘述；鄂伦春语如：iikə 锅 + tʃin → iikətʃin “做饭的人”；adun 马群 + tʃən → aduntʃən “放马人”；moolaa 砍柴 + tʃən → moolaatʃən “砍柴人”等。此外，鄂伦春语中“鄂伦春”ɔɾɔttʃəEEN 一词，由词根 ɔɾɔ 和附加成分 tʃəEEN 构成，意为“驯鹿人”，其中 tʃəEEN 与 tʃin 的构词意义相近。^① 而史籍中有迹可循的契丹语词多为“堇”、“坚”、“蹇”* gin、“袞”* gon 和“盥”* γon 等词缀接于动词、形容词之后。表示具有某类性质，或从事某项活动之人。如：

胡突堇（胡覲袞）* hūdū-gin：

契丹语“胡笃”或“胡突”与女真语“忽都”* hudu 同源，意为“福”。契丹人名“胡突堇”或“胡覲袞”是由词根“胡突”* hutu 与词缀“堇”* gin 或“袞”* gun 构成，汉意为“有福的人”。

① 鄂伦春语例子选自胡增益《鄂伦春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阿保机（安巴坚）* abö-gin:

“阿保”与女真语“谮版”* amban 同源，意为“大”。太祖字“阿保机”是由“大”和词缀“机”（堇）构成，汉意为“大人”。

臧俚蹇（特里典）* teri-gin:

“臧俚蹇”相当于蒙古语“塔里牙赤”，意为“种田人”，由词根“臧俚”和词缀“蹇”构成，汉意为“种田人”、“掌管土地的人”。

秃鲁堇* türü-gin:

“秃鲁”相当于女真语“秃鲁”* turu，意为“察看”。“秃鲁堇”由词根“秃鲁”与词缀“堇”* gin 构成，意为“察看的人”，转意为“镇抚之人”。

阿鲁盥（阿鲁斡、阿鲁隐）* al-γon:

“阿鲁盥”与女真语“阿里喜”* alhi 同源，意为“士卒之副从”。由词根“阿鲁”和词缀“盥”构成，意为“辅佑之人”。

综上所述，契丹语后缀“堇”* gin 或“隐”* γin 与蒙古语词缀či 或č in、鄂伦春语词缀-tʃən /-tʃin 等相当，可接在动词、形容词之后，表示具有某类性质、或从事某项活动之人。

二 后缀“本”* -bun

在上文的词语考证中，我们注意到“夺里本”* dölibün 一词的后缀“本”* -bün，据《辽史》卷31《营卫志》：“讨平曰‘夺里本’。”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夺里本”中的“夺里”与蒙古语 daila-khu ‘讨伐’、dain ‘兵’、满语 dailambi ‘讨平’中的词根 daila 相当，是 daila 之上加动词语尾“本”构成。^① 尽管白鸟库吉并没有进一步指出“本”* -bun 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但据女真语、满语，我们可以考知此词缀的具体意义。

《金史》中载有很多词末音节用汉字“不”、“布”、“卜”、“补”或“保”等对音的人名，根据对其汉意的考察，可知金代女真语用* bu/bo 表示动词使动态，如：

“阿里不”* alibu/alibo，为“阿里”的使动态，与满语动词 alibumbi 相

^① 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一〇）夺里本”，《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第250页。

当，意为“令呈献、令授与、使供献”，《金史·国语解》：“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以物与人”即“呈递”。

“乌达补”* udabu/udubu，为词根“乌达”（满语 udambi）的使动态，与满语 udabu 相当，汉意为“令买、使令买”。

“回里不”* huiribu/huiribo，为词根“回里”（满语 horimbi）的使动态，与满语动词 horibumbi 相当，意为“使拴住、使围困”。

“阿息保”* asibö，《金史·国语解》：“以力助人曰阿息保。”“阿息保”与满语动词 aisilabu 相当，是词根“阿息”（满语 aisilambi）的使动态，汉意为“使帮助，使辅助”。

“移刺补”* ilabu/ilabo/ilabun，为动词“移刺”（满语 ilimbi）的使动态，与《女真译语·人事门》“一立本，立”和满语 ilibumbi 相当，汉意为“使起立、使站起”。

“达吉不”* dagibu/dagibo，为动词“达吉”（满语 deji）的使动态，与满语 dejibumbi 相当，汉意为“使出群超众”。

“迪古不”* digubu/digubo，为动词“迪古”（满语 dahūmbi）的使动态，与满语动词 dahūbumbi 相当，汉意为“使恢复”。

另据《金史》卷44《兵志》：“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虽然我们在《辽史》中未见“斡里保”，但通过《金史》的记载，我们可推知辽代当有此官名，而由“斡里保”之“保”亦作“本”，我们可以猜测契丹语词缀的“本”与女真语的“保”相当。女真语“斡里不”，由词根“斡里”加表示使动态的词缀“不”构成，意为“使留下”，相当于满语 welibumbi “斡里”与《女真译语·人事门》“兀里昧，留”。清代满语记作“沃哩布”，《满洲源流考》卷18：“沃哩布，蓄积之名。满洲语存留也，旧解近似，原文作吾里补。”《日下旧闻考》卷4：“沃哩布，满洲语使留也，旧作斡离不。”满族人也有以“沃哩布”为名的，《清语人名译汉》：“倭里布，使之存留。”由此，女真语“斡里保（本）”* olibo/olibun 与契丹语同源，意为“蓄积”。

契丹语“夺里本”中“夺里”为词根，与女真语“道里昧”、“夺离刺”同源，其词根均为“道里”或“夺离”* dōli，意为“抢”，《女真译语·人事门》：“道里昧，抢。”《金史》卷3《太宗本纪》：“戊子，以铁

勒部长夺离刺不从其兄夔里本叛，赐马十一、豕百、钱五百万。”此“夺离刺不”同满语 *dailabumbi*，意为“使征讨”。契丹语“夺里本”中的“本”与女真语或满语“布”或“不”相当，与动词词根一起构成动词的使动态。

综上所述，契丹语“夺里本”中的“本”**-bun* 应是女真语表示使动态的 **bu* 相当的词缀。

三 后缀“离”**-ri*

在上文的词语考证中，我们还注意到“炒离（炒伍俚）”**čayüri* 中的“离”或“俚”，据《辽史》卷53《礼志》：“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帐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俚回’。‘炒伍俚’，战也。”《国语解》：“炒伍俚回，战名也。”白鸟库吉曾考证“炒伍俚”当与《唐书》卷225《安禄山传》所记突厥语“轧犖”**čat-lek* 同源，意为“战斗”。不仅如此，通过考证，我们认为此词亦与女真语“赤瓦不刺海”**čiyaburahai* 同源，元明戏曲常借“赤瓦不刺海”为骂人该死之词，意为“该杀的”，其女真语词根为“赤瓦”**čiya*，意为“打杀、敲杀”。

我们还看到“炒伍俚”或“炒（伍）离”**čayüri* 与契丹语“楚古”**čügü* 词根相同，意义同为“打”。《辽史·国语解》：“楚古，官名。掌北面讯囚者。”由此，我们可进一步分析契丹语“炒伍俚”或“炒离”系由词根“楚古”**čügü > *čüyü*，加词缀 **ri* 构成，其基本意为“打”。

关于契丹语词缀 **ri* 的具体意义仅从一两个例子我们还无法确定，不过在契丹大字碑文中有一个出现频率特别高的词缀之，如《耶律延宁墓志》第二行第20字，第三行第18字，第四行第22字，第五行第8字，第十七行第6字，第十九行第4字；《北大王墓志》第二行第20字；《萧孝忠墓志》第四行最后一字；《萧袍鲁墓志》第一行第11字；《蒙古国肯特省萨尔巴日（Salbar）山刻石》第一行第4字与第二行第5字，等等。刘凤翥在《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之研究》一文的“契丹大字音值构拟表”中拟定其音值为 **li*，并说明拟音理据是“契丹人名习尼里的

‘里’，契丹语‘生’的第二个音节”^①。此字与汉字“之”字形相近，根据其在碑铭中出现的位置，似为契丹语动词词尾。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建立契丹语词缀 *ri 与契丹大字之之间的联系。

此外，据清格尔泰等先生对契丹小字的分析研究，契丹语中还有一组表示所有格的附加成分：

𠂔* an, 接于以 a 为主元音的词后；

𠂕* in, 接于以 i 为主元音的词后；

𠂖* un, 接于以 u 为主元音的词后；

𠂗* ən, 接于以 ə 为主元音的词后；

𠂘* ɔn, 接于以 ɔ 或 u 为主元音的词后。

宋洪迈《夷坚丙志》卷十八“契丹诵诗”载：“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②这段话作为史籍中记录契丹语语序特征的唯一记述曾被广泛征引，它无疑向我们暗示了契丹语的语序特征与汉语不同，可能是宾语“门子”在谓语“打”之前的形式。除此之外，我们从史料中再也无从了解关于契丹语句法的些许信息。而迄今为止，近几十年来对出土的契丹墓志的研究还无法为人们提供完整句子的解读，因此我们可以说还完全不能看出契丹语语法的基本框架。以上对契丹词缀的分析只不过可以告诉我们契丹语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阿尔泰语言有些相像而已。

^① 刘凤翥《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17期，2004。

^② 洪迈《夷坚志》，何卓点校本第514页，中华书局，1981年。

第五章

契丹语的历史地位

清乾隆年间在编写《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时候曾经据索伦语校《辽史》，又据蒙古语校《元史》，这似乎表明，清人心目中的契丹语应该距索伦语较近而距蒙古语较远。然而，自从契丹语言问题正式进入现代学术界的视野以后，尽管契丹文字至今没有获得解读，汉文史籍中以音译方式保存的契丹词语也为数有限，但人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契丹语在发生学上和蒙古语最为接近。如果用20世纪盛行的“阿尔泰语假说”来表述，我们就可以说契丹语是蒙古语族的一种语言，这构成了迄今所有契丹语研究的共同基点。我们在第二章“词语汇考”中，对史籍中所记载的契丹语做了较为详细的考释，其中大部分词语与蒙古语音义相近，也证明契丹语当属蒙古语族。当然也有一部分词与女真语、满语读音相近，但只能说明它们之间有同源关系。下面我们试图讨论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如人们所公认，同语族各语言从一个共同的母语分化出来以后，其后来的发展往往有快慢之别，那么，与蒙古语相比，以至与同属蒙古语族的其他语言相比，契丹语的发展处在哪个阶段？也就是说，契丹语究竟反映了蒙古语族较早期的状况，还是较晚近的状况？这个问题初看起来好像不难回答——历史上由汉文文献记载的契丹语要比有文字记载的蒙古语早三百余年，契丹语似乎应该是蒙古语族中一种较古老的语言，至少比蒙古语要古老。^①可是事实恐非如此。八十多年前，伯希和曾在《亚洲杂志》上提出契丹语是一种强烈腭化的蒙古语方言，^②这个观点早已为西方

① 例如贾敬颜在《契丹文》一文中说：“契丹语为古蒙古语毫无可疑。”

② 伯希和的说法见 *A Propos des Komans, Journal asiatique*, ser 11, 15, 125—185, 1920. 冯承钧译文《库蛮》，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卜弼德1933年在《汉—阿尔泰学之二》中把“强烈腭化的蒙古语方言”用英文转述做“a strongly palatalized dialect of Mongol”，我们不知道“Mongol”（蒙古）一词是不是“Mongolian”（蒙古语）的误写。

汉学界所接受。我们尽管不一定同意说契丹语仅仅是蒙古语的一种“方言”，但是我们知道，在同一种语言的演化历史上，颚化音总是在相对较晚的阶段出现的，那么，伯希和指出的现象不正意味着契丹语的面貌要比蒙古语年轻么？

可是毋庸讳言，目前我们掌握的契丹词语大多是含义不甚明确的汉文音译，真正有确切词义可考的还不及一半，而且在这一半有确切词义可考的语料中，能与蒙古语族语言形成同源对应关系的又是少数，因此，要据以研究契丹语在蒙古语族中的地位，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只不过聊胜于无而已。在前人解读的有限资料基础上，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这样：首先选出学界公认与蒙古语有对应关系的契丹词语，去掉其中那些语音形式完全相同的，留下语音形式有所不同的，然后逐词加以比较，看看其中反映了哪些语音演化规律，通过这样的比较，就可以大致确定契丹语和蒙古语哪个代表了更为古老的形式。最后再把构拟的契丹语形式纳入蒙古语族各语言的词汇表中，契丹语在蒙古语族中的历史地位就可以大致显现出来了。

下面选取 16 则契丹词语同蒙古词语进行对照分析，关于所用每则词语的相关史书记载以及前人或我们的考据意见，详见本书的“词语汇考”部分。

契丹语和蒙古语之间的语音差别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 减音

古蒙古语的有些词的尾音在契丹语里脱落了，但在元代蒙古语里还保留着。例如：

契丹：胡笃（*hudu）“与人同受福”——蒙古：hutug “福”

契丹语“胡笃”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hudu，意为“福”，相当于蒙古语 hutug、女真语“忽都”（*hutu）^①。hutug 的收尾辅音 g 在契丹语里脱落了^②。

^① 《金史·国语解》：“与人同受福曰忽都。”又作“忽秃儿”，《女真译语·人事门》：“忽秃儿，福。”《通用门》：“洪福，安班刺忽秃儿。”（“安班刺”意为“大”。）参看满语 hūturi “福”。

^② 不过《辽史》中还有例子表明“胡覩”在后面接有词缀-in/-un 的时候还读 hutug，如卷 110 耶律乙辛字胡覩衮（*hutugun），汉意为“有福的人”。同样的对音还有卷 82 萧常哥字胡独堇、卷 93 萧迁鲁字胡突堇、卷 95 耶律弘古字胡笃堇、卷 111 耶律合鲁字胡都堇，等等。

契丹：化 (*qa) “射” —— 蒙古：harb “射”

契丹语“化”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qa，意为“射”，贾敬颜《契丹文》认为与《蒙古秘史》表示“射箭”义的词根 *harb 相当。harb 的收尾复辅音 rb 在契丹语里脱落了。

契丹：乌 (*u) “水” —— 蒙古：usun “水”

契丹语“乌”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u，意为“水”，福赫伯《契丹语考》指出与蒙古语 usun 同源。古时 usun 对音作“沃速”或“兀孙”，从“兀孙”到“沃速”再到“乌”展示了蒙古语尾音依次脱落的过程，可以描述为 usun > usu > us > u。

2. 塞音擦音化

古蒙古语的有些塞辅音在契丹语里变成了摩擦音，但在元代蒙古语里还保留着。这主要涉及 b 和 w，例如：

契丹：到斯 (*daws) “盐” —— 蒙古：dabs “盐”

契丹语“到斯”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daws，意为“盐”，与蒙古语 dabs、女真语“答卜孙”相当。^① dabs 的 b 变成了契丹语的 w，这是所谓“擦音化”。

3. 元音高化

古蒙古语的有些低元音在契丹语里变成了高元音，但在元代蒙古语里还保留着。例如：

契丹：窝笃盃 (*oduγon) “孳息” —— 蒙古：aduγun “牲口”

“窝笃盃”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oduγon，意为“孳息”，福赫伯《契丹语考》即根据女真语“孳息”与“牲口”同词，提出“斡突盃”与蒙古语 aduγun “牲口、马匹”相当。aduγun 一词起首的 a 在契丹语里变成了较高的元音 o。

契丹：提烈 (*tiriye) “种田” —— 蒙古：tariya “农田”

武珪《燕北杂记》：“契丹呼种田为提烈。”按契丹语“提烈”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tiriye，意为“种田”，同蒙古语 tariya “农田”。tariya 一词里的两个 a 在契丹语里分别变成了较高的元音 i 和 e。

契丹：赛离 (*seri) “月” —— 蒙古：sara “月”

^① 《女真译语·衣食门》：“答卜孙，盐。”参看满语 dabsun “盐”。

“赛离”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seri, 意为“月”, 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曾指出这个词相当于颞化了的蒙古语 sara 和卡尔梅克语 sar。“月”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sara > sar > seri。

4. 双元音单元音化

古蒙古语的有些双元音在契丹语里变成了单元音, 但在元代蒙古语里还保留着。例如:

契丹: 夺里本 (*dölibün) “讨平” —— 蒙古: da'uli “抢劫”

契丹语“夺里本”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dölibun, 当与女真语“夺里刺”同源,^① 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认为“夺里本”相当于《蒙古秘史》的 da'uli “抢劫”和 1225 年“成吉思汗碑”上的 dauli “作战”。daoli 的 ao 变成了契丹语 döli 的 ö, 这是所谓“单元音化”。

上述的四种语音对应可以明确地显示出问题的答案。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 在一对同源词中, 尾音脱落的形式一般比不脱落的形式出现得要晚, 带擦音的形式一般比带塞音的形式出现得要晚, 带较高元音的形式一般比带较低元音的形式出现得要晚,^② 只有带单元音的形式和带双元音的形式需要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这样, 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 这些同源词证明蒙古语实际上代表了比契丹语更早的语音形式。

上述几种音变也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契丹词里, 例如:

1. 减音之后又发生了塞音的擦音化

契丹: 讨 (*taw) “五” —— 蒙古: tabun “五”

“讨”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taw, 意为“五”, 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已指出它与蒙古语 tabun、达斡尔语 tūan、卡尔梅克语 tawn 是一个词。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则认为契丹语是蒙古语 tabu 的转讹。“五”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也许可以描述为 tabun > tabu > tawu > taw。^③

契丹: 稍瓦 (*šöya) “海东青” —— 蒙古: sibau “鹰隼”

① 《女真译语·人事门》: “道里昧, 抢。”参看满语 dailabumbi “使征讨”。

② 以上三种音变情况参看中古英语 ete < 古英语 eten “吃”, 英语 father < 拉丁语 pater “父亲”, 现代英语 deed < 中古英语 [de: d] “事情”(词例选自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二十一章), 等等。

③ 这是参照蒙古语方言的构拟形式。若参照西部的蒙古语族现代语言, 如裕固语 ta: wən, 土族语 ta: wun, 东乡语 tawun, 保安语 tavonj (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第 619 页), 则应把演化过程构拟为 tabun > tawun > tawu > taw, 即塞音的擦音化在先, 尾音脱落在后。

“稍瓦”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šöya, 意为“海东青”, 与《女真译语·鸟兽门》里的“申科岸” *šenkan 相当, 古蒙古语为“升豁儿” *šenqor (《华夷译语·鸟兽门》)。其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šenqor > šeqo > šöya。

2. 减音之后又发生了元音的高化

契丹: 昏 (*qun) “羊” —— 蒙古: qoni “羊”

契丹语“昏”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qun, 与蒙古语 qoni、女真语“火唵” (*honan) 相当。“羊”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qoni > qon > qun。

契丹: 没里 (*möri) “河” —— 蒙古: mören “河”

契丹语“没里”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mori, 意为“河”, 相当于古蒙古语 mören。“河”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moren > more > möri。

契丹: 捏离 (*neri) “日” —— 蒙古: naran “日”

“捏离”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neri, 意为“日”, 韩百诗《契丹文字破译初探》认为相当于颞化了的蒙古语 naran。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把相应的蒙古语词写作 nara。“日”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naran > nara > neri。

契丹: 捏褐 (*neha) “狗” —— 蒙古: nohai “狗”

契丹语“捏褐”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neha, 意为“狗”, 与蒙古语 nohai 相当。“狗”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nohai > noha > neha。

契丹: 鹞里 (*hüli) “偷” —— 蒙古: qulayai “贼”

契丹语“鹞里”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hüli, 意为“偷”,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与蒙古语 qulayai 相当。女真语作“虎刺孩” (*hulahai), 意为“盗贼”。“贼、偷”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qulayai > hula > hüli。

3. 减音之后又发生了单元音化

契丹: 捨 (*še) “好” —— 蒙古: sayin “好”

“捨”依对音可以复原为 *še, 意为“好”, 韩百诗认为相当于蒙古语 sayin 和卡尔梅克语 sän。女真语或作“赛痕”。“好”一词从古蒙古语到契

丹语的演化可以描述为 sayin > say > se。

上述例子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最初的看法，即有关契丹语的文字记载虽然比蒙古语早了三百余年，但契丹语却实实在在是一种比蒙古语发展得快得多的语言，即使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蒙古语似乎也没有达到当年契丹语的那个演化阶段。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汉语方言里——元代的北京话虽然在时间上比当前的广东话早了七百多年，但是其语音演化进程却是当前的广东话所远远不及的，所以人们说，当前广东话保留的中古汉语特征比元代北京话保留的还多，换言之，元代的北京话虽然在时间上比当前的广东话要早很久，但其语音面貌却显得比广东话更为晚近。

我们应该理解，语言学年代和历史学年代常常是不相称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不妨再把视野稍微拓宽一些，通过下面的词语表看看契丹语在整个蒙古语族当中的地位。词语表的设计参照孙竹主编的《蒙古语族语言词典》，共收录 17 种现代蒙古语族语言或方言，从上向下数，前 11 行是蒙古语方言，第 12 行至 16 行是蒙古语族的其他语言，最下面一行是我们加上去的契丹语构拟形式。表中偶尔出现的空格并不是《蒙古语族语言词典》原有的，只是因为词典上给出的形式不宜视为进行语言历史比较所需要的同源词，所以我们把那些词删掉了。

	射	水	盐	五	江
书面语	xarbuxu	usu	dabusu	tabu	mören
正蓝旗	xarbox	us	dabs	tab	mürəŋ
巴林右旗	xarbəx	us	dabəs	tab	murn
陈巴尔虎	xarbox	uxu:	dabu:	tab	mürəŋ
布利亚特	xarbox	uhəŋ	dabhəŋ	tab	mürəŋ
达尔罕	xarbox	us	dabs	tab	mürən
喀喇沁	xarmax	us	dabas	tab	mürün
东苏尼特	xarbox	us	dabs	tab	mürüŋ
鄂托克	xarbaxu	usu	dabus	tabu	mørøŋ
阿拉善	xarbux	us	dabas	tabu	mørøn
都兰	xarbox	us	dabas	tab	mørøn
和静	xa:x	usn	dabsn	tabun	mørø:n
达斡尔语	xarbəgu	os		ta:bu	mur
东部裕固语	χarwu	cusun	da:bsən	ta:wən	mere:m

	射	水	盐	五	江
土族语	xarmu	ʃdzu	dabsə	ta:wun	muro:n
东乡语	əyur-	usu	dansun	tawun	
保安语	χurə-	sə	dabsəŋ	tavəŋ	morəŋ
契丹语	* qa	* u	* daws	* taw	* möri

	太阳	月	狗	小偷	好
书面语	nara	sara	noxai	xulayai	sain
正蓝旗	nar	sar	noxæ:	xulge:	sɛ:ŋ
巴林右旗	nar	sar	noxo:	xulge:	sɛ:n
陈巴尔虎	nar	xar	noxoi	xulgai	xain
布利亚特	naraŋ	har	noxoi	xulgai	haiŋ
达尔罕	nar	sar	noxo:	xulge:	sɛ:n
喀喇沁	nar	sar	nœxæ:	xulge:	sɛ:n
东苏尼特	nar	sar	noxoi	xulgai	saiŋ
鄂托克	nar	sar	noxoi	xulgai	sain
阿拉善	nara	sar	noxoi	xulagæ:	sæ:n
都兰	nar	sar	noxæ:	xulga:	sæ:n
和静	nam	sar	noxæ:	xulxæ:	sæ:n
达斡尔语	nar	saru:l	nogu	xualag	sain
东部裕固语	naran	sara	noχcui	χulacai	sain
土族语	nara	sara	noxui	xulcai	sain
东乡语	naran	sara	noyœi	culayœi	
保安语	naraŋ	sarə	nocui	colci	səŋ
契丹语	* neri	* seri	* neha	* hūli	* ʃe

事实至此可以说已经清楚了——与上面列出的 16 种现代语言或方言形式相比，上千年前的契丹语形式竟然是最为进化的，所以我们的最终结论是，就现有的材料而言，我们应该把契丹语视为蒙古语族演化的先驱，而非这些现代语言的源头。

附 录

一 契丹语对音汉字索引

《辽史》等宋元史籍中契丹语对音汉字共出现了包括《广韵》帮、滂、并、明、端、透、定、泥、见、溪、群、疑、心、邪、知、澄、章、昌、船、书、禅、庄、初、臻、生、晓、匣、影、以、来、日等声母汉字，这些汉字涉及《中原音韵》*p、*ph、*m、*t、*th、*n、*l、*ʒ、*k、*kh、*x、*ŋ、*s、*tʃ、*tʃh、*ʃ、*∅等17个声类。下面逐一对表音汉字在《广韵》和《中原音韵》中所处的音韵地位进行举例和标定，汉字音首先列《广韵》的反切，然后是中古等韵地位；其后遵从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列《中原音韵》的声类和韵调；第三项参考照那思图、杨耐思对《蒙古字韵》八思巴文的标音、服部四郎和小泽重男等为《元朝秘史》对音汉字所做的标音，拟定出对音汉字音所对应的契丹语音节。^① 从中我们既可了解汉字与契丹语的对音规律，进而推知契丹语的语音系统，同时通过汉字与契丹语对译情况的比照，又可了解古代北方汉语的语音事实。

1. *p、*ph、*m 声母汉字的对音

“八”（博拔切，山人二合黠帮，p声母家麻*a入作上声）汉语*pa~契丹语*ba:

《辽史》有人名“撒八”*saba，“迅速”>金代女真语“撒八，迅速之义”（《金史·国语解》）>满语sabarambi，“抛撒”。

“把”（博下切，假开二上马帮，p声母家麻*a上声）汉语*pa~契丹语*ba:

《辽史》有瓦里名“厮把”*siba。

^① 《〈元朝秘史〉の蒙古語を表はす漢字の研究》，东京：文求堂株式会社，昭和二十一年（1946）；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上、中、下），东京：风间书房，1986年。

“拔”（蒲八切，山开二人黠并，*p 声母家麻韵 *a 入作平声阳）汉语 *pa ~ 契丹语 *ba:

《辽史》有人名“拔里堇” *baligin; 《辽史》有人名“拔里得” *balide。

“伯”（博陌切，帮开二人陌梗，*p 声母皆来 *ai 入作上声）汉语 *pai ~ 契丹语 *bo:

《辽史》有阉撒名“伯德” *böde。

“拜”（博怪切，蟹开二去怪帮，*p 声母皆来 *ai 去声）汉语 *pai ~ 契丹语 *bayi:

余靖《北语诗》拜洗（拜石） *bayisi “受赐、谢恩”：《女真译语》“伯亦沙埋” *boyišamai “谢恩”。

“摆”（北买切，蟹开二上蟹帮，*p 声母皆来 *ai 上声）汉语 *pai ~ 契丹语 *bayi:

余靖《北语诗》铁摆 *tebayi “嵩高”。

“跋”（蒲拔切，山合一入末并，*p 声母歌戈韵 *uo 入作平声阳）汉语 *puo ~ 契丹语 *bo:

余靖《北语诗》“贺跋支” *höböči “执衣防阁” < 鲜卑语 “可薄真”：蒙古语 oboohai “寒舍、茅屋”。

“番”（孚袁切，山合三平元敷，f 声母寒山韵 *an 平声阴）汉语 *fan ~ 契丹语 *ban:

《契丹国志》押番 *aban “大、大臣”：女真语 “安班”、满语 amban。

“保”（博抱切，效开一上皓帮，*P 声母萧豪韵 *au 上声）汉语 *pau ~ 契丹语 *bö:

《辽史》阿保机（安巴坚） *abögi/ *abögin “大人”；《辽史》阿息保（阿思钵） *asibö “以力助人”：满语 aisilabu “使帮助、使辅助”；《辽史》有人名“回离保” *huiribö。

“勃”（蒲没切，臻入一合没并，*p 声母歌戈 *o 入作平声阳）汉语 *po ~ 契丹语 *bö:

《辽史》有人名“勃古哲” *böğüje; 《辽史》有抹里名“勃特本” *bötibün。

“暴”（薄报切，效开一去号并，*p 声母萧豪 *au 去声）汉语 *pau ~ 契丹语 *bö:

《辽史》暴里（不离）*böri，“鬼”：蒙古语 buy “魔鬼”：满语 bucheli “鬼魂”。

“倍”（薄亥切，蟹上一开海并，*p 声母齐微 *uei 去声）汉语 *puei ~ 契丹语 *be:

《燕北杂记》倍其不离（鼓）*beki böri “惊鬼”。

“本”（布忖切，臻上一合混帮，*p 声母真文韵 *uən）汉语 *puən ~ 契丹语 *bün:

《辽史》抹里名“欧里本”*ölibün; 《辽史》官名“弥里马特本”*miri matibün; 《辽史》抹里名“勃特本”*bötibün。

“逼”（彼侧切，曾开三入职帮，*p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平声阳）汉语 *pi ~ 契丹语 *bi:

《辽史》瓦里名“逼里”*bili。

“比”（卑履切，止上三开旨帮，*p 声母齐微韵 *i 去声）汉语 *pi ~ 契丹语 *pi:

《武溪集》比室（皮室）*piši，“金刚”。

“必”（卑吉切，臻开三入质帮，*P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汉语 *pi ~ 契丹语 *bi:

《辽史》必里迟离 *biri čiri，“虎日”。

“鼻”（毗至切，止开三去至并，*p 声母齐微韵 *i 去声作平声阳）汉语 *pi ~ 契丹语 *bi:

《燕北杂记》十里鼻 *šilibi，“奴婢”。

“别”（方别切，山开三入薛帮，*p 声母车遮韵 *ie 入作上声）汉语 *pie ~ 契丹语 *bie:

《辽史》人名“别勒隐”*beleyin。

“鬣”（必刃切，臻去三开震帮，*p 声母真文韵 *iən 入作上声）汉语 *pin ~ 契丹语 *bin:

《燕北录》鬣靺 *bindü，“铁爪”。

“不”（甫鳩切，流开三平尤帮，*p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上声）汉语 *pu ~ 契丹语 *bu/bü:

《燕北录》坤不刺 *kun bura “魂风”；《辽史》人名“突吕不” *türibü; 《辽史》麻都不（麻普、马步）*madubu “县官之佐”。《燕北杂记》倍其不离 *beki böri “惊鬼”；王易《燕北录》郭不离 *göbüri，“沙

袋”：蒙古语 *güibür* “链枷”。

“步”（薄故切，遇去一合暮并，*p 声母鱼模韵 *u 去声）汉语 *pu ~ 契丹语 *bu：

《辽史》麻都不（麻普、马步）*madubu “县官之佐”。

“貔”“毗”（房旨切，止平三开脂并，*ph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阳）汉语 *phi ~ 契丹语 *pi：

《梦溪笔谈》貔狸（毗狸）*pili “形如鼠而大”。

“匹”（譬吉切，臻入三开质滂，*ph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汉语 *phi ~ 契丹语 *pi：

《辽史》卷 65 有人名萧匹里；《梦溪笔谈》匹裂 *pile “似小木罌，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 > 通古斯语 *pelé* “器皿”。

“皮”（符羈切，止平三开支并，*ph 声母齐微韵 *uei 平声阳）汉语 *phuei ~ 契丹语 *pi：

《武溪集》皮室（比室）*piši “金刚”。

“盆”（蒲奔切，臻合一平魂并，*ph 声母真文韵 *uən 平声阳）汉语 *phuən ~ 契丹语 *pun/pün：

《辽史》有人名“盆奴”（盆讷隐）*punnu/pünüyin。

“婆”（薄波切，果合一平戈并，*ph 声母歌戈韵 *uo 平声阳）汉语 *phuo ~ 契丹语 *pö：

《辽史》有人名“婆典”（婆丹、泼单）*pöden/pödan。

“时”（普火切，果合一上果滂，*ph 声母歌戈韵 *uo 上声）^① 汉语 *phuo ~ 契丹语 *po：

《契丹国志》时 *po “时”。

“仆”（蒲木切，通合一入屋并，*ph 声母鱼模 *u 入声作平声阳）汉语 *phu ~ 契丹语 *pü：

《辽史》卷 91 有人名仆里笃 *pülidü。

“蒲”（薄胡切，遇合一平模并，*ph 声母鱼模韵 *u 平声阳）汉语 *phu ~ 契丹语 *pu：

《辽史》蒲速盃（蒲速宛、蒲速斡、普速完）*pusuɣon/pusuɣo “繁衍、兴旺”；《辽史》有人名“蒲古”（铺姑、蒲姑、普古）*pugu “摔跤人”：

① 时，《广韵》未收，《正字通·寸部》：“时，旧注音训同叵。”

蒙古语“孛可”beh；满语“布库”buku。

“普”（滂古切，遇上一合姥滂，*ph 声母鱼模韵 *u 上声）汉语 *phu ~ 契丹语 *pu：

《辽史》有人名“普古”（铺姑、蒲姑、蒲古）*pugu “摔跤人”：蒙古语“孛可”beh；满语“布库”buku；《辽史》有人名“普速完”（蒲速宛、蒲速斡、蒲速盩）*pusuʷon/pusuʷo “繁衍、兴旺”。

“铺”（普故切，遇去一合暮滂，*ph 声母鱼模韵 *u 去声）汉语 *phu ~ 契丹语 *pu：

《辽史》有人名“铺姑”（蒲古、蒲姑、普古）*pugu “摔跤人”：蒙古语“孛可”beh；满语“布库”buku。

“麻”（莫霞切，假平二开麻明，*m 声母家麻韵 *a 平声阳）汉语 *ma ~ 契丹语 *ma：

《辽史》麻都不（麻普、马步）*madubu “县官之佐”。

“马”（莫下切，假上二开马明，*m 声母家麻韵 *a 上声）汉语 *ma ~ 契丹语 *ma：

《辽史》挞马 *tama “扈从”；《辽史》弥里马特本 *miri matibün “官名”。

“满”（莫早切，山合一上缓明，*m 声母桓欢韵 *on 上声）汉语 *mon ~ 契丹语 *mön：

《辽史》“特满”（特免、特末）*timön “万”：《金史》“特满”、“陀满”或“驰门” > 明代女真语“土满，万”（《女真译语·数目门》）：突厥语“tümön 万”（《突厥语大词典》）> 回鹘语“万，土蛮 *tümön”（《高昌译语·数目门》）：蒙古语“万，土绵”（《华夷译语·数目门》）。

“母”（莫厚切，流开一上厚明，*m 声母鱼模韵 *u 上声）汉语 *mu ~ 契丹语 *-m：

《辽史》有石烈名“监母” *gam，“遗留”。

“末”（莫拔切，山合一入末明，*m 声母歌戈韵 *uo 入作去声）汉语 *muo ~ 契丹语 *mö：

《辽史》“特满”（特免、特末）*timön “万”：《金史》“特满”、“陀满”或“驰门” > 明代女真语“土满，万”（《女真译语·数目门》）：突厥语“tümön 万”（《突厥语大词典》）> 回鹘语“万，土蛮 *tümön”（《高昌译语·数目门》）：蒙古语“万，土绵”（《华夷译语·数目门》）；《辽

史》有人名“特末衍”（特末也、特末隐）*timöyin。

“抹”（莫拔切，山合一入末明，*m 声母歌戈韵 *uo 入作上声）汉语 *muo ~ 契丹语 *mo/mö:

《辽史》抹里（墨离、末里）*möri，“马”：《女真译语》母林 *morin “马”：蒙古语 mori “马”；《辽史》抹鹞（么忽）*mohu “族长”。

“莫”（慕各切，宕人一开铎明，*m 声母歌戈韵 *uo 入作去声）汉语 *muo ~ 契丹语 *mo:

《辽史》莫弗纥（莫弗贺）*moboho “部落酋长”。

“没”（莫勃切，臻合一入没明，*m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去声）汉语 *mu ~ 契丹语 *mö:

《新五代史》没里 *möri “河”：古蒙古语“木^舌连” *moren > 现代蒙古语 morō: 女真语“必刺” > 满语 bira。

“磨”（莫婆切，果合一平戈明，*m 声母歌戈韵 *uo 去声）汉语 *muo ~ 契丹语 *mo/mö:

《辽史》有人名“磨鲁古”（磨鲁董）*molugu/mölügin。

“麽”（眉波切，果合一平戈明，*m 声母歌戈韵 *uo 去声）汉语 *mo ~ 契丹语 *mo:

《辽史》耨斡么 *na omo，“地母”：女真语“纳厄宁” *na enin，“地母” > 满语 na emu。

“梅”（莫杯切，蟹合一平灰明，*m 声母齐微韵 *uei 平声阳）汉语 *muei ~ 契丹语 *mui:

《辽史》梅里（梅李）*mui “贵戚官名” < 突厥语 *buiuruq “宰相、传令官”。

“迷”（莫兮切，蟹开四平齐明，*m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阳）汉语 *mi ~ 契丹语 *mi:

《辽史》有抹里名“阿里厮迷里” *alisi miri。

“弥”（武移切，止开三平支明，*m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阳）汉语 *mi ~ 契丹语 *mi:

《辽史》弥里 *miri，“乡”；《辽史》有官名“弥里马特本” *miri matibün; 《辽史》有人名“弥骨顶” *migüdin。

“糜”（靡为切，止开三平支明，*m 声母齐微韵 *uei 平声阳）汉语 *muei ~ 契丹语 *mi:

《武经总要》糜到斯袅 *mi daws niyö “大盐泊”。

“緬”（弥兗切，山开三上弥明，*m 声母先天韵 *ien 上声）汉语 *mien ~ 契丹语 *min:

《辽史》有抹里名“緬四” *mins。

“免”“勉”（亡辨切，山开三上弥明，*m 声母先天韵 *ien 上声）汉语 *mien ~ 契丹语 *min:

《辽史》有抹里名“緬四”（人名“勉辛”、“绵辛”） *mins/minsin; 《辽史》有人名“特免”。

“绵”（武延切，山开三平仙明，*m 声母先天韵 *ien 平声阳）汉语 *mien ~ 契丹语 *min:

《辽史》有抹里名“緬四”（人名“勉辛”、“绵辛”） *minsi/*minsin。

“乜”（弥也切，假开三上马明，*m 声母车遮韵 *ie 上声）汉字 *mie ~ 契丹语 *mi:

《契丹国志》没里 *mōri “河”：女真语“必刺” > 满语 bira: 古蒙古语“木舌连” *moren > 现代蒙古语 morō。

“明”（武兵切，梗开三平庚明，*m 声母庚青韵 *iəu 平声阳）汉语 *miəŋ ~ 契丹语 *min:

《辽史》有人名“明宸”（明隐） *minγi/minγin。

“谋”（莫浮切，流开三平尤明，*m 声母尤侯韵 *iəu 平声阳）汉语 *miəu ~ 契丹语 *mou:

《辽史》有人名“谋鲁斡”（瓦里名“谋鲁斡”、抹里名“谋鲁盃”） *mouluyō。

2. *t、*th、*n、*l、*ʒ 声母

“笄”（当割切，山开一人曷端，t 声母家麻 *a 入作平声阳）汉语 *ta ~ 契丹语 *da:

陆游《南唐书》笄 *da, “日食”。

“达”（唐割切，山开一人曷定，*t 声母家麻韵 *a 入作平声阳）汉语 *ta ~ 契丹语 *da:

《辽史》官名“达刺干” dargan < 突厥、回鹘 tarqan（达干）“统领兵马的武官” > 蒙古语“答刺罕”；《辽史》有瓦里名“达撒”（挾撒） *dasa; 《辽史》有人名“普达” *puda。

“挞”（他达切，山开一人曷透，*t 声母家麻韵 *a 入作平声阳）汉语 *ta ~ 契丹语 *da/ta:

《辽史》挞马 *tama “扈从、随从” > 蒙古语 “探马赤” tama (či); 《辽史》瓦里名 “达撒”（挞撒）*dasa; 《辽史》有官名 “挞林”（挞凜、挞览、闕览、驼宁）*tarim “察看、镇抚” > 《金史》秃里 *turi “察非违者”：女真语 “秃鲁” *turu（《女真译语·人事门》）。

“答”（都合切，咸开一人合端，*t 声母家麻韵 *a 入作上声）汉语 *ta ~ 契丹语 *da:

《辽史》宴答 *anda, “朋友”：蒙古语 anda “结拜兄弟”：女真语 “按答海、客人” > 满语 anda “伙伴”。

“大”（徒盖切，蟹开一去泰定，*t 声母家麻韵 *a 去声）汉语 *ta ~ 契丹语 *da:

《辽史》大摆 *dabayi “岭”：蒙古语 dabay-a “岭”。

“带”（当盖切，蟹开一去泰端，*t 声母皆来韵 *ai 去声）汉语 *tai ~ 契丹语 *dayi:

《辽史》有人名 “阿鲁带” *aludayi。

“戴”（都代切，蟹开一去代端，*t 声母皆来韵 *ai 去声）汉语 *tai ~ 契丹语 *dayi:

《契丹国志》戴（辣）*dayira “烧（甲）”。

“丹” “单”（都寒切，山开一平寒端，*t 声母寒山韵 *an 平声阴）汉语 *tan ~ 女真语 *dan:

契丹（契达、乞塔、奚丹、泌丹、契达儿、赤塔）*kidan: 汉意为 “镔铁”；《辽史》有人名 “婆典”（婆丹、泼单）*pöden/pödan。

“弹”（徒案切，山开一去翰定；徒干切，山开一平寒定；*t 声母寒山韵 *an 去声）汉语 *tan ~ 契丹语 *dan:

《辽史》有人名 “弹隐” *danyin。

“到”（都导切，效开一去号端，*t 声母萧豪韵 *au 去声）汉语 *tau ~ 契丹语 *daw:

《武经总要》糜到斯袅 *mi daws niyö, “大盐泊”。

“滴” “的”（都历切，梗开四入锡端，*t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汉语 *ti ~ 契丹语 *di:

《辽史》敌烈麻都 *diliye madu “职掌礼仪”；《辽史》有人名 “敌烈”。

(滴冽、靛烈)* diliye; 《辽史》有人名“涤鲁” (的碌、敌鲁、敌禄)* dilü。

“涤”“靛” (徒历切, 梗开四入锡定, *t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 汉语 *ti ~ 契丹语 *di:

《辽史》敌烈麻都 *diliye madu “职掌礼仪”; 《辽史》有人名“敌烈” (滴冽、靛烈、敌猎、敌犖)* diliye/dilen; 《辽史》有人名“涤鲁” (的碌、敌鲁、敌禄)* dilü。

“地” (徒四切, 止开三去至定, *t 声母齐微 *i 去声) 汉语 *ti ~ 契丹语 *di:

《契丹国志》捏骨地 *negüdi “跪”: 女真语“灭骨地” (《松漠纪闻》) 或“灭苦鲁” (《女真译语·人事门》) 意为“跪” > 满语 niyakūrambi “下跪”。

“敌” (徒历切, 梗开四入锡定, *t 声母齐微 *i 入作平声阳) 汉语 *ti ~ 契丹语 *di:

《辽史》敌烈麻都 *diliye madu “职掌礼仪”; 《辽史》有人名“敌烈” (滴冽、靛烈、敌猎、敌犖)* diliye/dilen; 《辽史》有人名“涤鲁” (的碌、敌鲁、敌禄)* dilü; 《辽史》阿点 (阿敌音)* adim: “贵”: 女真语“哈的” *hadi “贵” (《女真译语》)。

“德”“得” (多则切, 曾开一入德端, *t 声母齐微韵 *ei 入作上声) 汉语 *tei ~ 契丹语 *de:

《辽史》有斡鲁朵“赤寔得本” (得失得本)* čišidebün “孝”; 《辽史》有人名“迭里得” (得里底、抹里名“牒里得”)* delide; 《辽史》有抹里名“勃得本” *bödebün。

“迭” (徒结切, 山开四入屑定, *t 声母车遮韵 *i 入作平声阳) 汉语 *tiɛ ~ 契丹语 *de:

《辽史》有抹里名“迭里特” (牒里得、人名“迭里得”)* delide。

“牒” (徒协切, 咸开四入帖定, *t 声母车遮韵 *iɛ 入作平声阳) 汉语 *tiɛ ~ 契丹语 *de:

《辽史》有抹里名“牒得只” (牒得直)* dedeji; 《辽史》有抹里名“迭里特” (牒里得、人名“迭里得”)* delide; 《辽史》有人名“牒蜡” *dela。

“典” (多殄切, 山开四上铎端, *t 声母先天韵 *iɛn 上声) 汉语

* tien ~ 契丹语 * den:

《辽史》有人名“婆典”（婆丹、泼单）* pöden/pödan; 《辽史》有人名“特里典” * teliden。

“点”（多忝切，咸开四上忝端，* t 声母廉纤韵 * iem 上声）汉语 * tiem ~ 契丹语 * dim:

《辽史》阿点（阿敌音）* adim: “贵”: 女真语“哈的” * hadi “贵”（《女真译语》）。

“顶”（都挺切，梗开四上炯端，* t 声母庚青韵 * iəŋ 上声）汉语 * tiəŋ ~ 契丹语 * din:

《辽史》有人名“弥骨顶” * migüdin。

“定”（徒径切，梗开四去径定，* t 声母庚青韵 * iəŋ 去声）汉语 * tiəŋ ~ 契丹语 * din:

《资治通鉴》朝定 * čödin “朋友”。

“都”（当孤切，遇合一平模端，* t 声母鱼模韵 * u 平声阴）汉语 * tu ~ 契丹语 * du/dü:

《辽史》有人名“胡突董”（胡笃董、胡都董、胡独董、胡覩衮）* hüdugin/hüdügön, “有福的人”; 《辽史》有官名“麻都不”（麻普、马步）* madubu, 职掌为“县官之佐”; 宋绶《上契丹风俗》讷都 * nudu “山”; 《辽史》营卫名“斡笃盃”（窝笃盃、斡突盃、人名“讹都椀”、乌鲁古）* oduyon “孳息”: 金代女真语“斡鲁古”（乌鲁古、讹鲁古）* ulgu “牧圉之官” > 满语 ulga “牲口”: 蒙古语 aduyun “牲口”、“马匹”。

“突”（陀骨切，臻合一入没定，* t 声母鱼模韵 * u 入作平声阳）汉语 * tu ~ 契丹语 * du:

《辽史》有人名“胡笃”（胡覩、鶻突、瓦里名“鶻笃”、石烈名“鶻笃骨”）* hudu/hudug, “享福”: 女真语“与人同受福曰忽都”（《金史·国语解》）> 满语 hüturi “福”; 《辽史》有人名“胡突董”（胡笃董、胡都董、胡独董、胡覩衮）* hüdugin/hüdügön: 汉意为“有福的人”; 《辽史》营卫名“斡笃盃”（窝笃盃、斡突盃、人名“讹都椀”、乌鲁古）* oduyon “孳息”: 金代女真语“斡鲁古”（乌鲁古、讹鲁古）* ulgu “牧圉之官” > 满语 ulga “牲口”: 蒙古语 aduyun “牲口”、“马匹”; 《辽史》有人名“突吕不” * durubu。

“睹”“覩”（当古切，遇合一上姥端，* t 声母鱼模韵 * u 上声）汉语

*tu ~ 契丹语 *du:

《燕北录》鬣靛 *bindü: 俗名为“铁骨朵”，汉意为“铁爪”；《辽史》有人名“胡笃”（胡靛、鶻突、瓦里名“鶻笃”、石烈名“鶻笃骨”）*hudu/hudug, “与人同受福”；女真语“与人同受福曰忽都”（《金史·国语解》）> 满语 hūteri “福”；《辽史》有人名“胡突堇”（胡笃堇、胡都堇、胡独堇、胡靛袞）*hüdugin/hüdügön “有福的人”。

“笃”（冬毒切，通合一入沃端，*t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上声）汉语 *tu ~ 契丹语 *du:

《辽史》有人名“胡笃”（胡靛、鶻突、瓦里名“鶻笃”、石烈名“鶻笃骨”）*hudu/hudug, “与人同受福”；女真语“与人同受福曰忽都”（《金史·国语解》）> 满语 hūteri “福”；《辽史》有人名“胡笃堇”（胡突堇、胡都堇、胡独堇、胡靛袞）*hüdugin/hüdügön: 汉意为“有福的人”；《辽史》营卫名“斡笃盃”（窝笃盃、斡突盃、人名“讹都碗”、乌鲁古）*oduyon “孳息”；金代女真语“斡鲁古”（乌鲁古、讹鲁古）*ulgu “牧圉之官”> 满语 ulga “牲口”；蒙古语 aduγun “牲口”、“马匹”；《辽史》有石烈、抹里、瓦里名“与敦”（与墩、预敦、预笃温）*idün; 《辽史》有人名“仆里笃” *pülidü。

“独”（徒谷切，通合一入屋定，*t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平声阳）汉语 *tu ~ 契丹语 *dü:

《辽史》有人名“胡突堇”（胡笃堇、胡都堇、胡独堇、胡靛袞）*hüdugin/hüdügön “有福的人”；《辽史》有人名“独擷” *düden。

“敦”“墩”（都昆切，臻合一平魂端，*t 声母真文韵 *uən 平声阴）汉语 *tuən ~ 契丹语 *dun:

《辽史》阿鲁敦（阿庐朵里）*aldun < 鲜卑语“阿六敦”（《北齐书·斛律金传》）：突厥语 altun, “金，黄金”（《突厥语大词典》）：蒙古语“安坛，金”（《华夷译语·珍宝门》）> 蒙古语 altan “金”；《辽史》可敦（河董）*qadun “皇后” < 突厥语“可敦”或“可贺敦”（《新唐书》、《旧唐书》）> 古蒙古语“^中合敦”（《华夷译语·人物门》）；《辽史》有石烈、抹里、瓦里名“与敦”（与墩、预敦、预笃温）*idün。

“夺”（徒活切，山合一入末定，*t 声母歌戈 *uo 入作平声阳）汉语 *tuo ~ 契丹语 *dö:

《辽史》营卫名“夺里本” dölibün “讨平” > 女真语“道里昧，抢”

(《女真译语·人事门》) > 满语 *dailabumbi* “使征讨”; 《辽史》有人名“夺里懒”(瓦里名“夺里刺”) * *dölıran/dölıra* “讨平”; 女真语“夺里刺”(道里昧)“抢” > 满语 *dailabumbi*, “使征讨”; 《辽史》有人名“夺刺” * *dora* (有抹里名“夺罗果只” * *dora göji*)。

“朵”(丁果切, 果合一上果端, * *t* 声母歌戈韵 * *uo* 上声) 汉语 * *tuo* ~ 契丹语 * *do*:

据《金史》辽代有官名“扫稳脱朵” * *soyon todo*, 职掌为“分掌诸富”, 意为“忠诚地管理牛马”; 《辽史》斡鲁朵(斡里朵、斡耳朵、窝鲁朵) * *ordo* “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 > 《金史》“斡里朵, 官府治事之所” > 元代“斡耳朵” > 满语 *ordo* “亭子”。

“铎”(徒落切, 宕开一人铎定, * *t* 声母歌戈韵 * *uo* 入作阳平) 汉语 * *tuo* ~ 契丹语 * *do/dö*:

《辽史》有人名“铎袞”(铎稳、铎臻) * *dogon/döjin/döyin*; 《辽史》有人名“铎鲁斡” * *doluŋo*。

“墮”(徒果切, 果合一上果定, * *t* 声母歌戈韵 * *uo* 去声) 汉语 * *tuo* ~ 契丹语 * *dö*:

《辽史》墮瑰 * *dögü* “门” > 女真语“都哈”(《女真译语·宫室门》) > 满语 *duka* “门”。

“董”(多动切, 通合一上董端, * *t* 声母东钟韵 * *uŋ* 上声) 汉语 * *tun* ~ 契丹语 * *dün*:

《辽史》有人名“董隐” * *dünŋin*。

“塔”(吐盍切, 咸开一人盍透, * *th* 声母家麻韵 * *a* 入作上声) 汉语 * *tha* ~ 契丹语 * *ta*:

《辽史》有人名“塔列葛”(塔刺葛) * *talegö*。

“坦”(他但切, 山开一上旱透, * *th* 声母寒山韵 * *an* 上声) 汉语 * *than* ~ 契丹语 * *tan*:

《辽史》有人名“坦思” * *tans*。

“潭”(徒含切, 咸开一平覃定, * *th* 声母寒山韵 * *an* 平声阳) 汉语 * *than* ~ 契丹语 * *tan*:

《辽史》有抹里名“潭马”(瓦里名“潭马”) * *tanma*; 《辽史》有抹里名“潭马忒” * *tanmate*。

“陶”“淘”(徒刀切, 效开一平豪定, * *th* 声母萧豪韵 * *au* 平声阳) 汉

语 *thau ~ 契丹语 *tö:

《辽史》有人名“陶隈” *töyü; 《契丹国志》: 陶隈思 (没里) *töyüs möri, “土河”;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淘里 (陶里) *töli; “兔”: 蒙古语 taulai, “兔”; 《辽史》有人名“陶晒” *tösen; 《辽史》有人名“陶苏斡” *tösü-yö。

“讨” (他浩切, 效开一上皓透, *th 声母萧豪韵 *au 上声) 汉语 *thau ~ 契丹语 *taw:

《辽史》讨 *taw, “五” > 蒙古语 tabun “五”。

“特” (徒得切, 曾开一人德定, *th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去声) 汉语 *thi ~ 契丹语 *ti:

《辽史》“特满” (特免、特末) *timön “万” > 《金史》“特满”、“陀满”或“驼门” > 女真语“土满, 万” (《女真译语·数目门》): 突厥语“tümön 万” (《突厥语大词典》) > 回鹘语“万, 土蛮 *tümön” (《高昌译语·数目门》): 蒙古语“万, 土绵” (《华夷译语·数目门》); 《燕北杂记》提烈 (《辽史》人名“特烈”) *tiriye, “种田” > 蒙古语 tariya “农田”; 《辽史》臧俚蹇 (人名“特里典”) *tirigin: 称皇后, 汉意为“掌管土地的人” > 蒙古语“塔里牙赤” tariyaöi, “种田人”; 《辽史》有人名“特末衍” (特末也、特末隐) *timö-yin; 《辽史》有抹里名“勃特本” *bötibün; 《辽史》有官名“弥里马特本” *miri matibün。

“忒” (他德切, 曾开一人德透, *th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去声)^① 汉语 *thi ~ 契丹语 *ti:

《辽史》臧俚蹇 (人名“特里典”) *tirigin: 称皇后, 汉意为“掌管土地的人” > 蒙古语“塔里牙赤” tariyači, “种田人”; 刘攽《中山诗话》可忒 *köti “无极”。

“梯” (土鸡切, 蟹开四平齐透, *th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阴) 汉语 *thi ~ 契丹语 *ti:

《辽史》官名“惕隐” (惕里已、梯里已、人名“提隐”) *tiyin/tirigi, 典族属官, 意为“头领”: 古蒙古语“帖^舌里温, 头” (《华夷译语·身体门》) > 现代蒙古语 terigün “首”。

^① 《中原音韵》未收“特”与“忒”字, 此据《广韵》职德韵字入《中原音韵》齐微韵的情况而归类。

“提”（杜奚切，蟹开四平齐定，*th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阳）汉语 *thi ~ 契丹语 *ti:

《燕北杂记》提烈（《辽史》人名“特烈”）*tiriye, “种田”：蒙古语 tariya, “农田”；《辽史》官名“惕隐”（惕里已、梯里已、人名“提隐”）*tiyin/tirigi, 典族属官，意为“头领”：古蒙古语“帖^舌里温，头”（《华夷译语·身体门》）>现代蒙古语 terigün “首”。

“惕”（他历切，梗开四入锡透，*th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汉语 *thi ~ 契丹语 *ti:

《续资治通鉴长编》官名“惕隐”（惕里已、梯里已、人名“提隐”）*tiyin/tirigi, 典族属官，意为“头领”：古蒙古语“帖^舌里温，头”（《华夷译语·身体门》）>现代蒙古语 terigün “首”。

“颓”（杜回切，蟹合一平灰定，*th 声母齐微韵 *uei 平声阳）汉语 *thuei ~ 契丹语 *tü:

《辽史》有人名“颓昱”*tüyü。

“铁”（他结切，山开四入屑透，*th 声母车遮韵 *ie 入作上声）汉语 *thie ~ 契丹语 *te:

《中山诗话》铁摆 *tebayi, “嵩高”。

“团”（度官切，山合一平桓定，*th 声母桓欢韵 *on 平声阳）汉语 *thon ~ 契丹语 *tön:

《辽史》有人名“团隐”（团宁）*tönyin。

“秃”（他谷切，通合一入屋透，*th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上声）汉语 *thu ~ 契丹语 *tü:

《辽史》有人名“秃鲁堇”（图鲁寤）*türügin “察看之人”：女真语“秃鲁”，“察看”；《辽史》有人名“秃宁”（图宁）*tünin。

“土”“吐”（他鲁切，遇合一上姥透，*th 声母鱼模韵 *u 上声）汉语 *thu ~ 契丹语 *tü:

《辽史》有抹里名“土邻”*tülin；《辽史》有人名“吐古”（抹里名“吐谷”）*tugu。

“图”（同都切，遇合一平模定，*th 声母鱼模韵 *u 平声阳）汉语 *thu ~ 契丹语 *tü:

《辽史》有人名“秃鲁堇”（图鲁寤）*türügin “察看之人”：女真语“秃鲁”，“察看”；《辽史》有人名“秃宁”（图宁、驼宁）*tünin；《辽

史》有人名“图古辞”（脱古思）* togus。

“驼”（徒河切，果开一平歌定，* th 声母歌戈韵 * uo 平声阳）汉语 * thuo ~ 契丹语 * tü:

《辽史》有人名“秃宁”（图宁、驼宁）* tünin。

“拖”（讵何切，果开一平歌透，* th 声母歌戈韵 * uo 平声阴）汉语 * thuo ~ 契丹语 * to:

《辽史》拖古烈 * togule, “牛犊”：古蒙古语“土^中忽勒”（《华夷译语·鸟兽门》）> 现代蒙古语 tugal “牛犊”。

“脱”（他括切，山合一入末透，* th 声母歌戈韵 * uo 入作上声）汉语 * thuo ~ 契丹语 * to:

据《金史》辽代有官名“扫稳脱朵” * soyon todo, 职掌为“分掌诸富”，意为“忠诚地管理牛马”；《辽史》有人名“图古辞”（脱古思）* togus。

“统”（他综切，通合一去宋透，* th 声母东钟韵 * u 上声）汉语 * thug ~ 契丹语 * tun:

余靖《北语诗》苦统 * kutun “福佑”：蒙古语 khutuk “福”：金代女真语“忽都”，“与人同受福”（《金史·国语解》）> 满语 hūturi “福”。

“那”（奴箇切，果开一去箇泥，* n 声母家麻韵 * a 去声）汉语 * na ~ 契丹语 * na:

《辽史》有人名“那也” * naya。

“捺”（奴曷切，山开一入曷泥，* n 声母歌戈韵 * o 入作上声）汉语 * no ~ 契丹语 * na:

《辽史》捺钵 nabo, “行营” > 女真语“刺钵” > 元代蒙古语“纳钵”、“纳宝”。

“乃”“迺”（奴亥切，蟹开一上海泥，* n 声母皆来韵 * ai 上声）汉语 * nai ~ 契丹语 * nai:

《辽史》妳（耐、迺）* nai, “正、头、首、一”：蒙古语 niken（你刊），“一”。

“耐”（奴代切，蟹开一去代泥，* n 声母皆来韵 * ai 去声）汉语 * nai ~ 契丹语 * nai:

《辽史》妳（耐、迺）* nai, “正、头、首、一”：蒙古语 niken（你刊），“一”。

“耨”（奴豆切，流开一去候泥，*n 声母尤侯*əu 去声）汉语*nəu ~ 契丹语*na:

《辽史》耨斡么*na omo, “地母”: 女真语“纳厄宁”*na enin, “地母” > 满语 na emu。

“涅”“捏”（奴结切，山开四入屑泥，*n 声母车遮韵*ie 入作去声）汉语*nie ~ 契丹语*ne:

《契丹国志》“捏离”（捏咿呢、涅离、涅里、涅邻）*neri “日、旦”: 蒙古语*naran, 《华夷译语·天文门》: “日, 纳^平阑”: 《金史》“涅里塞一”*neri seyi “抹白” > 满语 nara šanyang “日光”; 《契丹国志》捏古地（捏骨地）*negüdi, “跪”: 女真语“灭苦鲁”（《女真译语·人事门》） > 满语 niyakūrambi, “下跪”; 《辽史》捏褐*neha, “狗” > 达斡尔语 nogw “狗”: 蒙古语 nohai, 《元朝秘史》“那^中孩, 狗”; 《辽史》有人名“涅鲁古”（“涅鲁袞”、“涅烈袞”、“涅刺昆”）*nerigün/nerügün/nerakün。

“撚”（乃殄切，山开四上铣泥，*n 声母先天韵*ien 上声）汉语*nien ~ 契丹语*nin:

《辽史》有人名“习撚”（信宁、斯宁）*sinin “孝服” > 达斡尔语 xinige “孝服”。

“裊”“裊”（奴鸟切，效开四上篠泥，*n 声母萧豪韵*ieu 上声）汉语*nieu ~ 契丹语*niyö/nü:

《武经总要》糜到斯裊“大盐泊”，契丹语“裊”*niyö, 意为“水泊、湖、海子” > 达斡尔语 naur, “水塘, 泡子”: 女真语“尼要”*niyo: 蒙古语 na'ur; 《辽史》女古（裊罗箇、裊里曷）*nürgü/nürga, 译“潢水”之“潢”，意为“金”; 《辽史》有人名“裊履”*nüri。

“宁”（奴丁切，梗开四平青泥，*n 声母庚青*iəŋ 平声阳）汉语*niəŋ ~ 契丹语*nin:

《辽史》有人名“习撚”（信宁、斯宁）*sinin “孝服” > 达斡尔语 xinige “孝服”; 《辽史》有人名“秃宁”（图宁、秃宁、驼宁）*tünin; 《辽史》有人名“团隐”（团宁）*tönŋin。

“奴”（乃都切，遇合一平模泥，*n 声母鱼模韵*u 平声阳）汉语*nu ~ 契丹语*nu/nü:

《辽史》有人名“蒲奴”（盆奴、蒲奴隐、盆讷隐）*punu/pünüŋin; 《辽史》官名“思奴古”*singü, 汉语“将军”的音译。

“讷”（内骨切，臻合一入没泥，*n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去声）汉语 *nu ~ 契丹语 *nu:

《续资治通鉴长编》讷都 *nudu: “山”; 《辽史》有人名“蒲奴”（盆奴、蒲奴隐、盆讷隐）*punu/ pünüyin。

“女”（尼吕切，遇合三上语泥，*n 声母鱼模韵 *iu 上声）汉语 *niu ~ 契丹语 *nü:

《辽史》女古（袅罗箇、袅里曷）*nürgü/nürga, 译“潢水”之“潢”，意为“金”。

“掇”（奴禾切，果合一平戈泥，*n 声母歌戈韵 *uo 平声阳）汉语 *nuo ~ 契丹语 *no:

《辽史》有人名掇懒（掇兰）*nolan。

“刺”“辣”（卢达切，山开一入曷来，*l 声母家麻韵 *a 入作去声）*la ~ 女真语 *la/ra:

《新五代史》操刺（插刺、查刺、辞刺、茶刺）*sora, “勇猛”: 蒙古语 sür “庄重、勇猛、威严”; 《辽史》茶扎刺（茶赤刺）*čačara, “凉棚、帐房”: 女真语“钞赤邻”，“帐房” > 满语čačari, “布凉棚”: 蒙古语čač ar “帐房”; 《辽史》官名“达刺干” *dargan, “自在”〈突厥语“达干” tarqan〉蒙古语“答刺罕”; 《辽史》有人名“夺里懒”（瓦里名“夺里刺”）*döliiran/dölira “讨平”: 女真语“夺里刺”（道里昧）“抢” > 满语 dailabumbi, “使征讨”; 沈括《梦溪笔谈》失刺孙 *šilasün, “豹”; 《辽史》有人名“夺刺” *dora (抹里名“夺罗果只” *dora göji); 《辽史》有人名“查刺”（有抹里名“查刺土邻”）; 《辽史》有人名“涅鲁古”（“涅鲁衮”、“涅烈衮”、“涅刺昆”）*nerigün/nerügün; 《燕北录》坤不刺 *kun burra “魂风”; 《辽史》拽刺 *yela, “壮士、健儿、走卒”; 《辽史》札刺（只刺里、闸腊）*jala, “行人、通事”: 金代“闸刺”，意为“行人、通事” > 明代女真语“召刺埋”，“奏报”（《女真译语》） > 满语 jala “媒人”; 《契丹国志》（戴）辣 *dayira “（烧）甲”; 《嘉祐杂志》曜辣 *yaula。

“腊”“蜡”（卢盍切，咸开一入盍来，*l 声母家麻韵 *a 入作去声）汉语 *la ~ 契丹语 *la:

王易《燕北录》阿古蜡 *agula, “题认天子”; 《辽史》札刺（只刺里、闸腊）*jala, “行人、通事”: 金代“闸刺”，意为“行人、通事” > 明代

女真语“召刺埋”，“奏报”（《女真译语》）>满语 jala “媒人”；《辽史》有人名“牒蜡” * dera。

“兰”（落干切，山开一平寒来，*l 声母寒山韵 *an 平声阳）汉语 *lan ~ 契丹语 *lan：

《辽史》有人名“掇懒”（掇懒、掇兰） * nalan。

“懒”（落早切，山开一上早来，*l 声母寒山韵 *an 上声）汉语 *lan ~ 契丹语 *lan/ran：

《辽史》有人名“夺里懒” * döliran，“讨平”：女真语“夺里刺”（道里昧）“抢”>满语 dailabumbi，“使征讨”；《辽史》有人名“撒懒”（撒鸾） * salan；《辽史》有人名“斯懒” * silan；《辽史》有人名“掇懒”（掇懒、掇兰） * nalan。

“览”（卢敢切，咸开一上敢来，*l 声母监咸韵 *am 上声）汉语 *lam ~ 契丹语 *ran：

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官名“挞林”（挞领、挞凜、挞览、闕览、驼宁） * tarim，“掌黑水等边事”，意为“察看、镇抚”>金代“秃里” * turi，“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女真语“秃鲁” * turu “察看”>满语 turambi，“澄清”。

“菱”（落侯切，流开一平侯来，*l 声母尤侯韵 *əu 平声阳）汉语 *ləu ~ 契丹语 *lö：

王易《燕北录》菱珍思 * lö jens，“龙虎”：女真语“勒付”，意为“熊”、达斡尔语 tasag “虎”。

“李”“里”“理”“俚”（良士切，止开三上止来，*l 声母齐微韵 *i 上声）汉语 *li ~ 契丹语 *li/ri：

《辽史》暴里（不离） * böri，“鬼”：蒙古语 buy “魔鬼”：满语 bucheli “鬼魂”；《辽史》有人名“夺里懒”（瓦里名“夺里刺”） * döliran/dölira “讨平”：女真语“夺里刺”（道里昧）“抢”>满语 dailabumbi，“使征讨”；《契丹国志》鹞里（鹞吕、胡里） * hüli，“偷”：蒙古语“^中忽刺海”，“贼”（《华夷译语》）：女真语“虎刺孩” * hulahai，“贼”（《女真译语》）>满语 hülha “贼”；《辽史》人名“画里” * qöri，“二十”：蒙古语 qori，“二十”：女真语“倭林”，“二十”>满语 honin，“二十”；《辽史》官名“梅里”（梅李） * muiiri < 突厥语 buiruq，“宰相、传令官”；《辽史》弥里 * miri，“乡”；《辽史》官名“弥里马特本” * miri matibün；《辽史》官府名

“抹里”（墨离、末里）* möri, “管理群牧”，意为“马”：女真语“末邻”* morin；蒙古语“秣^舌骠”（《元朝秘史》）mori；《新五代史》没里* möri, “河”：女真语* bira > 满语 bira；蒙古语“木^舌连”* moren > 现代蒙古语 morō；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舍利（沙里）* šari/šeri, “郎君”；《契丹国志·岁时杂记》淘里（陶里）* töli；“兔”：蒙古语 taulai, “兔”；武珪《燕北杂记》十里鼻* šilibi, “奴婢”；《辽史》实里薛袞* šili segün, “祭服之冠”；《辽史》臧俚蹇（特里典）* tirigin；汉意为“掌管土地的人”：蒙古语 tariyači, “种田人”；《续资治通鉴长编》惕隐（提隐、惕里已、梯里已）* tiyin/tirigi, 典族属官，意为“头领”：古蒙古语“帖^舌里温”，“头”（《华夷译语·身体门》）> 现代蒙古语 terigün “首”；《辽史》斡鲁朵（斡里朵、斡耳朵、窝鲁朵、月里朵）* ordo “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 > 《金史》“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 > 元代“斡耳朵” > 满语 ordo “亭子”；《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辖里（忭里、瞎里、霞里）* qari, 意为“回请” > 达斡尔语 hari “令回、叫回去”：古蒙古语为“^中合^舌里”，“回”（《华夷译语·人事门》）> 现代蒙古语 gure, “请”；《辽史》官名“夷离堇”（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俟斤）* irgin/iryön, “统军马大官” < 突厥语 irkin, “聚集起来的東西”。

“狸”（里之切，止开三平之来，*l 声母齐微韵 *i 上声）汉语 *li ~ 契丹语 *li:

沈括《梦溪笔谈》貔狸（毗狸）* pili, “一种动物，形如鼠而大”。

“离”（吕支切，止开三平支来，*l 声母齐微韵 *i 去声）汉语 *li ~ 契丹语 *li/ri:

《契丹国志》“捏离”（《辽史》“涅里”、“捏咿呢”、“涅离”）* neri “日、旦”：蒙古语* naran, 《华夷译语·天文门》：“日，纳^舌阑”：《金史》“涅里塞一”* neri seyi “抹白” > 满语 nara šanyang “日光”；《燕北杂记》倍其不离* beki böri, “惊鬼”；《辽史》暴里（不离）* böri, “鬼”：蒙古语 buy “魔鬼”：满语 bucheli “鬼魂”；王易《燕北录》郭不离* göbüri, “沙袋”：蒙古语 güibür “链枷”；《契丹国志》炒离（炒伍佉）* čayüri, “战斗、打”：突厥语 čarik；女真语“赤瓦”* čiγa, “打杀、敲杀”；《辽史》必里迟离* biričiri, “九月九日”；武珪《燕北杂记》赛离（赛咿呢、撒刺）* seri, “月”：蒙古语 sara；《辽史》官名“夷离堇”（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俟斤）* irgin/iryön, “统军马大官” < 突厥语 irkin, “聚集起

来的东西”；《燕北录》治夔离 *jikūli, “万岁”。

“履”（力几切，止开三上旨来，*l 声母齐微韵 *i 上声）汉语 *li ~ 契丹语 *ri:

《辽史》有人名“裹履” *nūri。

“列”“裂”“烈”“冽”（良薛切，山开三人薛来，*l 声母车遮韵 *ie 入作去声）汉语 *lie ~ 契丹语 *le/re/liye/riye:

沈括《梦溪笔谈》匹裂 *pile, “一种盛酒器”；《辽史》敌烈麻都 *diliye madu（《辽史》有人名“敌烈”、“滴冽”、“覲烈”、“敌猎”“敌犖” *diliye/dilen）“职掌礼仪”；《燕北杂记》提烈（《辽史》人名“特烈”） *tiriye, “种田” > 蒙古语 tariya “农田”；《辽史》拖古烈 *togule, “牛犊”：古蒙古语“土^中忽勒”（《华夷译语·鸟兽门》）> 现代蒙古语 tugal “牛犊”；《辽史》匣列 *qare, “复来” > 达斡尔语 hare, “令回、叫回去”：古蒙古语为“^中合^舌里”，“回”（《华夷译语·人事门》）。

“猎”（良涉切，咸开三人叶来，*l 声母车遮韵 *ie 入作去声）汉语 *lie ~ 契丹语 *liye:

《辽史》敌烈麻都 *diliye madu（《辽史》有人名“敌烈”、“滴冽”、“覲烈”、“敌猎”“敌犖” *diliye/dilen）“职掌礼仪”。

“犖”（力展切，山开三上弥来，*l 声母先天韵 *ien 上声）汉语 *lien ~ 契丹语 *lin:

《辽史》阿犖 *alin, “收”：女真语“阿里白”（《金史·国语解》：“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 满语 alimbi “接受、举、呈献”；《辽史》有人名“敌犖” *dilin。

“林”（力寻切，深开三平侵来，*l 声母侵寻韵 *iəm 平声阳）汉语 *liəm ~ 契丹语 *lim/rim:

江休复《嘉祐杂志》林牙（林迓） *limya “翰林”；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官名“挾林”（挾领、挾凜、挾览、闕览、駝宁） *tarim, “掌黑水等边事”，意为“察看、镇抚” > 金代“秃里” *turi, “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女真语“秃鲁” *turu “察看” > 满语 turambi, “澄清”。

“凜”（力稔切，深开三上寝来，*l 声母侵寻韵 *iəm 上声）汉语 *liəm ~ 契丹语 *rim:

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官名“挾林”（挾领、挾凜、挾览、闕览、駝宁） *tarim, “掌黑水等边事”，意为“察看、镇抚” > 金代“秃

里” *turi, “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 女真语“秃鲁” *turu “察看” > 满语 turambi, “澄清”。

“领” (良郢切, 梗开三上静来, *l 声母庚青韵 *iəŋ 上声) 汉语 *liəŋ ~ 契丹语 *rin:

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官名“挾林” (挾领、挾凜、挾览、闕览、驼宁) *tarim, “掌黑水等边事”, 意为“察看、镇抚” > 金代“秃里” *turi, “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 女真语“秃鲁” *turu “察看” > 满语 turambi, “澄清”。

“令” (郎丁切, 梗开四平青来; 力政切, 梗开三去劲来, *l 声母庚青韵 *iəŋ 去声) 汉语 *liəŋ ~ 契丹语 *lin:

《辽史》官名“令稳” (令公、闾撒名“僧隐令公”、“僧隐令公果直”、“老昆令公果直”) *lingün, “令公” > 《元史》“领昆”。

“鸾” (落官切, 山合一平桓来, *l 声母桓欢韵 *on 平声阳) 汉语 *lon ~ 契丹语 *lan:

《辽史》有人名“撒懒” (撒鸾) *salan。

“鲁” (郎古切, 遇合一上姥来, *l 声母鱼模韵 *u 上声) 汉语 *lu ~ 契丹语 *lu/-l-/ru:

《辽史》官名“阿鲁敦” (阿庐朵里) *aldun < 突厥语 altin 或 altun, “金”: 鲜卑语“阿六敦” (《北齐书·斛律金传》): 蒙古语 altan, “金”; 《辽史》官名“阿鲁盃” (阿鲁斡、阿鲁隐) *alyon, “辅佑”: 《金史》官名“阿里喜” *alhi “士卒之副从”; 《辽史》有人名“敌鲁” (涤鲁、铎鲁斡) *dilü/dilüyö; 《辽史》有人名“秃鲁堇” (图鲁寤) *türügin “察看之人”: 女真语“秃鲁”, “察看”; 《辽史》营卫名“斡笃盃” (窝笃盃、斡突盃、人名“讹都椀”、乌鲁古) *oduyon/ulugu “孳息”: 金代女真语“斡鲁古” (乌鲁古、讹鲁古) *ulgu “牧圉之官” > 满语 ulga “牲口”: 蒙古语 aduγun “牲口”、“马匹”; 《中山诗话》雅鲁 (《辽史》瓦里名“耶鲁”) *yalu, “拜舞”; 《辽史》耶鲁盃 (耶鲁绾、耶鲁斡) *yelüyon, “兴盛”; 《辽史》有瓦里名“阿鲁斡” (石烈名“阿鲁盃”) *aluγo/aluγon; 《辽史》有人名“谋鲁斡” (瓦里名“谋鲁斡”、抹里名“谋鲁盃”) *mouluyon/mouluyon; 《辽史》有人名“磨鲁古” (磨鲁堇) *molugu/mölügin; 《辽史》有人名“涅鲁古” (“涅鲁袞”、“涅烈袞”、“涅刺昆”) *nerigün/nerügün/nerakün。

“吕”（力举切，遇合三上语来，*l 声母鱼模韵 *iu 上声）汉语 *liu ~ 契丹语 *li/ri:

《契丹国志》鹞里（鹞吕、胡里）*hüli，“偷”：蒙古语“^中忽刺海”，“贼”（《华夷译语》）：女真语“虎刺孩”*hulahai，“贼”（《女真译语》）> 满语 hülha “贼”；《辽史》有人名“突吕不”*dürübü。

“掠”（离灼切，宕开三人药来，*l 声母歌戈韵 *io 入作去声）汉语 *lio ~ 契丹语 *lö:

王易《燕北录》掠胡奥 *löhüγö，“赤娘子”：蒙古语作 ničügün，“赤裸的”：满语 niohušun “赤身的、裸体的”。

“罗”“遡”（鲁何切，果开一平歌来，*l 声母歌戈韵 *uo 平声阳）汉语 *luo ~ 契丹语 *la/lö/ra:

苏颂《魏公集》罗草 *laso，“以百骑飞放、小围”；《中山诗话》设罗（设遡）šelö，“侈盛”：女真语“扎鲁哈”jaluha，“盈、多”（《女真译语·通用门》）> 满语 jalu，“满、盈”：蒙古语 ilegüü，“多、余”；《辽史》有人名“夺刺”*dora（有抹里名“夺罗果只”*dora göji）。

“儿”（汝移切，止开三平支日，*ʒ 声母支思 *i 平声阳）汉语 *i ~ 契丹语 *-r-:

《辽史》葛儿罕（阔儿罕、菊儿汗、古儿汗）*gürqan “普遍、统辖之汗”> 元代“局儿罕”。

“侏”（如之切，止开三平之日，*ʒ 声母支思 *i 平声阳）汉语 *i ~ 契丹语 *ri:

《契丹国志》杪离（炒伍侏）*čayüri，“战斗、打”：突厥语 čarik：女真语“赤瓦”*čiya，“打杀、敲杀”。

3. *g、*k、*h、*ŋ 声母

“干”（古寒切，山开一平寒见，*k 声母寒山 *an 平声阴）汉语 *kan ~ 契丹语 *gan:

余靖《北语诗》干勤 *gankin，“厚重”；《辽史》官名“达刺干”dargan < 突厥、回鹘 tarqan（达干）“统领兵马的武官”> 蒙古语“答刺罕”；

“机”（居履切，止开三上旨见，*k 声母齐微 *i 平声阴）汉语 *ki ~ 契丹语 *gi:

《辽史》阿保机（安巴坚）*abögi/*abögin “大人”：金代女真语“谮版”*amban，“大”> 明代女真语“安班刺，大”（《女真译语·通用门》）

> 满语 *amba*, “大”。

“监”（古衙切，咸开二平衙见，*k 声母监咸韵 *iam 平声阴）汉语 *kiam ~ 契丹语 *gam:

《辽史》有石烈名“监母” *gam, “遗留”。

“斤”（举欣切，臻开三平阴见，*k 声母真文韵 *iən 平声阴）汉语 *kiən ~ 契丹语 *gin:

《辽史》官名“夷离堇”（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俟斤） *irgin/iryön, “统军马大官” < 突厥语 *irkin*, “聚集起来的東西”。

“堇”（居隐切，臻开三上隐见，*k 声母真文韵 *iən 上声）汉语 *kiən ~ 契丹语 *gin:

《辽史》有人名“磨鲁古”（磨鲁堇） *molugu/mölugin; 《辽史》有人名“胡突堇”（胡笃堇、胡都堇、胡独堇、胡覩衮） *hüdugin/hüdügön, “有福的人”；《辽史》有人名“秃鲁堇”（图鲁寤） *türugin/*türügön “察看之人”；女真语“秃鲁”，“察看”；《辽史》官名“夷离堇”（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俟斤） *irgin/iryön, “统军马大官” < 突厥语 *irkin*, “聚集起来的東西”；《辽史》有人名“秃宁”（图宁） *tünin。

“昆”（古浑切，臻合一平魂见，k 声母真文韵 *uən 平声阴）汉语 *kuən ~ 契丹语 *gün:

《辽史》有人名“涅鲁古”（“涅鲁衮”、“涅烈衮”、“涅刺昆”） *nerigün/nerügün。

“衮”（古本切，臻合一上混见，*k 声母真文韵 *uən 上声）汉语 *kuən ~ 契丹语 *gun/gün:

《辽史》有人名“铎衮”（铎稳、铎臻） *dögün/döjin/döyin; 《辽史》有人名“涅鲁古”（“涅鲁衮”、“涅烈衮”、“涅刺昆”） *nergü/nergün; 《辽史》实里薛衮 *šili segön, “祭服之冠”；《辽史》官名“详稳”（常衮、敞稳、辛古） *siangyön/singön, “将军” < 突厥语 “相温”，汉语“将军”的音译 > 《元史》“想昆”、“桑昆”。

“坚”（古贤切，山开四平先见，*k 声母先天韵 *ien 平声阴）汉语 *kien ~ 契丹语 *gin:

《辽史》阿保机（安巴坚） *abögi/*abögin “大人”：金代女真语“谪版” *amban, “大” > 明代女真语“安班刺，大”（《女真译语·通用门》） > 满语 *amba*, “大”。

“蹇”（其偃切，山开三上阮群，*k 声母先天韵 *ien 上声）汉语 *kien ~ 契丹语 *gin:

《辽史》臧俚蹇（人名“特里典”）*tirigin: 称皇后，汉意为“掌管土地的人” > 蒙古语“塔里牙赤”tariyači, “种田人”。

“菊”（居六切，通合三人屋见，*k 声母鱼模韵 *iu 入作上声）汉语 *kiu ~ 契丹语 *gü:

《辽史》葛儿罕（阔儿罕、菊儿汗、古儿汗）*gürqan “普遍、统辖之汗” > 元代“局儿罕”。

“厥”（居月切，山合三人月见，*k 声母车遮韵 *iuε 入作上声）汉语 *kiuε ~ 契丹语 *gö:

余靖《北语诗》厥何 *göhö, “通好”。

“葛”（古达切，山开一人曷见，*k 声母歌戈韵 *o 入作上声）汉语 *ko ~ 契丹语 *go/gö:

《辽史》有人名“挾烈”（塔列葛、塔刺葛）*tare/taregö/tarago。

“割”（古达切，山开一人曷见，*k 声母歌戈韵 *o 入作上声）汉语 *ko ~ 契丹语 *gö:

《辽史》官名“阿札割只”*aja göji, “墩官” < 突厥 ajaöi。

“箇”（古贺切，果开一去箇见，*k 声母歌戈韵 *o 去声）汉语 *ko ~ 契丹语 *gü:

《辽史》女古（袅罗箇、袅里曷）*nürgü/nürga, 译“潢水”之“潢”，意为“金”。

“孤”（古胡切，遇合一平模见，*k 声母鱼模韵 *u 平声阴）汉语 *ku ~ 契丹语 *gü:

《辽史》孤稳（人名“吾展”）*güγön/γügin, “玉”：女真语“古温，玉”（《女真译语·珍宝门》）> 满语 gu, “玉”。

“古”（公户切，遇合一上姥见，*k 声母鱼模韵 *u 上声）汉语 *ku ~ 契丹语 *gü:

《辽史》官名“楚古”čügü, “掌北面讯囚者”，意为“打” < 鲜卑语“契害”（《南齐书·魏虏传》：“杀人者为‘契害真’”）：女真语“赤瓦”*čiya（《三朝北盟会编》“赤瓦不刺海”，义“敲杀”）> 明代女真语“都古味，打” > 满语 wabuha, “令其杀之”；《辽史》有人名“蒲古”（铺姑、蒲姑、普古）*pugu “摔跤人”：蒙古语“孛可”beh: 满语“布库”

buku; 《辽史》有人名“磨鲁古”（磨鲁董）* molugu/molugön; 《辽史》营卫名“斡笃盃”（窝笃盃、斡突盃、人名“讹都碗”、乌鲁古）* oduyon “孳息”：金代女真语“斡鲁古”（乌鲁古、讹鲁古）* ulgu “牧圉之官” > 满语 ulga “牲口”：蒙古语 aduyun “牲口”、“马匹”；《辽史》拖古烈 * togule, “牛犊”：古蒙古语“土^中忽勒”（《华夷译语·鸟兽门》）> 现代蒙古语 tugal “牛犊”；《辽史》有人名“图古辞”（脱古思）* togus; 《辽史》有人名“涅鲁古”（“涅鲁袞”、“涅烈袞”、“涅刺昆”）* nerigün/nerügün/nerakün; 《辽史》女古（袅罗箇、袅里曷）* nürgü/nürga, 译“潢水”之“潢”，意为“金”；《辽史》官名“思奴古”* singü, 汉语“将军”的音译；王易《燕北录》阿古蜡 * agula, “题认天子”；《辽史》官名“详稳”（常袞、敞稳、辛古）* siangyön/singön, “将军” < 突厥语“相温”，汉语“将军”的音译 > 《元史》“想昆”、“桑昆”。

“骨”“谷”（古忽切，臻合一入没见，*k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上声）汉语 *ku ~ 契丹语 *gü:

《辽史》有人名“弥骨顶”* migudin; 《契丹国志》捏骨地 * negüdi “跪”：女真语“灭骨地”（《松漠纪闻》）或“灭苦鲁”（《女真译语·人事门》）意为“跪” > 满语 niyakūrambi “下跪”。

“郭”（古博切，宕合一入铎见，*k 声母歌戈韵 *uo 入作平声阴）汉语 *kuo ~ 契丹语 *gö:

王易《燕北录》郭不离 * göbüri, “沙袋”：蒙古语 gübür “链枷”。

“公”（古红切，通合一平东见，*k 声母东钟 *uŋ 平声阴）汉语 *kuŋ ~ 契丹语 *gun:

《辽史》官名“令稳”（令公、阐撒名“僧隐令公”、“僧隐令公果直”、“老昆令公果直”）* lingün, “令公” > 《元史》“领昆”。

“其”（渠之切，止开三平之群，*kh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阳）汉语 *khi ~ 契丹语 *ki:

《燕北杂记》倍其不离（鼓）* beki böri “惊鬼”。

“乞”（去讫切，臻开三入迄溪，*kh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汉语 *khi ~ 契丹语 *ki:

《辽史》契丹（契达、乞塔、奚丹、泌丹、契达儿、赤塔）* kidan, 意为“镔铁”。

“契”（苦计切，蟹开四去霁溪，*kh 声母齐微韵 *i 去声）汉语 *khi ~

契丹语 *ki:

《辽史》契丹（契达、乞塔、奚丹、泌丹、契达儿、赤塔）*kidan, 意为“镔铁”。

“夔”（渠追切，止合三平止群，*kh 声母齐微韵 *uei 平声阳）汉语 *khuei ~ 契丹语 *kü:

《燕北录》治夔离 *jiküli, “万岁”。

“瑰”（公回切，蟹合一平灰见，kh 声母齐微韵 *uei 平声阴）汉语 *khuei ~ 契丹语 *gü:

《辽史》堕瑰 *dögü “门”：女真语“都哈”（《女真译语·宫室门》）> 满语 duka “门”。

“勤”（巨斤切，臻开三平欣群，*kh 声母真文韵 *iən 平声阳）汉语 *khien ~ 契丹语 *kin:

余靖《北语诗》干勤 *gankin, “厚重”。

“坤”（苦昆切，臻合一平魂溪，kh 声母真文韵 *uən 平声阴）汉语 *khuən ~ 契丹语 *kun:

《燕北录》坤不刺 *kun bura “魂风”。

“可”（枯我切，果开一上哿溪，*kh 声母歌戈韵 *o 上声）汉语 *kho ~ 契丹语 *ko/qa:

余靖《北语诗》可忒 *kōti, “无极”；《辽史》可敦（河董）*qadun “皇后” < 突厥语“可敦”或“可贺敦”（《新唐书》、《旧唐书》）> 古蒙古语“^中合敦”（《华夷译语·人物门》）。

“苦”（康杜切，遇合一上姥溪，*kh 声母鱼模韵 *u 上声）汉语 *khu ~ 契丹语 *ku:

余靖《北语诗》苦统 *kutun “福佑”：蒙古语 khutuk “福”：金代女真语“忽都”，“与人同受福”（《金史·国语解》）> 满语 hūhuri “福”。

“汗”（侯旰切，山开一去翰匣，*x 声母寒山韵 *an 平声阳）汉语 *xan ~ 契丹语 *qan:

《辽史》葛儿罕（阔儿罕、菊儿汗、古儿汗）*gürqan “普遍、统辖之汗” > 元代“局儿罕”。

“罕”（呼旱切，山开一上旱晓，*x 声母寒山韵 *an 上声）汉语 *xan ~ 契丹语 *qan:

《辽史》葛儿罕（阔儿罕、菊儿汗、古儿汗）*gürqan “普遍、统辖之

汗” > 元代“局儿罕”。

“霞”（胡加切，假开二平麻匣，*x 声母家麻韵*ia 平声阳）汉语 *xia ~ 契丹语 *qa: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辖里（忞里、瞎里、霞里）*qari，意为“回请” > 达斡尔语 hari “令回、叫回去”：古蒙古语为“^中合^舌里”，“回”（《华夷译语·人事门》） > 现代蒙古语 gure，“请”。

“匣”（胡甲切，咸开二人狎匣，*x 声母家麻韵*ia 入作平声阳）汉语 *xia ~ 契丹语 *qa:

《辽史》匣列*qare，“复来” > 达斡尔语 hari，“令回、叫回去”：古蒙古语为“^中合^舌里”，“回”（《华夷译语·人事门》）。

“瞎”（许辖切，山开二人辖晓，*x 声母家麻韵*ia 入作上声）汉语 *xia ~ 契丹语 *qa: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辖里（忞里、瞎里、霞里）*qari，意为“回请” > 达斡尔语 hari “令回、叫回去”：古蒙古语为“^中合^舌里”，“回”（《华夷译语·人事门》） > 现代蒙古语 gure，“请”。

“忞”（胡甲切，咸开二人狎匣，*x 声母家麻韵*ia 入作平声阳）汉语 *xia ~ 契丹语 *qa: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辖里（忞里、瞎里、霞里）*qari，意为“回请” > 达斡尔语 hari “令回、叫回去”：古蒙古语为“^中合^舌里”，“回”（《华夷译语·人事门》） > 现代蒙古语 gure，“请”。

“辖”（胡瞎切，山开二人辖匣，*x 声母家麻*ia 入作平声阳）汉语 *xia ~ 契丹语 *qa: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辖里（忞里、瞎里、霞里）*qari，意为“回请” > 达斡尔语 hari “令回、叫回去”：古蒙古语为“^中合^舌里”，“回”（《华夷译语·人事门》） > 现代蒙古语 gure，“请”。

“喝”（呼合切，咸开一人合晓，*x 声母歌戈韵*o 入作平声阴）汉语 *xo ~ 契丹语 *ho:

《辽史》喝只*hōji，“柴”。

“呵”（虎何切，果开一平歌晓，*x 声母歌戈韵*o 平声阴）汉语 *xo ~ 契丹语 *qo:

《契丹国志》：“乃呵”、“昼里昏呵”，“呵”*qo。

“合”（侯閤切，咸开一人合匣，*x 声母歌戈韵*o 入作平声阳）汉语

* xo ~ 契丹语 * qa:

《辽史》曷主（合住、昌朮、昌主、曷朮）* qajü, “铁” > 达斡尔语 kaso “铁”：回鹘语“迦沙”，“铁”（《唐书·回鹘传》）。

“何”（胡歌切，果开一平歌匣，* x 声母歌戈韵 * o 平声阳）汉语 * xo ~ 契丹语 * hō:

余靖《北语诗》厥何 * göhō, “通好”。

“曷”“褐”（胡葛切，山开一入曷匣，* x 声母歌戈韵 * o 入作平声阳）汉语 * xo ~ 契丹语 * gū/ga:

《辽史》女古（袅罗箇、袅里曷）* nūrgū/nūrga, 译“潢水”之“潢”，意为“金”；《辽史》曷主（合住、昌朮、昌主、曷朮）* qajü, “铁” > 达斡尔语 kaso “铁”：回鹘语“迦沙”，“铁”（《唐书·回鹘传》）；《辽史》捏褐 * neha, “狗” > 达斡尔语 nogw “狗”：蒙古语 nohai, 《元朝秘史》“那^中孩，狗”。

“贺”（胡箇切，果开一去箇匣，* x 声母歌戈韵 * o 去声）汉语 * xo ~ 契丹语 * hō:

余靖《北语诗》“贺跋支” * hōböči “执衣防阁” < 鲜卑语“可薄真”：蒙古语 oboohai “寒舍、茅屋”。

“纥”（下没切，臻开一入没匣，* x 声母鱼模韵 * u 入作去声）汉语 * xu ~ 契丹语 * γü:

《辽史》莫弗纥（莫弗贺）* moboho “部落酋长”；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纥真 * hüjin, “三十”：女真语“兀室”（或作“谷神、固新”）* gušin > 明代女真语“古申，三十”（《女真译语·数目门》）> 满语 gūsin “三十”：古蒙古语“^中忽嗔，三十”（《华夷译语·数目门》）> 现代蒙古语 γučin, “三十”。

“胡”（户吴切，遇合一平模匣，* x 声母鱼模韵 * u 平声阳）汉语 * xu ~ 契丹语 * hū:

王易《燕北录》掠胡奥 * löhüγö, “赤娘子”：蒙古语作 niötügün, “赤裸的”：满语 niohuöun “赤身的、裸体的”。

“鹘”（户骨切，臻合一入没匣，* x 声母鱼模韵 * u 入作平声阳）汉语 * xu ~ 契丹语 * hu/hü:

《辽史》抹鹘 * mohu “族长”；《契丹国志》鹘里（鹘吕、胡里）* hüli, “偷”：蒙古语“^中忽刺海”，“贼”（《华夷译语》）：女真语“虎刺孩”

* hulahai, “贼” (《女真译语》) > 满语 hūlha “贼”。

“忽” (呼古切, 臻合一入没晓, *x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上声) 汉语 *xu ~ 契丹语 *hu:

《辽史》抹鹞 (么忽) *mohu “族长”; 《元史》有人名“(耶律) 秃忽思” *tuhus, “凉”: 蒙古语“图苏”, 意为“凉”。

“虎” (呼古切, 遇合一上姥晓, *x 声母鱼模韵 *u 上声) 汉语 *xu ~ 契丹语 *hu:

《辽史》虎斯 *hūsi, “有力”: 蒙古语 hūöü “力量、劲头”: 满语 hūsun, “力量、力气”。

“画” (胡卦切, 蟹合二去卦匣, *x 声母家麻韵 *ua 去声) 汉语 *xua ~ 契丹语 *qö:

《辽史》人名“画里” *qöri, “二十”: 蒙古语 qori, “二十”: 女真语“倭林”, “二十” > 满语 honin, “二十”。

“化” (呼霸切, 假合二去禡晓, *x 声母家麻韵 *ua 去声) 汉语 *xua ~ 契丹语 *qa:

《契丹国志》化 (桦) *qa, “射”: 古蒙古语“合儿不”、“合儿僕” (《蒙古秘史》) > 现代蒙古语 harbuhu “射、发射”。

“桦” (胡化切, 假合二去禡匣, *x 声母家麻韵 *ua 去声) 汉语 *xua ~ 契丹语 *hua:

《契丹国志》化 (桦) *qa, “射”: 古蒙古语“合儿不”、“合儿僕” (《蒙古秘史》) > 现代蒙古语 harbuhu “射、发射”。

“狨” (许月切, 山合三入月晓, *x 声母车遮韵 *iuε 入作去声) 汉语 *xiuε ~ 契丹语 *-q:

《辽史》闸撒狨 *jasaq, “法度”: 女真语“札失哈” *jas’ha “守官署之称” > 满语 jasad “旗长”: 蒙古语 jasaq, “法度”、“政治”。

“昏” (呼昆切, 臻合一平魂晓, *x 声母真文韵 *uən 平声阴) 汉语 *xuən ~ 契丹语 *qun:

《契丹国志》昏 *qun, “羊”: 金代女真语“火俺” *honan, “羊” > 明代女真语“和你, 羊” (《女真译语·鸟兽门》) > 满语 honin “羊”: 蒙古语 qoni, “羊”。

“呢” (五稽切, 蟹开四平齐疑, *∅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阳) 汉语 *ni ~ 契丹语 *ri:

《契丹国志》“捏离”（捏咿呢、涅离、涅里、涅邻）*neri “日”：蒙古语 *naran，《华夷译语·天文门》：“日，纳^舌阑”，《金史》“涅里塞一” *neri seyi “抹白” > 满语 nara šanyang “日光”。

“雅”（五下切，假开二上马疑，*∅声母家麻韵 *ia 上声）汉语 *ŋia ~ 契丹语 *ya:

《中山诗话》雅鲁（《辽史》瓦里名“耶鲁”）*yalu，“拜舞”。

“牙”（五加切，假开二平麻疑，*∅声母家麻韵 *ia 平声阳）汉语 *ŋia ~ 契丹语 *ya:

江休复《嘉祐杂志》林牙（林迓）*limya “翰林”。

“吾”（五乎切，遇合一平模疑，*∅声母鱼模韵 *u 平声阳）汉语 *ŋu ~ 契丹语 *γü:

《辽史》孤稳（人名“吾展”）*güyön/γügin，“玉”：女真语“古温，玉”（《女真译语·珍宝门》）> 满语 gu，“玉”。

“伍”（疑古切，遇合一上姥疑，*∅声母鱼模韵 *u 上声）汉语 *ŋu ~ 契丹语 *γu:

《契丹国志》炒离（炒伍侑）*čayüri，“战斗、打”：突厥语 čarik：女真语“赤瓦” *čiya，“打杀、敲杀”。

“瓦”（五寡切，假合二上马疑，*∅声母家麻韵 *ua 上声）汉语 *ŋua ~ 契丹语 *γa:

《辽史》稍瓦（杓窠）*čöγa，“海东青”：女真语“申科岸，海青”（《女真译语·鸟兽门》）；古蒙古语“海青，升豁儿”（《华夷译语·鸟兽门》）> 蒙古语 sibayu “鸟、禽”。

“讹”（五禾切，果合一平戈疑，*∅声母歌戈韵 *uo 平声阳）汉语 *ŋuo ~ 契丹语 *o:①

《辽史》营卫名“斡笃盃”（窝笃盃、斡突盃、人名“讹都椀”、乌鲁木齐）*oduγon “孳息”：金代女真语“斡鲁古”（乌鲁木齐、讹鲁古）；*ulgu “牧圉之官” > 满语 ulga “牲口”：蒙古语 aduγun “牲口”、“马匹”。

① “讹”本是疑母字，根据宋元史籍“讹”多与“斡”、“窝”等字重出对译女真语相同的音节，故与这些字放在一起，拟音为 *ŋuo，《中原音韵》中“讹”已经变读，与影、以等零声母字同音。

4. *s 声母汉字的对音

“撒”（桑割切，山开一入曷心，*s 声母家麻*a 入作上声）汉语 *sa ~ 契丹语 *sa:

《辽史》有人名“撒八”*saba, “迅速” > 金代女真语“撒八，迅速之义”（《金史·国语解》） > 满语 sabarambi, “抛撒”；《辽史》有瓦里名“达撒”（挞撒）*dasa; 《辽史》有人名“撒懒”（撒鸾）*salan; 《辽史》闸撒狄 *jasaq, “法度”：女真语“札失哈”*jas’ha “守官署之称” > 满语 jasad “旗长”：蒙古语 jasad, “法度”、“政治”。

“赛”（先代切，蟹开一去代心，*s 声母皆来韵 *ai 去声）汉语 *sai ~ 契丹语 *se:

武珪《燕北杂记》赛离（赛咿呢）*seri, “月”：蒙古语 sara。

“珊”（苏干切，山开一平寒心，s 声母寒山韵 an 平声阴）汉语 *san ~ 契丹语 *ŋan:

《辽史》算（属珊）*soyan/šošan, “心腹、亲”。

“扫”（苏老切，效开一上皓心，*s 声母萧豪韵 *au 上声）汉语 *sau ~ 契丹语 *sö:

据《金史》辽代有官名“扫稳脱朵”*soyon todo, 职掌为“分掌诸富”，意为“忠诚地管理牛马”。

“思”（息兹切，止开三平之心，*s 声母支思韵 *i 平声阴）汉语 *si ~ 契丹语 *-s/si:

《辽史》阿思（藕思、斡奢）*as/os, “宽广”：蒙古语 *ayuu “宽的、宽广的”；《辽史》有人名“坦思”*tans; 《契丹国志》：陶隈思（没里）üs möri, “土河”；《辽史》官名“思奴古”*singü, 汉语“将军”的音译；王易《燕北录》菱珍思 *lö jens, “龙虎”：女真语“勒付”，意为“熊”、达斡尔语 tasag “虎”；《元史》有人名“（耶律）秃忽思”*tuhus, “凉”：蒙古语“图苏”，意为“凉”。

“斯”“厮”（息移切，止开三平支心，*s 声母支思韵 *i 平声阴）汉语 *si ~ 契丹语 *-s/si:

《武经总要》糜到斯袅 *mi daws niyö “大盐泊”；《辽史》有抹里名“阿里厮迷里”*alisi miri; 《辽史》有人名“图古辞”（脱古思）*togus; 《辽史》有人名“斯懒”*silan; 《辽史》虎斯 *hüsi, “有力”：蒙古语 hüü “力量、劲头”：满语 hūsun, “力量、力气”。

“辞”（似兹切，止开三平之邪，*s 声母支思韵 *i 平声阳）汉语 *si ~ 契丹语 *s:

《辽史》有人名“图古辞”（脱古思）*togus。

“四”（息利切，止开三去至心，*s 声母支思韵 *i 去声）汉语 *si ~ 契丹语 *si:

《辽史》有抹里名“缅四”（勉辛、绵辛）*mins/*minsin。

“习”（似入切，深开三人缉邪，*s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平声阳）汉语 *si ~ 契丹语 *si:

《辽史》有人名“习撚”（信宁、斯宁）*sinin “孝服” > 达斡尔语 xinige “孝服”。

“洗”（先礼切，蟹开四上荠心，*s 声母齐微韵 *i 上声）汉语 *si ~ 契丹语 *si:

余靖《北语诗》拜洗 *bayisi “受赐、谢恩”：《女真译语》“伯亦沙埋” *boyišamai “谢恩”。

“息”（相即切，曾开三人职心，*s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汉语 *si ~ 契丹语 *si:

《辽史》阿息保（阿思钵）*asibö “以力助人”：满语 aisilabu “使帮助、使辅助”。

“薛”（私列切，山开三人薛心，*s 声母车遮韵 *ie 入作上声）汉语 *sie ~ 契丹语 *se:

《辽史》实里薛袞 *šili segön, “祭服之冠”。

“辛”（息邻切，臻开三平真心，*s 声母真文韵 *iæn 平声阴）汉语 *siæn ~ 契丹语 *sin:

《辽史》有抹里名“缅四”（人名“勉辛”、“绵辛”）*mins/minsin。

“信”（息晋切，臻开三去震心，*s 声母真文韵 *iæn 去声）汉语 *siæn ~ 契丹语 *sin:

《辽史》有人名“习撚”（信宁、斯宁）*sinin “孝服” > 达斡尔语 xinige “孝服”。

“苏”（素姑切，遇合一平模心，*s 声母鱼模韵 *u 平声阴）汉语 *su ~ 契丹语 *sü:

《辽史》有人名“陶苏斡” *tösüryö。

“速”（桑谷切，通合一入屋心，*s 声母鱼模韵 *u 入作上声）汉语

*su ~ 契丹语 *su:

《辽史》蒲速盃（蒲速宛、蒲速鞞、普速完）*pusuγon/pusuγo “繁衍、兴旺”。

“算”（苏贯切，山合一去换心，*s 声母桓欢韵 *on 去声）汉语 *son ~ 契丹语 *soγan:

《辽史》算（属珊）*soγan/šosan, “心腹、亲”。

“孙”（思浑切，臻合一平魂心，*s 声母真文韵 *uən 平声阴）汉语 *suən ~ 契丹语 *sün:

沈括《梦溪笔谈》失刺孙 *šilasün, “豹”。

“草”（采老切，效开一上皓清，*tsh 声母萧豪韵 *au 上声）汉语 *tshau ~ 契丹语 *so:

苏颂《魏公集》罗草 *laso, “小围”。

“操”（七刀切，效开一平豪清，*tsh 声母萧豪韵 *au 去声）汉语 *tshau ~ 契丹语 *so:

《新五代史》操刺（插刺、查刺、茶刺）*sora, “勇猛”：蒙古语 sūr “庄重、勇猛、威严”。

5. *tʃ、*tʃh、*ʃ 声母汉字的对音

“阐”（士洽切，咸开二人洽崇，*tʃ 声母家麻 *a 入作平声阳）汉语 *tʃa ~ 契丹语 *ja:

《辽史》阐撒狝 *jasaq, “法度”：女真语“札失哈” *jas'ha “守官署之称” > 满语 jasad “旗长”：蒙古语 jasaq, “法度”、“政治”。

“札”（测八切，山开二人黠庄，*tʃ 声母家麻 *a 入作上声）汉语 *tʃa ~ 契丹语 *ja:

《辽史》官名“阿札割只” *aja göji, “墩官” < 突厥 ajaöi; 《辽史》札刺（只刺里、阐腊）*jala, “行人、通事”：金代“阐刺”，意为“行人、通事” > 明代女真语“召刺埋”，“奏报”（《女真译语》） > 满语 jala “媒人”。

“只”（诸氏切，止开三上纸章，*tʃ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汉语 *tʃ ~ 契丹语 *ji:

《辽史》官名“阿札割只” *aja göji, “墩官” < 突厥 ajaöi; 《辽史》有抹里名“牒得只”（牒得直）*dedeji; 《辽史》札刺（只刺里、阐腊）*jala, “行人、通事”：金代“阐刺”，意为“行人、通事” > 明代女真语

“召刺埋”，“奏报”（《女真译语》）> 满语 *jala* “媒人”；《辽史》喝只 **höji*，“柴”。

“直”（除力切，曾开三入职澄，**tʃ*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平声阳）汉语 **tʃi* ~ 契丹语 **ji*：

《辽史》有抹里名“牒得只”（牒得直）**dedeji*。

“治”（直吏切，止开三去志澄，**tʃ* 声母齐微韵 **i* 去声）汉语 **tʃi* ~ 契丹语 **ji*：

《燕北录》治夔离 **jiküli*，“万岁”。

“支”（章移切，止开三平支章，**tʃ* 声母支思韵 **ʃ* 平声阴）汉语 **tʃ* ~ 契丹语 **ji*：

余靖《北语诗》“贺跋支” **höböči* “执衣防阁” < 鲜卑语 “可薄真”：蒙古语 *oboohai* “寒舍、茅屋”。

“者”（章也切，假开三上马章，**tʃ* 声母车遮韵 **iɛ* 上声）汉语 **tʃiɛ* ~ 契丹语 **je*：

据《金史》辽代有牧所“兀者”（《辽史》人名“乌者”）**üje*，“重要”：女真语“兀者” **uje*，“重”（《女真译语·人事门》）> 满语 *ujen*，“庄重”。

“哲”（陟列切，山开三入薛知，**tʃ* 声母车遮韵 **iə* 入作上声）汉语 **tʃiə* ~ 契丹语 **je*：

《辽史》有人名“勃古哲” **bögüje*。

“真”（职邻切，臻开三平真章，**tʃ* 声母真文韵 **iən* 平声阴）汉语 **tʃiə* ~ 契丹语 **jin*：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纥真 **hujin*，“三十”：女真语“兀室”（或作“谷神、固新”）**gušin* > 明代女真语“古申，三十”（《女真译语·数目门》）> 满语 *gūsin* “三十”：古蒙古语“^中忽嗔，三十”（《华夷译语·数目门》）> 现代蒙古语 *γučin*，“三十”。

“珍”（陟邻切，臻开三平真知，**tʃ* 声母真文韵 **iən* 平声阴）汉语 **tʃiə* ~ 契丹语 **jen*：

王易《燕北录》菱珍思 **lö jens*，“龙虎”：女真语“勒付”，意为“熊”、达斡尔语 *tasag* “虎”。

“朮”（直律切，臻合三入尤澄，**tʃ* 鱼模韵 **u* 入作平声阳）汉语 **tʃu* ~ 契丹语 **jü*：

《辽史》曷主（合住、昌朮、昌主、曷朮）*qajü, “铁” > 达斡尔语 kaso “铁”：回鹘语“迦沙”，“铁”（《唐书·回鹘传》）。

“主”（之庾切，遇合三上麌章，tʃ 声母鱼模韵 iu 上声）汉语 *tʃu ~ 契丹语 *jü:

《辽史》阿主 *ajü, “父祖称” > 达斡尔语 ača: 突厥语 äčü: 蒙古语的 eje 或 ejen, “主人、长者”。

“住”（持遇切，遇合三去遇澄，tʃ 声母鱼模韵 iu 去声）汉语 *tʃu ~ 契丹语 *jü:

《辽史》曷主（合住、昌朮、昌主、曷朮）*qajü, “铁” > 达斡尔语 kaso “铁”：回鹘语“迦沙”，“铁”（《唐书·回鹘传》）。

“烛”（之欲切，通合三入烛章，tʃ 声母鱼模韵 iu 入作上声）汉语 *tʃu ~ 契丹语 *jü:

《辽史》官名“世烛” *šijü, 借自汉语“侍中”。

“插”（楚洽切，咸开二入洽初，*tʃ 声母家麻韵 *a 入作上声）汉语 *tʃha ~ 契丹语 *so:

《新五代史》操刺（插刺、查刺、辞刺、茶刺）*sora, “勇猛”：蒙古语 sür “庄重、勇猛、威严”。

“查”（侧加切，假开二开麻庄，*tʃ 声母家麻韵 *a 平声阴）汉语 *tʃha/tʃa ~ 契丹语 *so:

《新五代史》操刺（插刺、查刺、辞刺、茶刺）*sora, “勇猛”：蒙古语 sür “庄重、勇猛、威严”。

“茶”（宅加切，假开二平麻澄，*tʃ 声母家麻韵 *a 平声阳）汉语 *tʃha ~ 契丹语 *ča:

《辽史》茶扎刺（茶赤刺）*čačara, “凉棚、帐房”：女真语“钞赤邻”，“帐房” > 满语čačari, “布凉棚”：蒙古语čačar “帐房”。

“炒”（初爪切，效开二上巧初，*tʃ 声母萧豪韵 *au 上声）汉语 *tʃhau ~ 契丹语 *čöyü:

《契丹国志》炒离（炒伍佻）*čayüri, “战斗、打”：突厥语čarik: 女真语“赤瓦” *čiya, “打杀、敲杀”。

“昌”（尺良切，宕开三平阳昌，*tʃ 声母江阳韵 *aŋ 平声阴）汉语 *tʃhaŋ ~ 契丹语 *qa:

《辽史》曷主（合住、昌朮、昌主、曷朮）*qajü, “铁” > 达斡尔语

kaso “铁”：回鹘语“迦沙”，“铁”（《唐书·回鹘传》）。

“迟”（直尼切，止开三平脂澄，*tʃh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阳）汉语 *tʃhi ~ 契丹语 *či:

《辽史》必里迟离 *biričiri, “虎日”。

“赤”（昌石切，梗开三人昔昌，*tʃh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上声）汉语 *tʃhi ~ 契丹语 *ča:

《辽史》有斡鲁朵“赤寔得本”（得失得本）*čišidebün “孝”；《辽史》茶扎刺（茶赤刺）*čačara, “凉棚、帐房”：女真语“钞赤邻”，“帐房” > 满语čačari, “布凉棚”：蒙古语čačar “帐房”。

“朝”（直遥切，效开三平霄澄，*tʃh 声母萧豪韵 *ieu 平声阳）汉语 *tʃhieu ~ 契丹语 *čö:

《资治通鉴》朝定 *čödin, “朋友”。

“楚”（创举切，遇合三上语初，*tʃh 声母鱼模韵 *u 上声）汉语 *tʃhu ~ 契丹语 *čü:

《辽史》官名“楚古”čügü, “掌北面讯囚者”，意为“打” < 鲜卑语“契害”（《南齐书·魏虏传》：“杀人者为‘契害真’”）：女真语“赤瓦” *čiya（《三朝北盟会编》“赤瓦不刺海”，义“敲杀”） > 明代女真语“都古味，打” > 满语 wabuha, “令其杀之”。

“稍”（所教切，效开二去效生，*ʃ 声母萧豪 *au 上声）汉语 *ʃau ~ 契丹语 *šö:

《辽史》稍瓦（杓窠）*šöya, “海东青”：女真语“申科岸，海青”（《女真译语·鸟兽门》）：古蒙古语“海青，升豁儿”（《华夷译语·鸟兽门》） > 蒙古语 sibau “海东青”。

“失”（式质切，书质开三人臻，*ʃ 声母齐微 *i 入声作上声）汉语 *ʃi ~ 契丹语 *ši:

沈括《梦溪笔谈》失刺孙 *šilasün, “豹”。

“室”（式质切，书质开三人臻，*ʃ 声母齐微 *i 入声作上声）汉语 *ʃi ~ 契丹语 *ši:

《武溪集》皮室（比室）*piši “金刚”。

“事”（鉏吏切，止开三去志崇，*ʃ 声母支思韵 *i 去声）汉语 *ʃ ~ 契丹语 *ši:

《清异录》省事 *šinši, “莲实、藕”：女真语“孰辇” *šuliyen, “莲”

(《金史·国语解》) > 满语 *šu* (*ilha*) “莲花”。

“实” (神质切, 臻开三人质船, *ʃ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平声阳) 汉语 *ʃi ~ 契丹语 *ši:

《辽史》实里薛袞 *šili segön, “祭服之冠”。

“十” (是执切, 深开三人辑禅, *ʃ 声母齐微韵 *i 入作平声阳) 汉语 *ʃi ~ 契丹语 *ši:

《燕北杂记》十里鼻 *šilibi, “奴婢”。

“设” (识列切, 山开三人薛书, *ʃ 声母车遮韵 *ie 入作上声) 汉语 *ʃie ~ 契丹语 *še:

《中山诗话》设罗 (设逻) šelö, “侈盛”: 女真语 “扎鲁哈” *jaluha*, “盈、多” (《女真译语·通用门》) > 满语 *jalu*, “满、盈”: 蒙古语 *ilegüü*, “多、余”。

“射” (神夜切, 假开三去禡船, *ʃ 声母车遮韵 *ie 去声) 汉语 *ʃie ~ 契丹语 *še:

《辽史·国语解》射 *še, “请”。

“舍” “捨” (书冶切, 假开三上马初, *ʃ 声母车遮韵 *ie 入作上声) 汉语 *ʃie ~ 契丹语 *še:

武珪《燕北杂记》奢 (捨) *še, “好”: 金代女真语 “塞痕”、“散亦”, 意为 “好” > (《华夷译语·通用门》) > 现代蒙古语 *sayin* “好”; 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舍利 (沙里) *šari, “郎君”。

“奢” (式车切, 假开三平麻书, *ʃ 声母车遮韵 *ie 平声阴) 汉语 *ʃie ~ 契丹语 *še:

武珪《燕北杂记》奢 (捨) *še, “好”: 金代女真语 “塞痕”、“散亦”, 意为 “好” > 明代女真语 “赛因, 好” (《女真译语》) > 满语 *sain*, “吉、美、贤”: 古蒙古语 “撒因, 好” (《华夷译语·通用门》) > 现代蒙古语 *sayin* “好”。

“杓” (市若切, 宕开三人药禅, *ʃ 声母萧豪韵 *ieu 入作平声阳) 汉语 *ʃieu ~ 契丹语 *šö:

《辽史》稍瓦 (杓窠) *šöya, “海东青”: 女真语 “申科岸, 海青” (《女真译语·鸟兽门》): 古蒙古语 “海青, 升豁儿” (《华夷译语·鸟兽门》) > 蒙古语 *sibau* “海东青”。

“属” (市玉切, 通合三人烛禅, *ʃ 声母鱼模韵 *iu 入作平声阳) 汉

语 *ʃiu ~ 契丹语 *šo:

《辽史》算（属珊）*soyan/šošan, “心腹、亲”。

“省”（所景切，梗开二上梗生，*ʃ声母庚青韵*əŋ上声）汉语*əŋ ~ 契丹语*šin:

《清异录》省事*šinši, “莲实、藕”：女真语“孰辇”*šuliyen, “莲”（《金史·国语解》）>满语šu (ilha) “莲花”。

6. 零声母汉字的对音

“阿”（乌何切，果开一平歌影，*∅声母歌戈韵*o平声阴）汉语*∅o ~ 契丹语*a/ya:

《辽史》阿保机（安巴坚）*abögi/*abögin “大人”：金代女真语“谪版”*amban, “大”>明代女真语“安班刺，大”（《女真译语·通用门》）>满语amba, “大”；《辽史》阿点（阿敌音）*adim: “贵”：女真语“哈的”*hadi “贵”（《女真译语》）；《辽史》阿主*ajü, “父祖称”>达斡尔语ača: 突厥语äčü: 蒙古语的eje或ejen, “主人、长者”；《辽史》有人名“阿鲁带”*aludayi; 王易《燕北录》阿古蜡*agula, “题认天子”；《辽史》（国）阿辇*(gui) alin, “收国”：女真语“阿里白”（《金史·国语解》：“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满语alimbi “接受、举、呈献”；《辽史》官名“阿鲁敦”（阿庐朵里）*aldun <突厥语altin或altun, “金”<鲜卑语“阿六敦”（《北齐书·斛律金传》）：蒙古语altan, “金”；《辽史》官名“阿鲁盃”（阿鲁斡、阿鲁隐）*alyon, “辅佑”：《金史》官名“阿里喜”*alhi “士卒之副从”；《辽史》“阿思”（藕思、斡奢）*as/os, “宽广”：蒙古语*ayuu “宽的、宽广的”；《辽史》官名“阿札割只”*aja göji, “墩官”<突厥ajaöi; 《金史》有契丹人“移刺蒲阿”*puya, 《金史·国语解》：“蒲阿，山鸡”。

“安”（乌干切，山开一平寒影，*∅声母寒山韵*an平声）汉语*∅an ~ 契丹语*a (b):

《辽史》阿保机（安巴坚）*abögi/*abögin “大人”：金代女真语“谪版”*amban, “大”>明代女真语“安班刺，大”（《女真译语·通用门》）>满语amba, “大”。

“奥”（乌到切，效开一去号影，*∅声母萧豪韵*au去声）汉语*∅au ~ 契丹语*γö:

王易《燕北录》掠胡奥 *löhüγö, “赤娘子”: 蒙古语作 ničügün, “赤裸的”: 满语 niohušun “赤身的、裸体的”。

“宸” (於岂切, 止开三上尾影, *∅ 声母齐微韵 *i 上声) 汉语 *∅i ~ 契丹语 *γi:

《辽史》有人名“明宸”(明隐) *minγi/minγin。

“夷” (以脂切, 止开三平脂以, *∅ 声母齐微韵 *i 平声阳) 汉语 *∅i ~ 契丹语 *i:

《辽史》官名“夷离堇”(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俟斤) *irgin/iryon, “统军马大官” < 突厥语 irkin, “聚集起来的東西”。

“已” (羊己切, 止开三上止以, *∅ 声母齐微韵 *i 上声) 汉语 *∅i ~ 契丹语 *γi:

《续资治通鉴长编》惕隐 (提隐、惕里已、梯里已) *tiyin/tiriγi, 典族属官, 意为“头领”: 古蒙古语“帖^舌里温”, “头” (《华夷译语·身体门》) > 现代蒙古语 terigün “首”。

“押” (乌甲切, 咸开二入狎影, *∅ 声母家麻韵 *ia 入作去声) 汉语 *∅ia ~ 契丹语 *a:

《契丹国志》押番 *aban “大、大臣”: 女真语“安班”、满语 amban。

“曜” (弋照切, 效开三去笑以, *∅ 声母萧豪韵 *ieu 去声) 汉语 *∅ieu ~ 契丹语 *yau:

《嘉祐杂志》曜辣 *yaula。

“也” “野” (羊者切, 假开三上马以, *∅ 声母车遮韵 *ie 上声) 汉语 *∅ie ~ 契丹语 *γe:

《辽史》有人名“特末衍”(特末也、特末隐) *timöyin/timöye。

“耶” (以遮切, 假开三平麻以, *∅ 声母车遮韵 *ie 平声阳) 汉语 *∅ie ~ 契丹语 *ya/ye:

《中山诗话》雅鲁 (《辽史》瓦里名“耶鲁”) *yalu, “拜舞”; 《辽史》耶鲁盃 (耶鲁馆、耶鲁翰) *yelüγön, “兴盛”。

“拽” (羊列切, 山开三入薛以, *∅ 声母车遮韵 *ie 入作去声) 汉语 *∅ie ~ 契丹语 *ye:

《辽史》拽刺 *yela, “壮士、健儿、走卒”。

“越” (王伐切, 山合三入月云, *∅ 声母车遮韵 *iuε 入作去声) 汉语 *∅iuε ~ 契丹语 *γü:

《辽史》官名“于越” * üyü < 回鹘语 Ügä 或 Ögä, “尊敬的、贤明的”。

“衍” (以浅切, 山开三上弥以, * Ø 声母先天韵 * ien 上声) 汉语 * Øien ~ 契丹语 * yin:

《辽史》有人名“特末衍”(特末也、特末隐) * timöyin。

“宴” (於甸切, 山开四去霰影, * Ø 声母先天韵 * ien 去声) 汉语 * Øien ~ 契丹语 * an:

《辽史》宴答 * anda, “朋友”: 蒙古语 anda “结拜兄弟”: 女真语“按答海、客人” > 满语 anda “伙伴”。

“隐” (於谨切, 臻开三上隐影, * Ø 声母真文韵 * ien 上声) 汉语 * Øien ~ 契丹语 * yin:

《辽史》有人名“明宸”(明隐) * minyi/minyin; 《辽史》人名“别勒隐” * beleyin; 《辽史》有人名“弹隐” * danyin; 《辽史》有人名“董隐” * dünyin; 《辽史》有人名“特末衍”(特末也、特末隐) * timöyin; 《续资治通鉴长编》官名“惕隐”(惕里已、梯里已、人名“提隐”) * tiyin/tirigi, 典族属官, 意为“头领”: 古蒙古语“帖^舌里温, 头”(《华夷译语·身体门》) > 现代蒙古语 terigün “首”; 《辽史》有人名“蒲奴”(盆奴、蒲奴隐、盆讷隐) * punu/punuyin; 《辽史》官名“阿鲁盃”(阿鲁斡、阿鲁隐) * alyon, “辅佑”: 《金史》官名“阿里喜” * alhi “士卒之副从”。

“音” (於金切, 深开三平侵影, * Ø 声母侵寻韵 * iam 平声阴) 汉语 * Øiam ~ 契丹语 * im:

《辽史》阿点(阿敌音) * adim: “贵”: 女真语“哈的” * hadi “贵”(《女真译语》)。

“与” (余吕切, 余语开三上遇, * Ø 声母鱼模韵 * iu 平声阳) 汉语 * Øiu ~ 契丹语 * i:

《辽史》有石烈、抹里、瓦里名“与敦”(与墩、预敦、预笃温) * idün, “班次”: 女真语“益都”(余覩) * idu “次第之通称”《金史·国语解》 > 满语 idu “班儿、班次”。

“预” (羊洳切, 余御开三去遇, * Ø 声母鱼模韵 * iu 去声) 汉语 * Øiu ~ 契丹语 * i:

《辽史》有石烈、抹里、瓦里名“与敦”(与墩、预敦、预笃温) * idün, “班次”: 女真语“益都”(余覩) * idu “次第之通称”《金史·国语解》 > 满语 idu “班儿、班次”。

“昱”（余六切，余屋合三人通，* Ø 声母鱼模韵 * iu 入作去声）汉语 * Øiu ~ 契丹语 * γü:

《辽史》有人名“颓昱” * tüγü。

“于”（羽俱切，遇合三平虞云，* Ø 声母鱼模韵 * iu 平声阳）汉语 * Øiu ~ 契丹语 * ü:

《辽史》官名“于越” * üγü < 回鹘语 ügä 或 ögä, “尊敬的、贤明的”。

“乌”（哀都切，遇合一平模影，* Ø 声母鱼模韵 * u 平声阴）汉语 * Øu ~ 契丹语 * u/ü:

《续资治通鉴长编》乌 * u, “水” > 达斡尔语 os “水”: 古蒙古语“兀孙” * usun, “水”（《华夷译语·地理门》）> 现代蒙古语 usun, “水”; “兀者”（《辽史》人名“乌者”）* üje, “重要”: 女真语“兀者” * uje, “重”（《女真译语·人事门》）> 满语 ujen, “庄重”。

“窠”（乌瓜切，假合二平麻影，* Ø 声母家麻韵 * ua 平声阴）汉语 * Øua ~ 契丹语 * γa:

《辽史》稍瓦（杓窠）* šöγa, “鹰坊”: 女真语“申科岸，海青”（《女真译语·鸟兽门》）: 古蒙古语“海青，升豁儿”（《华夷译语·鸟兽门》）> 蒙古语 sibayu “鸟、禽”。

“喙”（苦緇切，假合二平佳溪，* Ø 声母家麻 * ua 平声阴）汉语 * Øua ~ 契丹语 * uγa:

《契丹国志》喙 * uγa, “猪”: 女真语“兀里彦” * ulγian, “猪”（《女真译语·鸟兽门》）> 满语 ulgiyan “猪”: 蒙古语 γaqai, “猪”。

“隈”（乌恢切，蟹合一平灰影，* Ø 声母齐微韵 * uei 平声阴）汉语 * Øuei ~ 契丹语 * γü:

《辽史》有人名“陶隈” * töγü。

“婉”（於阮切，山合三上阮影，* Ø 声母先天韵 * iuɛn 上声）汉语 * Øiuɛn ~ 契丹语 * γön:

《辽史》官名“夷离堇”（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俟斤）* irgin/iryön, “统军马大官” < 突厥语 irkin, “聚集起来的東西”。

“完”（胡官切，山合一平桓匣，* Ø 声母桓欢韵 * on 平声阳）汉语 * Øon ~ 契丹语 * γon:

《辽史》蒲速盃（蒲速宛、蒲速斡、普速完）* pusuyon/pusuyo “繁衍、兴旺”。

“盥”（乌管切，山合一上缓影，* Ø 声母桓欢韵 * on 上声）汉语 * Øon ~ 契丹语 * γon:

《辽史》蒲速盥（蒲速宛、蒲速斡、普速完）* pusuyon/pusuyo “繁衍、兴旺”；《辽史》有人名“谋鲁斡”（瓦里名“谋鲁斡”、抹里名“谋鲁盥”）* mouluγo；《辽史》官名“阿鲁盥”（阿鲁斡、阿鲁隐）* alyon，“辅祐”；《金史》官名“阿里喜”* alhi “士卒之副从”。

“稳”（乌本切，臻合一上混影，* Ø 声母真文韵 * uən 上声）汉语 * Øuən ~ 契丹语 * gön/γön/gün:

《辽史》孤稳（人名“吾展”）* güγön/γügin，“玉”：女真语“古温，玉”（《女真译语·珍宝门》）> 满语 gu，“玉”；《辽史》官名“详稳”（常袞、敞稳、辛古）* siangγön/singön，“将军”< 突厥语“相温”，汉语“将军”的音译>《元史》“想昆”、“桑昆”；《辽史》官名“令稳”（令公、闾撒名“僧隐令公”、“僧隐令公果直”、“老昆令公果直”）* lingün，“令公”>《元史》“领昆”；据《金史》辽代有官名“扫稳脱朵”* soyon todo，职掌为“分掌诸富”，意为“忠诚地管理牛马”。

“窝”（乌禾切，果合一平戈影，* Ø 声母歌戈韵 * uo 平声阴）汉语 * Øuo ~ 契丹语 * o:

《辽史》斡鲁朵（斡里朵、斡耳朵、窝鲁朵）* ordo “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金史》“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元代“斡耳朵”>满语 ordo “亭子”。

“斡”（乌括切，山合一入末影，* Ø 声母歌戈 * uo 入作去声）汉语 * Øuo ~ 契丹语 * γo/o:

《辽史》官名“阿鲁盥”（阿鲁斡、阿鲁隐）* alyon/alyo，“辅佑”；《金史》官名“阿里喜”* alhi “士卒之副从”；《辽史》蒲速盥（蒲速宛、蒲速斡、普速完）* pusuyon/pusuyo “繁衍、兴旺”；《辽史》有人名“谋鲁斡”（瓦里名“谋鲁斡”、抹里名“谋鲁盥”）* mouluγo；《辽史》斡斡么 * na omo，“地母”：女真语“纳厄宁”* na enin，“地母”>满语 na emu；《辽史》有人名“铎鲁斡”* doluγo；《辽史》斡鲁朵（斡里朵、斡耳朵、窝鲁朵）* ordo “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金史》“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元代“斡耳朵”>满语 ordo “亭子”。

二 契丹语词语汇考索引

- 阿保机（安巴坚、阿保谨）* abögi/abögin：汉意为“大人”。
- 阿点（阿敌音）* adim：汉意为“贵”。
- 阿古蜡（何骨騰）* agula：汉意为“题认天子”。
- 阿攀* alin：汉意为“收”。
- 阿鲁敦（阿庐朵里）* aldun，汉意为“金”，突厥语借词。
- 阿鲁盃（阿鲁斡、阿鲁隐）* alyon：官名，汉意为“辅祐”。
- 阿思（耦思、斡奢）* as/os：汉意为“宽广”。
- 阿息保（阿思钵）* asibö：汉意为“以力助人”。
- 阿札割只* aja göji：汉意未详。
- 阿主* ajü：汉意为“父祖”。
- 拜洗（拜石）* bayisi：汉意为“受赐、谢恩”。
- 暴里* böri：恶人名，汉意为“鬼”。
- 倍其不离* beki böri：汉意为“惊鬼”。
- 必里迟离（匹里）* biričiri：汉意为“虎日”。
- 鬣靛* bindü：汉意为“铁爪”，一种刑具。
- 操刺（插刺、查刺、辞刺、茶刺）* sora：汉意为“勇猛”。
- 茶扎刺（茶赤刺）* čačara：汉意为“凉棚、帐房”。
- 朝定* čödin：汉意为“朋友”。
- 炒离（炒伍佻）* čayüri：汉意为“战斗、打”。
- 赤寔得本* čišidebün：汉意为“孝”。
- 楚古čügü：汉意为“打”，用作官名，“掌北面讯囚者”。
- 笄[却]* da：汉意为“日食”。
- 达刺干* dargan：官名，突厥语借词。
- 大摆* dabayi：汉意为“岭”。
- 戴* dayi：汉意为“烧”。
- 敌烈[麻都]* diliye madu：职掌礼仪。
- 夺里本* dölibün：汉意为“讨平”。
- 夺里懒* döliran：汉意为“讨平”。
- 堕瑰* dögü：汉意为“门”。
- 干勤（感勤）* gankin：汉意为“厚重”。

葛儿罕（阔儿罕、菊儿汗、古儿汗）*gürqan：汉意为“普遍、统辖之汗”。

孤稳（吾展）*güyon/γügin：汉意为“玉”。

郭不离*göbüri：汉意为“沙袋”。

汗（呵）*qan/qo：汉意为“王”。

喝只*höji：汉意疑为“柴”。

曷主（合住、昌朮、昌主、曷朮）*qajü：汉意为“铁”。

纥真*hüjin：汉意为“三十”。

贺跋支*höböci：汉意为“执衣防阁、看房人”。

胡笃（胡覩、鹞突）*hudu：汉意为“与人同受福”。

胡笃堇（胡突堇、胡都堇、胡独堇、胡覩袞）*hüdugin/hüdügön：汉意为“有福的人”。

鹞里（鹞吕、胡里）*hüli：汉意为“偷”。

虎斯*hüsi：汉意为“有力”。

化（桦）*qa：汉意为“射”。

画里*qöri：汉意为“二十”。

昏*qun：汉意为“羊”。

监母*gam：汉意为“遗留”。

厥何*göhö：汉意为“通好”。

可敦（河董）*qadun：汉意为“皇后”，借自突厥语。

可忒*köti：汉意为“无极”。

苦统*kutun：汉意为“福佑”。

坤不刺（坤不克、坤不刻）*kon bura：汉意为“魂风”。

辣*la：汉意为“甲”。

林牙（林迓）*limya：掌文翰，相当于“翰林”。

令稳（领昆、令公）*lingün：汉意为“令公”（官名）。

婆珍思*lö jens：汉意为“熊虎”。

掠胡奥*löhüyö：汉意为“赤娘子”。

罗草*laso：汉意为“小围”。

麻都不（麻普、马步）*madubu：职掌为“县官之佐”。

梅里（梅李）*muri：贵戚官名，借自突厥语，汉意为“宰相，传令官”。

弥里 *miri: 汉意为“乡”。

弥里马特本 *miri matibün: 官名。

糜到斯袅 *mi daws niyö: 汉意为“大盐泊”。

抹鹞 (么忽) *mohu: 汉意为“族长”。

抹里 (墨离、末里) *möri: 汉意为“马”，管理群牧的官府。

莫弗纆 (莫弗贺、莫贺弗) *moboho: 汉意为“部落酋长”，借自突厥语。

没里 *möri: 汉意为“河”。

捺钵 *nabo: 汉意为“行营”。

纳葛里 *nagöri: 汉意为“居室”。

妳 (耐、迺) *nai: 汉意为“正、头、首、一”。

讷都 *nudu: 汉意为“山”。

袅 *niyö: 汉意为“湖、水泊、海子”。

捏骨地 *negüdi: 汉意为“跪”。

捏褐 *neha: 汉意为“狗”。

捏离 (捏咿呢、涅里) *neri: 汉意为“日”。

耨斡么 *na omo: 汉意为“地母”。

女古 (袅罗箇、袅里曷) *nürgü/ nürga: 汉意为“金”。

皮室 (比室) *biöi: 御帐亲军，汉意为“金刚”。

貔狸 (毗狸) *pili: 一种状类老鼠而稍大的动物。

匹裂 *pile: 一种盛酒器，似小木罍，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

时 *po: 汉意为“时”。

蒲阿 *puya: 汉意为“山鸡”。

蒲古 (铺姑、蒲姑、普古) *pugu: 汉意为“摔跤人”。

蒲速盃 (蒲速宛、蒲速斡、普速完) *pusuyon/pusuyo: 汉意为“繁衍、兴旺”。

契丹 (契达、乞塔、奚丹、沁丹、契达儿、赤塔) *kidan: 汉意为“镔铁”。

撒八 *saba: 汉意为“迅速”。

撒刺 *sara: 酒樽名。

赛离 (赛咿呢、撒刺) *seri: 汉意为“月”。

扫稳脱朵 *soyon todo: 职掌为“分掌诸富”，汉意为“忠诚地管理”。

牛马”。

稍瓦（杓窠）* šöya: 汉意为“海东青”。

奢（捨）* še: 汉意为“好”。

射* še: 汉意为“请”。

舍利（沙里、赦例）* šari/ šeri: 相当于“郎君”，经常作使节。

设罗（设逻）* šelö: 汉意为“侈盛”。

省事* šinši: 汉意为“莲实、藕”。

失刺孙* šilasün: 汉意为“豹”。

十里鼻* šilibi: 汉意为“奴婢”。

实里薛袞* šili segön: 汉意为“祭服之冠”。

世烛 šijü: 汉语“侍中”的音译。

思奴古（斯奴古）* singü: 职掌为“掌本处差役等事”，汉意为“将军”。

算（属珊）* soyan/* šošan: 汉意为“心腹、亲”。

挞林（挞凜、挞览、闕览、驼宁）* tarim: 汉意为“察看、镇抚”。

挞马* tama: 职位为随从，汉意为“扈从、随从”。

讨* taw: 汉意为“五”。

淘里（陶里）* töli: 汉意为“兔”。

陶隈思* töyüs: 汉意为“土”。

特满* timön: 汉意为“万”。

臧俚蹇（特里典）* tirigin: 汉意为“掌管土地的人”。

提烈* tiriye: 汉意为“种田”。

惕隐（提隐、惕里已、梯里已）* tiyin/tirigi: 典族属官，汉意为“头领”。

铁摆* tebayi: 汉意为“嵩高”。

秃忽思* tuhus: 汉意为“凉”。

秃鲁董* türügin: 汉意为“察看之人”。

拖古烈* togule: 汉意为“牛犊”。

斡笃盃（窝笃盃、斡突盃）* oduyon: 汉意为“孳息”。

斡里保（斡里本）* ölibö/ölibün: 辽金牧所，汉意为“使留下”。

斡鲁朵（斡里朵、斡耳朵、窝鲁朵）* ordo: 汉意为“宫帐、亭、官府治事之所”。

乌* u: 汉意为“水”。

嗝 uya: 汉意为“猪”。

乌鲁古（窝笃盃）* ulgu: 职掌“牧圉之官”，汉意为“孳息、牲口”。

乌者（兀者）* üje: 辽金牧所，汉意为“重要”。

习撚* sinin: 汉意为“孝服”。

辖里（忸里、瞎里、霞里）* qari: 汉意为“回请”。

匣列* qare: 汉意为“复来”。

详稳（常袞、敞稳、辛古）[官名]* siangyön/singön: 汉意为“将军”，借自突厥语。

押番（押班）* aban: 汉意为“大、大臣”。

雅鲁（耶鲁）* yalu: 汉意为“拜舞”。

宴答* anda: 汉意为“朋友”。

曜辣* yaula: 汉意为“圭”。

耶鲁盃（耶鲁馆、耶鲁斡）* yerüyön: 汉意为“兴盛”。

拽刺（曳刺、曳落河）* yela: 汉意为“壮士、健儿、走卒”。

夷离毕* ilibi: 官名，同参知政事。

夷离堇（已里婉、乙里婉、乙林免、俟斤）* irgin/iryön: 借自突厥语，职掌“统军马大官”，汉意为“聚集起来的東西”。

乙辛（意辛）* isin: 汉意为“聪明”。

于越* üyö: 汉意为“尊敬的、贤明的”，借自突厥语。

与敦（与墩、预敦、预笃温）* idün, 汉意为“班”。

治夔离* jiküli: 汉意为“万岁”。

札刺（只刺里、闸腊）* jala: 汉意为“行人、通事”。

闸撒狄* jasaq: 职掌为“掌宫卫之輩”，汉意为“法度”。

参考文献

- (梁)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
- (宋)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许涵度刻本。
- (宋) 欧阳修《归田录》，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
- (宋) 沈括《梦溪笔谈》，新世纪万有文库刘尚荣校点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 (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
- (宋)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宋)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 (宋) 洪迈《夷坚志》，何卓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
- (宋) 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41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 《大金吊伐录》，撰人不详，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 (金)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崔文印校正本，中华书局，1986年。
- (元)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 (元) 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 (元) 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
- (元)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
- (明)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
- (明) 《元朝秘史》12卷，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 (明) 毛晋编《六十种曲》，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 (明) 张祿辑《词林摘艳》，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
- 《孤本元明杂剧》，中国戏剧出版社重印本，1957年。
- (明) 臧晋叔《元曲选》，中华书局，1961年。
- (明) 陶宗仪《辍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0册。
- (明) 火源洁、马沙亦黑《华夷译语》，《涵芬楼秘笈》第四集。
- (明) 慎懋赏《四夷广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 (明) 郭造卿《卢龙塞略》，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 (朝鲜) 崔世珍：《老乞大谚解》，奎章阁丛书第九，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30年。
- (清) 阮元《经籍纂诂》，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琅嬛仙馆原刻本。
- (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藏版。
- (清) 郝懿行《尔雅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郝氏家刻本。
- (清)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 (清) 杨宾《柳边纪略》，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 (清) 《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5—456册。
- (清) 周春《辽金元姓谱》，《昭代丛书》已集第69册。
- (清) 于敏中，英廉《日下旧闻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7—499册。
- (清) 阿桂《满洲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9册。
- (清) 德灵额《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96册。
- (清) 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正本，中华书局1984年。
- (清) 陈元龙《格致镜原》，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1—1032册。
- (清) 陈士元《诸史夷语解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本。
- (清)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光绪二年(1876)浙江书局重刻本。
- (清) 李若农《和林诗并注》，附于《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光绪丁酉年(1897)鄚郑学庐刊本。

(清) 奕赓《清语人名译汉》，《佳梦轩丛著》之二，1935年刊本。

(清) 戴锡章著，罗矛昆点校《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爱宕松男：《契丹 kitai 文字解读のについて》，《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7号，1956。

白涤洲：《北音入声演变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2卷第2期，1931。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原载于《史学杂志》第21—24编，1909—1912。又收录在《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岩波书店，1970年。国内有方壮猷译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

白鸟库吉：《〈高丽史〉中的蒙古语》，《东洋学报》第十八卷，1929年。

卞鸿儒：《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东北丛刊》第14期，1931年。收入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卷6。

伯希和 (P. Pelliot)： “L’origine de T’ou-kiue nom chinois des Turcs”， *T’oung Pao* 16, 1915. 冯承钧译文《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

伯希和 (P. Pelliot)： “A propos des Komans”， *Journal asiatique*, ser 11, 15, 1920. 冯承钧译文《库蛮》，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伯希和 (P. Pelliot)： “Notes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 *T’oung Pao* 20, 1921. 冯承钧译文《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

伯希和 (P.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6, 1929. 冯承钧译《中亚史地丛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

伯希和 (P. Pelliot)：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restitution du texte mongol et traduction française des chapitres I à VI*, Paris, 1949.

卜弼德 (Peter A. Boodberg)： “Sino-Altaica II”， Alvin P. Cohen ed.,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卜弼德 (Peter A. Boodberg)： “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Th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I, no. 2, 1936.

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

win Ltd. , 1955. 袁家骅等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朝克：《满一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1997年。

长田夏树：《契丹文字解读の可能性——村山七郎氏の論文を読み》，《神户外大论丛》第2卷第4号，1951年。

陈乃雄、杨杰：《乌日根塔拉辽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铭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

陈述：《汉儿汉子说》，《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1938年。

陈新雄：《中原音韵概要》，学海出版社，1976年。

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の方法》，《言语研究》第17—18号，1951年。

崔文印（编）：《金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

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1983年。

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1981年。

渡边熏太郎：《金史名辞解》，大阪东洋学会，1930年。

方龄贵（编）：《元朝秘史通检》，中华书局，1986年。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丰田五郎：《契丹隶字考——女真文字の源流》，《东洋学报》第46卷第1号，1963年。

丰田五郎：《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肖爱民译，《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出版社，1995年。

丰田五郎：《契丹小字对四季的称呼》，《民族语文》1998年第1期。

冯永谦：《补辽萧袍鲁墓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铭》，《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

服部四郎：《〈元朝秘史〉の蒙古語を表はす漢字の研究》，文求堂株式会社，1946年。

服部四郎、藤堂明保：《中原音韵の研究》（校本编），江南书院，1958年。

福赫伯 (Herbert Franke): “Bemerkungen zu den Sprachlichen Verhältnissen in Liao-Reich”,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 1969. 黄振华译文题为《契丹语考》,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言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五集, 1985年。

傅乐焕:《辽史丛考》, 中华书局, 1984年。

盖之庸:《辽代石刻文研究》,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年。

葛鲁贝 (Wilhelm Grube):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ǝen*, Leipzig, 1896.

韩百诗 (Louis Hambis):《契丹文字破译初探》, 原载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 董果良译文, 载《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年。

胡增益:《鄂伦春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6年。

胡增益 (主编):《新满汉大词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

胡增益:《鄂伦春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1年。

胡振华、黄润华 (整理):《高昌馆杂字》, 民族出版社, 1984年。

忌浮:《〈五音集韵〉与等韵学》, 《音韵学研究》第三辑, 中华书局, 1994年。

嵇训杰:《〈辽耶律延宁墓志铭〉考释》, 《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满语语法》, 民族出版社, 1986年。

贾敬颜:《契丹文》,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2年。

贾敬颜、朱风 (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

箭内互:《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 陈捷、陈清泉译, 商务印书馆, 1933年。

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 《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金光平:《女真制字方法论——兼与日本山路广明氏商榷》, 《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金光平、金启琮、乌拉熙春：《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

金启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金启琮：《中国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

金启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

金启琮：《沈水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

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考古》1991年第4期。

康丹 (Daniel Kane) :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89.

李盖提 (Louis Ligeti), "Note préliminaire sur le déchiffrement des petits caractères Joutchen",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III, 1953.

李盖提 (Louis Ligeti) : "A Kitai népés nyelv", *Magyar Nyelv*, 23, 1927, pp. 293—310.

李盖提 (Louis Ligeti),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1.

李基文：《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原载《汉城大学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7》，1958年。黄有福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2集，1983年。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松漠纪闻》，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第二集《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第四集《金史辑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李新魁：《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江汉学刊》1962年第8期。

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

栗林均、确精扎布编：《〈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语全单语・语尾索引》，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丛书第4号，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

センタ，2001年。

厉鼎燿：《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32年。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

林钦（Yöngsiyebu Rinčen）：“Inscriptions inconnues sur pierre et les plaques d’or ornementées du harnais de Tonyoucouc”，*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IV, 1959.

林钦（Yöngsiyebu Rinčen）：“Les designs pictographiques et les inscriptions sur les rochers et sur les stèles en Mongolie”，蒙古科学院语言文学学院蒙古文字研究所所刊，16卷1分册，1968年。

刘凤翥：《释契丹语“迤俪免”和“乙林免”》，《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刘凤翥：《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

刘凤翥：《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他》，《汉学研究》第11卷第1期，1993年。

刘凤翥：《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的解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5次学术讨论会，1994年。

刘凤翥：《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

刘凤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7期，1998年。

刘凤翥：《最近二十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新11期，2001年。

刘凤翥：《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

刘凤翥：《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17期，2004年。

刘凤翥、马俊山：《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文物》1983年第9期。

刘凤翥、于宝麟：《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

刘凤翥、于宝林：《〈耶律延宁墓志〉的契丹大字释读举例》，《文物》1984年第5期。

刘凤翥、于宝林、郭晓丹：《解读契丹小字的两个方法》，《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刘厚滋：《传世石刻中女真语文材料及其研究》，《文学年报》第7期，1941年。

刘浦江：《说“汉人”》，《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刘浦江（编）：《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刘谦：《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辽墓墓志》，《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刘振鹭：《辽圣宗永庆陵被掘纪略》，《艺林月刊》第32期，1932年。

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

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

鲁道夫（Л. Н. Рудов）：“Проблемы кидан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I, 1963.

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31期，1946年。

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1972.

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932年。

罗福成（类次）：《女真译语二编》，大库档案整理处，1933年。

罗福成：《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期，1933年。

吕振奎：《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补释》，《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

吕振奎、袁海波：《辽宁阜新海棠山发现契丹小字造像碑》，《考古》1992年第8期。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校仲彝等译，民族出版社，2002年。

门格斯（K. H. Menges）：“Tungusen und Liao”，*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Vol. 38, I, 1969.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汉蒙词典（增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鸟山喜一：《金的蒲里衍音义考》，《史学杂志》第28篇第5号，1917年。

鸟山喜一：《关于金史中的四五土语官称考》，《史学杂志》第29编第9号，1918年。

聂鸿音：《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民族语文》1988年第2期。

聂鸿音：《西夏黑水城出土韵书残页考》，宋德金等编《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聂鸿音：《〈金史〉女真译名的音韵学研究》，《满语研究》1998年第2期。

聂鸿音：《契丹大字解读浅议》，《民族语文》1999年第4期。

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

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音的构拟》，《言语研究》第64号，1973年。
邢复礼、刘凤翥译，《民族史译文集》1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1984年。

清濑义三郎则府：A Study of the Jurchen Language and Script, Hōristsubunka-sha co. ltd., 1977.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年。

平山久雄：《中原音韵入派三声の音韵史的背景》，《东洋文化》58，1977年。

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山本守：《阿波文库本〈女真译语〉》，《东洋史研究》第3卷第5号，1938年。

山本守：《静嘉堂本〈女真译语〉考异》，《书香》第15卷10月号，1943年。

山本守：《〈女真译语〉研究》，《神户外大论丛》第11卷第12号，1951年。

山路广明：《契丹语的研究》，油印本，1951年。

山路广明：《契丹制字研究》，油印本，1956年。

商鸿逵等：《清史满语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

石山福治：《考订中原音韵》，东洋文库，1925年。

斯垂特 (J. C. Street)： *The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New Haven, 1957. 《蒙古秘史的语言》，道布译，载《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编，1982年。

斯达里科夫 (В. С. Сталриков)、纳捷列耶夫 (В. М. Наделеяев)：“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о дешифровке киданьского письма”，*Всесоюз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АН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СССР*, 1964.

四库全书编纂小组 (主编)：《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隋树森 (编)：《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

孙伯君：《十五世纪汉语官话的辅音韵尾》，《潜科学》1992年第6期。

孙伯君：《〈女真译语〉的遇摄三等字》，《民族语文》2001年第4期。

孙伯君：《〈金史〉女真人姓名释例》，《满语研究》2002年第2期。

孙伯君：《辽金官制与契丹语》，《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孙竹 (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唐彩兰、刘凤翥、康立君：《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

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4期。

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年。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师学报》第4卷第1、2期，1961年。

王未想：《契丹小字〈泽州刺史墓志〉残石考释》，《民族语文》1999年第2期。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2辑。

卫特夫（Karl A. Wittfogel）、冯家昇（Fê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1949.

乌兰：《〈元朝秘史〉“兀真”考释》，《蒙古史研究》第7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

乌兰：《日本〈元朝秘史〉研究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史研究动态》，2004年。

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の研究》，松香堂，1970年。汉译文《西番馆译语之研究——西藏语言学序说》，见《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室，1984年。

西田龙雄：《契丹文字——その解读の新展开》（上、下），《言语》卷10第1号、第3号，1981年。

西田龙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沈力译，《民族语文》1992年第2期。

小野川秀美：《金史语汇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校印，1986年。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上、中、下），东京：风间书房，1984—1986年。

薛凤生：《中原音韵音位系统》，鲁国尧、侍建国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

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阎万章：《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

阎万章：《论辽金元史中的“𡗗”与“𡗗”》，《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阎万章：《关于契丹大字墓志纪年的考释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杨志玖：《辽金的挾马与元代的探马赤》，陈述主编《辽金史论文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于宝林（辑）：《女真文字研究论文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

于宝林：《略论〈契丹语研究〉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1998年。

羽田亨：《契丹文字の新资料》，《史林》第10卷第1号，1925年。

羽田亨：《满和辞典》，东京国书刊行会，1972年。

羽田亨：《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75年。

喻世长：《〈蒙古秘史〉中圆唇元音的汉字表示法》，《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1984年。

张修桂、赖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年。

赵阿平、朝克：《黑龙江现代满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赵志伟、包瑞军：《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3期。

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

郑晓光：《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2期。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学出版社，1990年。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四库全书编纂小组（主编）：《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周肇祥：《辽庆陵出土文字》，《艺林月刊》第32期，1932年。

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契丹语研究

作者 = 孙伯君

页数 = 226

SS号 = 12375946

出版日期 = 2008.08